《清代野史》第八辑

铁路国有案……（1）
辛亥四川路事纪略……（25）
名人轶事……（111）
清代名人趣史……（201）
蕉窗雨话……（211）
蜀乱述闻……（231）
蜀燹死事者略传……（235）
奉天行宫游记……（317）
故宫漫载……（321）
圆明园记……（333）
北京游记汇钞……（339）
汉人不服满人表……（355）

铁路国有案

采自川鄂大事纲要

辛亥夏四月初十日，新内阁成立，以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为协理大臣。宣布内阁新官制十九条，暂行章程十四条。同日授盛宣怀为邮传部大臣。

十一日，用盛宣怀策，收铁路干线为国有，取消商办成案，有抗争路事者，以违制论。

铁路国有，发之者御史石长信，主之者盛宣怀也。此为新内阁成立第一政策。先是宣怀及载泽等拟借英、法、德、美四国款千万磅，载泽犹豫未决，宣怀诱以甘言，借约遂成立。至是以贷款筑路，宣示天下。四国觊觎路利，亦如所志。日本人知旨，要求其政府，愿得有债权。宣怀复主张借日款千万磅以和解之。伪命既下，直省人民以铁路纯属商办性质，拟各举代表，赴京师抗争。天下多事，人心瓦解，皆造端于此。

以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郑孝胥为湖南布政使。

铁路国有问题发见，各省绅商士民，联会抗争，大旨谓：粤汉铁路始由盛宣怀私售美商合兴公司。光绪二十八年，三省人士，不惜竭血汗之资，惨淡经营，仅得收回，集股商办。程功方亟，而与民争利之国有政策，乃于是时发见，不啻夺我生命财产付诸外人，语颇切直。清政府受宣怀蒙蔽，凡所主张，非藉严旨以

箝众口，即假兵威以示压制。群议俟咨议局开常年会，一律不赴召集。各省工商，亦同时罢业，以为后应。清政府患之，以端方尝抚鄂抚湘，欲倚以愚弄湘、鄂人民。而郑孝胥以闽中宵小，献媚宣怀。又盛言国有利益，著论载宪报，以天下之大不韪，晌导其政府，至是遂拜湖南布使之命。

五月初四日，湖南巡抚杨文鼎，以湖南咨议局湘路力能自办，不愿借债，请收回成命议上。朝旨严行申饬。

文鼎在湘年余，碌碌无所短长。湘省保路风潮剧烈，舆情愤激，万众一心，虑有他变。不敢显违舆论，因甘言抚慰，许以局议上。复密电政府，描绘开会情状，谓有匪徒从中煽惑，非挟雷霆万钧之势，不足示威。宣怀嘉其有识，力赞其说，乃有“格杀勿论”之谕。

初六日，四川总督王人文，代表川民，请暂缓收路，朝旨严行申饬。

川路公司得湘、鄂争路函电，竭力赞成。旅京川人，集议再三，坚持反对国有，及收回股本之说。留东学界，则斥言盛宣怀蔽上罔下，为虎作伥，力主“路存与存，路亡与亡”之议。川人闻之，大为感动，群议力争。万一不得请，则不输租税，以为后盾。人文以政府显拂舆情，慨允代表，希冀朝廷悔悟。宣怀等以四国借款，势成骑虎，运动载泽，豫为之地。奉旨以铁路改归国有，势无反汗。且藉口旧岁川路办事人员，亏耗巨款，并有剥削脂膏，徒归中饱，殃民误国，人所共知等语。蜀中人心，益愤不能平矣。

御史赵熙、欧家廉，严劾盛宣怀借债卖路等二十余款。

宣怀垄断干路，尽归部办，以遂其滥借外债之私。广东同乡

京官，联名劾其朦蔽朝听，侵权违法。湖北京官胡汉章等联名抗争，历指宣怀罪状。鄂咨议局亦刊布传单，集全省士民于路局，与会者数千人，竞筹议对付之策。赵熙、欧家廉寻以入告，意政府必为所动。朝旨仅将原摺交宣怀阅看，至是民望垂绝，驯悟空言之不足补救矣。

邮传部以集英、法、德、美四国代表所议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合同上。著盛宣怀署诺。

宣怀以川、鄂人士争路激烈，具摺奏劾者，多至数十起。惧政府渐萌悔志，不克成议，密就载泽、端方，会议办法，以已成各路为根据，约分四大纲：自京汉南达粤汉为南干，京张北接恰克图为北干，京汉东接齐齐哈尔达珲春为东干，正太西接同蒲至伊犁为西干。大局既定，宣怀、载泽密奏监国，借款合同，趣期署诺，载泽复通电直省，严禁开会抵抗，藉锄异议。

初十日，粤路公司开股东会，筹议路事。

粤人以干路国有，虽经各省力争，迄无效果。是日公司大集股东，筹策对待，董事倡议五事，请众公决：一、更换国家铁路股票。二、换领国家公债票。三、愿领回资本者，国家估价归还，准其自筑枝路，或营矿务及他项实业。四、续缴二、三期股银，换国家息债票。五、仍援原案，坚请商办。以上五事，概遵部电，美其名曰“转圜”。股东与会者千余人，前四条均不承认，唯宣布第五条时，众皆起立，哄然嗷应，声震会场。主席朱伯乾及各地代表，采掇舆论，定议案五条：一、万众一心，保持商办之局，致电邮部力争。並请粤督代奏挽回，联合湘、鄂、川三省同志，坚持至竟。二、倘政府甘悖先朝成命，遣官强占粤路，粤人宜协力同心，妥筹对待。三、拟先就公司置机关部。四、约十

五日开第二次会议。五、商办宗旨既定，董事所拟五策，作为无效，毋庸投票公决。是日会场持论虽激，秩序井然，不堕粗犷。

旅美华侨，力争粤路。

海防华商会馆寓书粤路公司，略谓粤路国有，誓死不从。路属商办，确有完全理由：一、粤路经各省商民，向美人力争，美人审粤民愤激，众怒难犯，始允以重金赎回商办。二、粤路款足，无须再借外债。三、粤路股东，屡讦工程糜费迁宕，政府不问，应向政府诘责。四、招股声明商办不成，得将股款领回。泰山可移，商办之局，断难摇撼。五、路工告成在迩，利益可操左券。政府纵极横暴，曷能攘夺！六、铁路国有，必须政府自有筑路能力。今大借外债，绝非国有。藉曰"国有"，直为各国所有，自弃其人民与以各国，乱命断难盲从。七、粤路股银，皆民汗血，当执定先朝成案。有劫夺商路者，格杀勿论。八、粤路商办，特政府间接借内债耳。今向外借债，授人以柄，世界无此公理。九、路亡国亡，政府虽欲卖国，我粤人断不能卖路。十、商办性质，营业自由，我办我路，政府虽至暴横，亦难强我。又昌言国必自灭，而后人灭，此后结局，尚未可知。万一决裂，侨民当谋种种对待。其愤激如此。

四川议员萧湘、李文熙，湖北议员汤化龙、张国镕，湖南议员谭延闿、黎尚雯、罗杰等联合争路。

粤路开会后，各省闻风兴起，晓然于"路亡国亡"之义，互谋补救。川绅甘大璋甘冒不韪，私将川路股款，呈请作为附股，以媚政府。众大愤，不期而会者十万人。电请四川同乡京官，剥大璋民籍，并予惩戒，以定人心。议员萧湘等，以路事关系全局，非群策群力，断无善果。就京师全蜀学堂，延鄂、湘两省京

官，征求意见，组织铁路联合会，一致进行。湘省议员谭延闿等，亦电请都察院代奏，严劾盛宣怀罪状。湖北议员汤化龙等，以中书郑万瞻所上争路公呈，毫无效力，乃思幡然变计，隐收民有实效，拟定商民股款，不向政府索回，作为路股，要求发给股票。并要求邮部许三省商民立查帐会，有稽核铁路度支之权。立论至为和平，宣怀意在把持，不容商民有查帐权利，识者知其祸不旋踵矣。

南海县劣绅江孔殷，挟两广总督张鸣岐势力，解散粤路股东会。

铁路国有事起，鸣岐承政府风旨，力攘商办权利，惧无以箝民口。劣绅在籍编修江孔殷，夙为鸣岐鹰犬，思假路事贡媚，授意不肖董事团体，拟定办法五条。（详前）复运动金融业，抵押股票，得三十万。欲获投票多数，以压制股东。会潮汕铁路总理黄景棠莅会，见局董议案，愤不能平。众以景棠富有学识，有功潮汕，推为主席。景棠固却之，退就股东席。是日发言画策，大率景棠主持。翼日，鸣岐出示，禁止会议，取消议案。粤人大愤，争持纸币赴官办银行易银。华侨闻风，私议将股票属之外人，以为抵制。事虽未果，自是遂不复信任政府，鸣岐、孔殷朋比为奸，误路误粤，君子恶之。

盛宣怀与端方议订铁路权限。

端方性黠猾，以四省反对铁路国有，知为宣怀所卖，不甘代受其怨。乃出其笼络手段，罗致湘鄂知名之士，及门生故吏之久宦两湖，夙有声闻者，冀收效于无形。谒奕劻，言视事后，酌用本省办路员绅，务在泯绝意见。奕劻深然其说，许其便宜调遣；与之约法三章，藉清权限。一、凡四省铁路交涉，统归督办大臣

负责，邮部不必过问。二、以前借款交涉归邮部担任，与督办大臣无涉。三、督办大臣有奏调办事人员特权，邮部不得干预。既定议，端方始有意出都，电各省疆吏，商订收买股票办法。不愿卖者，不予强迫，换给国家股票，性质与商办大略相同。盖端方虽内附盛宣怀，而外畏清议，思利用四省士绅，压制商民。其办路政策，则以郑孝胥为谋主，多分工段，募洋匠揽工。先与孝胥密议，募洋匠已有成约，入都即力主此议。

清政府议决收回路股，先从四川入手。王人文详川路公司股本，陈收股办法。

先是川省京官甘大璋、宋育仁、施愚等，秘密定谋，以全体名义，具呈邮部，请以川路存款，附入国有。政府意川人易与，定议收路办法，先从川路入手。川路既定，则湘、鄂不劳而获。谕令人文解散川省保路同志会，示威示断。川人闻之，恨大璋等刺骨。贺维翰等数十人，公呈邮部，声明前具公呈，众人初未与谋，指大璋等冒称全体罪状。寓书川省绅民，公筹对待之策。略谓：自四月十一日以后，吾川争路情形，虽不能并驾湘鄂粤，未尝不与湘鄂粤同趋。在京则会议于全蜀学堂，在川则建言于咨议局。呈请代奏之文，备登报章，海内人士，咸所闻见。川省创立保路同志会，主张商办，不数日而署名入会者，已逾十万人，川人岂无病而呻哉！公司粒粒资本，皆川人滴滴膏血，辛苦投资，如农望岁，财产关系，生命相连。乃闻邮、度两部会奏，收回干路办法，附片有代奏四川京官甘大璋等四十六人一呈。呈中主点，则在请将宣统三年四月以前，川路已收现存各款，一律归为路股，换给铁路股票。是吾川路股本四五百万，不翼而飞，断送于甘大璋数人之手矣。今吾川人有正式诘问条款如下：一、川路

股东合购之股，统计不下数千万，四川京官中占最小部分，大璋等于四川京官中，又为最小部分。请问以何等资格，代表全体股东？二、吾川人如承认国有，则股本全数发还，赵璧赵完。川人自有之财产，非自己处分不可。请问大璋等有何权力，能处分他人之财产？三、就上谕所发表数目，股本实少四五百万，假令如是结果，请问大璋等能否一力赔偿？以上所列，谨就大纲当诘问者言之。至于道路传言，谓大璋等蚕食金钱而为之，希冀路差而为之，与夫迎合当道意旨而为之，斯又肺肝如见，不待智者而后知也。

湖南教育会会长黄忠浩等，陈请咨议局公讨盛宣怀卖路误国罪状。

湘省自铁路事起，学堂相继辍业，群情日益激昂。巡抚杨文鼎，奉"格杀勿论"之谕，淫威愈肆，严禁学生干预路事。教育会会长黄忠浩，闻之大愤，以路事破坏于盛宣怀，宣怀一日不去，路事一日不定。上书咨议局，请向政府力争，略谓咨议局章程，职员权限第五款，议决本省担任义务之增加。第六款，议决本省章程规则之增删修改。第七款，议决本省权利之存废。查粤、汉、湘境铁路，合美合兴公司赎回，湖南派出赎路款七百余万两。奏由盐斤口捐项下解付，此实全湘担负最大之义务。历经五年，计收过二百八十余万两。自奏归商办后，又收集民股二百余万圆。嗣复奏准照川省抽收租股一百二十八万元，房捐股四万余圆。此项股票，定为优先、普通二种，按年保息六厘。将来公司获利，按成分摊，优先股则另提花红奖励，此为全湘应有权利，亦即湘省单行事件。今干路收归国有，自积极言之，固系国家行政，属于资政院应议之范围，然因行此政策，而取消从前之商办公司。是就

消极而言，实系咨议局章程所列职员权限第五、六、七款，应由咨议局议决者也。此次干路收归国有，但云定为政策，其属于国家行政者，既不由资政院通过，其属于地方权利义务者，又不交咨议局议决。新内阁制甫颁，总协理方辞职，而盛宣怀即运动干路国有，定为政策，取消三省公司之铁案，罔上行私，破坏宪政，百喙奚辞？考各国议会，关于变更成法之案，视一切议案为特重。良以法律为人民生命财产之保障，若已成之法，可以随时命令更改，人民生命财产，必受莫大之危险，此惟野蛮专制之国有之。号称立宪，岂宜出此。忠浩等以为咨议局章程，既为先朝钦定，即内外臣民所应共守。此次盛宣怀荧惑圣听，擅借外债，横取商民现营实业，谬称定为政策，病国殃民，罔不待言。即欲定为政策，亦须先由内阁提议，更改先朝钦定章程，交资政院通过，始得实行。今章程自章程，政策自政策，成法破坏，民无适从。此事不能解决，将来咨议局章程，皆可消灭。即就路事而言，民有干路，既可随时取消，民有枝路，亦何不可随时取消。现值国势阽危，正赖民力共营实业。此次取消三省商办成局，名为确定政策，不啻遏绝人民实业生机。咨议局为人民代表，竭无限脂膏，费无穷手续，倘章程无效，人民安所托命？诸公对于路事，既已函电交驰，倘所争无效，即请将上项理由，一面呈请抚院代奏，一面速呈资政院，代乞宣示中外，此后咨议局章程，何条作为有效，何条作为无效？并请严治盛宣怀破坏法律，误国殃民之罪。书上，为文鼎侦悉，急电鄂督瑞澄，询对待之策。瑞澄复电，于路事不置一词，但谓对于军警各界，亟宜严备，免致革党乘机煽惑。遽派楚有兵轮上驶，冀以压力施诸湘民。小人肺肝，如一丘之貉，不知适以激成众怒。识者谓横流溃决，肇基于此矣。

宜昌宜万铁路分公司，以停工激成民变，湖广总督瑞澄调遣军队，檄宜昌镇总兵潘瀛，荆宜施鹤道吴筠孙会剿。

川汉铁路，宜万一段，于旧岁冬间开工，筑成三十余里，工人数千，大半土著。自闻干路国有之说，各省路局，以死力争，朝未承认。而宜万铁路分公司，迎合政府，遣散工徒，遽停建筑。股东群相质诘，公司不之答。股东疑虑特甚，恐路工既停，股款无着，竞赴公司索资，答以路归国有，应由公家筹还，不得向公司质问。语多无状。众股东益愤，至徒手与执事人相搏，工徒和之，公司宇舍器皿立毁。警局闻变，遣警兵排解，众情愤激，难以骤遏其锋。函白宜昌袁守，袁即檄驻宜防营，整队弹压。众怒其以威劫民，陆集数千人，争起抗拒，毙兵士二十余人。绅商闻警，函事抚慰，始稍稍引去。寻开会议决，电内阁力争。而电报局遵奉邮部命令，凡关于反抗路事之电，一律不予收发。绅商赴局发电，电局却之，再四婉商，众益麇至，电局惧酿非常之变，勉为代发。人心皇皇，商民辍业，荆宜施鹤道吴筠孙，函电白大吏。总督瑞澄，藉口铁路国有，定为政策。值此匪气不靖，深恐不逞之徒，从中煽惑，致滋患害，咨陆军统制张彪，相机剿抚。是役也，虽未至于燎原，实为路事激变之始。

四川保路同志会开会，以朱云石血书布告各省，并举刘声元代表，直接邮传部交涉。

川人反对干路国有，尝开保路同志会，政府用强力禁止，然存亡所系，咸愿继之以死。爰就成都铁路局，续开大会，到者四千余人。议员程伯皋演说，谓今日开会，某不敢以议员资格来，不敢以国民资格来，直以亡国民资格来。并言借款亡路，路亡国亡，声泪俱下。蜀报主笔邓孝可，力言路归国有之非策，并将借款

合同，逐条辩驳，淋漓痛切。通俗教育报主笔刘立青演说，谓盛宣怀、端方先后鬻国，誓必手刃两贼，以纾众愤。蜀报总编辑朱云石，谓今日会员虽众，尚限于留省同志，殊嫌力薄，非召集股东大会，无以为抗路之棘手，非鼓动国民军，无以拒外国借债之野心。两事即请自任，明日即当出省，联合同志。言次以手击案，流血溅衣襟，沾濡纸上。寻公举刘声元代表全省人都，会合前举京官萧湘、赵熙、胡骏、李文熙、黄德章、邓镕等直接邮部抗争云。

盛宣怀、端方电告王人文，宜昌夔州路工、准用美国工程司，所需借款，以四川财政作抵。

端方与盛宣怀联名电告人文，略谓：滇、藏危迫，川路不成，边防难恃。议定宜昌至夔州六百里路工，最为艰险，准用美国总工程司，以其熟习山路，可望速成。夔州至成都一段，尚未借有的款，度支、邮传两部，议俟尊处查明公司帐目，或由部筹还。自造支路，或愿领公债股票，按年保息，分期归本，悉听商股之便。惟由部筹还，必须再借洋债，应以川省财政作抵。已成之路，必须估值，而自办枝路，未必确有把握。万一再有倒帐，或经手滥费，商民必益受亏损云云。此电达川，川人大哗，谓部臣虽有筹还股本之说，而实注重于公债股票，且以洋债相挟，迫川人以不得不从挟诈行私，川人誓死不能承认。端方闻之，气大沮。

王人文劾盛宣怀借款合同失败各节，搁上留中。

川人保路同志会成立，人文莅会，感川人诚挚，慨然曰："诸君热心爱国，吾何惜一官，誓与川人相终始。"遂具摺严劾宣怀误国殃民罪状。

以端度为内阁统计局局长。

铁路政策，世皆知宣怀主动，且赞之者郑孝胥，实则暗中劝

虑者更有杨度。度、湘人。往岁湘、鄂抗争路当商办时，即持国有主义，反对舆论，贡媚政府，谓铁路必不可商办，并著论发表意见。将入都，行次汉口，为湘、鄂人所窘，几濒于危。宣怀既长邮部，度遂以国有之策干之。宣怀大称赏，目为卧龙。议既定，度惧国民反对，祸且及己，使其党诡言将奉旨速问，以示政府疏己，故国民不攻度，而集矢于宣怀。宣怀不知为度所卖，引为知己，数于奕劻前称度才，至是遂以为统计局局长。

湖南铁路协赞会，公举黎桂孙代表会众，誓死争路。

湘省拒路风潮，一日数惊。铁路协赞会，知事已急，抚慰居民，戒勿暴动。并开会议决，公举资政院议员黎桂孙代表会众，入都抗争。集各团体各推一人代表，偕往协助。

端方以退换商股，已有成议，电咨邮传部，请就岳州、武昌、宜昌、广水置总办路事人员。

端方抵鄂，以鄂境路线延长，划分支干，有待统筹。檄铁路局将支干里数，绘图检阅。定议自武昌至岳州为粤汉干路，襄阳、樊城至广水为襄广干路。沙市至襄阳为沙襄干路，各置总办一员，专司其事，并管理退换商股事宜。

邮传部奏遣参议龙建章赴粤调查路政。

邮传部以粤路风潮日激，数趣端方赴粤，端方踌躇不敢前。盛宣怀因遣建章赴粤，以调查为名，阴令建章笼络各股东，以快己志。建章粤籍，深知粤民愤激已甚，不可以威力胁，欲假柔缓手段，播弄乡人。抵粤与劝业道调查粤路出入款目，拟俟稽核竣事，定期召集股东，开会决议。并告张鸣岐，此次奉命来粤，由于股东多不愿换领国家股票，恐蹈湘省复辙。顷承部旨，拟先给六成实银，此外四成，须俟收归国有，获有余利，分年摊还。股东

有愿换给国家股票者，仍给六厘官息，一体分给余利，不令稍有亏损，并望切实宣示，俾颛愚小民，不滋扰累。鸣岐雅喻其意，允期集股东，取决于众。盖建章姑妄言之，以探粤民意之所属。且将使鸣岐先当其锋。鸣岐亦故作模棱两可之词，以缓其势。鸣岐固小人之尤，而建章之巧于尝试，亦肺肝如见矣。

瑞澄奏请明定路线，以安民心。

先是川人邮传部参议李稷勋，自宜昌来省，谒见端方，指陈路事。谓：川汉路线，湖北境内，当起宜昌讫广水，附会百端，其言甚详。端方惑之，因使为川路总办，并以江西道员吴清铭熟悉路工，委令调查三省路线。鄂省士民，闻有改线之议，舆论大哗。湖北商务总会，具禀抗争。略谓：川汉铁路，鄂境路线，究竟起宜昌讫广水，抑起宜昌讫汉阳？关系全省命脉，必须取决公论。设改为宜广，运输极为不便，经济交通，亦多窒滞。民情疑惧滋甚，并附呈宜汉路线简明图说，要求瑞澄代奏，饬部明白宣示，以安民心。瑞澄本与端方不相能，然以端方跋扈方殷，无隙可乘。得商会书，大喜，思借此以挠端方。遂具疏以闻，奉旨交邮传部议奏。盛宣怀故左袒端方，端方亦于此时电述抵鄂种种情状，并谓：部中前定收路办法，多属不协，非详细商改，不足济事。又言：洋商承工，督办必须参预，宣怀忌其争权，亦与之离，内外蔚成冰炭。端方虽委蛇其间，已势成孤立，益郁郁无所展布。

王人文以川人争路风潮，几遍全国，入告请示办法，朝旨严行申饬。

川省保路同志会成立以来，全省人民极表同情，不及一月，各府县皆创立分会以为之应，团体坚固。重庆府曾集会江西会

馆，与会者万五千余人，公举梅树南、朱之洪、周晓峰、刘泽荫、李时俊、何旭光、胡霖等代表，宣言借债修路，川人誓死不承。重庆县外郡，实川路中心点，荟萃商贾，枢纽交通，视省会尤重。人文默觇民志，激而愈甚，因以众情不顺，据实代奏。盛宣怀疑人文存意反对，致川人肆意要挟，怂恿政府，请旨严饬之。略谓：铁路国有政策，万无动摇之理，现定收回两种办法，或将存银全数附股，即给以国家保利股票，或存银不附股，则将工用实款，核给国家保利债票，虚糜之款，除倒账外，另给无利股票。以上两种办法，应请按照原奏，迅速传知川路公司，议定即日电复，以凭核办。人文得电，愤填胸臆，誓以去就争，戒绅民勿得暴动，并趣新简川督赵尔丰莅任，盖至此而川事益不可为矣。

张鸣岐严禁报馆登载路事。

龙建章之至粤也，先与鸣岐秘密商定，召集股东，开会演说。建章言此次收铁路为国有，实洞审各省商民，无此修路巨资，故体恤群情，舒缓物力，各股东毋误会用意。粤人大愤，面诘建章，修路之资，为数须若干。建章言原估三千万元，股东谓三千万元，三日之中，粤人可应声而集。旋电告海内华侨，及期事果济，建章和以难也。然股款虽经认定，实未悉数缴足。报章极力鼓吹，以为之助。建章衔之，商诸鸣岐，檄巡警道传示各报馆，遇有反对铁路国有言论，一律不得登载。

盛宣怀聘美国工程师克林孙，为粤汉铁路总工程师，杜利为宜夔铁路总工程师。与端方会议，创立铁路学堂、铁路银行于汉口。铁轨材料，专就汉阳铁厂定购。

宣怀以改线之说，迄无成效，众议亦多以国有为非计，虑存所摇动，而四国借款，将受影响，于己大为不利。急聘美国工程

师，委以川路事，示事在必行。又令张权赴鄂，与端方筹议开工日期，并就汉口立铁路学堂、铁路银行。修路所需铁料，则专归汉阳铁厂承办。汉阳铁厂，创自张之洞，嗣以亏耗甚巨，之洞无以善其后。适宣怀因粤汉铁路与合兴公司商订合同，为众所阻，乞助于之洞。之洞感之，遂允其请，而以汉阳铁厂，责成宣怀弥补，彼此互市，而铁厂遂入宣怀之手。宣怀目为私产，通饬各省，路工所需铁料，先尽汉阳定购，以免利归外溢，实则为一人私利计。所需枕木，仍与侍郎李经芳定议，向日本购办。

朝命鄂督瑞澄，粤督张鸣岐，川督赵尔丰，湘抚余诚格，会办各省铁路事宜。

盛宣怀以国有政策，各省封疆大吏，不当坐观成败，乃结联载泽，运动政府，故有此四人会办路事之命。

盛宣怀、端方聘英人格林森为川粤汉铁路总工程师司，测量路线，期九月开工。端方聘前沪甯铁路工程师格林森，为三省总工程师，盖宣怀所汲引也。

四川保路同志会众，为清德宗位泣奠，阖城学校停课，商贾罢市，辍赋税捐纳，各国驻川领事，要求外务部保卫外侨。

七月初一日，川人开全体股东大会，佥谓：川人并未反抗国有，股东会为法律所认许，无论贫富，皆有生命财产之关系。盛宣怀、端方夺路劫款，行同盗贼，反诬我股东以恶名。是政府已不认川民，不认川督，不认先皇谕旨。实已呼吁无门，惟有消极对待，以求最后之胜利。嗣后全蜀股东，不完捐税，不纳丁粮，无论政府如何滥借外债，川民概不担负，商民停止贸迁，学堂一律停办。议未定，阖城已停课罢市，保路会踵至者，众逾数万，号泣之声，达于远迩。咸谓停课罢市，既已实行，惟有遵守先朝谕旨，

各自散归，恭奉先皇灵位，静待后命而已。言毕大哭，惟谨守秩序，无丝毫暴动，为夙昔所未有。赵尔丰睹事急，电致政府。略谓：川路风潮，日益剧烈，罢市者已十余州县。此外虽未罢市，亦皆有蠢动之象。若不亟定办法，明白宣示，必有意外之变。且虑民心摇动，匪徒从中煽惑，大局何堪设想！尔丰兄尔巽，久任川督，深悉川省民情，亦电达政府，请仍归商办，以息纷争。是时重庆商民闻耗，亦复辍其贸易。重庆为通商口岸，外人商业所萃，各国领事默察民情，恐祸机猝发，蹈昔年团匪故辙，照会政府，请设法保护。政府始有悔意，朝议多咎宣怀，奕劻不负责任。宣怀亦思让步，然已噬脐无及矣。

四川保路会代表刘声元，上清监国摄政王书，请严治盛宣怀罪，以谢天下。

四川京官得川省公电，谓：顷虽停课罢市，然谨守秩序，并无暴动，万众一心，誓死保路。如不明示办法，即用压制，亦无所惧。虽军、学两界有主张以强力对待者，已由总会切实约束，安靖如恒。惟外属州县，亦陆续罢市，民生益困，大局岌岌。由川京官联衔具呈，历陈川路现办情形，及不能承认国有之理由。并将往来电文，汇呈内阁，请迅定办法，以安人心。而保路同志会，所举代表刘声元，亦以川路风潮愈亟，代表之责任亦愈重。现虽由同乡京官公呈内阁，然政府大臣，多与宣怀相比，回护掩饰，必无效果。惟径禀摄政王，民情或可上达。寻躬赍公呈。两谒摄政王，皆为门者所拒。声元志益决，誓死不回，跪地安门外，候摄政王至，即拦舆呈递。照例递交步军统领讯问，步军统领乌珍鉴其诚，颇优礼之，遣人送声元归寓。声元复拟联合湘、鄂、粤三省代表，详议进行之策。而湘路代表周廉询、左学谦等，久无

1153675

举动，湘人多有退志。惟鄂路代表郑万瞻甚表同情，亦思效声元所为，誓死不二。然宣怀奥援至固，摄政王亦为所惑。载泽等复为之游说，声元等虽力竭声嘶，于事固无济也。

端方严劾赵尔丰败坏路事，朝命端方赴川查办，准其以兵入蜀。

端方电劾尔丰，保瑞澄、袁世凯以承其乏；不意朝旨即命其赴川查办，逡巡不敢前。密电商之盛宣怀，宣怀倡议请饬端方统率湘、鄂两省新军入川，相机剿抚。朝旨准其酌带兵队，以资弹压，并趣令迅速起程。是时川省保路会，复四布公启，谓：成都自初一日停课罢市后，南至邛雅，西迄绵州，北及顺庆，东抵荣隆，千里内外，府县乡镇，一律扃户，为景皇帝位，朝夕哭临，潮流所暨，势及全川，愤激悲壮，天地异色。川人所争者：新内阁第一政策，不依法律，借债收路，蛮横无理，破坏宪政；前途何堪设想。川人誓先海内死争，区区股东权利，犹为末节。今自七月初九日起，实行不纳租税，万众誓死，事在必行。尔丰以迭次代奏，迄无成效。端方等反资为口实，意颇怏怏，负气不复过问。成都守于宗潼，见祸在眉睫，急电都察院长张英麟，乞为代奏。英麟得电，诧为多事，不敢代奏。

广东保路会成立。

十一日，广东保路会，在香港开成立大会。先预约咨议局、商务总会、十善堂、七十二行、自治会、自治研究社、宏伦演说会、报界公会暨全省各团体，咸派代表赴会。是日狂风大雨，与会者不下万人。日中开会，干事胡鼎男宣告开会宗旨。旋举善董陈春田，商董伍耀廷，学董熊长卿主席。四川代表龚焕辰，献议四条，登台道达意见，痛哭失声，众大感动。焕辰劻勷坚持宗

旨，万勿暴动，致为政府藉口。川人虽罢市停课，仍守文明举动，为正当要求。今此会成立，四省联为一气，事必有济，审查员草定会章，请众公决，定名为广东保路会，以破债约，保路权，维持完全商办，联合川、湘、鄂三省一致进行为宗。旨宣布章程二十八条。众认可后，即提出焕辰建议四条：一、遣代表入都，限日起程，给以证书，示以宗旨及进行方针，有进无退。二、撰拟请愿书，公举老成硕望领衔，公呈粤督，请为代奏。三、遣人赴南洋各埠，联络华侨，设立分会，互为声应，限制铁路公司总协理，不得私相授受，擅将路权丧失。四、将是日大会情形，宣告中外，表示粤人政见，以免政府动称粤人毫无异议，而以少年喜事之名，加之三省。众均赞成，公推刘少云、梁楚三代表争路。焕辰谓：代表为救亡起见，任大责重，身入虎穴，与路贼相抗。万一或遭格杀，即与杀我全体无异。应于代表起程时，开哀送会，会员白衣冠送之。言至此，涕不可仰，众皆哭，呜咽不能成声。

端方请以郑孝胥总参赞四省路政。大理寺少卿王世琪请以国家股票，易湘省地方公股。

铁路国有，倡自郑孝胥。其初议，不外迎合梯荣，非果有治路策。抵湘，知民气方张，未可以压力胜。乞哀巡抚余诚格，假会议官制，遁之京师，避湘人锋芒。会湘路代表周广诲、左学谦等，见蜀人刘声元上书监国，以死力争。感其义，聚议效其所为，公决上书都察院，吁请代奏。求正瑞澄、端方激成民变之罪，以谢天下，语多激烈。端方闻之，亟电告盛宣怀，力予回护。宣怀嗾王世琪条奏湘路股款情形。略谓：国家以各省股本，不敷筑路，收归国有，以期速成。既准商民附入资本，非排除民

股，已为中外所共喻，请将湘省房捐、租捐，作为私股。盐斤加价及米捐等款，作为地方公股，均沾利息。嗣后商民附股，一律照收，以免向隅。朝旨报可。并谓：此次颁谕后，该公司即应迅速交收。著邮传部会同督办铁路大臣，即日派员接管，克日开工，以重交通要政。世琪本湘籍，以湘人言湘事，政府益为所惑。国有政策，至此遂无可挽回。宣怀自以为得计，而川事愈亟矣。世琪寻悟为宣怀所愚，虽努力自剖，湘人未之信也。

邮传部电令张鸣岐解散粤东保路会，限制铁路公司度支。端方遣颜世清调查粤路。罗崇龄专办广州至三水铁路。

鸣岐以保路会在港演说，反抗甚力，虑蹈川省覆辙，与龙建章密谋对待，并电请邮传部酌示办法。趣端方亟莅粤，以决从违。宣怀报电谓：铁路国有，定为政策，借款已定，万难议退。粤人为四川代表所惑，开会反抗，务宜设法解散，与建章速定收回办法，以免横生枝节。又电示粤公司詹天佑，谓粤路款目，亟需清查，现在接收事宜，正在赶办，粤路工程，亦应调查明确，以便接洽。查有前吉林道员颜世清，籍隶粤东，堪以派往粤东，迅将路事详细调查，以便接收。又广州至佛山、三水铁路，废弛已甚，亟应认真整顿。查有四川道员罗崇龄，熟悉该路情形，应即责成专办。鸣岐得覆后，既恐忤政府意，又不敢显为粤人公敌。复电趣端方，端方亦藉川事为诿卸地，派张端生至粤，与建章会商收路之策。端生既至，日以盘查路款为事，声言查毕即当接收。保路会见事急，复具公呈，请鸣岐代奏。鸣岐亦虑忤权贵，壅不以闻。

度支部尚书载泽及盛宣怀，请以御史赵炳麟，总办广东铁路。

端方以粤路风潮日亟，虑颜世清、张瑞生辈不克胜任，审赵炳麟为人望所归，电商载泽、宣怀，请以炳麟总办粤路。炳麟不为屈、辞之甚坚，宣言无论政府如何劝勉，如何迫趣，决不愿担任路事。维时广西铁路，当事者不得其人，合省士绅，亦拟举炳麟督办。炳麟以董事意见各执，复峻却之。

四川保路会代表刘声元等，再次上书，请奕劻代奏。奉旨交步军统领递解四川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旅京保路联合会代表刘声元等，赍书至奕劻私第，痛陈川中危迫情形，请将盛宣怀立予罢斥，治以误国殃民之罪。奕劻心虽不善宣怀所为，究目声元等为多事。未几，即有押解回川之旨，旅京川人，临岐祖道者数千人，哭声动天地。声元谓："路亡川亡，川人宜哭川，不宜哭声元"，闻者皆泣不可仰，递解兵役，亦复雪涕不已。

赵尔丰激成民变，督署被围，下令卫兵，枪毙二十余人。诡辞入告，奉旨解散保路会。乱民暴动，格杀勿论。

十五日，川路风潮愈烈，川省京官，就全蜀会馆公议。李文熙指盛宣怀为祸首，略谓：无以处置宣怀，不足以靖难，要之川人与宣怀誓不两立。杨光湛亦以请罢宣怀为先。川人当与宣怀背城一战，胜负之数，在所勿论。张骏谓我辈当不用代表，人人署名，严劾宣怀。遂由胡骏起草，翌日呈递，清监国意颇动，嗣为载泽等所扼，仍无效力。川人以屡次力争，无转圜之意。又闻端方督兵入川，益愤急仇愤，保路会代表帅众谒赵尔丰，请尼止端方入蜀，尔丰不听。代表泣陈，众附和之，语稍激，尔丰大怒，叱令亲军拘代表邓孝可、蒲殿俊等数人。孝可为民望所归，复以路事为民请命，众尤倾仰。既被拘，益大愤，人声鼎沸。尔丰令亲

军开枪逐之，死者四十余人。百姓群起抗拒，围攻督署，要求立释孝可。尔丰不允，官民大哄。尔丰奏言川人藉争路为名，希图独立，并发布自保商榷书，拥戴罗纶为首领，意在变乱，与路事无涉。摺上，政府亦主张用兵，遂有此旨。二十日，清廷复有电谕，略谓：干路国有，从前蜀民股本，均经妥定办法，旬日以来，川省突有匪人，散布自保商榷书，意图独立，约期起事。经赵尔丰先期侦悉，擒获首要。兹已电饬赵尔丰相机剿抚，端方带队入川，务须申明纪律云云。二十三日，又有旨，令开缺两广总督岑春暄，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

瑞澄咨商湖北统制张彪，严饬兵备，逮四川咨议局副议长萧湘囚之。

湘自京至汉，清理路款。瑞澄得盛宣怀密电谓：川省反抗铁路国有，湘实主动，请逮案惩治。瑞澄方虑川省风潮，影响及于湘、鄂，闻湘来，尤惧其鼓动人心，亟遣警兵渡江，就汉口凤台旅馆逮交武昌府看管。四川旅鄂人士，大为愤激，秘密集议，以咨议局副议长为全省代表，何得无罪拘留？决议请湖北咨议局要求瑞澄省释，以顺舆情。瑞澄始颇疑之，既而审为股东公举，自都来汉，清理路款，川乱之作，尚未及知，且屈于公论，不得已释之。

赵尔丰急电乞援，鄂督瑞澄，遣曾广大帅师入川，朝旨趣岑春暄西行，春暄辞以疾，不得请。

川乱愈炽，端方逍遥河上，进退失据。尔丰睹事急，乞援于鄂，瑞澄乃商之统制张彪，彪谓："郧阳、施南、宜昌等府，均与川省毗连，川省有事，鄂省岂能安枕？郧阳已派李汝魁，施南已派张楚材，分兵防堵，计可无虞。宜昌虽已派湖鹗、湖隼两兵

轮上驶，惟陆路尚无劲兵。请以三十一标统带曾广大，督帅所部，发宜昌西上，相机进止，为川省声援，外以应蜀，内实防鄂。”瑞澄深然其说，电达政府，趣岑春暄克日起程。

重庆告急，瑞澄以川事陆危，请简重臣靖难，遂以岑春暄总督四川。

二十一日，政府得重庆官吏急电及重庆邮政司上邮部电文。咸谓：乱势日益蔓延，省垣难保。是夜复接瑞澄加急密电，极言川中危状，请速以重臣往，万难迁缓。清监国命在廷公推，众议纷纭，莫衷一是。徐世昌荫昌力保岑春暄熟悉川事，乃授为四川总督。

李準劾盛宣怀病国殃民，端方、瑞澄劾王人文姑息酿乱，皆不报。

準奏盛宣怀希图借款渔利，怂恿将铁路收归国有，既损民气，复丧国权，误国误民，利己媚外，乞明正其罪，以谢天下，川事自可不劳而定。现值乱象已成，必须和平解决，若专恃兵力，诚恐大局糜烂，益至不可收拾。清监国览奏，颇然其说。奕劻亦主张和平解散。会端方、瑞澄电劾王人文姑息养奸，酿成川乱，清监国意遂移，人文当争路肇事，意颇庇民，为政府所深忌。且以准川人而攻宣怀，疑其左袒，摺上，皆留中。

旅京川人挟郑孝胥电告端方，请保全邓孝可、蒲殿俊等以维人心。

孝胥在都，号称会议官制，实旦暮出入宣怀之门，阴为筹画。旅京川人洞烛其奸，有欲得而甘心者。孝胥惧甚，川人乘机要求，请释邓孝可等。孝胥思藉此弭祸，因电告端方，孝可得以保全，虽属孝胥之功，然非其本心也。

赵尔丰以成都解严，乱事敉平入告。

当七月十五日之役，民团至督署，求释邓孝可、蒲殿俊诸人。督署卫队开枪射击，致毙多命，民团即散。初尔丰之督川也，继王人文奏劾盛宣怀之后，民气异常发展，尔丰知众怒难犯，遂与蒲殿俊等交欢，以固川督之位，且欲洗从前严酷之名。于是步人文后尘，代川绅具奏。宣怀假朝旨申斥，瑞澄、端方复连电劾之。尔丰进退失据，又变而迎合宣怀，逮系殿俊，激成川乱，妄报民变，且诬咨议局长为首要。迨朝旨特派春暄赴川，尔丰已不自安。至是闻春暄亦欲和平解决，恐春暄一至，愈难掩饰，必将劾其激变之罪。遂铺张战功，称川乱敉平，冀蒙惑朝廷，以止春暄之行。后私电阁臣，谓：川边紧要，才难胜任，欲求他调，以觇朝意。

保路联合会会员杨寿彭，发起蜀、滇、黔、粤四省协会，四川京官联衔纠参川督赵尔丰，不报。

寿彭为资政院驻京议员，屡谒议长达寿，欲谋挽救之计。联合同志，于保路联合会开会时，建议组织蜀、滇、黔、粤四省协会，谋路事解救方法。且合四省之力，支持西南危局。会尔丰奏成都解严，铺张战事，诬川人以叛逆，且为己叙功地。川省京官闻之，大为不平，联名奏劾。按尔丰原奏，逐条指驳，请治尔丰误国殃民之罪。疏入，留中。

岑春暄条陈川事治本、治标二策。

春暄之将戒程也，电致政府，论川事当分本、标二策。治本之策，当申明铁路国有，本以利民，许民附股，未忍使川民稍受亏损。特以办法稍涉操切，且与湘、粤等省，显分厚薄，因而激成忿争。为川民宣布德意，有不愿附股者，一律发还。治标之

策，则宜先撤李稷勋，以慰川人之心，俾无所藉口，戡定自易。奉旨交邮传部议奏。

湖南士绅密议路事，要求巡抚余诚格电部争持，诚格出示严禁，咨议局副议长胡璧引去。

自铁路收归国有，湘人率先反对，以团体不坚，烟消雾灭。寻睹川人百折不回，省垣各学堂因复发起，将前次决定办法，刊刷传单，四方发布，绅民和之。七月二十六日，集合同志，秘密会议。与会者千余人，决议实行罢市、停课，抗缴粮税以为抵制。二十七日，各团体拥至总理余肇康寓所，要求向巡抚代陈，请巡抚电部争持。诚格派员向绅民婉劝，暂行解散。随饬学司转行各学堂监督堂长，严加管束，不准干预路事。咨议局副议长胡璧，鉴于川事，托故离省。诚格深虑激动风潮，妨碍大局，一面严饬司道，不准民间开会结社。并电告鄂督，请调常备军两营，驻札岳州，以备不虞。绅民知诚格不足与谋，复拟电文，致资政院。电局以前奉邮传部示，凡关于路事各电，非有印文，不得代发。且以电中语意，过于激烈，坚辞拒之。绅民益愤不能平，好事者故甚其辞，居民一夕数惊，大有草木皆兵之象。

赵尔丰以川事渐平，电告各省。

川人以赵尔丰惨毙多命，冤愤难平。重庆商民，公电各省咨议局，略谓：见上谕知赵尔丰朦蔽入奏，竟谓乱党猛扑督署，肆行焚杀。捕风捉影，重诬川人，希图自掩，甘与盛贼联为一气，稍有人心，必不残忍至此。倘蒙各省议局，同伸公论，维持大局，川人幸甚。事为政府所闻，亦疑尔丰所奏不实。电谕成都将军昆玉，详查川乱原因及当时起事情状。昆玉覆奏，与尔丰不甚悬殊，政府以昆玉、尔丰同官，难免不受笼络。寻奉清监国

面谕，由军咨府遣参谋官二员，彻查川事真相，及尔丰对待情形。尔丰知为政府所疑，益不自安。急铺扬战绩，分电各疆臣，冀以消乱众听。旋有绐事中陈田等十二人，交章劾之。

端方、瑞澄奏鄂境川汉、粤汉铁路，实行收归国有，取消商办，政府以端方等不负委任，传旨嘉奖。

盛宣怀以川事未定，各省保路会有联络响应之势，设有变动，路事愈难结束。分电端方、瑞澄、张鸣岐、余诚格等，解散保路会，速收路款，以定全局。端方遂商之瑞澄，议定接收股款办法，请从鄂境办起，取销商办公司，政府颇以为能。上谕：前因铁路收归国有，谕令督办铁路大臣暨各省督抚，分别办理。兹据端方等奏称，办理接收事宜暨所定办法，均属妥协云云。无何，诏令之墨未干，而民国之军已起，武汉光复，瑞澄先逃。端方转得偷息川中，而是时政府，犹欲以川事本末一面之词，宣示直省咨议局，已无及矣。

辛亥四川路事纪略

宣统三年四月初六日上谕

近来国家财政竭蹶，由于币制不一；民生困苦，由于实业不兴。朝廷洞鉴于此，不得已饬部特借英、美、德、法四国银行一千万磅，日本横滨银行一千万元，专备考定币制，振兴实业，以及推广铁路之用。该管衙门自应竭力慎节，不得移作别用。并著随时造具表册呈览，以副朝廷实事求是之意。钦此。

十一日上谕

邮传部奏：遵议给事中石长信奏铁路亟宜明定干路支路办法一摺，所筹办法，尚属妥协。中国幅员广阔，边疆辽远，绵延数万里程途，动需数阅月之久。朝廷每念边防，辄劳宵旰，欲资控御，惟有速造铁路之一策。况宪政之咨谋，军务之征调，土产之运输，胥赖交通便利，大局始有转机。熟筹再四，国家必待有纵横四境诸大干路，方足以资行政而握中央之枢纽。从前规画未善，并无一定办法，以致全国路政错乱纷歧，不分支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帐甚巨，参追无著。鄂则开局多年，徒资坐耗。竭

万民之脂膏，或以虚糜，或以侵蚀，旷时愈久，民困愈深，上下交受其害，贻误何堪设想。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支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消。至应如何收回之详细办法，著度支部邮传部凛遵此谕悉心筹画，迅速请旨办理。该管大臣无得依违瞻顾，一误再误。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直省咨议局议员联合会呈都察院代奏请饬阁臣宣布政策文

呈为新借巨债，关系国家存亡大计，请饬阁臣宣布政策以释群疑，而定责任，恭请据情代奏事。窃本年四月初六日奉上谕："近来国家财政竭蹶，由于币制不一；民生困苦，由于实业不兴。朝廷洞鉴于此，不得已饬部特借英、美、德、法四国银行一千万磅，日本横滨银行一千万元，专备考定币制，振兴实业，以及推广铁路之用。该管衙门自应竭力慎节，不得移作别用。并著随时造具表册呈览，以副朝廷实事求是之意。钦此！"四月二十二日钦奉谕旨："邮传部会奏粤汉、川汉铁路，拨议英、德、美、法各银行借款合同，磋商定议，缮单呈览，并请旨签字盖印一摺。著邮传部大臣签字，余依议。钦此！"恭读两次上谕，一发于内阁官制未颁以前，一发于内阁官制既颁之后。然第一次上谕署名者，为军机大臣奕劻、鹿朗、那桐、徐世昌，第二次上谕署名者，为奕

勋、那桐、徐世昌、载泽暨盛宣怀、徐毓朗、盛宣怀外，居之内阁总协理大臣，即前之军机大臣。事本相承，诸臣既始终主持，自当始终担负责任，断无因军机变为内阁，责任即行中断之理。议员等对于暂行试办之内阁，曾呈请代奏，另派大臣组织。原期实臻政治之一统，责任之确定。惟暂行阁制未取销以前，国家政治上之责任，不可一日无所寄。而借债政策，关系国家存亡大计，一日无确当之解决，即国家大计，日陷于兀臬之危境，此议员等所以仓皇呼吁，不能遑息者也。近日中国之贫窘，达于极点，借债以谋救济，诚属万不得已之举。然借债之公例，必政府与国民均有用债之能力，而后可利用之以为救时之药，否则饮鸩自毙，势必不救。埃及、波斯之覆辙，稍治历史者皆能言之。故立宪各国，慎举国债，必经国会之议决。先朝钦定资政院章程，亦以议决公债之职权，畀诸资政院。不经资政院议决而起之国债，遵先朝之法律，原应归于无效。惟合同既已签押，事实再难更变。大臣违法，属资政院弹劾之范围，议员等请姑舍法律之论争，所急求明白宣示者，为关系存亡之借债政策。此次借债政策，恭绎谕旨明定，为改定币制，振兴实业，以及推广铁路之用。改定币制，振兴实业，推广铁路，为政策之标题，决不可即认为政策之条件。在诸臣本此政策而借巨债，必先有精密之计画，断无漫无成竹，冒然一试之理。就改定币制言，此项借款，将以为购置币材之用耶？按中国人口之比例，需铸实币若干，需用币材若干，流通于中国之生银若干，银元若干，阁臣曾有详悉之调查比较乎？有详悉之调查比较，当采自由铸造之法，以实值换实值，吸收国中之银货，而以外债济其不足。今于法制则不采自由铸造，而以外债为基本，此何说也？将为大清银行准备金之用耶？大清

银行之组织，纯戾于银行之原则；迩年以来，败相毕露，救正改革，实为先决之问题。而所谓准备金者，亦必有一定之成数，阁臣曾于银行改良之法，与准备金之确数，有精详之计虑乎？将为收回旧币之用耶？国中旧币之恶孽，无逾铜元之充斥，非用不加贴补，尽数收回之法，必终乱币制之统系，而蹙国民之生计。阁臣于筹拟旧币办法，亦尝略陈梗概，大旨所在，不外暂准照市价行用，按年限制随时设法收回，最后之解决，归于体察事情，斟酌办理。以何方法，能使并行不害，于主币收回不累及国民，阁臣曾有确实之把握乎？则例颁布一载，施行瞬将届期，币制根本问题之得解决者，不知凡几，必计之已熟，而后敢树借债改定之政策，此不能不要求宣示者一也。振兴实业，尽人皆知为要政，此项借款条款，指定东三省工业。东三省之工业，以何者为重要。东三省重要之工业，须若干资本而后能举办，而后能推广，必有以总计而区划之。振兴实业之要件，必有赖于国民银行，银行之外必有赖于股份懋迁公司，阁臣能为有条理之布置否？实业之发达，必恃有完备之法律，以为监督保障。内地各种已举之实业，旋起旋灭，律法非不备，即用法不善，有以蹙其性命，今欲移植发荣于边省，阁臣能为保障监督之实计否？此不能不要求宣示者，又一也。借债修路，阁臣既借上谕以定为一种政策，然政策云者，非仅以铁路国有一语，遂足以了之也。中国幅员之广，铁路何以必须国有？国有铁路，何以摈斥民款，而纯借外债以收回之？外债之数，能否尽举国中之干路修筑？国中之干路，应以何路为先着？路款之预算，路材之取给，路师之分配，非有成算在胸，安敢毅然取销累年之成案，夺商民已得之权利。且救中国之贫困，借债造路，自以生计之铁路为先，尤必经营铁路以外之事业，以求本

息之有着。四国六百万磅之借款，指定之粤汉铁路，固可列于生计铁路之数，川汉铁路，已不能纯谓之生计铁路。此外干路属于政治者较多，借日本之一千万元，未指定为何路之用。逆计大势，生产与不生产之比较，必不足以相抵。而铁路以外之实业，凋敝已极，无馀沥为之分润。以外债造铁路，亦必以铁路受外债之害，路未成而本息已无所出，将何法以治之？官办铁路，夙称弊薮。京奉铁路，每里三万余两。沪甯铁路，每里五万馀两，津浦铁路，尚不止此。以有穷之借款，供无穷之挥霍，将何术以弭之？此不能不要求宣示者，又一也。现时中国外债，已达十万万两以上，罄全国十年之岁入，毫不用于他途，犹不足为偿还夙逋之用，况本年预算政费之不足，超过七千万。计臣已穷于罗掘，人民已穷于负担，重以新债骤增，诚不知所以偿还之计。不问所以偿还，而姑救目前之急，偿还期至，保不借债还债，出于附水附涂之下策乎？涂附既穷，保不乱增恶税，以自绝税源，终至债权国惧抵押物之主权乎？恭读四月初六日上谕："该管衙门，自应竭力撙节，不得移作别用，并着随时送具表册列览呈。"四月十九日上谕，有："着度支部将内外各衙门，应造全国预算及借款用法各项表册，分别严催，克期办妥。一俟九月开常年会，即交该院议决，毋稍延误等因。钦此！"仰见皇上慎重借债，兢兢业业之意，朝野内外，感激莫名。然以皇上圣明，日理万几，表册繁多，断难一一稽核其真伪。审计院之设置，尚须俟诸明年。资政院之决算，亦必穷于钩考，非更筹严密监督之法，必无以副皇上实事求是之盛心。而财政顾问、币制顾问之电传，方宣播于东西之报纸。设其不谬，则内国之监督，且均无所用，驯至于受外人监督。况大宗外债，骤输入于内地，银价之涨落，物值之低昂，

贸易出入，正负之差异，皆将缘而生绝大之变动。久困涸辙之社会，亦或以骤增消费，生蒸蒸馨富之幻象。外资竭则幻象灭，反动力之发现，其困苦且百倍于旧时。前途种种之危险，消弭于未然之策，又均不能不要求其宣示者也。阁臣同列责任，为圣训之所明示，无政策而借债，是以负皇上者负国家，非阁臣之所可言。有政策即当宣布政策之所在，以定责任之所归。大计攸关，存亡一发，薄海士庶，危疑交并。拟请皇上饬内阁将关于此项政策施行之法及与此项政策相辅而行之计画，明白宣布，以释疑虑，而利推行，伏乞据情代奏。谨呈。

上谕："资政院奏，据议员等呈请开临时会请旨一摺，朕披览呈词，似于预算借款两事，不无疑虑。明白宣示：本年试办预算案，度支部两次奏请维持，均经严饬京外各衙门遵办。自本年起，试办全国预算，亦由该部筹有切实办法，奏准施行。朝廷主持于上，部臣复稽核于下，此预算之无可疑虑者也。至特借两款，前已降旨申明：专备改定币制，振兴实业，以及推广铁路之用。并谕令该管衙门，竭力慎节，不得移作别用，即系为预防危险起见，此借款又无可疑虑者也。以上两事，虽属重要，尚非紧急，自可于开常年会时从容详议。著度支部将内外各衙门应造全国预算及借款用法，各项表册，分别严催，克期办妥。一俟九月开常年会，即交该院议决，毋稍延误。所请开临时会之处，著无庸议。钦此！"

五月十四日护督部堂发阅盛、端两大臣电文

川路奉命改为国有，实因民力艰难，虽竭二十年亩捐，亦不能竣事。滇藏危倡，川路不成，边防难办。川省京官甘大璋等，前奏款靠租捐，专害农民小户，非数十年不能凑成一股，利永绝望，害难脱身。民尽锱铢，局用如泥沙，出入款项，均无报告。路线延长，原估额金九千余万，且现开工二百余里，九年方能完功。全路工竣，需数十年，后路未修，前路已坏，永无成期。前款不敷逐年工用，后款不敷股东付息，款尽路绝，民穷财困等语。朝旨毅然官办，一面停止田捐，上下兼顾，万无动摇。昨湘抚据咨议局公呈代奏，有旨申饬，内阁函属敝处电复，请尊处早刻誊黄，遍行晓谕，以安众心，免再要挟。至川粤汉借款，系照张文襄所定草合同，以度支部所有两湖财政作保，并无铁路作抵。借款仍六百万磅，息仍五厘，四十年期，第十年起，即可先还。此次正合同将支路删去，准归民办。宜昌至夔州六百里难工，准用美国总工程师，因其惯造山路，可望速成。合同以分咨夔州至成都，尚未借款，应俟度支部会议详细章程，再行奏定。四月十二日，度、邮两部公电，拟俟尊处查明帐目，咨到公司实收支款项，或由部筹还。自造支路，或愿领公债股票，按年保息，分期归本，悉听照**商之便**等语。惟由部筹还，必借洋债，必照湖北以部有之川省财政作虚抵。已成之路，必须估借，而自办支路、矿务，未必确有把握。若再放倒帐，或徒滋耗费，商民必受亏损。经度支部会议数则：

一、该公司股票，不分民股、商股，官股，准其更换国家铁路股票，六厘保息，须定归还年限，须准分派馀利，须准大清银行、交通银行抵押。

一、该公司股票，如愿换领国家保息之股票，则该公司历年虚糜之款，除倒帐外，准不折扣股本。俟将来得有馀利，再行分别弥补以示体恤。

一、宜夔工程，既用股款，即由督办大臣会同邮传部商派总办，赶紧接办。夔州之上，工程较易，务将华工程师移前开办，以期早日相接。

一、未用股款，实有若干，现存何处。已用股款，实计若干，应请尊处迅速查明电复，以凭会商内阁度支部奏请核定，明白宣布，幸勿迟延。邮传大臣宣督办大臣方，初五。

住省各法团呈请督院电奏文

具公呈翰林院侍讲学士衔编修伍肇龄等，为吁恳电奏事，恭读四月十一日上谕："各省商办干路，收回国有，定为政策。"京外股东，闻命惶惑，愤激异常，函电交驰，日数十起。当即催促公司董事局先行呈恳电奏，收回成命，一面定期速开股东大会，筹议办法。二十日，即奉上谕，派端方充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二十日，又奉上谕，饬川湘两省，刊刻誊黄，停止租股，并闻政府已先派员接收。朝旨日切，人心益形愤激，在省股东，乃约集各团体于五月初一日，往公司会议。人心惨痛，议论纷歧，大致皆以川汉铁路纯依国家法律而成立，既无收回国有之理由，恐致酿成外有之惨祸，应即合恳督部堂据情电奏，请旨收回

成命。且按照公司律，非开股东大会，不能决议。似此朝旨迫切，少数股东，谁敢承认接收，并应速恳督部堂迅予电奏，请旨饬下邮传部督办大臣，暂勿派员接收，免致激乱人心，别生枝节。俟闰六月初十日开股东特别大会，议决办法，再行请旨办理。绅等窃以干路收回，系全国铁路一大变局，即川省人民生死存废之一绝大关系，民心浮动，岌岌可危，倘不速恳维持，诚恐股东误会，人民愤激，贻误后来不浅。只得具呈公恳大公祖俯顺人心，预防隐患，迅予赏准电奏，请旨收回成命，饬下邮传部督办大臣，暂缓接收，则造福川民，保全大局，实无涯涘。情词促迫，不胜屏营待命之至，伏乞大公祖大人察核施行。

川路公司为呈明川路情形再恳电奏文

窃川路自奉谕旨收归国有，京外股东，函电交驰，当经公司董事局暨近省各团股东，先后呈请代奏，暂缓接收，并以刊布誓黄，停止租股，恐民误会暴动，具呈原因。猥奉朝旨，人心浮动，吁恳皇上，宽以时日，俟股东大会正式议决，乃有正式办法。仰荷俯鉴舆情，据情代奏。乃奉读五月初六日谕旨，群情悲愤，势更岌岌。而公司捧读惶骇，尤绝对不敢承认，不能不冒死上呈。恭绎旨意，以川省集款艰难，路工无告成之望，较湘省为尤甚。查川汉铁路。延袤三千里，估款七千万。川民财力本难胜此重负，只以前数年间，强邻窥伺，横肆要求，不可终日，外务部成案，具可查考，人民知路权之不可失。光绪二十九年，经前宪台锡，热心提倡，奏请自办，议定集股办法，先后经外务部、前户部、商部、邮传部覆议奏明在案。川民济国家之危急，而共筹

股款，商人遵国家之法律，而成立公司，深赖先朝俞允，列宪维持。数年以来，集有股款一千余万，查核属实，呈请大部给照开工。小民负担过多，集款本属艰难，然不借外债，不招洋股，不扰民间，得有此成数，实为商办铁路之冠。而川民之租股购股，踊跃无阻，亦深冀竭一省之民力，造世界之险工，为国家保全大局，使外人知中国民力，未可轻量。路已开工，即有告成之日，股皆有息，仍属自有之财。故两次股东总会，全体股东对于集款方法，均无异议，且正力筹进行。此川民以艰难之款，办艰难之路，势不至路成不止之实情也。川、湘难易情形，既各不同，比较事实，自不正确。伏读谕旨，以本路有亏倒情事，遂指为朘削脂膏，徒归中饱，殃民误国，人所共知，循省再四，更不知获罪之由。查存放乃商家正当行为，去年上海正元各钱庄，倒闭华洋官商款项至数百万，事出仓卒，非意料所及。被倒商家，非仅川路公司一处，经手之施典章，本前宪台锡奏调委用人员，尚经详请参追，照律查办，经手不慎，咎有攸归。朝廷以商民被倒，而力予维持，使人民债权，不至损失，此诚保国治民之至计。若因商家被倒，而反停止其商家加以债务者之罪名，天下商民，将无所措手足。是举天下之商号，皆视存放为致罪之门，相与囊括母财，坐待子息，市面金融将受莫大影响，恐大非朝廷保护商民之意。或者朝廷明烛万里，别有见闻，则非人民所能窥测万一。倘以被倒为朘削，为中饱，即以正其殃民误国之罪，虽赴斧锧所不甘也。至缓刊誓黄之请，系初一日。公司董事局各团股东会议之同意，原以各处收解租股，先后不一，不能以年度为限，所有填发收单，换给股票，归入股东总册各种手续，绝非旦夕所能蒇事。恭奉二十四日谕旨，饬将已收之款，妥筹办法。但

从前已收已用股款，将来如何退还，尚未宣布。此次借款，如何抵押，将来是否仍须人民负担，亦未明白宣示。明达之士，固知朝廷必不如此失信小民，无如租股股东，大半出于编氓农户，彼蚩蚩者，皆以为又成一种昭信股票之变相，万口一声，牢不可破。初见大部电文，有发领国家公债票一语，已恐有本无息。继见誊黄停止，如蠲免粮赋故事，益恐本息俱无，款归无着。纷纷函电，诘问追收，是误股为捐，已成事实，并非揣测之言。故一面呈请缓刊，一面即通告清理，并分途劝导，陈说利害，所以暂定人心，即所以顾全大局。非谓不发誊黄，即可接续抽收，青天白日，安能容此鬼蜮行为？况未奉二十四日上谕以前，公司曾详请明定截止租股日期。谓公司希图朦混，延宕时期，即不能自相矛盾。谓所取路款，侵蚀已多，有不可告人之处，此中利害关系，孰有切于股东？官商交替时代，曾经邮部叠次奏派人员，逐年逐款，勾稽查算，核验股款，委无弊端，分别咨报部院，广告民间。董事局成立以后，两次股东总会，所举查帐人并已逐处清厘，据实报告在案。本路股东数千万人，断无任听侵蚀之理，经手者虽不告人，亦难逃人指责。公司历年报销统计各项成绩，均已呈报邮部暨宪辕核明有案。大部有考核本路之权，督部有监督公司之责，如有侵蚀，人所共知，又岂能容忍不问？且租股向由各州县遴选本地士绅设局抽收，公司对于此项股本，亦只为间接收人。承办局绅，偶有不慎，公司详请惩办，未尝稍懈，有案可查。不肖细人，向有阴主借款，请派督办，时思取消租股，破坏公司，故不得不出此荧惑观听之言，以利用其私计。曾经邮部会同前川、鄂督宪张锡查明情形覆奏，不谓今日疑误圣聪者，仍此无据之说，此大可为人心世运叹也。咨议局为舆论代表，川路

关系全省人民权利存废，照章应由局议，何事请托！现值预备立宪时代，朝廷施一政，发一令，尚无不采诸舆论，岂有事为全省权利所关，反置诸不议？况该局公呈，出自该局议员之协议，公司呈详，出自本路股东之合意，主张各异，界限攸分，国家法律具存，人民利害所在，关系密切，自当拼死力争，何必请托他人，如寻常诉讼，必需健强之辩护？总之，自川路国有之命下，朝廷尚未筹定办法，而连日朝旨迫切，前后不符，人民惶骇，若蹈水火。大会期遥，不能议决，故有暂缓接收之请。自刊布誊黄之命下，虽已明白宣示，丝毫无损。而股东血本命根，实恐子虚乌有，情形痛切，若濒阱陷。股东过多，易酿暴动，故有缓刊誊黄之请。深荷宪台上遵朝命，下顺舆情，俯予入告，仰见安定人心，冀得从容解决之至意，事理至为明晰，川人无不感祷。恭奉五月初六日谕旨，似于川路情形，与陈请原意，有未尽邀圣明洞鉴者，强词夺理，既无有此确情，误国殃民，实难当此重咎，谨遵绎体恤民艰之旨，川民艰苦，无过于川路股本，未见朝廷宣示明白办法，川民抵死不能甘心。不得不再申前请，陈明川民并无反抗情形，川路并无朦混事实，吁恳宪台电奏，请旨饬下邮传部督办大臣，速行宣布借款合同。国有政策暨川路接收办法，俟川路股东大会议决，再行奏明，请旨办理。诚惶诚恐，昧死上闻。是否有当，理合具文详请宪台鉴核，俯予电奏，宣示只遵，为此备由呈乞照详施行。五月十五日。

川路公司呈详本路股东不认查帐并恳电咨邮部取销元电文

为详请事。窃本路钦奉谕旨，收归国有。四月十五日，奉到

宪台行知度支部、邮传部文电，十七日即奉到宪檄，分委各员前往公司按照部电所指各节，查明造报。公司以部派查报，尚须请旨办理，并非接收。细绎文电，且有请宪台察酌情形，分别电覆，藉资参酌等语。遵即转知驻宜公司，妥为接洽。迩时股东震惧，纷来诘问，亦即据此劝告，并告以公司业经详请督部电奏，暂缓接收。一面定期召集股东大会，此时未便拒人查算。二十四日，乃奉上谕停止租股，人心益滋疑惧。五月初一日，近省各界股东在公司会议，佥以遵照商律，体察情形，非经股东大会议决，不敢承认。经董事局暨各法团叠次呈请宪台据情电奏，仰荷宪台顾全大局，俯顺人心，即予入告，群情感动，相戒静候朝命。不意初六日乃奉严谕申饬，天心未格，舆论大哗，各处人心又复异常痛激。各界股东，皆来敦促公司陈明川路情形，再请电奏。又经公司呈详宪台在案。十五日奉宪台行知盛、端大臣歌电。十八日，又奉宪檄，发下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正拟将奉到情形，详请宪台核示。而此电一传，报纸争登，各界传阅，皆谓朝旨部电，前后不符，歌电未免过于专横武断。证以借款合同，舆论因以益愤。十六日，公司致电各租局办事处，电局又以奉有邮部元电，不能绎发关于铁路之电，此种政策，更百思不得其解。而各界股东，皆以邮部以官厅命令，束尽人民自由，不独非立宪国所宜有，即在最专制国家，恐亦无此极野蛮现象。纷纷以公司日行职务迫促进行，并嘱克日谢绝查帐委员，请俟股东大会后，再与邮部商议办法，此时查帐未敢承认。公司以兹事体大，未能操切至此，倘使激成暴动，实难担此责成。当商董事局，定期于二十一日召集各界会议，急图安定办法。前经宪台派委查帐委员，应请即行停算。且公司办事处，分驻沪、汉、宜、渝，近日飞电调取

各项款目，尚未准查报齐全。电路一沮，窒碍尤多，即使勉强查算，谁敢凭空确定？并恳宪台电咨邮部，取消元电，俾便调取各处款目，赓续磋商办法。不然，迫人口答而先绝其舌，责人力行而先削其足，是恐人民不知剥肤之痛，而复进以夺命之汤，势不至酿成他变不止。所有详明本路股东，不认查帐，并电咨邮部，取消元电各缘由。是否有当，理合具文详请宪台俯赐察核，批示只遵，为此备由呈乞照详施行。五日二十日

四川川汉铁路特别股东会会长颜楷，副会长张澜暨全体股东等为休会恳请查办文

窃维四川川汉铁路公司因邮传部卖路夺款，特开股东总会筹议一切。开会以来，所有言论宗旨，均经督部堂亲临，并委派行政官莅会监督，实未敢有暴乱行为。乃昨闻邮传部奏请钦派李稷勋为宜昌总理，不待公司议决交路，蔑弃出资股东，至于极地。并指股东等为少年喜事，并无明白绅士，甚至指为反抗，并有严行弹压，以遏乱萌而靖地方等语，直以全川股东，悉为乱民。股东等果有不法举动，督部堂监临在近，即执法相绳，岂敢怨怨？若只以议及路事，遂诬为反抗，谓为乱民。则股东等随时随地可以横死，实所不甘。现在川路无论仍归商办与否，已事经七年，款逾千万之巨业，一旦求其归宿，非郑重详密，从长筹议，断不能服人心而清夥糓。今开会两旬，重要事件，议未过半，邮传部辄以反抗乱萌相目。股东等欲仓卒散会，则恐贻误无穷，欲继续会议，则恐横被恶名以取罪戾，再四思维，惟有恳请督部堂饬予

查办此次赴会八百余人，究竟有无不公不正，喜事肇乱情形，以分虚实。否则不惟股东等不敢承此恶名，即全川数千万人，曾经出资入股者，皆当寒心屏足，不知死所。贻害大局，实非浅鲜。为此暂行休会数日，驻省静候查办。明白宣示，不胜皇急待罪之至，伏乞督部堂核办施行。

督院批铁路股东会请暂停休会，静候查办由

据呈已悉。股东开会以来，本督部堂以该会尚能维持秩序，并无滋扰情形，历经电达阁部代奏。其中有不公不正之人，本督部堂监临切近，自不难默识其人，随时取缔。即邮部来电，亦并未指实有人。所请查办一节，应毋庸议。至路事紧要，该会长等既经任事于前，仍当确切研究以善其后，是为至要。此批。

赵督札铁路公司文

总督部堂赵为札行事，承准内阁电开，奉旨：盛宣怀奏沥陈川路情形一摺，所有请饬四川总督转饬李稷勋仍驻宜归暂管路事。督办大臣未接收以前，勿许离工，并责成该督遵照前旨，迅速会同端方，将所有收款，分别查明细数，实力奉行，俾得按照所拟办法，早日决定等语，均著照所议办理。本日又据瑞澄、端方电奏各节，应由端方就近迅速会商赵尔丰懔遵叠次谕旨，妥筹办理，严行弹压，毋任滋生事端，并将详细情形，随时查明电奏。钦此。阁印等因承准此。又准邮传部电开，本日内阁片交本部，覆奏川

路驻宜李总理暂时毋庸更换一摺，又鄂督会同端大臣电奏，川汉铁路，自奉旨收归国有，川人即思反抗，迨前护督王人文代奏，奉旨严饬，始渐帖然。经瑞澄因宜昌夫役数万人，诚恐未接收以前，谣诼纷纭，怀疑生事，与邮传部及端方往返电商，仍留李稷勋暂行经理，以免停工生事。工项仍就川款开支，俟接收后一并核议，由部照会李稷勋在案。此因顾全路事，绥靖地方起见，非别有私意于其间，乃川人计无所逞，辄指专擅害公，妄议辞退总理，要求代奏。传播到宜，人心惶惑，于地方治安大有影响。虽经电饬地方官晓谕弹压，能否不致滋事，尚难逆料。查川省集会倡议之人，类皆少年喜事，并非公正绅耆。询之蜀人，众口佥同。非请明降谕旨，派李稷勋仍留办路，并责成川督懔遵迭次谕旨，严重对付，不足以遏乱萌而靖地方。瑞澄等不敢避谗畏谤，披沥直陈等因。业经奉旨钦遵，除另咨外，先择要电闻邮传部印等因，准此。除电达驻宜总理，并咨商端大臣遵办外，合亟札知，为此札仰该公司即便查照。此札。

副都统将军总督提督暨全城司道电奏请缓收川路文

北京内阁王爷中堂钧鉴：顷接铁路股东会会长颜楷，副会长张澜暨全体股东等，为邮传部违法借债收路，危变不测，非依法交议，无以服众心而维宪政，恳予据情电奏事。窃为四川川汉铁路，经邮传部定策，收归国有，股东等特别开集总会，痛矢天良，反覆研究，实系万不可行。一原募借外债，未经资政院议决，窒止本省权利，未经本省咨议局议决，有违先朝庶政公诸舆论之

意。二则合同失败，举全路用人购料理财之权，悉受制于外人。三则驻宜总理李稷勋不商股东，竟以商款交部，显悖历次上谕。综此诸多不合，碍难承认。乃正在研究，忽闻邮传部庚拂舆情，竟以专擅害公。为股东总会所请撤销更换之李稷勋，奏请钦命总理宜昌路事，故意蔑法欺天，置全川出资办路之人于无可容足之地。本月初一日电文宣布，遂激成罢市之举，虽经各行政官吏及股东等竭诚开导，而执理甚坚，义不苟让。股东等既须熟筹路事，又惧四川大局危险，神智昏亡，莫知所措。窃查省城罢市以来，各街严守秩序，比户泣奉景皇帝灵主，只有哀号而无暴动，外象极为肃穆。然而悲愤愁惨，郁结甚深，再延时日，变且莫测。股东等固无安辑地面之责，而川路股本，由散碎集缀而来，七千万人，皆在股东之数，此种觖望之举，万心齐决，必至不可收拾，非少数人所能劝警，默念前途，实堪股栗。股东等为大局危急虑，无暇繁渎。总之，据商律之规定，当立宪之时代，无论此次借债收路，其利害当否如何，商民只能严守法律，服从资政院咨议局之决议，不能服从邮传部违法之命令。惟愿皇上俯念民依，仰承先朝钦颁法律，将四川川汉铁路，照常暂归商办。一切议事用人，勿任邮传部妄加干涉。并一面将借债修路事件，分别饬交资政院、咨议局详议。果使策非过举，院、局皆表同情，则议策悉据法律，非邮传部私擅专断可比。股东等虽被损失，固应俯帖顺受，否则院局章程，可由部臣任意破坏，即国家一切法律，不能责人民以独从。罢市已成，无方开解，旷日持久，祸福难料。股东等实不能为众人负责，即刀锯鼎镬，尽加于股东等，亦必无效于全局之糜烂。今省城罢市已逾三日，外邑风声，亦复不知所届，情势危迫，死所未卜，惟有恳予据情代奏。请将四川

川汉铁路，此时仍由商办，候旨饬交资政院咨议局议决，再定接收办法，以服众心而维宪政。为此具呈伏乞督部堂核准电奏施行，须至呈者等情。据此，伏查川路自奉改归国有之命，历经前护督王人文及尔丰反复开解，舆情终于借款合同，各怀疑虑。此次因请代奏，撤换宜昌总理李稷勋，邮部复奏改钦派，群情于是大激，致有初一日罢市、罢课之事。尔丰日集绅民竭力开导，而群疑已结，终非空言所能解释。绅商学界，大小妇孺，均来辕迭次要求，现已罢市四日。虽尚保守秩序，未见暴动，而万众哀愤，祸机四伏，近日复有不纳赋税杂捐扣抵股息之说。若不速筹解决，是以一路事发其难，而全局蒙其害。川省伏莽本多，财政素窘，影响所及，尤难收拾。该股东会此次所陈，系为法律上之请求。现在民气甚固，事机危迫万状，应恳圣明俯鉴民隐，曲顾大局，准予暂归商办。将借款修路一事，俟资政院开会时提交议决。九月为期至近，与其目前迫令交路，激生意外，糜烂地方，似可待交院议，从容数月，未妨路政，人心一失，不可复收。玉崐等共负地方之责，同处艰危之局，劝解无效，防制无从。窃惟停收租股，已广皇仁，忍以戡定之劳，重伤元气？事势至今，不敢不冒死凛奏。伏望宸断，迅将此次电奏，发交内阁国务各大臣，从速会议，宣示办法，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谨请代奏四川将军玉崐，总督赵尔丰，副都统奎焕，提督田振邦，署布政使尹良，提学使刘嘉琛，署提法使周善培，署盐运使杨嘉绅，巡警道徐樾，署劝业道胡嗣芬谨叩。

七月十五被戕诸姓氏人表

表 1

姓　名	籍贯	所住区域	年岁	职业	日期	死　所	伤之情形	结报人	钦助银数
刘元章	罗江	南打金街二十五号	二十三	机匠	十五	南打金街杀猪巷口	枪入脑后出额左	弟金娃 元林	六元
徐炳娃 即徐吉山之子	郫县	陕西街相友巷十八号	十五	小菜	十五十七	辕门外死於军医学堂	枪断右膝伤左脚指	母叶氏	六元
董青云	安岳	光华街五十一号附三号	三十	裁缝	十五	大堂下	枪穿乳旁	母傅氏	六元
张万寿	甘肃张掖县	南脚店内附九号	七十三	放马	十五	二门口	枪伤左脚	雇工谭顺知	六元
邓洪兴	本城	锦江桥三十七号	四十八	料货	十五	二门侧	枪穿左胁	弟春山	六元
蒲先甲	本城	粪草湖十四号	二十一	翠花	十五	署内陆军官厅	一枪穿小腹一枪穿左腿	父子均北院文件	六元
杜豫丰	双流	粪草湖一百一十一号	三十一	翠花	十五	石狮侧	一枪中脑门一枪中小腹	母张氏	六元
何清云	本城	粪草湖一百零三号	四十	纸花	十五	巡捕房侧	枪伤头面	妻高氏	六元
周洪顺	简州	转轮藏昧经轩茶社	三十	装水烟	十五	石狮侧	枪入左目出脑后	兄培善	六元
赖春海	本城	转轮藏八十一号	二十	通草花	十五	二门侧	未见尸	叔洪顺	六元
周体云	南部	烟袋巷一百十一号	二十三	刘福盛绸缎铺徒弟	十五	大门内	枪入左眼出右耳	街正张普州	六元

续表 2

姓　名	籍贯	所住区域	年岁	职业	日期	死　所	伤之情形	结报人	恤助银数
胡青泉	汉州	锦江桥二十六号	二十五	饭铺徒弟	十五	大门内受伤回铺死	枪中左腰眼	母王氏	六元
张文生	汉州	南纱帽街二十二号	十二	戏班子行头铺	十五	按察司墙脚	枪入左乳出背心	母史氏	六元
陈宗镒	金堂	龚草湖一百一十九号	二十七	寿春药铺先生	十五	西辕门水池侧	枪入左膀出左肩	兄宗镇北五区巡兵	六元
胡思雨	本城	龚草湖十七号	二十一	敏有公纸铺徒弟	十五	二门内	枪洞穿心口	母詹氏	六元
刘长兴	成都	东鹅市巷十一号附五号	三十九	水饺子	十五	二门内	未见尸	妻徐氏	六元
马起合 又称是招牌	简州	锦江桥五十八号	二十三	牛肉	十五	二门内	枪入左胁出右胁	兄起文	六元
王绍华	成都	永靖街三十四号	三十一	回教	十五	辕门内伤学道街口死	枪穿小腹	母马氏	六元
王纪鉴	崇庆	走马街六十八号	十八	乾泰生绸缎铺徒弟	十五	二门内	枪贯两耳	本铺徐先生	六元
秦履安	本城	竇子街文明巷七十一号	四十七	街正行医	十五	大十字烂招牌左近	一刀伤右手一枪中左胸一枪中左胁腰眼一枪中左腿	妻罗氏同子二人	八元
黄玉兴	金堂	中市街五十四号	四十三	对子坠坠	十五二十三	大十字口由军医学堂回家死	送货路过枪中右乳子落堂	妻蓝氏	六元

续表 3

姓　名	籍贯	所住区域	年岁	职业	日期	死　所	伤之情形	结报人	收助银数
龚治全 义兴是招牌	成都	蝶窝巷第四号	二十五	棕刷	十五	东辕门外	枪中腰腹	母周氏	六元
徐正芳	双流	上池街第四号	二十六	机匠	十五	文庙街口	枪入右反 翅骨 出左乳旁	父福兴	六元
李辉山	温江	内城大坑 沿第九号	五十三	丝房匠人	十五	文庙街口	枪入右腿 肚出左腿 肚	侄廷芳	六元
陈克生	简州	蝶窝巷六 十五号	三十	刻字	十五	西辕门外	一枪中左 肢窝一枪 中右腿跨	姨母秦氏	六元
胡长生	成都	染房街一 百四十号	十七	白洪顺牛 骨铺徒弟	十五	辕门内	枪中心口	师白洪顺	六元

又一表　　表1

死者姓名	年纪	领恤款人	银数
董青云	三十岁	董傅氏	银二十元
胡长生	十七岁	白洪顺	银二十元
徐正芳	十八岁	区正易双发	银二十元
王纪鉴		乾泰生	银二十元
王绍华		母王马氏	银二十元
徐吉山		街正赵长泰	银二十元
李辉山	五十三岁	区正易双发	银二十元
周体荣	三十三岁	内弟夏顺林	银二十元
秦雅亭	即履安四十七岁	街正温香亭	银二十元
刘长兴		妻徐氏	银二十元
刘元章		弟元林	银二十元
杜豫丰		母杜张氏	银二十元

续表2

死者姓名	年纪	领恤款人	银数
龚治全		母龚周氏	银二十元
蒲先甲		母蒲杨氏	银二十元
何青云		妻何高氏	银二十元
陈宗益		兄陈宗盛	银二十元
赖春海		叔赖洪顺	银二十元
张万寿		侄张海棠	银二十元
马义顺		街正张同兴	银二十元
周洪发		兄周学培	银二十元
胡青泉		母胡王氏	银二十元
张文生		母张史氏	银二十元
胡师禹		母胡詹氏	银二十元
黄玉兴		妻蓝氏	银二十元

前表中所列助金，闻系临时慈善会所发表，即由善会印行。又一表所列，则出之商会，代公家给与。闻有死者多人之亲族，因避祸不敢出头请领，亦有畏惧逃亡，不详其著落者。辛亥七月十五殒伤之人，殆无从知其确数也。

赵督告示

为晓谕事。照得此次所拿的首要，并非为争路的事实，因他们借争路的名目，阴图不轨的事。若论争路的事，乃是我们四川的好百姓，迫于一片爱国的愚诚，本督部堂是极赞成的。所以本督部堂下车的时候，即为我们四川百姓代奏，又会同将军各司道代奏，又联络官民一齐代奏，本督至再至三，那一回不是为我们四川百姓争路。争路是极正当的事，并不犯罪，何至拿办，更何至拿办有官职的绅士。若论此次所拿的事，是因他们这几个人，要想做犯上作乱的事，故意借争路的名目，煽惑全省的人。煽惑既多，竟敢抗捐抗粮，明目张胆，反抗朝廷。并分布各州县设办事处，胆敢收地方粮税，并胁迫我们百姓，不准为我们的皇上纳粮，偏要为他们乱党纳粮。不准为我们的皇上纳税，偏要为他们乱党上税。且于省外州县解来的地丁钱粮，扣住不准上库，更要造枪造炮练兵练勇，自作自由，种种背逆行为，我们百姓皆于报告中共见共闻者，此尤背逆之显见者也。他们包藏祸心，偏要借著路事说那好听的话。试问抗粮税、造枪炮、练兵勇这与铁路什么相干？明是要背叛朝廷，又怕我们百姓不肯。故借争路名目，哄弄大众，说的是一片爱国爱川的热诚。上等社会之人，自然也为其所惑．随声附和起来，故此愚民百姓，更容易哄骗了。他并敢勾结外匪，定期十六日举事，作谋反的举动。果然十六日，四处便来围城了。若不是关城的早，城内进来这些乱人，早就烧杀抢劫起来，不知闹成个什么样子了。尔等乡愚无知，受其愚弄，实堪矜悯。所以昨日扑城，抗拒官兵的人犯，虽是

无知妄作，自犯死罪。本督部堂念其皆是朝廷赤子，受人煽惑，情实可怜。昨日所拿数十人，亲讯明白，从宽释放，复与以饮食之资，是则本督部堂不忍之心所见端者也。况省中、省外的百姓，皆为其迫胁，实不得已，但能各安本分，照常营业，皆是良善子民，岂有株连究办之理？总之，此次所拿首要，非为争路的事实，系为背逆朝廷的事，本督部堂系奉密旨办理的。我们百姓，要听明白，切勿误会。不但不株连我们的百姓，并且不妨害我们争路的事。就是误入该会的人，只要能立刻改过自新，也便不追问了。本督部堂爱民如子，疾恶如仇。从前护院的时候，并未有妄杀一个人，想为尔四川百姓所共见。为此再行明白晓谕，凡尔士农工商人等，务须善体此意，不必妄生猜疑。切切特示！

宣统三年七月十九日。

七月二十三日上谕

前因四川逆党勾结为乱，当饬赵尔丰分别剿抚，并饬端方带队入川。现据瑞澄及重庆等处电陈：四川省城城外，聚有乱党数万人，四面围攻，势甚危急等语。成都电报，现已数日不通，附近各府州县，亦复有乱党煽惑鼓动。川省大局，岌岌可危，朝廷殊深焦虑。昨已电饬端方克期前进，迅速到川。开缺两广总督岑春煊，威望素著，前任四川总督，熟悉该省情形。该督病势日已就痊，著即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岑春煊向来勇于任事，不辞劳瘁，即著由上海乘轮即刻起程，毋稍迟延。此次川民滋事，本系不逞之徒，藉端诱惑，迫胁愚民，以致酿成此变。现在办法，自应分别良莠，剿抚兼施。其倡乱匪徒，亟须从

严惩办，所有被胁之人，均系无辜赤子，要在善为解散，不得少有株累，以期地方早就救平。岑春暄未能立时到川，端方计已行抵川境，著先行设法，速解城围，俾免久困，并沿途妥为布置，毋任滋蔓。该大臣等其各懔遵谕旨，迅赴事机，以纾朝廷西顾之忧，而免川民涂炭之苦。钦此。

监国摄政王钤章。

奕劻假那桐、徐世昌署名。

赵督批股东总会公恳明示以释群疑案

披阅来呈，误会牵饰之处太多，兹为该公司撮要揭之。来呈谓股东等不解首要，系指会长或另有他人。如认会长为首要，则会长系股东等全体举出，以便取决议案，即争路之股东，均当为首要等语。查此次所拿首要，乃图谋不轨之人，非讨论路事之人。其被拿之由，乃因背叛朝廷而见逮，非为充会长而见逮也。呈内又谓，如外间所传之匿名商榷书，不特会长未经提案，即股东等亦并无一人与闻建议。前十三日，股东等入场时，在门口接得此书。阅后，质之会长，随同根究，正在侦探期间，即有休吟之变等语。查此书十三日在会场内散布时，众目共见，会长如未认可，见此书时，何不即刻将散书之人扣留，登时呈请本督部堂根究严拿，以明嫌疑？此际始以随同根究，正在侦探期间等词，曲为解饰。试问地方有谋叛朝廷之乱党，其根究侦探之权责，究在股东会长耶？抑在本省督抚耶？至于书内载停办捐输一条，则固已经该公司陈由咨议局呈院有案，似亦不能竟为会长未经提案矣。呈内又谓：此后覆议，请缓捐输及以股息抵纳丁粮两等。

虽经提出，会众议决，不过表示必争之意思，呈请本督、本堂核夺施行，可否尚在钧裁之中等语。查两案呈文具在，不特文后背无可否之词，亦并无核夺字样，是直已实行，岂仅表示意思者耶？总之，此次争路事起，不轨之徒，竟藉同志会机关，盘踞勾结，阴图革命，捏造朝廷将铁路送与外人、路亡川亡国亡等语，开会演说，广为煽诱，及至人心已动，更无所忌惮，明目张胆，指称朝廷蔑弃四川，川人应图独立，鼓吹论说，一唱百和，悖逆情形，笔难罄述。又迫令罢市、罢课，实行抗粮抗捐，推广各协会，创设办事处，拦截上库解款，自向民户收捐，种种谬妄举动，一一见诸实行。又复广发木牌，召募各团，潜派死党，勾结匪徒，祸机之来，间不容发。幸经本督部堂查悉，该逆徒等阴谋十六日起事，始于十五日先发制人，遵旨严拿首要。该徒党竟敢立时拥众数千，扑攻督署，甫经击退，而外属如牛市口、大面铺等处，乱党数千人，即于是夜结队持械，直扑城下，称由同志会调集，前来保护罗纶。数日以来，近自成都各属，远至邛、蒲等处十数州县，均各聚众，盈千累万，号称民团，大张旗帜军械，围攻省城，意图扰害地方，抢劫首要。可见平日非有预谋，仓卒岂能麇集？先后阵擒各犯，解辕审讯，皆言为同志会所召集。十四日已有齐团之举，现今匪徒到处肆扰，方从事涤荡，已入军事范围。而该股东等，乃欲为之饰辩，以与本督部堂争论是非，亦何所见之谬也！此案与路事不相涉，与各股东亦迥不相涉，不必以少数人之罪戾，引为全体之猜嫌；更不必以同为股东，曲为营救。须知事关重大，若非确有凭据，亦断不出此。试问果使待至十六难作，省中之糜烂固不堪言，而全川之蒙祸，伊于胡底？此事为此数人惜，而独不为数千万生灵惜乎！本督部堂因维持大

局，保卫生民，决不过事诛求，期于毋纵毋滥。该股东等自当按切事理，反覆省察，勿昧于一时，而哓哓置辩。应即各守职业，勿听淆惑，一俟乱事既平，再行徐议路事。仰即遵照此批。

原呈俟觅得再行补印。附记

绅耆伍肇龄等上军督司道呈稿七月二十三日

为恳请详察，矜全大局事。窃自本月十五日，铁路公司股东会正、副会长颜楷、张澜，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及铁路股东代表邓孝可等，奉召入署后，猝见首要就擒之示。一般人民，皇骇无似，恭捧先皇神牌，诣辕泣恳释放。旋由宪署开枪击毙多人，又见出示云："拥进辕门，格杀无论。"兼以闭城数日，城外乡民不知城内情事，纷纷扰扰，群呼争路，事变至此，倘不及早解决，将来谣传愈远，人集愈多，地方之糜烂，势将无所底止。刻下城内商民，仰体宪台示谕，复督率商董沿街劝导，陆续开市。然卒不知被拿诸人，是何罪状。及十八日，乃见大公祖示谕，诸人等皆系藉争路为由，希图煽惑人心，潜谋不轨，所有城中停课、罢市等情，皆诸人主使。人民等但见宪台示谕，未见悖逆确证，又复皇皇奔走，惊相告语。绅等睹此等情形，不敢为诸人辩护，深为大局危惧，是以不揣冒昧，渎恳垂察。窃咨议局长为全省人民所公推，股东会长为全体股东所公举。各股东遵公司律而集会，是皆为国家法律认定之人，即当受国家法律之保护。果有悖逆之谋，不惜牺牲川民数千万人生命财产，供其一快，而使数千万人日夜所欲争回之路，灰于一旦。是此数人者，不特为朝廷之乱民，亦即四川之公敌。国家刑律，固所难容，

即我数千万人民，亦岂能容忍不问，听其扰乱？惟据人人心理推测，此数人中，或因争路狂热，言词过于激烈，固不能曲为之讳。而一般人民，则皆激于争路热诚，不易解释。倘此被拿数人，不经法庭审讯，取具确实证据，宣布罪状，而遽罹不测之罪，虽有宪台剀切示谕，谓争路为正当，并不更事株连。窃恐全川人民，因爱路之愚忱，而痛惜争路之人。只谓争路者被拿，不知被拿者何罪，疑误不解，变患迭生，将我大公祖竭力保全川路之苦心，亦终不白于天下。本省伏莽既多，他省人心正乱，而外人复乘间伺隙，深窥我内地不靖，可以藉口调兵保护，以扩张其势力范围。路事一日不平，责言一日不止，若因此内哄，外交无法抵制，是借债之失败犹缓，争路之召乱甚亟。数人之生命虽轻，大局之安危实重，此中关系，毫厘千里。绅等见闻所及，缄默难安。伏查钦定法院编制法，凡国事犯，皆以大理院为第一审。处此祸福须臾，只得恳请大公祖矜全大局，可否将此数人交法庭审讯。如果真有叛逆确据，即请布告全川，俾人民等咸晓然于此数人之罪不可逭，则全川数千万人，不第疑误冰释，且咸颂我大公祖从容定乱之德于无穷矣。为此具呈，不胜屏营待命之至。

股东总会交公司转详文

窃股东等前因会长颜楷等被逮，呈恳明白批示，仰见督部堂示谕：谓川民争路极为正当，不但不株连争路之人，并且不妨害争路之事。方冀宪怒可回，乱萌可遏。及二十三日，忽巡警道遵奉督谕：将铁道学堂股东招待所封闭，乃复危疑震恐，日夕徬徨。正拟续呈请命，旋奉督批指驳，误会牵饰种种，仿勿哓辩。

股东等自应谨遵批示，不必争论是非。然天下事是非自有定理，不必争论，亦有不能不论者。是以不思斧钺之威，而请毕其说。复查原呈各节，不过在路言路，寻绎督批，亦分路事乱事为两途。但所指实行抗粮、抗捐之证据，即争路议案，请停捐输及以股息抵纳丁粮，交由咨议局总公司呈请督部堂察核之件，而所指拿获图谋不轨之人，又皆系讨论路事之人，势又不得不以数人猜嫌，引为全体罪戾。查会议通则，会长只能表决议案，不能独决议案。兼以会场日有行政及警察监视，言论果出范围，不难立时阻止。况初一罢市、罢课后，会长等休会，呈请查办。奉批，该会尚能维持秩序，并无滋扰情形。查办一节，应勿庸议，并饬会长赓续开会。当日会场，即有请停捐输抵扣股息之议，已蒙督部堂据以入奏，认为法律上之请求，何不旬日间，股东全体可决之事，悉指为会长诸人煽惑所为？自古以文字告密者，皆别有秘密真实反具，岂有于稠人广众中宣布反书，长官不之禁，反认为正当之请求，而上达天听者，如谓商榷书，即宣告独立之证据？现闻散布此书之人，业经就捕，是非真伪，自有定谳，无待赘言。且散布此书时，官警亦曾莅会。如督批权责有在，则会长、股东等无认可之权，亦自无呈请之责矣。至谓两案呈文，皆无可否字样，即为实行。无论察核之与核夺，有何区别？而原案具在，究竟是议是抗，不辩自明。股东等既无嫌疑可居，亦何须更为辞释？惟督批十五日先发制人，遵旨严拿首要，该徒党竟敢立时拥众数千，扑攻督署，甫经击退云云。恭读二十日上谕，亦据督部堂奏陈，十五日竟有数千人凶扑督署，肆行焚杀，并伤毙弁兵。二十三日上谕，并据鄂督、重庆等处，电陈四川省城城外聚有乱党数万人，四面围攻，势甚危急等语，殊深焦虑，着先行设法，速解城围，

俾免久困等因。谁非臣子，而忍无端贻君父宵旰忧邪！查是日商民闻诸人被逮，不知是何罪状，见公司被围，不知是何危险，皆为争先恐后，纷抱先皇神牌，赴辕呼吁。营务处喝令巡防军枪毙数十人，号苦之声，全城震动。夫谋反叛逆，不操戈盾，仅以香牌从事，乃能伤毙弁兵。白日青天，瞭瞭万目，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且文庙前、后街、东大街、暑袜街各街行人，亦复有为枪毙者，则又何说？现在城外人民，似不释然于十五之事，以致民匪混合，兵团相仇，剿洗之风，纷传四远，旬日以来，死者盖数千矣。信谳未成，大局已溃，故股东等尤不得不冒死进词。查去年二月，宪政编查馆奏定死罪施行细则，凡谋反叛逆，谋大逆者，属大理院特别权限。国法具在，不但股东等不敢曲为营救，果其情真罪当，即司法者亦无暇为此数人惜。第革命之说，在南、北各省，利便交通，反对宪政之徒，炸弹求逞，时或有闻。蜀民爱国极愚，向来无此风气，如动以此律人，未免邻于鼓吹。如以会场言论自由，遂指为革命证据，在股东等共见共闻，犹百思不得其解，矧远在百里之外乡民乎！要之此次争路，直接求路事之完全，间接防宪政之破坏，督部堂明鉴，深予维持。而以通国皆知有害无利之合同，请废不能，请交资政院又不能，乃提两种消极议案，以为最终积极请求。杞人愚忧，诚所未免，责以狂妄，咎或无辞。如推爱国之愚忧，而悉蒙以悖逆之重罪，是以国家法律认定之人，而不得受国家法律之保护，窃恐我国上下臣民，内外一心，日日所企成之宪政，实于诸人之疑狱，不无关系，深愿我督部堂熟审之也。股东等遵律召集，全体一心，何能默认讨论路事之人，皆成图谋不轨之人，致使宪政危殆，法权侵损，而路事因之摧残净尽。反复省察，惟有仰恳督部堂推维持大局之实心，布

保卫生民之至意，遵依法律，慎重罪名，俾上下猜疑，不求解而自解，庶大局早就敉平，生民少遭涂炭，而路事稍有安坐徐议之一日。区区愚忱，不胜迫切之至。再股东久处疑虑之中，招待所既经封禁，不惟食宿不便，抑且困难堪虞。刻即暂行分道还乡，静候续行召集。合并声明，即请公司备文转详，实为公便。

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致内阁请代奏电七月二十七日

十五日，遵旨拿获首要，随将围攻督署乱民击退，曾于咸电具陈在案。是日分段派兵弹压，兵民仍多冲突，直至三更，城内始稍静息，而城外大面铺、牛市口民团数千人，夤夜已到城下。据称系由同志会调令十六日进城，始知逆谋凶狡，实非一朝一夕之故。连日已到各团，计西有温江、郫县、崇庆州、灌县，南有成都、华阳、双流、新津及邛州、蒲江、大邑等十余州县。一县之中，又多分数起，民匪混杂，每股均不下数千人，或至万人。所到之处，抢掠烧劫，无所不为。附省居民，纷纷逃徙。阵获之人，讯供或称系赴同志会召集，有称系蒲、罗等大人调来保路者。十四日，即已暗中齐团，亦有沿江得有同志会散布调兵本箋，令来保护罗、蒲诸人者。今知渠等被擒，特来救援。要求从此不纳粮税，不准，则围城攻打。当经调派陆军及巡防军卫队，一面谨严守城，将各国驻省领事及教堂教士等，加意保护。一面分路迎剿，仍先将该逆绅等谋叛情形，分头晓谕解散，免致愚民无知误犯。兵民接战时，官弁等亦必先行劝解。乃各该团恃其人众势强，分四路围城，并放枪炮，伤亡兵士。迨官军开枪回击，犹敢抵死抗拒，至

势难支持，始各纷纷败退。嗣有大股匪团数千人，盘据距省五十里之龙泉驿山顶，扼守险要，密列炮械，扬言进攻省城。官军驰往剿击，匪即开炮轰打。官军于黑夜猛扑上山，占据山顶，夺获大炮数十具，械弹刀矛无算，匪遂下山纷窜。盖龙泉驿为东路要害，该匪等意在扼险固守，截断省城声援。幸经立时攻夺，不致为其所制。而西路犀浦、中和场等处，复有数千匪徒聚集，纵横于郫县、双流之间。复经派兵防剿，当即败退。讵该匪旋又分股围攻双流县城，放火焚烧关厢街寺，势甚危迫。官军蹑踪往援，与匪接仗数次，均获胜利，相持一昼夜，城围始稍松解。其窜扰犀浦、中和场并续窜唐家寺之匪，亦先后败退。刻据探报，金堂、什邡、汉州等处，又复纷纷告警，犹须分兵往救。查官军自十六日至今，连战七日，防内攻外，东驰西击，刻无暇晷。尔丰随时激以忠义，犒以重赏，各将士均尚用命。虽所当辄靡，擒斩甚多，夺获枪炮、刀矛、旗帜约二千余件。而民匪散而复合，前去后来，竟成燎原之势。自十六日，各路电杆悉被砍断，驿递文报，皆被截阻搜杀。各处匪徒，日益麇集，迹其设伏守险，图扼东西要道，陷我于坐困之地，必有枭桀诡谲之徒，主谋指使。而西充、汉州等处，匪徒犹有分路来省之说。兵数有限，备多力分，恐仓卒未易歼除。拟俟城守稍固，即抽队迎剿以图廓清。其先后阵擒各犯中有被胁愚民，均用善言开导，悉予宽免省释，饬其劝告乡里，勿致误蹈罪戾，为妥筹解散之计。惟闻彼党已密派多人，运动各省咨议局及京外官绅，意图淆乱黑白。尔丰一面通电各省督抚，宣布其罪，以免人民误会或有牵动。至现在筹办防守，所有筹画饷需、预备供给及赏恤救济，巡查地面各事宜，自不能无总汇机关，以资督率。其临时需用各款，亦为预算所不

及。刻已于藩署饬设筹防局，妥为办理，俾资综核。再各路电报，久已不通，因前日将简州匪股击退，始专马赍稿至资州电局发递，是以具报稍迟，合并声明，谨请代奏。尔丰叩，漾。

七月二十八日上谕

赵尔丰电奏：自十五日乱民围攻督署之后，是夜即有大面铺、牛市口民团数千人，麇集城下。连日又到有温江、郫县、崇庆州、灌县、成都、华阳、双流、新津、邛州、蒲江、大邑十余州县民团，每县数起，每起数千人，或至万人。所到之处，抢掠烧劫，无所不为。附近居民，纷纷逃徙。当经调派陆军及巡防军卫队迎剿，乃各该团恃其势众，分四路围城，并放枪炮，伤亡兵士。迨经回击，犹敢抵死抗拒，及势难支，始行败退。嗣有大股匪团数千人，盘踞距省城五十里之龙泉驿山顶，扼守险要，密列炮械，扬言进攻省城。迨官军驰往剿击，匪即开炮轰打。经军队于黑夜猛扑上山，占据山顶，夺获大炮数十具，枪弹刀矛无算，匪遂下山纷窜。而西路犀浦、中和场等处，匪徒亦经击退，匪复分股围攻双流县城，焚烧关厢街寺，官军与之相持一昼夜，城围始稍松解。窜扰犀浦、中和场，并续窜唐家寺之匪，亦先后败退。自十六日至今，连战七日，擒斩甚多，夺获刀矛、旗帜约二千余件。各路电线悉被砍断。驿递文件，皆被截阻搜杀。现在各处仍复警报频闻，拟俟城守稍固，即抽队迎剿。先后阵擒被胁愚民，均开导宽免等语，办理尚合机宜。该匪等先期散有调兵木签，足见谋逆，已非一日。及至逆谋败露，立时四处响应，胆敢围城抗拒；肆行焚掠，扰害良民，俾闾阎不得安堵。又复扼险固

守，截断声援，并有砍断各路电线，截驿递文件及搜杀情事，实属有意作乱。似此悖逆情形，业已众目昭彰，岂容任其糜烂？亟宜早图廓清。现在鄂军已经行抵川境，黔省援军亦经开拔。仍著赵尔丰严饬各军分路剿办，迅速击散，毋令匪焰日张。仍分别良莠，剿抚兼施，凡有被胁愚民，悉从宽宥，遍行晓谕，妥筹安抚，以免株连而释疑惧。仍将办理情形，随时电奏。至所奏设立筹防局办理筹饷各事宜一节，著度支部知道。钦此。奕劻、那桐、徐世昌署名。

岑宫保自沪来电

七月二十六日，由上海发递成都及四川各属，全省道、府、厅、州、县、武营知悉：春暄奉命入蜀，会同督院办理剿抚事宜。现先撰告蜀中父老子弟文，专电传布。地方文武应即刷印多张，加盖印信，张贴城镇乡村，使人民共喻春暄之情。其有不通电报处所，即由邻封专人递送，一体办理。地方文武有维持治安之责，务即切实劝导。并选公正士绅讲演，以期早日解散。自此电到后，地方人民苟非实行倡乱，不得妄加捕治。其因乱事拘拿在先者，苟其地业已安靖，应择情节较轻者，量予保释以省系累。即情节尤重，必不可原，只许暂行羁留，候春暄到后，再行判决，不得擅行杀戮。但望上下共释猜嫌，庶或于春暄未到以前，即致敉平，国家之福，地方之幸。出力官绅，自应择尤请奖，如奉行不力，或贪功生事，一经觉察，立予严惩。此电到后，即将办理情形，随时报告，勿得隐饰。

岑宫保电告蜀中父老子弟文

春暄与吾蜀父老子弟别九年矣，未知父老子弟尚念及春暄与否？春暄则固未尝一日忘吾父老子弟也。乃者于此不幸之事，使春暄再与吾父老子弟相见。频年契阔之情，竟不胜其握手欷歔之苦，引领西望，不知涕之何从。吾父老子弟试一思之，春暄此时，方寸中当作何状耳。春暄衰病侵寻，久无用世之志，然念及蜀事糜烂，吾父老子弟，正在颠连困苦之中，不能不投袂而起。是以一奉朝命，无暇再计，刻日治行，匍匐奔赴。第沪蜀相距六千里而遥，断非旦夕可至。邮电梗塞，传闻异辞，苟不为耳目之所闻见，何能遽加断决？则此旬月间吾父老子弟所身受者，又当如何！此春暄所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者也。今与父老子弟约：自得此电之日始，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勿生疑虑。其一切未决之事，春暄一至，即当进吾父老子弟于庭，开诚布公，共筹所以维持挽救之策。父老子弟，苟有不能自白于朝廷之苦衷，但属事理可行，无论若何艰巨，皆当委曲上陈，必得当而后已。倘有以往冤抑，亦必力任申雪，不复有所瞻徇。父老子弟果幸听吾言，春暄必当为民请命，决不妄戮一人。朝廷爱民如子，断断无不得请。如其不然，祸变相寻，日以纷拿，是非黑白，何从辨别？春暄虽厚爱吾父老子弟，亦无术以处之。吾父老子弟其三思吾言，勿重取祸，以增益春暄之罪戾。即有一、二顽梗不化之徒，仍复造端生事，不特王法所不容，当为吾父老子弟所共弃。则宜屏弗与通，使不得施其煽惑之技，而春暄亦将执法以随其后矣。至蜀中地方官吏已电嘱其极力劝导，勿许生事邀功，以重累吾父老子弟。春

暄生性拙直，言必由衷，苟有欺饰，明神殛之。吾父老子弟其幸听吾言乎？企予望之。春暄有印。

续呈军督院文稿八月二十九日

为公恳明示事。窃绅等七月二十三日，以恳请详察，矜全大局具呈，迄今未荷批示。迩时剿办之法，尚未明布，省外被乱地方，犹可缕指计也。然绅等鳃鳃过虑者，即以被拿诸绅，非经法庭审讯，取具确实证据，必致益滋疑误，愈激愈乱，愈酿愈巨。及恭读二十日上谕，十五日竟有数千人凶扑督署，肆行口口，并伤毙弁兵。二十三日上谕：据鄂督、重庆等处，电陈四川省城城外聚有乱党数万人，四面围攻，势甚危急等语。绅等以鄂、渝距省太远，所陈自非事实。督宪电奏，所谓肆行口口者，当亦喧攘或呼号等词。嗣由川东道宣布上谕全文，乃知口口系"烧杀"二字。并见十九日成都日报第一版所载，亦谓有匪徒千余人拥进督署，欲行纠劫，虽经官军击退，犹复麇集。绅等乃不胜惶惧，耳目亲见之地，情节尚如是离奇，省外疑误正多，若一经传播，民则不信斯言，匪更利用其说，一误再误，乱伊胡底！现闻西南等处，兵力所至，窜扰日宽，匪固当诛，民未就抚，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盖不知其几千万亿。而被拿诸绅，尚未确定罪名，且有陆续释归，又有续行补拿者。甚至搜查证据之举，浸复大作，愈至户户不安，人人自危，惶惑不知所措，绅等更不得不为大局虑也。伏查督宪叠次告示，皆分路事、乱事为二，不事株连。并读军宪奏请暂归商办摺文，亦知万众哀愤，系为法律请求，非空言所能解释。而此次被拿诸人，则确不幸皆为

法团代表，又捕自法律机关以内。夫请求法律，爱国家者，谋为悖逆，害国家者，安有今日纯为爱国家之人，明日即为害国家之人？此中搜查证据，是否经过搜查手续，人民无自得知。而现在司法独立，审判必归法庭，即确系谋反叛逆，亦须请交大理院，则人民无不知之者。处此疑误，解释已难，况不为之解释乎？绅等非敢妄生政、法区别，亦非敢过为法律护持。而实见此乱象已成，祸机未已，被拿诸绅，罪名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安，即乱事一日难平。邛、雅、眉、嘉皆密与边藏接连，经此糜烂，已不可支，倘复蔓延，何堪设想！民命不足惜，国防亦可危。若至大局不可收拾，即尽蔽诸人以罪，恐亦不足以谢国家，而况乎信谳未成。蚩蚩小民，惟知十五日督署惨毙之人，十五后防军鹵洗之祸，皆因缘十五之狱而起也。人心一失，不可复收，军督宪明鉴亦早见及。当此人心大局尚可勉为收拾之时，惟有公恳军督宪俯察前今呈恳，现在被拿诸绅，或已交请大理院办理，或须静候端大臣查办。仰祈明白批示以安人心，以维大局，无任迫切待命之至。

督院批：披阅呈词，顾全大局之意，与关怀桑梓之情，洋溢楮墨，不胜钦佩。惟本部堂对于此事之苦衷，尚有不能不为该呈等正告者。呈内疑误之所在，尚有不能不为该呈等解释者。本部堂与罗纶等素昧生平，此次奉命督川，受篆后始因研究路事时相接晤。该逆绅等种种嚣陵挟制，不惮歼诚布公，再三劝诫，冀其一悟，以维大局。曾未冲突，乌有恶感？即质之该逆绅等，但系天良具在，亦当别无异词。七月十五日，所以毅然将其拘留者，实因地方安危，生民祸福，岌岌系于呼吸。身任封圻，责无旁贷，不得不出于此。自问此心，固可质天日而对鬼神也。该呈

等或望重耆儒，或资深扬历。七月十五日以前，西顾同志各种报告之所载，以及议场之所言，悉昭昭在人耳目，谅亦同深忧惧，而无术以挽之者久矣。况该逆绅等叛逆昭著，现更证据凿然耶？本督部堂犹不肯轻于判决者，亦以事关重大，故迭次示谕，均声言请旨办理。嗣于晓示新津克复后情形白话内亦载明，或交大理院判决，正与该呈等慎重之见相符。“曲突徙薪无善策，焦头烂额为上客。”本督部堂亦第求此心之无负君民，岂能执涂人而尽语？然该呈等试回思十五以前之情形，若不先期拘留，则此时全省地方作何景象，当有不堪设想者。况彼等之阴谋祸国，犹有为该呈等所不及见不及知者乎？呈内谓二十上谕，有数千人凶扑督署，肆行烧杀字样，与十九日成都日报第一版所载，有匪徒千余人，拥进督署，欲行纠劫等语，疑其情节离奇。查十五日之变，各街鸣锣聚众时，有人即先在督署附近放火，一面即汹涌入辕。本督部堂犹谕令军队，不准开枪，随即张示辕门，令举代表入署。岂知随贴随扯，直不可以理喻。守卫力阻不获，竟凶扑入辕，冲入大堂。内中有携刀持棍者，有夺取卫兵枪上刺刀者，登时拒伤弁兵数人，众目共睹。暴乱已成，而犹不竭力抵御，坐视其毁督署，害大吏，有是理耶？况当日电奏，悉系据实上陈，并无“烧杀”及“伤毙”字样，原奏尚具在也。呈内又以被拿者皆法团代表，安有今日为爱国家之人，明日即为害国家之人为词。查此次乱事，纯由该逆绅等煽惑酝酿而成，阳居爱国家之名，而阴行其害国家之实。本督部堂，只因其为倡乱首要而拿之，固不问其法团代表与否也。君子谓天下皆君子，故该呈等犹不禁曲为之解耳。又呈内称：被拿诸绅，罪名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安，即乱事一日难平。若然则现在之匪党，与上月被拘之诸人，实有密切之关系矣。且现在

所谓吴二代王、孙泽培、方少卿、侯宝斋、侯国治、卓笨田、华山等，非人人知为巨盗耶？以绅衿而与巨盗同声气，则该逆绅等之心迹，更可左证矣。又剿洗二字，未免失实。开战以来，究有何处城镇为防军所屠者？本督部堂为前示内有剿办字样，恐民间断章误会，连示解释，口沫手胝，尤望该呈等竭力牖导，救此蚩愚。至搜查证据，又有释归者，有续捕者各层，此皆治谳常情，殊不足怪，亦决不至有株连。该呈等均系本督部堂所钦佩之人，故不惮藉笔一谈，明兹心曲。总之，邪正不必相蒙，官绅总宜一气。时事艰难，公安为亟。惟望诸君子协力同心，广行劝导，以弭祸乱，是所殷望。此批。

四川京官公电

四川电报各分局，译抄分送本处地方官，赶紧照抄多张，分送各府、厅、州、县及自流井各处自治局、劝学所、农商会、城乡父老子弟公鉴：敬告同乡父老，二十日奉到上谕，即已公电遍致各州县，劝令开市、开课，不要惊疑。此次事变，朝廷深知吾民，其初系由误会了意思，及到酿成祸乱，极为痛惜，原无加罪吾民之心。端大臣入川，是朝廷知地方官办理不善，派来查办官吏，不是剿杀吾民。其带的兵队，是保护自己，大臣远行，照例酌带亲兵，本是寻常的事，切莫再有误会。至吾民所疑的：第一是损失吾国权利，不知国有政策，是国家自己兴利，即是将此种权利，收归国有，自己主张，断无外人干涉之理。第二是损失股东利益。不知二十日上谕，已经说过，不令亏损民财，且已饬邮传部妥筹办法，自然一定公平，断不令吾民吃亏。树枏等本

日具呈都察院，将吾民父老所欲言之隐衷，已经上达朝廷，必曲加矜惜。总之，朝廷已派大臣查办，只应静候，决不累及吾民。便是已经逮捕之人，亦要问个证据，决不累及无辜。不可借此摇动人心，务望父老互相劝告，从速解散。如果坚执，一旦决裂，虽朝廷本无加罪吾民之心，将不得已而变为用兵之计。彼时大兵一到，玉石俱焚。纵朝廷仁慈，却因国法所在，亦已救不得吾民矣，万勿自误。同乡京官乔树枏、曾鉴、施愚、赵熙、胡骏、黄德章、李文熙、谢绪璠、岳嗣彝、贺维翰、曾彝进、邓镕、胡冕、马浚年、王章祜、刘方岳、赖毓灵、顾鳌、张智远、曾维藩、李固基、范天杰等敬告。二十二日。

度支部、邮传部急电

重庆电局送朱道钮守，泸州电局送赵道、刘道、郭牧，资州电局送资州朱牧、简州牧，川京官又有长电分寄各局，望速抄印数千张，各处递送。刘道须专送自流井陈孟翁，朱道须送绅士舒迪翁，资州牧、简州牧须设法分送成都城外民团。切勿迟误，印刷递送各费，均准开支，度支部、邮传部。漾。

右电，系由渝城印寄者，与赵督发下印贴各街者，文字略异，电中所谓“知地方官办理不善，派来查办官吏”十四字。赵督发下之电，改为“派来查办路事，欲求归于完善办法。”附记。

川绅请各大宪饬诘官报局禀

附质问报馆函及报馆覆书

具禀在籍绅士王练臣、刘锡玲、金兆中、胡吉辅、杨永澍为报馆增损上谕，改易事实，淆乱政体，煽惑人心，呈请查究事。窃维发行报纸，职在开通，而官报体例，尤贵公布法令，以为官民标准。其不得登载冒渎乘舆，淆乱政体，防害治安，败坏风俗之语则一也。省城由路事牵入军事，朝廷特简大员查办，以图挽救，自督宪以暨京外各官所颁示谕文告，皆期解释群疑，渐求安谧。乃成都官报所出之日报，自七月十五后上谕文告，任意增删变乱，既于报律不合，且于乱事尤大有影响。谨撮其惑乱尤甚者，条举如左，伏候裁酌。

一、如该报十九日，汇刊督宪示谕二道，一版则三道。查督宪告示分日所出先后，最关紧要。该报汇刊于一日，既非受报律第十二条之制限，则于军律为失期，难免疏忽军书之咎。

二、该报十九日登督宪告示二，二十四日登督宪白话告示一。此通行之版也，乃有一报忽多一告示，不审所自出，是督宪军事文书，可以听该报增损也。

三、该报通行三示，于十五街民顶神牌跪署请进，及四街所弹毙者，并不称为匪，乃特别增出之示。则于十五日事，装点情节，云匪徒千余人，拥进督署，欲行纠劫，虽经官军击退，犹复麇集。与通行三示，前后矛盾，致使屡次不足取信于民。此该报变易情节，指民为匪之实在情形也。

四、该报所登二十日上谕，于十五日事，云突有匪徒千余

人，凶扑督署，肆行□□，伤毙弁兵云云。窃臣子于上谕宜如何谨恪，并非金石古板，亦非敬避庙讳，岂容以□□模糊了事？即使号码不明，亦当探询登载。且省内外各行政官，敬谨宣布，皆恭录全文。该报竟以阙文登报，其与增损上谕何殊？

五、岑钦帅告蜀中父老子弟书，词意恳切，足以感动民情，原文具在。该报乃于其首加“为剀切晓谕事”六字，末加“切切此谕”四字，此增改查办大臣文书告谕之事也。

六、该报二十九日载四川京官致同乡公电，竟将“朝廷知地方官办理不善，派来查办官吏”二语，任意改为“查办路事，欲求归于完善办法。”查此电系奉邮传部、度支部有专电，命各属刊布。是该电虽属同乡官报告，即与邮传部、度支部命令无异。该报独任意改窜，致文义不通，反滋人民疑惑，其是否受人嘱托，有犯报律第二十四条第三项情事，应请查究。

七、重庆刊本同乡京官公电之后，刊有邮传部、度支部电文曰：“重庆电局送朱道钮守，泸州电局送赵道、刘道、郭牧，资州电局送资州朱牧、简州牧。川京官又有长电分寄各局，望速抄印数千张，各处递送。刘道须专送自流井陈茂翁，朱道须送绅士舒迪翁，资州牧、简州牧须设法分送成都城外民团，切勿迟误。印刷递送各费，均准开支，度支部、邮传部。漾。”查此电发于七月二十三日，该报竟秘不宣布。至今省城附近绅民，尚不知有此部电。紧要军书，时刻皆有关系，使此电早为张贴，事机初发，民情早已安帖，亦未可知。该报竟将紧要部电干没，不为张贴晓谕，以致酿成大乱，非仅迟误军机时刻之罪情也，不知是何居心！

以上数条，皆其显犯报律第十条各项制限之罪也。至其造作一人私语，而以为舆论，种种刺谬鄙俚，不胜枚举。又其所出

《正俗新白话》，同一宗旨，并无编辑姓名，不知是否官家增出，抑系人民发行。名为正俗，实恐俗不能正，尤为可哂之至。并查成都日报七月十五以前，报纸无一字涉及路事。争路不合，当尽纠正之责。争路若合，当存纪事之实，何以前后悬绝殊异？不但外省人见之，不信其为《成都日报》，即本省人见之，亦不解其何以为《成都日报》。职等伏读八月初一日，所贴督宪二十四日告示，深恐乡愚于示谕断章取义，不统观上下文，以致群怀疑虑，官民捍隔，于全局大有关系。是列宪原期上下通情，各得其所，然告示所及者少。该报传播省内外，似此离奇反覆，任意增删，职等阅之，转生疑虑，何况乡愚。若不禀恳澈察，恐安抚之具，转成煽乱之机，于各宪安抚至意，亦不免背道而驰。大局已经糜烂，若此以后，更何堪设想！为此具恳大公祖照律查究，庶于大局不无裨益。职等痛念桑梓，谊当劝导，敢布忠告之言，敬祈采纳，不胜惶迫之至。除通禀列宪外，伏乞大公祖大人台前俯赐察核，批示施行。

致官报局函

径启者，查官报体例，贵公布法令，以为官民标準。兹阅贵报自七月十五后登载公文，似不合报律。除将不合报律之条，另摺开呈外，合行函致贵报馆，尚希逐条答覆，以释群疑，实为公便，须至启者。

计附手摺一件

王练臣

刘锡玲

金兆中　同　启

胡吉辅

杨永澍

按手摺各条件，与前禀同，未及复载，观报局复书自明。

官报局覆函辛亥年九月初一日午刻到

迳复者，顷奉惠书，并手摺一件，质问敝局所办《成都日报》各条，具见热心公益，纠缪绳愆，纫感无暨。查本局除官报外，兼办《成都日报》，于电钞、公牍两门，尤不敢妄意增减。承询各条，似未深悉局中梗概。兹特逐条答覆，藉释群疑。除登报外，专复布臆，即希亮察。　　名正具

答复质问各条列左

一、来书谓：本报七月十九日，所刊督宪告示等件，不应汇刊于一日等语。查本报向来所登督院公牍，非奉督辕送登，不敢登载。是以本局十五日后，承印督宪告示各件，十九日以前，悉未登报。至十八日午后，奉院示，命将近日所送刻印告示各件，即刻速登日报等因。维时十八日报，已经发行，只得于十九日报内汇刊，岂能以军律失期为不伦之比拟？

二、来书谓：本报十九日登督宪告示二，二十四日登督宪白话示一，此通行之版，乃有一报忽多一告示，不审所自出等语。查本局于十八日午后，既奉院示，即将在局所印告示各件照登，

于十九日晨早发行。后又奉院示令无登开城告示，因开城事未果，此示中止，而本报则已发行。一面饬人追回取消，另印再送。来书所谓：有一报多一告示，想即指此。实因临时事实上发生变易，并非本报敢于增损督宪军事文书也。

三、来书谓：本报特别增出之示，于十五日事，装点情节。云：匪徒千余人拥进督署，欲行纠劫，虽经官军击退，犹复麇集，与通行三示矛盾。谓：系变易情节，指民为匪等语。查此示系晓谕开城告示，即第二条答复，因开城未果，报已发行而中止者，并非本报特别增出。至本局职司印刷，虽属官办，实系营业性质。承印公牍，无改易原稿之权，此示悉照原文刊印，何得指为装点情节？

四、来书谓：本报二十日，所登上谕于十五日事。云：突有匪徒千余人，凶扑督署，肆行口口，伤毙弁兵云云。不应以阙文模糊了事等语。查本报向例登载电钞，悉由成都电报局送来照登。彼时见电局送登，原报即有阙文，当经探询该局，据称号码不明，自应敬谨阙疑，不特本报所载如此。即电局分送各处是日电钞，悉皆有阙。此事各有权限，本局依据电局原电照登，亦各报通例，何敢有所增损？再本报系照原电敬录，云有数千人凶扑督署，并无“匪徒”二字。而来书所云，添入“匪徒”二字。与原电字句不符，亦非本报增加。

五、来书谓：本报载岑帅告蜀父老子弟书，首加“为剀切晓谕事”六字，末加“切切此谕”四字，为增改查办大臣文书告谕等语。查岑帅此书系奉院发下，饬印多张，交来原底，即系如此。本报照登，亦非自行增改。

六、来书谓：本报二十九日，载四川京官致同乡公电，竟将

“朝廷知地方官办理不善，派来查办官吏”二语，任意改为“查办路事，欲求归于完善办法”等语。查此电系由成都县署总务科交印一万余张，由局照原底印就交清，并登入日报。至其中电文有无改易，自有交来处所负责，本局只能照印，无从任意改窜。

七、来书谓：重庆刊本同乡京官公电后，刊有邮传部、度支部电文，此电本报秘不宣布等语。查本报并未奉到此项邮传、度支两部电文，从何宣布？责备本报，将紧要部电乾没，似未知本局并未奉到此电情形，干没之说，实不能当此重咎。

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致内阁请代奏电九月初四日

窃端方自奉赴川查办之命，即经派员先行，驰往密查。比抵川境，叠据川省各属士绅代表，纷纷呈诉，官民交哄，厥因并为赵尔丰所拘诸人辩护。途次已奉内阁字寄七月二十三日上谕，都察院代奏：四川京官曾鉴等，为川民争路，致酿重案。恳饬秉公查办，以维大局，而遏乱源呈一件，著端方按照所陈各节，查明实在情形，秉公分别核办，毋枉毋纵，据实具奏。原呈著钞给阅看。钦此。遵复逐细详查，先后接据报告。并就在川所闻官绅论议，覆加考核。查七月十五日，赵尔丰电奏，川人以路事鼓动人民，抗粮抗捐，刊散自保传单，谋于十六日聚众起事。因将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胡嵘、江三乘、叶秉诚、王铭新设法诱擒，午刻猝有匪徒数千，先使人在督署附近放火等语。又二十七日电奏：有讯据匪供系同志会召集，罗、蒲两人调来保护。十四日，已暗中齐团等语。另饬赵尔丰所持蒲、罗诸人

逆据，有川人自保商榷书，沿江调兵木牌暨黄绫血书统领名册等事。此皆赵尔丰所据以拘获首要，称为逆证者也。又查川京官法部左丞曾鉴等呈，并沿途所收川绅公禀，及派查各员所报，暨赵尔丰派来候补道谢廷麒面述各情，多谓川中罢市、罢课，不戕官吏，不劫仓库，绝非逆党勾结为乱。其十五日，民居失火，仅系南打金街民人自行失慎。人民赴辕请释蒲、罗诸人，统领田徵葵竟擅枪毙街正、商民数十人。逾日城埠附近居民闻知，人人首裹白巾，冒雨奔赴城下求情，又为官兵开枪击毙者约数十人。众情乃大愤，至自保商榷书，并无“独立”字样，亦无保路同志会及股东会图记，其中且有皇基万世等语。况其书并非从蒲、罗等手作，又木牌、血书皆匪徒假托，非士人所为。赵尔丰乃指为图谋不轨之确证。川中官吏周善培、王棪、饶凤璈等，复挟咨议局纠举之嫌，构成冤狱。又称不纳捐粮一说，系行政官发起，官绅联合会之内，提倡有缓办捐输以请息扣粮之说，会长嘱具正当公文，由总公司详呈总督核夺，并非股东实行经收国家租税等语。此川省各属人士，据以愤泣求伸，以为匪乱之成，均由冤狱所激者也。窃谓此次川事糜烂，实由官民交哄而致。王人文、赵尔丰既曲徇蒲殿俊、罗纶等之言，提倡保路于前。赵尔丰又误用田徵葵、周善培等之言，激愤人民于后。全川公论，均谓川人自有争路之举，若非大吏推波助澜，路潮必不至如此之烈。及后从事弹压，若非诸人贪功，捕风捉影，荧惑长官，陷蒲、罗以叛逆，并枪毙顶香呼诉之人，人民怨毒，亦不至如此之深。赵尔丰所指蒲、罗诸人逆据，虽自有嫌疑被逮之由。惟川匪尽属土著，该绅著名乡里，匪帮中开会争路，意气激烈之时，伪托假冒，自必无所不至。抗捐截饷，尤属行同盗劫，绝非士绅之所应为。至自保

商榷一书，确有“协助政府，皇基万世”之语，惟语多妄诞。值兹匪乱相寻，实足摇惑观听，自应严究著书之人，另案惩办。署提法使周善培，在同志会演说，有夺路夺款等语。朝廷收路国有，准人民照商办章程附股分红给息，非夺路也。人民不愿附股，准给还原办股本，非夺款也。朝廷德意，企赖地方官吏为之剖析分明。若以行政之官，先行阻挠国政，危词耸听，则士民议论嚣张，又何足怪？且缓办捐输之议，周善培实阴为助长。赵尔丰未到任以前，于同志会极表同情。七月十一日，同志会禀请休会，听候查办。赵尔丰不即闭会，有会长等既经任事于前，仍当确切研究以善其后之颂词。是该会长等已具有悔祸之心，赵尔丰乃不为因势之禁，曾不旋踵，忽逮捕蒲、罗诸人。始则纵放，继则操切，措置乖方，实不能曲为之讳。署松潘镇总兵、营务处总办、候补道田徵蔑贪功妄举，擅毙平民，应请即行革职，发往巴藏，责令戴罪图功。署提法使劝业道周善培轻躁喜事，变诈无常，候补道王棪、王梓结怨绅商，声名素劣，均请即行革职，以昭炯戒。候补道饶凤璈资轻望浅，舆论不孚，惟才具尚属可用，应请改签他省候补。至咨议局议长法部主事蒲殿俊，咨议局副议长举人罗纶、度支部主事邓孝可，侍讲衔翰林院编修颜楷，贡生张澜，民政部主事胡嵘，举人江三乘，举人叶秉诚，举人王铭新，对于路事异常愤激，惟于匪事概无干涉，应恳天恩即予释放。咨议局副议长法部主事萧湘，本年七月同案被逮羁留，应请一并免其置议。该绅等研求新政，维护地方，为川士一时之选。惟任事近于专擅，持论过于激昂，荷蒙宽典之优加，必有怀刑之敬惧，益当谨身励行，勉为成材。王人文、赵尔丰身任封圻，既不能裁制于前，复不能弭变于后，亦属咎无可辞，应如何酌予惩处，朝

廷自有权衡，非臣下所敢擅拟，所有遵旨查办，据实覆奏缘由，请代奏。端方叩，二十八日。

资政院奏部臣违法侵权激生变乱据实纠参摺

奏为大臣不法，误国殃民，谨据实纠参，请旨严惩以遏乱萌，恭摺仰祈圣鉴事。窃维治天下莫急于安人心，安人心莫急于除祸首。今兹危急存亡之秋，而海内所疾首痛心，以为祸首者，实为邮传大臣盛宣怀。迹其专权肆欲，败法害纪，罔上虐下，祸归朝廷，实有应得之罪。伏奉明谕令臣等各抒忠爱，臣等窃愿陛下与民更始，同其好恶，谨胪列其罪状，为我皇上一一陈之。盖今日祸乱之源，发于铁道国有政策，在朝廷方以体恤民艰，故俯从邮传部之议。而海内愤怨，效实相反，盖皆邮传大臣欺罔朝廷，违法敛怨，有以致之。夫该大臣本意，不过以川粤汉借款草合同，订自原任大学士张之洞，外交上已成定议，故借国有政策以消纳之。不知外交困难情形，本为内外所共喻。朝廷不忍以一举而损四国之邦交，亦为不得已之苦心，何难开诚布公，消弭民谤，乃必滥用国有名义，震骇天下观听，酿此纷纭。试问该主管大臣筹有何种的款，定有何种画一干线之法律，足以收天下之商办各路而有之？既所收仅此四路，何名政策？既准商民附股，即是官商合办，何云国有？该大臣指鹿为马，而海内舆论，遂不能不循名责实。况云国有政策，则是取消先朝谕旨之商办公司及钦定商律。按照资政院院章，实应交院协议；按照内阁官制，亦应交阁议决。乃该大臣于舆论机关，钦定官制，一切不顾。于阁

制发表之后二日，首先破坏，单衔入奏。该大臣目无宪典，目无国法，目无同僚，目无人民，一至于此。臣等窃不识内阁总协理大臣，何以居然副署，以致诏谕一颁，谤议四起也？夫民心易失，国体宜尊，犹赖主管大臣慎重筹谋，妥定办法，庶祸消于将然，牢补于未晚。乃该大臣以市侩之心，与小民竞锱铢之利，以豪横之政，陷朝廷为怨毒所归。川、粤、湘、鄂，同归官办，待遇民股，自应一律。国家既欲收其后利，自应偿其损失。乃该部前后所奏，于抽本还利之法，既暮四而朝三；于川、鄂、湘、粤之民，复偏轻而畸重。川乱之起，其大半原因，即以该部奏定，仅给实用工料之款，以国家保利股票，不能与鄂路商股一律照本发还。又将施典章等所亏倒数百万，弃置不顾，怨苦郁结，上下争持。川乱既作，人心浮动，革党叛军，乘机窃发，武汉继陷，大局糜烂，祸首之罪，谁实尸之！今虽朝廷宣布德意，一律发回股本，而时晚势蹙，恩不下究，损辱威信，皆盛宣怀罔上虐下之罪也。夫民情通塞之机，即大局安危所系。朝廷方欲公万几于舆论，而盛宣怀则务塞舆论以蔽朝廷。当川省争路之时，绅民电报，皆为邮传大臣命令所阻。通饬各局，不准通递。比附朝旨，谓煽惑抵抗，以违制论。呼吁无门，大乱遂作。夫疾痛号呼，发于忠爱，有何罪恶，加以叛名？盛宣怀自以手握天下交通之机关，不惜专擅揽权，隔绝上下之情如此。臣等窃览往古权臣，专国之祸，未有如此之烈者也。川粤借款，系由宿约，盛宣怀罔上欺民，涂附政策，酿成祸阶，已如此矣。至其借日本国债一千万元，尤为普天下臣民所不喻。盛宣怀所办汉阳铁厂、萍乡煤矿，皆借有日本款项。此中关系如何，虽无从得其真相，而竟悍然不顾，以国家为孤注之掷，以贯通南北枢纽之京汉铁路，为抵质之

符。则其饮鸩自甘，有同卖国，实不能令天下无疑。今乱事方棘，京汉铁路馀利，岌岌不保，不审该大臣何以应之。臣等窃料该大臣心计素工，狡谋最甚，必以外交危词，恫吓皇上。即以奉旨特借，搪塞人民。至于流毒蕴祸，非其所知。若夫介髦资政院议决专章，败坏宪典，乃该大臣故智，臣等实未遑指数综之。自资政院闭会以来，于今一纪，时艰孔迫，大小臣工，涂附为治，酿伏祸机。自盛宣怀掌部以来，横肆冲决，破坏宪典，破坏官制，破坏舆论机关，祸难骤发，乃如飘风迅雨，不可测度。臣等诚知今日国事之败坏，不必尽由于一人之咎，而盛宣怀实为误国首恶。去盛宣怀，则公愤可以稍平，大难庶几稍息。若容留姑息，则天下即有以窥朝廷，后患之来，实非臣等所堪设想。臣等忧危大局，不胜区区愤懑之忱，谨遵院章第二十一条，据实纠参。拟请明降谕旨，立予严惩，天下幸甚。谨恭摺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宣统三年九月初五日。

内阁奉上谕，资政院奏部臣违法侵权，激生变乱，据实纠参一摺。据称祸乱之源，皆邮传大臣盛宣怀欺朦朝廷，违法敛怨有以致之。该大臣手握交通机关，不惜专恣擅权，隔绝上下之情，于应交院协议交阁议决之案，一切不顾。于阁制发表之后二日，首先破坏，单衔入奏。罔上欺民，涂附政策，酿成祸阶。此次川乱之起，大半原因，即以该部奏定仅给实用工料之款，以国家保利股票，不能与鄂路商股一律照本发还。又将施典章所亏倒数百万，弃置不顾，怨苦郁结，上下争持。川乱既作，人心浮动，革党叛军，乘机窃发。该大臣实为误国首恶等语。铁路国有，本系朝廷体恤商民政策，乃盛宣怀不能仰承德意，办理诸多不善。盛宣怀受国厚恩，竟敢违法行私，贻误大局，实属辜恩溺职。邮传

大臣盛宣怀，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协理大臣大学士那桐、徐世昌，于盛宣怀朦混具奏时，率行署名、亦有不合。著交该衙门议处。嗣后该大臣等，于一切用人行政事宜，务当不避嫌怨，竭诚赞画，以维大局而济时艰。钦此。

九月初五日上谕

前派端方前往四川查办铁路事宜，嗣据都察院代奏四川京官曾鉴等，为川民争路，致酿重案，恳饬秉公查办，以维大局，而遏乱源，呈一件。又经谕令端方按照所陈各节，秉公查明具奏。兹据端方电奏称，行抵川境，迭据各属士绅代表呈诉，并先后接据委员报告及所闻官绅议论，详加考核。查得川中罢市、罢课，不戕官吏，不劫仓库，绝非逆党勾结为乱。其七月十五日，民居失火，仅系南打金街民人自行失慎。人民因蒲殿俊、罗纶等被拘，赴辕请释。统领田徵葵擅行枪毙街正、商民数十人。附近居民闻知，遂首裹白巾，奔赴城下求情，又为枪毙数十人，以致众情愤激。其所传布之自保商榷书、并无“独立”字样，亦无保路同志会及股东会图记。其中且有“皇基万世”等语，并非出自蒲、罗等之手。又有搜获之木牌、血书，皆匪徒假托，非士人所为。川中官吏周善培、王棪、饶凤璈等，复挟咨议局纠举之嫌，构成冤狱。不纳捐粮一说，系官绅联合会内提倡，有缓办捐输，以请息扣粮之议。并非股东实行征收国家租税等语。此次川事糜烂，既据端方查明，实由官民交哄而成。所有办理不善之地方官自应分别惩治。前署四川总督王人文，现署四川总督赵尔丰，身任封圻，既不能裁制于前，复不能弭患于后，实属咎无可辞。王

人文、赵尔丰均著交内阁议处。署松潘镇总兵营务处总办候补道田徵葵，贪功妄举，擅毙平民，著即行革职，发往巴藏，责令戴罪图功。署提法使劝业道周善培，轻躁喜事，变诈无常，候补道王棪、王梓结怨绅商，声名素劣，均著即行革职。候补道饶凤璈，资轻望浅，舆论不孚，著以同知降补以昭炯戒。四川咨议局议长法部主事蒲殿俊，副议长举人罗纶，度支部主事邓孝可，翰林院编修颜楷，贡生张澜，民政部主事胡嵘，举人江三乘、叶秉诚、王铭新对于匪事绝无干涉，均著即行释放。法部主事萧湘，前被拘留，著一并免其置议。现在川省土匪窃发，蹂躏地方，煽胁良民，蔓延日久。著端方传旨责成蒲殿俊等分头开导，迅速解散，不得藉词诿卸。其有抗拒不服，甘心作乱之匪徒，仍著端方、赵尔丰严饬地方文武切实剿办。总使良莠分明，毋枉毋纵，以副朝廷绥靖地方之至意，馀照所议办理。该衙门知道，钦此。

钦差大臣端告示

蒲罗九人释放，王周四人参办。尔等哀命请求，天恩各如尔愿。良民各自回家，匪徒从速解散，非持枪刀抗拒，官军绝不剿办。

周提法上赵督宪禀

大帅钧座，敬禀者：窃七月十五之事，究由宪台独断，抑有他人参议，署司毫未预闻。乃自七月十五以后，外间纷纷造谣，皆谓十五之事，乃由署司主谋告密。因值事变，大局方在危难之

中，一身何复毁誉可计。且自路事发生以后，署司一念惟知大局，既未尝取悦于上，又何必求谅于民。故闻谣谤之来，均只付之一笑。不意昨得渝中报告，谓端大臣驻节在渝，博稽舆论，遂不免兼采谣言，谓必参署司以谢川人。报告所云，虽难保其必确，时势至此，一官尤无足惜。惟是非所关，去留有道。倘宪台以署司十五以前，不应力持和平办法，责以姑息误事，虽加严劾，万无所辞。至于十五之事，署司方恨与聋聩无殊，端大臣采及谣言，署司岂甘以暧昧获罪？应恳宪台将十五之事，究由宪台独断，抑由何人告密主谋，电知端大臣，俾免误听。至于署司前此不应力持和平办法，若蒙宪台将署司立予撤任，奏请参处，以为姑息贻误者戒，尤沐大德，不胜迫切待命之至。须至禀者。

总督部堂赵批

据禀悉，此次首要诸人，系因其藉路倡乱，逆迹昭彰，迫不得已，遵旨拘获。该署司并未预议，外间谣诼，讵足为信？端大臣尚未抵省详查，何至以无稽之辞，遽行参奏？该署司以力主和平，深自引咎，本署督部堂以前对于诸绅研究路事，亦何尝不力主和平。而彼时固有以和平为本督部堂罪者，任事之难如此，不独该署司一人已也。总之毁誉难知，是非具在，切勿轻听浮言，鳃鳃过虑，是为至要。缴。

周提法上端大臣稟

钦帅钧座，敬稟者：窃查四川因路事而成乱事，至于今日，

殆已不可收拾。自闻节下疏劾王护督宪、赵督宪办理之失宜，朝命即以节下来川查办。先读宜昌示谕，语语严重，方服节下坚识毅力，不以既乱而易初衷。昨有自渝来者，宣诵奏请释放被逮诸人，劾办田镇及署司示文。尤服节下因时转移，勇于补救。川乱果能遂定，节下功德当垂无穷。署司但保安宁，方沐大惠，区区一官，何复足说！虽然，论事必求其本，治人必当其罪。自七月十五以后，署司一切未得预闻。而当路事发生之日，署司时方待罪劝业，故颇悉始末委曲，而亦自知其有罪。节下奉命查办，不能捕捉风影，必当得其真相。署司既有所知，敢为先陈变乱之所始，而后自状其罪，惟节下察择之。盖四川路事自五月改归国有之命下，以至七月十五，凡经三变，而后至于今日之大乱。一曰，五月二十一日，保路同志会之成立。一曰，七月初一日之罢市。一曰，七月十五日之逮捕诸人。节下亦知五月二十一日，保路同志会成立之原因乎？川人初闻国有之命，群情不惟无怨，且极欢幸。现在被逮之邓主事孝可，曾于蜀报著文，以论川路之宜归国有，此固可证川人并无反对国有之意。即后此提倡保路之诸绅，前此亦皆赞成国有之人也。然则何因而有五月二十一日，保路同志会之成立乎？是则川人意主保存现有之款，求还已用之款。而节下五月初五日，会同盛大臣致王护督宪歌电，则欲举现存已用之款，一律填给股票，已非川人之意。尤以筹还必复借外债，必以川省财产作抵，恫喝川人，于是大起川人恐怖之念。王护督宪知此电一宣，群情必将大激。当于初七复致虞电，力言现款之万不可提，并申明歌电之未敢宣泄。不意节下既置不复，十一日，又电致宜昌李总理，问其曾阅致王护督宪歌电否？李总理电诘成都公司，索阅此电。王护督宪迫不得已，只得宣布，群情

于是大激越。十五日，又有盛大臣禁止电局，不准代发关于路事之电，群情于是尤激越。十七日合同到川，于是遂有五月二十一日保路同志会之事。自表面观之，同志会若因合同而起，其实则因歌电而起。夫歌电者，固节下会同盛大臣所主持，王护督宪所不敢宣布，而节下所迫令宣布者也。此保路同志会成立之原因，节下不可不深查而力办之者也。节下又知七月初一何故而罢市乎？是又川人求换李总理，呈请赵督宪为之代奏，而节下与盛大臣必主用李总理。六月二十九日，仍用李总理之电到，七月初一遂罢市矣。此又七月初一罢市之事，节下所当深查而力办之者也。至于七月十五之事，署司之未预闻，昨已具禀质问赵督宪，奉批另呈。署司对于路事，即欲苟自引咎，反复搜求，亦只"不应力主和平"六字之罪名。赵督宪对于路事，始亦力主和平者。良不知七月十五，何以一变而遂严重激烈至此。赵督宪一念所发，虽无从证明其所因，而七月十四日，川绅官京师者，即有电来，谓节下疏劾王护督宪、赵督宪已派节下查办。同日赵督宪亦得京电，道路皆传。七月十五之事实，节下疏劾所激而成。署司虽未敢据以为然，而细为推测，罢市既已十四日，赵督宪两次电奏，皆望政府采用和平解决之法。何以十四日，方传节下疏劾之电，十五遂有如此严重之举？此之推测，未可为据。更读闰六月二十四日，节下会同瑞莘帅电奏有：此次川绅集会倡议之人，类皆少年喜事，并非公正绅董。询之蜀绅，众口佥同。并闻留东内校学生，纷纷回川，显有学人煽惑情事。尤恐名为争持路事，实则别有阴谋。非请明降谕旨，责成赵尔丰，凛遵迭次谕旨，严重对付，殊不足以遏乱萌而靖地方等语。然则今日被逮诸绅之罪名，固为节下所前定，而赵督宪严重之办法，亦听节下之指挥。此又

七月十五之事，节下尤当反复推查切实纠办者也。七月十五以后，大局遂不可说。以川民数百年戴国之忠，即有一、二倡为不忠之人，何遽迅速溥及至此？人皆归咎七月十五之事，表面若为信词，虽然，使无七月初一之罢市，安有七月十五之事？使节下能如川人之请，不用李总理，安有七月初一之事？使无五月二十一保路同志会之事，安有七月初一之事？使节下不迫王护督宪宣布歌电，安有五月二十一之事？川人实视川路存亡，为生命存亡。历时三越月，文电数万言。凡民之情，何隐不达！节下与盛大臣岂直不许通融，且节节愈逼愈紧，川人进不能自保其路，良民以为生命将绝，遂一切不复顾忌，匪徒则从而利用之，坐使数百年忠戴本朝之人心，一旦土崩瓦解。呜乎，此岂一、二倡为不忠者之力所能致哉！于是又有为推本之论者，谓当保路同志会发生之初，王护督宪苟能仰体意旨，取严重干涉之办法，川人容可就范，因咎王护督宪之酿乱。推论至此，署司不特不能为王护督宪辩，且当服罪于节下，不敢自辩。盖王护督宪所主张，署司皆尝赞成者。虽然，以为事势至今，王护督宪当为引咎，署司当为分咎。姑认为姑息误事焉则可，若必以为酿乱则王护督宪，当日固据有种种理由，不能严重干涉者。当王护督宪在任时，保路同志会不惟无罢市罢课之行为，且能谨守秩序，从何干涉？一也。五月二十一日，因议合同在铁路公司开商学各团体会议，不期而集者数千人。当时若加干涉，则七月十五之事，必于五月二十一日见之，二也。集者皆号哭私泣，咸若切肤之痛，不能自胜，何忍干涉？三也。若此巨大关于四川全体之路事，一旦变更，安能禁人之不议？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岂能干涉？四也。且王护督宪虽大智，亦安知节下与盛大臣必用一李总理而激成七月初一

之事？又安知节下预定诸绅罪名，强制赵督宪取严重办法，而激成七月十五之事？乱事皆节节相逼而成，谁能悬一破坏之境而为之预防，五也。所以不能直加干涉之理由若此，然当士绅集议保路之顷，苟有稍为妨害治安之影响者，王护督宪无时不集诸绅，反复诰诫，今日被逮诸人，节下可一一晋而问之。以署司所知，王护督宪对于路事，不惟无见好要誉之心，且有异常严重之诰诫，顾不肯取悦节下，强抑人民，而为国家离散数百年忠戴之人心而已。故节下今日而采推本之论，以王护督宪为不应过持和平，姑息误事，以署司为不应赞成，则署司输服，且可代王护督宪输服。若以为酿乱，则署司已先不敢输服。若以署司为预于七月十五之事，采及街巷无赖主谋定计之谣传，则尤日月有时而灭，此心万难曲服。盖虽闾里小人细故，将科以几等之罚，犹必审情得实，公开审判，不服犹许依法上诉。署司不肖，忝列监司，虽节下细于势事，不惮掩置一切变乱之原，杂劾数人，以为释疑平愤之计。然是非所在，岂节下今日始知？众怒难犯，尚能翻然改图，署司向日固以恤民为心，乃忍妄自菲薄耶？或者又谓节下宁能采及谣言，遂以入告？设无证佐，小民尚难冤抑，反坐岂无国律。且此事办法，不外平和、严重两端，谓署司之罪为赞成平和耶？则节下今日固主平和矣。谓署司之罪为预闻严重耶？则节下前日固主严重矣。二者但劾其一，节下先无以自解。因又传述钧谕，谓署司为两面见好者，此又署司所可昂首自伸，抗言披露者矣。夫所谓见好者，必其曲顺两方，不顾事理者也。所谓两方者，则节下与盛大臣为一方，而绅民为一方也。署司苟见好于节下与盛大臣耶？夫节下与盛大臣固始终力持严重主义者也，则不惟不应赞成王护督宪之平和，且尤不应屡以平和解决力劝赵督宪。盖七月十三日，署司晋谒赵督宪，犹劝速

以民情迫切之状，电催政府，速顺舆情。且力劝赵督宪但遵勿滋事端之旨，勿取严重之法，致上无以对朝廷，下无以对地方，而中为节下与盛大臣所弄。嗟乎！使赵督宪而听署司之言，安得七月十五之事，安得集怨于一身，而归名于节下？然则署司果见好于节下与盛大臣及赵督宪之一方耶？若曰见好于绅民，夫绅民固主激烈者也，然自路事发生以来，署司每与士绅燕谈，抑广众演说，无不以和平从容维持治安相劝导，有时且用严重警诰之言燕谈，则被逮诸人尚在，节下固可严而叩问之，曾有一语见好要誉否？广众演说，则通国皆知。闰六月十五日，因股东将全体上院，署司到会演说，劝以从容，大为股东所驳诘。七月初间，两次各街协会，署司到会演说罢市之害，又大为会众所非难。以后谣言由是而起，下流感情由是而伤。嗟乎，使署司稍知见好于绅民，安得复有谣言，节下亦安所摭拾以为加罪之资料哉？不顾大局，见好一面．已为绝无廉耻心肝之人。若两面见好．任为反复，署司非不为，但恨无此才耳。或者，又传节下之劾署司考语，有“朦蔽贪功”字样。夫所谓朦蔽者，不据实之谓也。谓署司七月十五以前，不以民间迫切之情上告耶？在外则赵督宪可质，在内则两次附衙电奏可据，固已无所不尽矣。谓署司诬罔诸人以致被逮乎？则赵督宪之批具在，署司既不预闻七月十五之事，即七月十五以后，传说发现种种重要证据，署司至今亦未得一见。局外议论，除节下闰六月二十四日预指阴谋一奏而外，他直了无所闻，不知节下朦蔽之罪，将何所指？复何所据？至于贪功，则署司既未预议，难居坐论之功；司法复非领兵，亦无勋绩可树。且凡贪功之心，恒本于委过，必求其实，则节下始之坚持严重主义，以求铁路政策之必行，已又劾赵督宪以求祸乱之苟定。若是

者，庶几似之。署司未尝无树功之才，特不忍存委过之心耳。考语既无证佐，言者又未必确。或者又曰：节下盖深恨署司不应赞成王护督宪但持和平，不知仰体，而当以和平解决。收拾人心之时，又不能更以和平相罪。故姑博采谣言，既阳以谢川人，复阴以惩往事，是言之深，则非署司浅人所敢妄议。苟参署司，真可以谢川人，节下身肩大局，本有因时转移变化之权，署司何敢复以是非得失置念？惟时局糜烂至今，上下相疑已久，苟求补救之方，惟当坦然推诚，与川人相见。如或稍参权术，诚恐一疑未释，一疑复结。川乱群知以节下始，群望以节下终。乱始于不平，非持平即无以终乱。署司不敢多论持平处置他事之法，但论持平处置，署司一身之法。道途传言而苟不确，即请节下迅赐奏参署司不应始终力持平和，姑息误事。若前奏已发，未当鄙罪，即请迅予奏请更正罪状。要之署司自问，念念皆为大局，事事皆无惭疚。即姑自引咎，亦只不应始终力持和平之一点，以此受劾，百罪不辞。此外但加纤微之词，苟非所甘，万难诬服。署司罪状如此，静候宣示。至于川乱之原，语语皆有事实可按，字字皆本良心而出，非敢妄采谣言，稍参臆说。节下秉命来川，方为朝廷所倚畀。此次抗疏具劾，又为川众所讴歌。所为原本上陈，苟欲一达钧听，明其始末，若夫是非之公，惟当共俟千载。至于赵督宪七月十五之事，已集天下之谤，署司未敢妄为论列。然有一言，不敢不忠告于节下者：则天下之人，皆可评议赵督宪，惟节下不可轻论赵督宪。署司天赋大愚，但馀一线天良。修词不周，伏惟鉴察。所有署司陈明川乱原本及罪状所在，呈请依罪参处缘由，理合禀请钦帅察核批示。须至禀者。

钦差查办大臣端
批前署提法司周善培禀

查该署司罪恶昭著，众口一词，本大臣俯顺舆情，据实参劾，正如该禀所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之意也。乃该署司不惟不自惭内疚，反指公论为谣言，肆其老奸巨滑之手段，直欲以笔墨空谈，嫁祸移怨于本大臣，为上欺我皇上，下愚我川民之计，而谓“是非之公，必俟千载”。吾则谓“是非之公，存乎庶人”。该署司苟欲见好于两面，其可得乎？孟子曰：“盆成括小有才，足以杀其躯而已矣。”吾诵斯言，为该署司惧之。

大理院奏遵旨判拟要案请饬
按名解京讯取确供以成信谳摺

奏为遵旨判拟要案，请饬按名解京讯取确供，以成信谳，恭摺仰祈圣鉴事。宣统三年九月二十日，内阁奉上谕，资政院奏：疆臣罔上殃民，违法激变，请明正国法以遏乱源一摺。著将此案交大理院按照法律判拟具奏等因，钦此。并由内阁暨资政院先后将原奏及四川京官陈请说帖四件，钞交到院。臣等当以案关激变良民，情节极为重大，自非将在案各该员等，提解来京，严行质讯，不足以折服其心，而伸川民冤愤之气。正在缮摺具奏间，复于二十三日，承准内阁片交奉上谕赵尔巽电奏，资政院奏参赵尔丰交大理院判拟，惟判拟必凭质问供词，请将全案人证，提京质问，据供定案等语，著大理院知道等因，钦此。仰见朝廷明慎用

刑之至意，自应钦遵办理。查资政院原奏赵尔丰以外，尚有周善培、王棪、田徵葵、饶凤璈等四员，均系案内紧要之犯，相应请旨饬下署四川总督端方，迅派妥员，一并押解来京，送交臣院讯取确供，再行按律分别定拟，并由总检察厅电饬该省高等检察长，将激变情形详细调查，并将全案卷宗检齐送院，俾免狡卸而重宪典。所有承审要案，请解院质讯缘由，是否有当，理合恭摺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奉旨依议，钦此。

署督部堂与四司两道及各界绅耆致全省官绅文

全省官绅公鉴：今日蜀祸亟矣！自路事发生以来，我全川绅民。不惮奔走呼吁。哓音瘏口，以求得美满完全之结果，即本署督部堂及各司道等，其始亦皆亟图转圜，力予维持。而不虞事变迭乘，相激相荡，乃演成此伤心惨目，至可悲痛之现象。此数月中，近省数百里之间，精壮膏锸锋，老弱转沟壑，田园村镇，渐就荒芜，商贾农工，咸忧失业。盖人民之生命财产，牺牲于焚劫寇攘中者，已不知其凡几矣，而近犹浸淫而未有已时。呜呼，此岂我邦人父老所托命于司牧，属望于搢绅者之意料所及哉！抑彼滋衅从乱之人，孰非朝廷赤子，岂乐铤而走险，扞法网而祸桑梓？无亦治理失其宜，教养无其术，其平日饥寒疾苦，无可告愬。适自路潮震撼，又不幸而出于过激之行动，遂不免附会牵连，乘机而思逞耳，要其心岂愿出此哉？夫因路事而至于激争，因激争而至于骚乱，当时在事官绅，诚无一能宽其责任。本署督部堂职任封

圻，既未能弭变于事后，抚衷循省，尤切疚惭。及今而始图补救，我官与绅已无以自逃于清议。若犹观望迟疑，不亟谋挽回救治之策，则是上负君父，下误人民，其罪更何堪再恕！兹幸全体官绅，联络一气，协力同心，共维大局，特议定弭乱办法数端，经本署督部堂，逐一核定，用资众守：

一曰、官绅协商，减轻人民担负，以恤民艰也。川省地大民繁，其各款税捐输纳于国家者，为数至巨。惟近因百废待兴，取民之制益繁，而养民之实未举，贫乱之源，实肇于此。兹特酌加轻减，除此次被害各地方粮税应由官绅查明，分别禀请蠲免，并抚恤遭乱伤亡及贫难各户外，所有应行停减者，条举如下：

（甲）抵补土税盐斤加价。查此款原案，系每斤加钱四文，每年收数共约一百二十余万两，今议全数豁免。

（乙）新老厘金。查此款老厘系全省各局卡，普通抽收，新厘系川东局卡抽收，全年收数，共约五十余万两，今议新、老厘一律免收，并将各厘卡立予裁撤。

（丙）诉讼费。查此款定章，每案收钱十千文，以一半解充省城司法经费，以一半存留各属，备充本地公用。兹议将解省一半讼费，免收免解。

（丁）票捐。查彩票无异赌税，最为病民，现已饬局结清帐目，定期裁撤。其民间已购未开彩之票，准其赴局将银领回，缴票注销。其外州县未开之彩，如何缴票还银，由官绅公同酌议，请示办理。以上四项，均已确定裁减，电到立即分别停收、停售。仍候另文饬知遵办。此外，税契、糖捐、油捐、肉厘等项，如有可以核减之处，俟议定再行随时宣示。

二曰、各地方官绅协力整顿团防，维持地方治安也。团防之

制，守望相助，以同里之人，捍同里之患。意美法良，历著成效，比以办理失宜，遂致多滋流弊，至可慨也。今宜力求整顿团保，由绅粮公推，呈由地方官选任。团丁必择朴勇农民充之，勿任游惰充数。其费用公订规条，由花户公认。严禁勒索苛派，或即以警款通融挹注。编成之后，认真训练，地方官以时考核而进退之。如乏教练之人，亦可禀请派员前往，藉资倡导。无事则散令归农，有警则合力防御。但只责以守卫缉捕，保护地方。其出境攻战等事，非团保力所能胜者，不必强以所难，转形畏阻。其一切办法，均照历奉章程切实整顿，务以官督绅办为主义。如此以兵任战，以团任守，而当兵队攻战之时，团保仍可相辅，则宵小无从匿迹，而萑苻自可渐戢矣。以上二端，实为目前弭乱标本兼治之策。既经公同认可，本署督部堂覆加核定，应即由各属官绅，分别筹计，切实奉行，以收转危为安之效。而最要者，尤当念时局之艰难，求同心以共济。凡官绅相与之间，务持一诚以相孚。事理之所当争者，虽反覆而不厌其烦；公益之所当从者，即舍己而不嫌其屈。庶几黾勉图维，徐臻治理。至近日聚众滋事之徒，误会胁迫在所不免，而实以无业可守，无家可归之人，居大多数。地方官绅，应即竭诚劝谕，早令解散。一面妥筹安插，俾资糊口。仍先广行谕告，使众周知，但能弃甲投戈，决不究其既往。顷已由本督部堂饬订解散条件，通行遵照。若经此次劝告之后，尚有不知悛改，抗聚不散，扰害地方者，则是怙恶之徒，为我全川官民之公敌。必令军队以武力攻击，免致贻害闾阎。除暴安良，势非得已。此外应兴应革之事，当再公同筹议，酌核施行。本署督部堂及我全体官绅，同值时变，因应失宜，负咎怀惭，疚心夙夜。惟乱事一日不平，则大局一日不定，即重大之罪过，一日莫赎。

是用竭尽愚诚，勉求补救，邦人父老，其亦有鉴其志而听其言者乎？泣涕陈告，至惟谅察。总督藩学法运四司，巡劝两道及在省绅商学界全体绅耆公布。

四川绅商学界通告全川伯叔兄弟函稿

全川伯叔兄弟公鉴：近因乱事日亟，民不堪命。赵督帅蒿目时艰，为大局起见，与在省官绅协商，议请蒲、罗诸先生出，共图挽救之法，以期官绅一气，开诚布公，保地方之治安，拯生民于涂炭。现蒲、罗诸先生等已于二十四日，一律礼请出署。我全川伯叔兄弟，关怀此事久矣，用特飞速奉闻，并望广为传播，俾众周知。所有因争路肇事之处，更应详为开谕，劝其解散。现在赵、端两帅悯念地方糜烂，均极痛心，如能和平就抚，决不轻戮一人，亦断不追咎既往。天日在上，肇龄等亦当同负其责。公等肇事之初，本为捍卫桑梓，保护善良，而众同胞转因此受无穷之苦。富者破家，贫者丧命，流离颠沛，惨不忍闻。仁人义士，亦必有所不忍，窃愿力为挽救，不负初心。至铁路事件，已有正当办法，决不为外人所有。其他善后抚恤各事宜，蒲、罗先生既出，即当官绅协定，迅速施行，顾瞻四方，无任涕泣。

宣示四川地方自治文

尔丰不德，不能出我四川父老子弟于水火。乃者内乱未宁，外患日逼，朝纲解纽，补救无从。若再不筹通变，必至横挑外衅，重益人民之流离荼苦，恻恻此心，良所不忍。特与将军、都

统、提督、军门、司、道以下各官绅商学界诸人，协商一致，以四川全省事务，暂交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设法自治。先求救急定乱之方，徐图良善共和政治。尔丰部署军旅就绪，即行遵旨出关。咨议局为通省人才所萃会，其意思言论，为通省人民所信仰。以尔丰之愧对川人，惟当拭目以观其设施，尚复何颜对于川人别有陈说哉？虽然，尔丰固可指天誓日，此区区爱国家、爱人民之心，自筮仕作令以至今日，服官数十年，转历十七省，实无一刹那之顷，稍敢变易。此次再来督川，亦无时无事不本上爱国家下爱人民之初念，不幸智虑有所未周，遂为吾父老子弟所疑怨。往事无足证说，今日以四川全省事务，暂交四川咨议局自治者。嗟乎！尔丰此心为何心哉？果为爱吾父老子弟与否，计吾父老子弟必不忍待尔丰之剖解而亦自燎彻也。尔丰不敢曰吾父老子弟前此之不当疑怨我，亦不敢谓吾父老子弟以后遂信用我，但此区区之心，始终既惟重爱吾民。四川虽自治，以后困难问题，方如循环之不知所终。尔丰虽将离去，而与吾父老子弟，前后周旋，至今已九年矣。桑下三宿，尚有因缘，周旋九年，宁能恝置？因是之故，遂难自默，幸以吾言为然，实为四川将来之福；苟以吾言为非，吾亦聊尽临别之谊。

第一、奉告人民。呜呼，我至亲爱之父老子弟，亦知今日之四川为破坏之四川乎？亦知今日以后之四川，为四川人自治之四川乎？往日受治于国家，地方而不治，国家之患也。今日四川人自治，地方而不治，四川人之患矣。以今日之大势，即地方已治已安，犹有种种恐怖刺激之事，若益之以内患，四川其能久存乎？尔丰对于四川之将来，良有无穷莫大之希望，然内患而不速宁，恐眼前便难自保。吾父老子弟，苟不愿四川之久存，则尔

丰无言矣。不然，则愿吾父老子弟，展转告诫，速复向日之秩序，慎守固有之家业，齐心合力，视大势之转移，图四川之强固。如此博大之四川，吾父老子弟，其信斯言耶？

第二、奉告我军人。呜呼，我至辛苦之新、旧军将校士卒，乱起以来，苦我将校士卒至矣。今日以后，四川归四川人自治，军队多为四川子弟，有应保全四川全体之责，而为四川全体尽捍卫之义务。乱而速定，我军人其可稍休，如其未能，抑有外侮之来，以四川子弟对于四川人尽当尽之义务，吾恐后此军人之劳，或什伯于今日。既曰义务，知我军人后此必愈劳而愈自乐。统制官朱庆澜，我军人所至敬爱之长官也。四川新、旧军将校士卒，即以尊重敬爱之心，谨守朱统制官之命令。今日以后，苟有对于四川境内人民生命财产，有毫发之损害者，愿我军人视为切己之私仇，毁家之私敌，损竭顶踵以击御之。必使四川境内人民，各无烽火盗贼之虞，而后军人无忝报施桑梓之义，我军人其信之耶！安辑人民，抚恤士卒，则当事诸君子之职责也。

第三、奉告我当事诸君。呜呼！尔丰不德，愧对四川，其能补尔丰之过，而出四川人于水火者，惟望诸君矣。以诸君之才之识，吾知内乱不难立定，外侮不难立绝。虽然，以尔丰鳃鳃之虑，当此祸患未已，疮痍未复，凡前此总督所肩至难极大之任，一惟诸君是赖是责。况当多难之顷，吾知设施之难，必倍蓰于曩日。尔丰望治之切，不能不望我当事诸君，齐志合力，降心沈识，远观大势，深察乱原，博揽人才，厚积兵备。既与四川共治，党派之见宜蠲；即有谤议之来，消融之量宜广。必使内地百司庶人，皆各有安其乡土之心，才士各有发舒能力之地，而后基础可以奠安，事业可以发达。尔丰以可为之四川付之诸君，即以

至大之责任，委之诸君。今日以后，即为自治之日，即为诸君担荷之日。尔丰虽去此，属望无穷，知诸君必有塞尔丰之望，且必有以塞吾四川父老子弟之望也。

呜呼，尔丰去矣，所不能已于言者，惟我当事诸君，我军人，我父老子弟，幸听吾言，尔丰有补过之日，身去而心实安。如曰"非也"，尔丰对于四川，始终重爱吾民之用心，皇天后土，鉴其无私，他无求矣。虽然，尔丰爱四川者，终望我当事诸君，我军人，我父老子弟之幸听吾言也。特此宣示。

附二件

川人自保之商榷书

按此编未署名，不知为何人所作。事后质之同志会诸公，均不承认，即至今亦不得主名。惟赵氏尔丰，则以为逮捕诸人之据，亦路事中紧要件也，特附录之。

中国现在时局，只得亡羊补牢，死中求生，万无侥幸挽救之理。凡扼要之军港、商埠、铁产、关税、边地、轮船、铁道、邮传与治造军械、用人行政一切国本民命所关之大本，早为政府立约，擅给外人。并将各行省暗认割分，已定界画。如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六省与英国立约，不得让与他国。福建、浙江两省与日本立约，不得让与他国。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省与法国立约，不得让与他国。山东一省与德国立约，不得让与他国。自日俄战争和议以来，又与英国立约，不得让他国。以西藏、满洲三省，则为日、俄暗分。俄又侵略蒙古、新疆，将由新疆侵入甘肃、陕西。德又将侵山西、河南以卫山东。其余直隶虽为京城所在，日本将由奉天入关，以行侵据。尤可恐怖者，日于旅顺口，俄于西北利亚，德于胶州湾，英于威

海卫及香港，法于广州湾及安南，早已作为战争中国之根据地。立炮台，造营房，泊兵船，制造枪炮弹丸，驻扎将校兵卒，危机四伏，一触即发。政府至此，应如何奋发淬厉，亟图挽救。乃多贿赂公行，日以卖国为事，而对于人民，犹不许国民军成立及制造军械，听其自保。推其原因，政府深恐人民一强，即为彼附骨之疽，似非与中国人民同归于尽不止。外人既握中国之死命，而不实行瓜分者，非其仁爱，亦非力有不能。一则欧、美各国内势未均，一则中国土地广漠，人民众多。非得深入内地侵据铁路财政各权，扼我咽喉，吸我精髓，则犹有烦兵折矢之劳；而或瓜分未均，反启欧美各国自相争战。以政府之疑虑难解，致外人之侵略无穷，遂将五千年古国，沉沦于九渊之下。然四川东连两湖，西连藏卫，南连云贵，北连陕甘。夔门剑阁，古称天险，铁路轮船，尚未大通。以比各行省，外人插足尚浅，势力亦薄。且土地五十万六千方里，人口有七千万，气候温和，物产无所不有，即比之日本，犹不及四川远甚。今因政府夺路劫款，转送外人，激动我七千万同胞，翻然悔悟。两月以来，其团结力、坚忍力、秩序力、中外鲜见，殊觉人心未死，尚有可为。及是时期，急就天然之利，辅以人事，一心一力，共图自保，竭尽赤诚，协助政府。政府当必曲谅，悉去疑虑，与人民共挽时局之危，厝皇基于万世之安。谨将自保条件，分列于后，愿我七千万同胞及仁人志士，付诸议会，讨论一是，指定方针，或得万一之幸。

（甲）现在自保条件。

（一）保护官长。由各厅州县城议事会通告镇乡议事会集议，选定殷实精壮子弟，多至百名，少至六十名，作为旧时团丁，分季轮操。当用驻守官署官局，以便保护。

（二）维持治安。现在全川罢市，万一不幸，乱民乘机肆扰，应由保路同志会会同咨议局协议，既经议决，认为乱民，必先晓以大义，如其不从，乃兴大兵弹压，迫令解散。但须不行杀戮，残害同胞。

（三）一律开市、开课、开工。罢市、罢课、罢工不过表明川人同志，其实损害甚大。故须斟酌时势，约同一律开市、开课、开工，断不可前后参差，使秩序之不能始终一致。

（四）经收租税。由各厅州县城议事会通告镇乡议事会集议，即由城董事会代收粮津捐与各项重税，妥为存储，以备支拨。

（乙）将来自保条件。

（一）应请购囤钢铁及炮兵工厂与机器厂，仍改造枪炮昼夜加工，制造枪炮。

说明：现今国于世界，莫不以铁血图存。即如日本既战胜强俄，又恐起日美及中日战争。其东西两京炮兵工厂，遂日夜加工，如临战事。中国时局，危迫万状，而炮兵工厂，力至薄弱，必须日夜加工，以备外患。

（二）炼铁厂

（三）硫酸工厂

（四）酒精工厂

（五）机械铁工厂

（六）制材工厂

（七）水电

说明：炼铁厂与机械铁工厂、制材工厂，为制造枪炮之本；而百种机械工业赖之。硫酸与酒精工厂，为制造弹丸之本，而百

种化学工业赖之。机械与化学工业均赖电以造其精绝，且尤利用于战争。电之大原，出于倾斜澎湃之水力，四川则无地不宜。东西列强，所谓富国强兵之大本，要不外是。

（八）练国民军

（九）设国民军炮兵工厂。附设炮兵讲习及试验所

说明：国以民为本，现今世界各国，非民尽为兵，莫不置国与民于危亡。而民兵之本，尤在炮兵工厂与炮兵制造额之应足支配国民军一倍以上。而炮兵之改良进步，尤在国民之自为讲习及试验。且外患日迫，虽有旧办之炮兵工厂，亦必有所不及，故应由国民补助之。各外国临战之时，凡民民之铁工厂皆制造枪炮以为补助。

（十）铁路

（十一）轮船

说明：铁路务在先修成渝，辅以川轮，使四川交通略便，以免开门揖盗之虞。宜夔一段，则宜量势渐图。至于铁路所需材料，为四川富有，取之无穷，如铁轨、木枕、石炭等，既办铁炼制材，即可渐次不购于外，而人工尤以四川为最廉，甚则或可以工代赈。

（十二）边险地方，建筑炮台

说明：四川虽是天险，非得人力补之，大筑炮台，终不可恃。

（十三）实业及教育

说明：实业及教育，尤为自保根本。应集各业同志协议，速定改良进行方针，使人民一致趋向。但农、工、商、矿各业门类繁多，应择急要晓示大纲，及浅近办法，使人人知其利之所在。至各种教科书，应设局自行编纂，不待政府颁发。

（十四）优给军人饷需

说明：军人舍身家性命，以保其身家性命，并保国民之身家性命。其饷需太薄，非所以处现今时局。应由国民筹出饷需，增给军人。

（十五）优待军、警两界同胞之家庭

说明：军、警两界同胞，所以保卫国民，凡其家庭人口，应由各厅州县城镇乡议事会，按季查编，存于议事会。至其家庭有丧葬及困难之事，应由团邻知照议事会，特别致弔及筹议补助扶持。如军、警两界同胞，对于国民万一有摧残之举，即由议事会议决，究诘其家庭。

（丙）筹备自保经费

（一）停办捐轮。

（二）停止协饷对于西藏则宜酌拨。

（三）议拨税契入款

（四）节减办事人员薪水

（五）视自保应用之经费，核计人口地权，分别贫富担负。或由五千万之选民，酌量担负，按照增加。

说明：以四川土地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饶，倘人人知危亡在即，身家不保，则财政虽窘，而每年停止不应出之款项，并详查财政上一切陋规，然后责人民以担负。一面振兴实业，一面协约勿买外来不甚急要之货物材料，则筹措二千万之常年经费，举办以上自保诸务，必不大难。四川共计七千万人，若以四千万人计之，每人每年担负银五钱，即可筹出每年之常年经费银二千万两，由此推之，持之十年，岂惟川汉即修，川藏亦或有余。

（丁）除去自保妨碍

说明：自保所以御外侮，而卫身家性命起见，实出于万不得已。凡自保条件中，既经川人多数议决认可，如有卖国官绅，从中阻挠，即应以义侠赴之，誓不两立于天地。

以上各种条件，时势有迁，人事有异，未必恰适。然国之所以存，民之所以保，皇家之所以万世，其大端要不外此。愿为川人先事商榷而厉行之。

周孝怀致陈子立书中华民国元年寄自宜昌。

七月十五日之变，不知其中底蕴者，多疑为周氏所煽动。周氏在川，至今人多思之。其所以招怨者，实在警局时办流氓过严，与在司法任内斥退法官养成所学员所激而成也。今搜得周氏致陈子立一书，特附录之，于川中路事始末，及独立原始，亦可知其梗概。

十月十六一见左右，以要伯英保护相嫉，未获见报。十七傍晚，杨星友以次日点兵必变之警相告。于时仆在文法和斋中，即电话伯英。伯英诘所自闻，告以星友。伯英曰："是谣言不足虑也。"仆知星友不妄言，再三求伯英不可得。因约子桥过法和斋中，与法和求其收回点兵之命，不得。则环而揖之，至于七、八揖，不得。仆乃脱其佩剑曰："诚必点兵者，请先杀我，不忍见明日之难也。"子桥太息曰："此伯英之命，吾不便相沮，且吾早晚自分不免，与公姑听之耳。""其时廖佩纯君在座（名溥）'廖君犹在省，可问得其详也。'坐谈不倦，五分乃散。翌日难作，仆仓皇出走。乡里老人有哀余者，分一茅伏其中。冬月初四，而天水之祸作，仆家既被抄毁，先人栗主，亦不得全。老母住泗泉家，陆军部长率兵亲往搜索，以兵指泗泉，索交仆。又逼老母，捉去舍侄。赖星友营护，舍侄得脱。其他亲党，如：李青

城、孙仲渊家，咸被搜索。解叔平家，则因搜索而掳掠。嗟乎，满清虽虐，赵氏虽横，似未闻蒲、罗之党遭此毒害也！仆早知共和为乌头，能生人亦能杀人，然不自量，妄倡此议，此固仆之自作孽，不能辄怪人也。虽然，使仆有毫发得罪川人，遭此诚如其量，即无罪而亦无功，自断亦当与众人同此忧患。毁家亡命，乱世之常，亦所甘处。但以左右所知，仆果有罪耶？抑止于无罪耶？抑尚有毫发之功耶？七尺十五以后，仆所以委曲营护诸贤，规画独立者，事事皆君所亲见，语语皆君所亲闻。当时仆虽从集下流邱山之谤，然视之蔑如。未尝敢因赵氏疑我，众人谤我之故，引嫌灰心，而听诸贤之沦丧，大局之破裂也。七月十五以后，足下日日见吾曾有一日展眉露快否？当九月初，端方释放诸人之电至，赵氏欲快意于诸人。外则大局陷危，无人可共计画。仆与左右共议脱出诸人，共商大计。而上则赵氏屡反屡复，忽释忽不释，忽全释忽欲扣留梓青、慕鲁。下则尚气之士，咸愤不欲与赵接，以为端既奏释，何必急急，而不知大局之危在眉睫。老辈如梓师、笃老、罗云五诸公，且疾闻革命之说，不敢辄露一字。当其头头不通之顷，仆与足下不知顿若干足，搥若干胸，费若干心血唇舌，熬若干夜。十月初六之夕，变端四起，仆与璧华至相向而哭，呜呼，此即仆当抄家杀头之罪状也！难作以后，数欲发愤出与诸贤质论是非，爱我者皆以政府不容人说话相警。冤白而身死，诚所快乐；冤既不白，仆身方有嵩狱之重，不敢自轻。腊月初乃间关出游，虽赖护我贤侠，而仆自恃无疚神明，故遂坦然而前。今日至宜昌，逢关不讥，遭险辄夷，此即天理所寓。仆与左右仍可率性为善，无可深悔者。到南京，当于中央政府提起诉讼。可为仆之铁证者，政界则璧华法和，绅界则足下委曲毕

达；用之详于营护诸人之本末，明叔详于规画独立之原委。今举所欲提出于中央者，先证于足下，某事而然，某事而不然，均请逐条答复，寄交重庆向仙峤转寄仆便得。过渝未登岸，未见仙峤，此笺寄其转达，乃欲多一人知我心曲也。有人告仆，谓用之颇反复，右梓青前颇弄是非者，仆以用之营护蒲、罗之诚推之，彼于罗有芥蒂，尚能捐弃以救之，仆自问与用之始末无纤芥之嫌，宁忍下石于我？即有一、二参差之事，事为左右所知，固可恃左右以督反复者，使其不忍，亦不能反复也。欲证之事列左：

一、九月初十，赵氏因端方告示，欲快意于诸人，仆立奔告左右。既恐诸人设有不测，又鉴武汉之事，吾四川不可不自为计。而非诸人出，无可与商者。乃与足下秘计独立方法，而以救出诸人为独立之前提。于此时也，有天幸一事，盖赵氏始终疑忌我，赖端方劾我。彼既知我之冤，又以七月十三谏彼之言，不幸而验，故对我颇惭。而独预十五密谋之某君（左右所知）已又浸润于端方，故知我为可信。于是仆劝赵氏以已意释放诸人，恢复感情，共筹定乱。赵氏必欲绅士往请，以掩畏端之丑，于是左右往商周、曾诸老，又约至仆家，然后往见赵。赵又伸缩其辞，于是诸老愤怒。杨彦如又设种种狠滑之词，左右亦怒。仆以大计所在，数怒数抑。赵氏则忽欲放，忽不欲放，忽欲扣罗、邓，又忽欲扣罗。某夕召用之入督署，欲叩罗之思想，有野心否，用之不肯去。仆与电话哀求其必去，勿亏此一篑。次早用之乃去，为力辩罗、邓之无他。赵又以问仆，因为反言罗之倡始，特好名耳。名既得矣，大局烂至此，罗苟智者，方患作揖磕头而不肯出耳，以此激之，赵乃意沮。至于九月二十二日，已定释出矣，忽欲索保结，周、曾诸老又不肯。方相持间，明叔适自渝归，亦愤赵不

欲往见。仆告左右，明叔乃决好转圜之人，见端归而以其状报赵，赵之所乐，或可因此而解保结之困难也。乃左右劝明叔不肯去，仆又运动杨彦如往劝之。及明叔诺往见矣，仆又急使璧华讽赵以保结之无益。端方之将到，如不趁明叔转圜而自转圜，将不可转圜矣。赵氏信其子者也，仆向不与其子接。至是乃以利害讽其两子，又为设譬，假如再有万人上院，要求释放，尚能开枪否，两子亦惧，然后诸人二十五得全出。当放诸人时，司道皆至，仆以大计在后，不欲见诸人以塞赵疑，且不欲攘其美，故再三召而仆终不往。自初十与左右经营此事，凡十五日，左右日日数来吾家，又数数止宿，往往夜商至旦，说赵氏既苦矣，诸老先生胸不知有“独立”二字，但恃端已奏释，早迟当出，不欲乞怜于赵。颜伯琴尤从容自信，左右又不敢以叛逆灭门之说，露之诸老，惟敢与汉三、明叔私语，仆则独敢与家弟私语而已。故吾二人愈急，而赵氏及诸老愈缓。自初五至二十五中，仆自知心烂脑竭，亦知左右当心烂脑竭也。当时诸老未必不疑吾二人为多事，为妄急，然试思假使成都不独立，鄂军杀端方以后，事尚可问耶？仆亦知成都党人力甚微，人民独立智识亦浅。所为与左右皇皇者，盖巡陆两军，嫌怨已成。既不能调和，又无从运动，设难自兵起，则局外流血，将不可纪数。故不能不早为和平之解决，而非诸人者出，则无可担负。九月初十以前，皇皇救诸人，乃为交情。九月初十以后，皇皇救诸人，纯为独立。苦在既不能直达于赵氏，又不能稍露于诸贤，惟我与子，自煎自烛。以上云云，果如此否？

附注：七月十五，诸人被厄。十六早，仆即招用之、小舟、渭北来家，劝其在商会召集绅士往见赵氏，问诸人罪状。又为求

得交大理院之律文，劝诸人以此义呈请，且救目前。赵氏积月始答，而诸贤于此，遂得从容矣。此节左右知之，用之尤详。又告左右，速使得力人赴京，速电各省咨议局。七月十五，仆避难客籍学堂，夜夜与用之筹画营救诸人之策。李任甫兄弟，亦时在座，左右与用之，固可信仆七月十五以后，无日无夜不颠倒梦想于营救诸人者。仆遭难后，未及见诸人，然以方寸之良，报施之理，揣度诸贤，必有一、二为我颠倒梦想者。左右何时到成都，为一探究，以其人告我，仆当刻骨记之，碎身以图报之也。十五以后，用之营救诸人至力，其时谣言，亦谓十五之事，为用之构成，欲得甘心于用之。用之数寒心，吾独宽解之，用之与仆遭谤同。而渠与罗、邓有嫌，此用之之难能可贵，然得谤为有因。仆则与罗、邓无嫌，故仆之奔走营救不足论，而得谤亦较用之尤冤。然当其时凡与蒲、罗密者，大抵缩颈袖手，惟仆与用之愈不放手，亦愈受谤。独立以后，我固当死，用之闻亦不为军政府所信，左右见用之，烦引仆以宽解，勿足太息也。

二、诸人既出，独立之问题起矣。蒲、罗既引嫌畏祸，不敢置一词，明叔尚为赵氏所信，亦畏避不敢直接。其时政界与仆同此目的者，惟吴璧华君，仆既介左右及明叔与璧华谈，又劝璧华往拜明叔。二十八之夕，明叔约答璧华，与左右同到仆家先接洽，然后仆与明叔俱访璧华。（当时仆不特恐触碍赵氏，并恐触碍璧华。明叔至仆家换舆，不敢在附近雇舆，步出仆家街许，然后雇舆，以示不自仆家去者，此亦委曲中之委曲，至可哀也。）诣到璧华家，方论四川独立事，明叔即发五难：（仆记其三。）（一）同志会不易解散；（二）巡陆两军不易安定；（三）租税不易收。仆为逐条解释，（如同志会乃仇满仇赵之会，赵逊而满绝，当然解散云云。）明叔谓

仆，君真妙于语言者。仆曰："办事不当易视，亦不可但计其难，且所解释均有至理，非漫为宽譬者。"然明叔终不敢与赵直接宣露此旨，不得已仆乃劝璧华单刀直斫，与赵氏交涉，又与商量修词之法。先说大局利害，再进以其切身之利害动之。先说其人，再说其子。当此之时，田统巡防，不敢运动，子桥亦纯粹忠义之人，不能运动。士绅又不肯出头，而赵氏调集巡防三十营，意盖防陆军，防革命。且以其人之横，说而不听，祸不旋踵。于此时也，吾真服璧华为天人神勇矣，毅然使仆调和士绅，而渠自任说赵氏，无论如何危害，必达目的而后止。乃一说不动，再说不动。仆其时病足不能出门，则以电话随时造为民情欢迎革党，及各领事得电，北京确失，种种警耗以吓之。直至初一早，赵氏意始动，璧华又坚之。然后以初一之夕，约明叔及左右同集仆家，璧华既宣赵氏承诺逊位之意，即宣言吾与周君皆浙人，所以排难冒险，劝赵逊位，使四川独立者，乃持人道主义，不欲使川人多流血耳。今日大端已定，仆与周君惟当引身而退，诸公好自为也。明叔犹致牵挽之词，词颇严重，仆因曰："吾二人宁足任大计？但即吾与吴君两人观之，亦可见外省人之不可疑忌。但得独立之后，诸君不持排外省界主义，则大有造于四川矣。"明叔则指誓天日，力斥排外之说。是夕大局遂定。以后在寰通银行会议条件，仆即不预矣。初七将宣布，初六之夕，陆军大起风潮，又有三人者上院，逼赵氏以印交梓青，不认伯英。璧华中夜来叩吾门，自责负四川，相见痛哭，盖是时排外之论已起，陆军之讧，即由排外而生。赵氏又以电话诘余三人者所自来，蒲、罗何以不协至此？仆时愤急，不惟与璧华相向而哭，一面召用之使与璧华造伯英，同定陆军事。一面电告伯英，叩梓青意旨，责梓

青安辑其党，扰攘至天明，幸而后定。街巷纷传，行礼有变，仆使数辈往探，直待午后左右过我，乃知礼成无变。仆与左右自七月十五以后，直至此日，乃敢开怀快乐半日也。以上云云，是如此否？成都独立发起者，乃仆与君有大功，用大力者则吴君也。蜀军政府颇不满于授受条件，仆语人曰："条件诚若逊顺过量，然成都大权在赵氏，党人力既薄，巡、陆两军又不易运动，以口舌与武力竞，但恐币重言甘而不我听耳。然以赵氏性之横，权之专且重，竟能听而自退，此盖有天幸。仆与璧华，特尽人事，不敢贪天之功也。虽然，亦似可告无罪于四川七千万人也。"（假使以武力竞争，赵氏或在必亡之域，然试思局外赔死者，当得若干人血，乃能染成此独立国旗耶！）

三、初七独立矣，仆先两，三日，即告左右转达伯英。独立之初，万事且缓，惟宜朝夕与两军将校款洽，以收拾其心。此外又条陈数事：一、劝速送赵氏离川。（此不但救赵氏，并防旧军以彼为口实，则生他意。曾屡向明叔、舒迪生及左右言之。十三，赵氏复催我告军政府，设法保其回家。盖赵氏之意，本不欲出关也。）二、劝颁选举法，宣布选举期会。（告左右及用之，防人之疑羡都督也。）三、劝成陆军第二镇，使诸排外者皆得位置。（告明叔。）四、欲将防军月饷加与陆军等以塞其口，一面速调出外防守。（告明叔。）五、劝两军并编为大汉革命军以泯其迹。（此节在璧华家告明叔，明叔曰：'革命二字不妥。'余曰：'行其实矣，何恤其名耶？无已，则改为国民军亦可。'明叔乃首肯，明叔固无革命思想者，余真愧之矣。）最终为十月十七，劝其收回点兵之命，盖自军政府成立，仆虽未敢曳裾妄履其门，然见之所及，意之所急，亦颇不惮烦而数数聒噪当事诸贤，

使当事者不鄙仆言，十月十八之事，或可以免耶？不耶！以上云云，是如此否？

以上之事，皆左右所知见，仆不敢以为功。然即别有他罪，亦庶几可以相抵否！不直此三者也，采老任中所举措，仆归美采老，固曰采老操舵而我持楫也。然采老在渝宣言，则曰仆主持而渠为傀儡也。川人如曰采老可杀，仆自可杀矣！今歌诵采老而杀仆，下流不足责，贤士大夫于心安乎？七月十三，仆对赵氏尽最后之忠告，于上端方书中，仅举其略。若论其详，则仆实同子桥、璧华俱见赵氏，既说吴、朱，力陈陆军不可妄用，以折赵氏之气。又为赵氏拟电催政府，限其三日电复，如不得请，即矫旨代许。赵氏骇"矫旨"二字，仆为称引史传，痛陈利害。电为子桥、璧华、法和所见，仆与赵氏辩论，则子桥、璧华所闻。悲夫，赵氏而听仆七月十三之言，安有七月十五之事？蒲、罗而听仆十月十七之言，又安有十月十八之事？此非仆之运蹇而言不行，抑亦川人劫会所钟，乃使徙薪者毁家，烂额者懋绩也。

以上云云，非敢鸣仆之有功也。以为仆诚有罪，而有如以上所云云，亦庶几可相抵除也。仆既反复自鞫其罪而不得，军政府又止抄家逮捕，而不宣布仆有何等罪状。无已，姑就街巷所议，而左右可为仆证明者，聊辩于左。

一、最大之罪，为谣言所指七月十五之事，乃仆构成是也。端方未劾我以前，仆愤不得自明之路，赖其劾我，仆乃得质问赵氏，索其批答，又以书痛责端方，因以自明其委曲。左右当吾脱草时，狂喜大乐，促仆刊布，以为得此则一切不根之论可以立绝。刊布之后，一时士大夫，诚皆昭然，不知何以忽有抄家逮捕之命。事后有人告仆，谓梓青语人，十五实仆邀其上院，以此耿

耿，赵氏既以印批答明仆不预议。仆上赵、端两书，亦已言无不尽，诚不值再论。姑就梓青所言，当时固有谓伯英亦受仆电话诱致者。已而左右在咨议局问明，实伯英得赵氏之请，以电话告我，转告诸人，我乃以约梓青者。仆上赵氏书，有自恨与聋瞆无殊云云，此独不可自直耶？即如梓青所云，仆约彼上院，遂为罪证，且勿论伯英先电告我，即我约之。当时藩署会议散、邓、叶、王、江诸人已出，胡宗武拉之复入，一同上院。苟仆为有罪，宗武岂能无罪？何以舍宗武而独怨仆耶？梓青云云，乃旁人所传，以理推之，梓青不能不见仆所上赵、端书，见之而犹辄疑辄罪，梓青必不出此也。且当时院上召集官绅之电话，乃由某君传出，及官绅上院，某君始终未到，此形迹当疑否？何以某君顷犹遨翔自得，而余独毁家丧主，独出亡命耶！此不可解不甘服之尤甚者也。

二、有谣言谓仆七月十四起十九日止，夜在督府住宿秘谋者。仆以十三之谏不纳，十四终日在家。左右与用之、霖甫午前十时来吾家，夜十一时乃散。十六以后，左右日日来吾家，此数日中，老亲剧病，仆寸步不能离，左右所亲见，仆乃有化身障眼法耶！

三、有谓路广钟扳余知搜查证据之情者。仆以为赵氏所忌，故两次所搜证据，官绅都得见之，惟仆始终未得见，上端方书，已发愤言之。而犹有一事，可以证明仆不惟不闻证据之事，且资假手以惩路。即八月二十五日龙王庙无头案发现一事，仆疑路杀造证据人以灭口，督责检察官姜彬、苏学海克日穷治，又示以疑窦，告以踪迹之法，又派人四出侦察。及凶手已得，仆犹疑路所购买，反复钩鞫。其日左右适在吾家，中间曲折，文所不详，左

右自能追想。事后颇共笑疑所不当疑，为一女人鞋，穷思极想，左右所亲见者，仆为爱路耶？非耶？且第一次证据，盟书中第一镇统领为王某，其第六镇则贱姓某君，（左右所知，不必言其人，荐路于赵者此君。搜得证据后，领路捧以上院者亦此君，皆左右所知也。）至谓仆曰：王为谁者，意盖逼采老，而第六镇之周，不问为仆矣。遣谋者方欲一网打尽，世人乃以疑仆。今日仆遭难，适以快某君一人之意而已。某君自反对争路起，至搜查证据止，事事与川人为仇，与仆为仇，川人顾欲快意于仆，与某君报仇，岂不怪哉？仆治无头之狱急，又召路限其助缉。端方案起，路独无名，仆又骂之（刘长述在座可问。）。路盖恨我切骨，其扳我亦宜，但恐当事者不知仆治狱始末耳，此左右可为我证者也。（某君既反对争路，日日逼采老干涉，又飞电京朝，中伤采老，赵尧师曾电伯英可证。十五之事，由渠传命召集官绅，被忽由后门上院，始终未到官厅，罗、邓所亲见者。路之搜查证据，又由其保荐，端劾众人，独不及路者，盖所劾者皆某君所主持，路实受其命，被虑路牵引，故不敢引之耳。及仆质问赵氏，十五究谁预谋，赵氏自言惟某君逼我定主义，我与商量办法云云。仆乃恍然，当时即奔告君，又告用之、渭北诸人，当事者果欲论十五罪首耶？抑将修私怨耶？某君独求庇颜氏乔梓，避嫌自得，良仆所不喻也。）

四、又谣言竹枝，谓仆逆赵氏于雅州，即先入以构诸人者。此则蒲、罗、邓、叶诸人，自能为仆辩护。其为绍介邓、叶而往耶？抑以构诸人往耶？曾见面耶？否耶？诸贤皆明之，勿事仆言矣。因我偕邓、叶俱往，赵氏于是疑我，一到即以种种难题责我，伯英备悉委曲。十五检察诸人护书革囊，仆之护书，亦在检

查之列，此公所知者，以后证据标贱姓，始终不示仆。方自皇悚不自免，岂谓免于赵氏，而不免于我所苦心赞助成立之军政府时代耶？天下事无可复说，仆亦不欲说矣！

四者皆举谣言传闻之说，自端方有所报复，而欲快意于仆，遂以谣言为舆论。谣言可贵，端方既采于前，安知军政府不采于后？故姑辩列于此，亦实穷搜不得罪状，不得不以谣言为主名。譬犹神无专主，望空致祭者，其可哀矣。

又谣言及报纸，谓仆助赵尔巽聚敛加糖、盐各捐及茶馆、酒馆、客店捐等。糖、盐非我主管，有案可稽。仆且因出位越俎，诼糖、盐捐重，时为商人诉苦，大非赵意，尹良尤仇我，故三年犹居试署，此伯英所知者，赵尧师亦略知之。茶馆、酒馆、客店，则贺稚民、高少农及城会所为，与仆如风马牛不相及，亦有案牍年月可证者。又谓仆蓄积百数十万，有田九千亩，房屋四十馀所。嗟乎！仆身尚负债二万，诚有是者，债主将食吾肉矣。且咨议开局两年，仆诚贪婪聚敛，病民若此，当时司道，咸被纠举，何独饶我耶？仆除帘官公所居宅，先君墓上五亩地外，但有寸土尺掾，皆认为贪婪，甘陈尸于东市，而无所惜，不必如报纸所载百数十万数千亩、数十院之广厚也。（劝业场、寰通银行、乐群公园三处，尚有股票二千六百金，皆为提倡公益，不得已而腾挪购股者。悦来公司，仆则未敢提倡，妄购一股，人乃谓"戏园旅馆"，为仆所开者，拟求政府为一穷究。诚为仆所有，良愿以半充公，以半娱老也。

总以上功罪事实，皆将起诉于中央，而将列君及用之、明叔、法和、璧华以为证。言而审耶，抑有不实？惟左右以良心事实，逐条签答，实者实之，虚者虚之，既关仆是非，亦系四川人功

罪。但有一事一字不实，左右千万勿徇通家之谊，苟为曲附，得罪川人也。仆始终与左右秘议者，非恃左右有通家之好，乃以左右亲于伯英诸贤，又不为赵氏所疑，尊性又重默不泄，故相倚为心腹。世人如以仆与左右因通家而后密洽者，则大诬仆与左右之心矣。（后略）

跋

予以谫昧，承乏路事，倏忽三载，负咎良深，辛亥纷拿，致酿奇变。当时报电函告，彼此是非，毁誉缘饰，多失其实。至今四年，接洽朋僚，谈述往昔，每互错迕，目见犹尔，何论传闻？今且如此，何堪示后？因辑录当时奏章、文告、书函、图照、摘要编为此册，悉录原文，不敢僭越。某非史官，敢言载笔？惟此事属公司之要闻，亦吾蜀之故事。在路言路，辑此小册，以备他日史馆之采择，或亦不见拒于君子也。

诵清堂主人跋。中华民国三年十月

名人轶事

赖塔与郑经书
李马奔与西班牙之战争
林文忠之谥论
兔园
日本诗人题郑延平焚儒服图诗
郑成功遗诗
李秀成感事诗
曹振镛之误清
总戎佳论
淄川小圣人
年羹尧轶事二则
田文镜恶科目中人
清世宗信任李卫之专
华亭令戏惩武秀才
纪晓岚逸事
花老虎
武夫不知文字
记吴六奇将军
淮军后起之三名将谈
岳威信兵法

阿文成兵法
海兰察之将略
阿桂之将略
罗壮勇少时逸事
黄翼升识拔鲍超
黄翼升始任长江水师
顾亭林母
史阁部后嗣
记河帅一则
郑孝子
记杨勤勇夫人
记勒保事
顾吴优劣
彭雪琴轶事
烧车御史
管侍御拟劾和珅
吴菡次之风义
严武伯之义侠
张廷玉驭吏之严
鄂尔泰警世之言
谢罗泉之疏阔
刘文清晚岁改节
彭雪琴画梅
曹文恪之健啖
王文端之守正

吉庆之清廉
杨天相之冤狱
王阎罗
郭琇勇于改过
杨秘之治行
洪文襄款客
简谦居守正
汤文正之清介
破金
于文襄之敏
张文襄遗事
张文和之才
彭刚直之知遇
袁爽秋
吊袁爽秋诗
记宝竹坡父子
同光枢臣之消长
百文敏轶事
施青天
施世纶政迹
洪承畴母
沈百五
吴留村
李敏达逸事
陈恪勤轶事

于清端政迹
左文襄轶事
刘忠诚与连文冲轶事
丁汝昌
胡文忠之风流
沈子敦先生传略
郭嵩焘
彭刚直轶事
彭刚直之刚直
书阿文成公遗事
书裘文达遗事
裘文达长于行军治水
裘文达课子之严
汤司空逸事
刘文正公塞阳桥决口
来文端善相马
汤文正之清廉
戴简恪轶事
张文达之爱士
余诚恪之好谑
记立山联元
朱文端救舒文襄
盛司寇之持正
洪承畴有功汉族
博尔奔察之诡谏

李恭勤公逸事

方望溪记姜西溟遗言

岳钟琪纪成斌冤狱

端方之滑稽

端午樵死事始末记

蔡乃煌气死陈启泰

名人轶事

赖塔与郑经书

郑经之初立也，清廷遣疆吏贻书招之，经请如琉球、朝鲜例，不登岸，不剃发，不易衣冠，议遂中辍。至三藩既平，赖塔复与经书曰："自海上用兵以来，朝廷屡下招抚之令，而议终不成，皆由封疆诸臣，执泥削发登岸，彼此龃龉。台湾本非中国版籍，足下父子自辟荆榛，且眷怀胜国，未尝如吴三桂之僭妄，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弹丸地，不听田横壮士，逍遥其间乎？今三藩殄灭，中外一家，豪杰识时，必不复思嘘已灰之焰，毒疮痍之民。若能保境息兵，则从此不必登岸，不必剃发，不必易衣冠，称臣入贡可也，不称臣不入贡亦可也。以台湾为箕子之朝鲜，为徐福之日本，与世无患，与人无争，而沿海生灵，永息涂炭，惟足下图之。"经报书请如约，惟欲留海澄为互市公所，而姚启圣持不可，议复寝。启圣督闽，务欲灭郑氏收台湾为功，数遣刺客谋暗杀，事皆无效。经亦寻卒。于是王位继承之争起，郑氏遂败。

李马奔与西班牙之战争

明室叔季时代，中国国民有以一私人之势力，与欧洲雄国为敌者，后则郑成功之与荷兰，而前则李马奔之与西班牙是也。郑

成功海外之经营，史乘已略而不详。若李马奔者，三百年来，姓名久已湮没，亦可想见吾国民族，对于艰苦卓绝之殖民家，崇拜思想殊形淡薄也。余故亟述之，以告来者。李马奔者，泉州人，故海贼渠魁，数出没远近，从事劫夺。会海上有帆船来自马尼剌者，为马奔所掠，马奔即以捕虏为向导，率帆船武装者六十二艘，水陆兵各二千，妇女千有五百，进征菲律宾。万历二年冬，一五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舰队达马尼剌湾，马奔使部将日本人庄公Seaco将兵六百先入。时暴风起，舟多覆者，溺杀几二百人。庄公以残兵薄马尼剌城外，进殪西班牙副将，西兵走保桑的亚哥。Santiago会援军一队至，庄公以为大军也，稍稍引退。西兵乘势追击，血战亘数时。庄公收败卒，退合李马奔之本营。时勒迦斯比已死，其孙温萨尔塞特，方经略吕宋北部。及中国兵追马尼剌，急还谋防御之策，两军战备已就，马奔集部将，下进击之令。庄公引兵千五百人登岸，纵火市街，围其堡垒，而舰队自港外发炮助攻。庄公遂以所部入城，西军殊死战，庄公阵殁。马奔复发兵五百继之，终无功而退。于是马奔收余众，航吕宋岛西岸，数日至亚格诺Agno河口，降服土人，得河上四里地，筑城居焉。温萨尔塞特闻之，复大举来薄。马奔知不敌，乃留兵城中，牵制敌军，而乘间出海遁，其留者走匿深山间。至今菲律宾有伊哥罗德支那人种Igarrots Chinese者，其苗裔也。近日无知少年，拾外人余唾，动诋吾国民族，无尚武性质，观于郑李之故事，当亦爽然若失矣。

林文忠之谠论

龚瑟人名振都下，朝贵倒屣交迎，而口若悬河，每及当世

事，纵横陈说，四座皆暗，与之讦难，鲜不辟易者。一日觞于某贵人第，座有林文忠。定盦席次，谈天雕龙之辩，风起泉涌，众唯唯，而深厌苦之。酒数行，坐客有言部胥多奸人者，长喟不已。文忠笑曰："君何易视奸人乃尔？而以若辈当之。"某曰："何谓也？"公曰："子真未之知乎？吾与子言奸人。夫奸人者，言人所不敢言，为人所不忍为，如公孙宏期年化俗，尚以为迟，安石万书言自拟伊傅，秦桧我有二策可以耸动天下之类是也。盖孳毂之前，人文所聚，而彼辈乃大言不忌，自信之坚如此，亦非真有过人之材也。不过见当时人材脆薄，学识猥陋，故肆无忌惮，挟其术以沽名猎位，眩其学以动众惊俗，一日得志，殃民生而败国是。如此辈者，心逆而险，行伪而坚，老成谋国在所必诛者是也。此之谓奸人，君恶得以区区刀笔吏为奸人哉？"言已，满座改容称善。定盦颇自矜持，闻者谓非文忠森严耸切之论，未易折服之云。

兔　园

毕秋帆沅开府秦中，幕下时彦，各挟龙阳，多负宠而骄，时与皂隶龃龉，仆从遂动辄得咎。公闻之，不胜其扰，而无如何，诸食客知公之同所好也。说部《品花宝鉴》中之田春航与苏意芳即叙毕公与李伶事也各纵之交争而不问，且阴观其赌胜以为乐。一日公怒甚，于座上正色曰："快传中军兵将来。"众不知其故，郑重以请。公曰："署中兔子太多，唤中军与我全行打出，为诸君图清净也。"众默然，断袖之争因以小戢。后公移镇汴梁，幕下男风复竞，公怒如前。有老宿在座，徐曰："是间恐非大帅兵威所能奏凯

也。”公曰：“何故？”客曰：“此处本梁孝王兔园也。”语未终，举座哗然，公怒亦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是故居高位者，不可以不慎。

日本诗人题《郑延平焚儒服图》诗

明末遗臣力图恢复，捐躯殉国者，先后相望。求其才略冠世，战功卓著，其事业道德，犹足垂法千古，当首推郑延平王郑成功。成功者，芝龙之子，而其母故日本肥前田川氏之女也。唐王之立于郑氏也，成功以年少材武得幸，赐国姓，世谓之国姓爷。唐王曾抚成功背曰：“惜无一女配卿，卿当尽忠吾家。”因改姓朱，仪同驸马，寻封忠孝伯。芝龙之降也，成功痛哭而谏，芝龙不听，成功母抗节死。成功初以读书为事，未曾预兵柄，至是慷慨募兵，焚所著儒服，拜辞孔庙，乘巨船而去。后成功竟以台湾之役，使国姓爷Roksing Koxiga之名，显于欧洲。近见某书馆所编英文法中有海盗郑成功一语，吾国新学少年，于国史素未研究，拾西人余唾，以为独得之秘，无识可嗤。日本人以康公我之自出，故艳称之。至谓中国四万万人，不能为明室报仇雪耻，独赖半个日本人，具此赤心血性，以点缀明室三百年之结局。成功母，日本女，故云。近见日诗人藤森大雅，有《郑延平焚儒服》诗，慷慨激昂，特采之以勖吾国民焉。诗曰：“朱火欲熠国步难，杀气腥膻白日昏。万岁山头哭龙髯，延秋门外哀王孙。党祸纷纷击且掊，四海士气颓丧久。草间偷活何奄奄，崩角稽首惟恐后。延平郡王真男儿，忠义之心确不移。一死酬恩无反顾，一木欲支大厦欹。慷慨倡义意激烈，先师庙前矢立节。脱却儒衣付焚

如，仰天低回沥心血。昔为孺子今孤臣，向背去留异所遵。旁人乍听心潜动，呜咽无声气自振。呜呼志业虽不遂，足为万世鼓忠义。君不闻此子受生日域中，山川锺秀胆气雄。又不闻母氏清操亦奇特，泉城烈死惊异域。母教自古贤哲多，何况男儿性所得？莫怪金陵丧败气犹刚，直取鸡笼作金汤。戈铤一挥紫飚息，鳄鱼远徙鲸鲵僵。三世供奉明正朔，衣冠堂堂四十霜。永为臣子示仪表，昭回并悬日月光。”

郑成功遗诗

明季郑成功氏，明末汉种中一奇男子也。虽事之成不如其志，然当神州陆沈之后，犹得据海南一片土，其所建树，亦足以表白于天下矣。近有人见其手书诗一律，诗字皆佳绝。良稀世之宝也。其诗曰：“破屋荒畦趁水湾，行人渐少鸟声闲，偶迷沙路曾来处，始踏苍岩常望山。樵户秋深知露冷，僧扉昼静任云关。霜林犹爱新红好，更入风泉乱壑间。”嗟乎！英雄所留剩之遗迹，一鳞一爪，无不可珍，况其发自性灵，而形之声律，见于文字者乎？近人林廉访鹓云，台北避乱内渡，返厦，谒江口郑氏庙，题诗云：“海山苍莽水泱泱，二百年来旧战场。赐姓延平有遗庙，草堂诸葛尚南阳。望断燕云十六州，书生涕泪海天愁。重瀛缔造披榛昧，同抱东南半壁忧。扶濊海岱大王雄，富贵还乡不负公。凭吊沛中诸父老，登台如见旧歌风。”气象沉郁，词意悲壮，抚今怀古，不尽低徊矣。

李秀成感事诗

李秀成亦工翰墨，喜亲文士，据苏州后，常月夜泛舟虎丘，引杯觅句。金陵被围已久，李恒西望咨嗟，忧形于色。或有劝进者，则怫然拒之。有感事诗两律云："举觞对客且挥毫，逐鹿中原亦自豪。湖上月明青箬笠，帐中霜冷赫连刀。英雄自古披肝胆，志士何尝惜羽毛。我欲乘风归去也，卿云横亘斗牛高。""鼙鼓轩轩动未休，关心楚尾与吴头。岂知剑气升腾后，犹是胡尘扰攘秋？万里江山多筑垒，百年身世独登楼。匹夫自有兴亡责，肯把功名付水流？"其脾睨一切之气象，真不让翼王答曾文正四律也。

曹振镛之误清

清世大官谥文正者七人：汤斌、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七人中汤斌以理学，朱珪以学问，曾国藩以勋业，皆无人訾议。李鸿藻、孙家鼐皆以师傅得之，则成惯例矣，其人盖尚无大过。杜受田以文宗师傅，相从最久。受田卒，文宗哭尖声，故恤典亦至渥。若曹振镛则拘牵文义，挑剔细故，箝制天下人心，不得发舒，造成一不痛不痒之天下。洪杨猝发，几至亡国，则曹振镛之罪也。初宣宗偪于大政，苦于章奏不能遍阅，振镛在枢府，乃献策曰："今天下承平，臣工好作危言，指陈阙失，以邀时誉，若遽罪之，则蒙拒谏之名。此后中外章奏，皇上无庸遍阅，但择其最小节目之错误者谴责之，则臣下

震于圣明，以为察及秋毫，必无敢肆者。”宣宗从之。其嗣后章奏中，有极小错误，必严斥罚俸降革，中外震慑。皆矜矜小节，无敢稍纵，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及洪杨难作，互相隐讳，莫敢上闻。至于屡陷名城，始为奏达，皆曹振镛隐蔽之罪酿成之。厥风濡染，以至晚清之将亡，在政府者尚循斯辙。当其得谥文正时，当世已有不文不正之谤，则振镛之罪恶可知也。乾嘉以前，应制书虽工，仍满纸碑帖字，诗亦有拗体者。其时虽号台阁体，亦尚有雅气也。自曹振镛在枢府，挑剔破体帖字，不问文之工拙，但作字齐整无破体者，即置上第，若犯一帖字，即失翰林。海内承风，殿体书直成泥塑，士习圆茸，厌厌无生气，皆曹振镛所造成也。名臣谥法，古以文正为最荣，今人亦踵此说，而不知其所自始。按《梁溪漫志》云：“谥之美极于文正。司马温公尝言之，而身得之。”清代谥文正者七人，远过宋、明（宋只三人）。然考清《鸿称》册中，所载群臣得用之谥，以忠为第一字，而文为第五字，正为第四十一字，则竟以文正为佳谥之首称，亦似无所据矣。

总戎佳论

项城于大海，永历时予铁券封伯。清质其母而招之，乃降，改授总兵。顺治中，由滇南还，椎牛设宴，大会故乡父老曰：“向者捐亲戚，背井闾，藐是一身，远游万里。一旦躬擐甲胄，出入戎马间，兵刃雪飞于前，炮石雷斗于侧，当是时余岂复有生之心哉？战必受伤，伤必重创，甚则洞胸穿腹，自期必死，而卒未尝死也。懦夫弱卒，锋镝未交，心怀退缩，而枕尸于疆场者不少

矣。避死者顾反得死，忘生者顾反得生，是有天焉，无容逆计也。”因袒其体遍示坐客，瘢痏之痕如绣，见者无不惊叹。彝陆总兵张忠孝，贤而好文，待文人尤有礼貌，降阶握手，备致谦仰，酒酣自述其生平曰：“仆固武昌一守城卒耳。犹忆少时，与亡妇栖止茅舍，岁暮绝粮。乞恩主帅之阃，赐钱二百，易面一斗，将藉为夕餐。而腹枵心棘，趋蹶仆地，斗面遂失其半。归而告妇，相对垂涕，以为无复伸眉之日也。惴恍出门，负暄东墙，偶以柳枝画土，晃然若有物耀于目者，手坎之得白金三两。是年进百夫长，家亦小阜。幸今上拔擢，建牙于兹，而糟糠之侣，久游泉下，念之未能辄忘。仆举此以告人者，要知困极则亨，理有必然。凡人遇小不如意，动生怨尤，此自绝于天耳。彼苍仁而爱人，俟命者乃知天之君子也。”二公虽武人，然其言皆当于理，可为偷生疾贫之鉴。

淄川小圣人

淄川孙先生名若群，学赡品端，言动有则，乡里咸称为小圣人。早岁成进士，谒选京师，任少司寇克溥延之官邸，训其子彦方。处以广厦，坐不易床。供以丰肴，食不兼豆。虽隆冬盛暑，衣冠襜如。司寇知孙有二子，已就童试。适是时山左学使者与司寇有旧，将为之地，而未详二子名，屡欲请之，惮其严正，终不敢发。先生端居缄默，遇有问难，辄指画谈议，滚滚滔滔，竟晷不倦。凡及门与辇下诸子，以制艺就正者，一一评骘，务愜其隐。而运之蒇枯，年之修短，皆能于文预决之。康熙癸丑，出为交城令，携家以行。既而遣其长子归淄就婚，课其书艺，忽惊叹

曰："嗟乎，吾子其不返乎！"泫然而别。归未匝月，忽无故自缢死。治丧多异致，秩满迁蜀中州牧，卒于官。迄清中叶过其故里，询孙姓者，或不尽识，询小圣人，无不识也。

年羹尧轶事一

年大将军羹尧，怙宠鹜张，旧无朝贵，然独重同年。雍正元年，平青海归，黄缰紫骝，绝驰而行，王公以下，膝地郊迎，年不之顾。史文靖公贻直，独长揖不拜。将军望见大惊，翻骑而下曰："是吾铁崖同年耶？"扶之上马，并辔入章台门，一时传为佳话。将军军法极厉，一言甫出，部下必奉令唯谨。尝舆从出府，值大雪，从官之扶舆而行者，雪片铺满手上，几欲坠指。将军怜之，下令曰："去手。"盖欲免其僵冻也。从官未会其意，竟各出佩刀自断其手？血涔涔遍雪地。将军虽悔出言之误，顾已无可补救。其军令之严峻，有如此者。然亦可见其平日性情之残酷矣。

年羹尧轶事二

年羹尧征青海日，营次，忽传令云："明日进兵，各人携板一片，草一束。"军中不解其故。比次日，遇塌子沟，（淤泥深坑也，满语云然。）令各将束草掷入，上铺板片，师行无阻。盖番人方倚此为险，不意大兵骤至也，遂破其巢穴。又年征西藏时，一夜漏三下，忽闻疾风西来，俄顷即寂。年急呼某参将，领飞骑三百，往西南密林中搜贼，果尽歼焉。人问其故，年曰："一妥

而绝，非风也，是飞鸟振羽声也。夜半而鸟出，必有惊之者。此去西南十里，有丛林密树，宿鸟必多，意必贼来潜伏，故鸟群惊起也。”其兵法之灵变，实不愧一时名将，而卒罹大谴，惜哉！

田文镜恶科目中人

雍正间，李卫、田文镜历任督抚，素恶科目，田抚豫时，一疏劾科甲牧令数十人。适李穆堂侍府过汴，相见揖未毕，即厉声曰：“明公身任封疆，有心蹂躏读书人，何也？”田不能堪，遂劾李牵连入蔡珽案拟辟。乾隆初，始奉特旨湔雪，寻令佐户部。按：穆堂先生再起，后复以多保鸿博镌官。先生立朝刚鲠，其屡起屡蹶，皆为维持国体，不独怜才爱士之私心。然蹭蹬终身，未竟其用。然观田、李二公，固有别矣。相传田文镜为豫督，平越王少司马士俊适令祥符，庭参日，田问出身，王攒眉嗫嚅，故作羞愧状，良久始对曰：“士俊不肖，读书出身，某科散馆翰林也。”田以为刺己，怒斥之。王知不免，回署即详请免河南碱地税，冀见忤放归。田果疏劾。时杨中丞文乾方为布政使司，入谒曰：“王某请免税邀誉耳，公不欲成孺子名，盍少缓？”田诺之。未几杨巡抚广东，即保荐同往，以道府用，洊升两司。田卒，代其任。以田文镜之严苛明察，而王则面加谀誉，杨则诱以巽言，刚柔抑扬，若弄孺子，其才岂在文镜下欤？

清世宗信任李卫之专

雍正一朝，汉臣中最蒙恩眷者，莫如田端肃文镜，李敏达卫

二公。而信任之专，似敏达尤在端肃上。考敏达以康熙末年授云南驿盐道。雍正元年，管理铜厂，二年，已擢云南布政使矣。仍兼理盐务。三年，抚浙江。四年，管理两浙盐务。五年，授浙江总督。六年，命江苏所属七府五州一切盗案，俱令管理。复因廷议筑松江石塘，上以江南督臣范时绎办理未协，令公查议具奏。奏上，得旨仍令会同江苏督抚，稽察办理。十二月，上以公留心营务，凡江南军政举劾，命公同范时绎等办理。时适遣侍郎王玑、彭维新往江南清查积欠钱粮，亦令公与闻。七年，加兵部尚书衔。八年，江宁有张云如者，以符咒惑人谋不轨，公遣弁密访得其党甘凤池等私相煽诱状，令游击马空北贾文往缉。旋以范时绎及臬司马世炳回护失察咎，又曾与云如往来，辗转关查不解，且贿空北禀饰，具疏劾之。上命尚书李永升赴浙会鞫得实。时绎解任，世炳以下论罪如律。十年，调查直隶，命节制提督等官。至乾隆二年，犹以奏诚亲王府侍卫库克于安州民争控淤地案，赴州属托，谕嘉其执法秉公，特赐四团龙服。三年，疏参直隶总河朱藻挟诈误工贪劣等款及藻弟蘅干预赈务。奏入，命尚书讷亲孙家淦会鞫得实，革藻职，拟杖流。蘅亦拟杖。公旋卒，其一生政绩如此。

华亭令戏惩武秀才

江苏人尚文学，习武者少，然武科不能废。当岁试之年，辄搜罗充数，往往不及额而止。无赖者幸博一衿，不求上进，每横于一乡，不特闾里苦之，即地方官亦苦之。阅近人笔记，至前清华亭令许云梦治鞫一事，不禁为之失笑。一日者，有武生扭一乡

人至县喧诉，许讯其故，则乡人入城担粪，误触生，污其衣；已经途人排解，令代为浣濯及服礼，而生不可，必欲痛挟之而后已。许询悉其情，亦拍案大怒曰："尔小人，乃粗心揎污秀才衣，法当重责。"乡人惶恐乞怜，许良久曰："姑宽尔。"令生坐于堂侧，而饬乡人向之叩头百以谢罪，叩至七十余，许忽曰："我几忘之，尔之秀才，文乎武乎？"对曰："是武。"则又瞿然曰："我大误，文秀才应叩一百，武则一半可矣。今多叩二十余头，尔应还之。"复令乡人高坐，而捉武生还叩，生不肯，则令皂隶挟持而抑其首，叩还二十余乃释。生大怒，走出，许抚掌大笑，邑人观者、闻者亦无不大笑也。是举虽非正直，然松人咸啧啧以为美谈。

纪晓岚逸事

纪文达公性机警敏给，好滑稽，与和珅同朝，恒隐相嘲谑，而和辄不悟。一日和乞书亭额，纪为作擘窠"竹苞"二大字，和喜而张之。偶值高宗临幸，见之，笑谕和珅曰："此纪昀署汝之词，盖谓汝家个个草包也。"和珅闻而甚衔之。未几，两淮运使卢雅雨见曾以爱士故，宾至如归，多所馈贻，遂至亏帑。事闻，廷议拟籍没。纪时为侍读学士，常直内廷，微闻其说，与卢固儿女姻亲也。私驰一介往，不作书，以茶叶少许贮空函内，外以面糊加盐封固，内外不著一字。卢得函拆视，诧曰："此盖隐'盐案亏空查抄'六字也。"亟将余财寄顿他所，迨查抄所存赀财寥寥。和珅遣人侦得其事，白之。上召纪至，责其漏言，纪力辩实无一字。上曰："人证确凿，何庸掩饰乎？朕但询尔操何术以漏

言耳？”纪乃白其状，且免冠谢曰：“皇上严于执法，合乎天理之大公，臣惓惓私情，犹蹈人伦之陋习。”上嘉其辞得体，为一笑，从轻谪戍乌鲁木齐。未几赐还，授编修，晋侍读。四库全书馆开，为总纂焉。

花老虎

花连布，满州人，以世职荐至南笼镇总兵官。性质直，与人交，有肝胆。少时读书，曾习《左传》，故于战法精妙。值铜仁红苗杀官吏反，福康安以总督进剿，檄公随营。素稔公勇，令首先解永绥围。公率百余骑长驱直入，破毁苗寨数十，苗人皆乌合众，未见大敌，大惊曰：“天人神兵至耶？何勇健乃尔？”因远相奔溃，永绥之围立解。时公著豹皮战裙，故苗人呼为花老虎云。福大军至，令公结一营当大营前御贼，悉以剿事委之。福日置酒宴会，或杂以歌舞。公则昼夜巡徼，饥不及食，倦不及寝。苗匪既知福持重不战，乃兽骇豕突，或一日数至，公竭力堵御。贼已退，乃敢告福知。如此百昼夜，须发尽白，而旁有忌其功者，互相肘掣，故不及成功。小竹山贼匪叛，黔督勒保檄公督兵往剿，公御贼山梁上，转战益奋，中鸟枪三，堕入深涧中，诟骂不绝口。贼欲钩出之，乃自立转入岩石中折颈而死。事定，诸将弁百计出其尸，颅骨皆寸寸断矣。

武夫不知文字

张璧田军门玉良，起于行伍，目不识丁。陈太守子壮，于兰

豁军次见之。适有急牒至，军门拆阅，点首攒眉者良久，乃举付从兵，令送文案处。陈询牒中何事，笑而不答，以为秘不肯宣也。越日又见持一札颠倒观之，大惑不解。既乃知其本不知书，特为此以掩饰人之耳目。尝与程印鹤太守换帖，三代中有名蚤者，陈以为怪。见其一帖，则是早字矣。因询其文案某君，答曰："渠不能指定一字，第随其口语而书之，是以如此。"同时有吴总戎再升者，眇一目，每战必先登，贼畏之，呼为"吴瞎子"。尝延僧追荐先人，僧请三代讳氏，张目不能答。急召文案委员，令撰一好名字与之，闻者捧腹。此与侯景之托王伟撰七庙讳者何异？清初马惟兴，以孙可望将来降，官至福建总兵。顺治之季，尝赐诸将三代封典，惟兴久之不上。抚臣问之，愀然曰："某少时为寇虏，相从作贼，今幸际会风云，实不知父何名，母何氏。若私撰之，不惟欺君，亦自诬其先人矣。愿公以此语上闻，但恩荣及身而已。"一时皆是其言，惜无人以是说告之军门及吴总戎也。

记吴六奇将军

海宁查孝廉培继，字伊璜，才华丰艳，而风情潇洒，常谓满眼悠悠，不堪酬对，海内奇杰，非从尘埃中物色，未可得也。家居岁暮，命酒独酌，顷之，愁云四合，雪大如掌。因缓步至门，冀有乘兴佳客，相与赏玩。见一丐者，避雪庑下，强直而立。孝廉熟视良久，心窃异之，因呼之入，坐而问曰："我闻街市间，有手不曳杖，口若衔枚，敝衣枵腹，而无饥寒之色，人皆称为铁丐者，是汝耶？"曰："是也。"问能饮乎，曰："能。"因命侍童，以壶中余酒，倾瓯与饮，丐者举瓯立尽。孝廉大喜，复炽炭

发酷，与之约曰："汝以瓯饮，我以卮酬，竭此酷乃止。"丐尽三十余瓯，无醉容，而孝廉颓卧胡床矣。侍童扶掖入内，丐逡巡出，仍宿庑下。逮旦雪霁，孝廉酒醒，谓其家人曰："我昨与铁丐对饮甚欢，观其衣极蓝缕，何以御此严寒？亟以我絮袍与之。"丐披袍而去，亦不求见致谢。明年，孝廉寄寓杭之长明寺。暮春之初，偕侣携觞，薄游湖上。忽遇前丐于放鹤亭侧，露肘跣足，昂首独行。复挈之归寺，询以旧袍何在，曰："时当春杪，安用此为？已质钱付酒家矣。"孝廉奇其言，因问曾读书识字否，丐曰："不读书识字，不至为丐也。"孝廉悚然心动，薰沐而衣履之。徐谕其姓氏居里，丐曰："仆系出延陵，心仪曲逆，家居粤海，名曰六奇。只以早失父兄，性好博奕，遂致落拓江湖，流转至此。因念叩门乞食，昔贤不免，仆何人斯？敢以为污。不谓获遘明公，赏于风尘之外，加以推解之恩。仆虽非淮阴少年，然一饭之惠，其敢忘乎？"孝廉亟起而捉其臂曰："吴生固海内奇杰也，我以酒友目吴生，失吴生矣。"仍命寺僧沽梨花春一石，相与日夕痛饮。盘桓累月，赠以衣履之资，遣归粤东。六奇世居潮州，为吴观察道夫之后，略涉诗书，耽游卢雉，失业荡产，寄身邮卒，故于关河孔道，险阻形胜，无不谙熟。维时天下初定，清兵由浙入广，舳舻相衔，旌旗钲鼓，喧耀数百里不绝。凡所过都邑，人民避匿村谷间，路无行者。六奇独贸贸然来，谒兵执送麾下，因请见主帅，备陈粤中形势，传檄可定。奇有义结兄弟三十人，素号雄武，只以四海无主，拥众据土，弄兵潢池。今大兵南下，正蒸庶徯苏之会，豪杰效用之秋，苟假奇以游札三十道，先往驰谕，散给群豪，近者迎降，远者响应，不逾月而破竹之势成矣。如其言行之，粤地悉平。由是六奇运箸之

谋，所投必合；扛鼎之勇，无坚不破。征闽讨蜀，屡立奇功，数年之间，位至通省水陆提督。当六奇流落不偶时，自分以污贱终，一遇查孝廉，解袍檄门，赠金萧寺，且有海内奇杰之誉，遂心喜自负。获以奋迹行伍，进秩元戎，尝言天下有一人知己，无若查孝廉者。康熙初，开府循州，即遣牙将持三千金存其家。另奉书币，邀致孝廉来粤，供帐舟舆，俱极腆备。将度梅岭，吴公子已迎候道左，执礼甚恭。楼船箫鼓，由胥江顺流而南，凡辖下文武僚属，无不愿见查先生，争先馈赠。篚绮囊珠，不可胜纪。去州城二十里，吴躬身出迎，八骀前驰，千兵后拥，导从仪卫，上拟侯王。既迎孝廉至府，则蒲伏泥首，自称昔年贱丐，非遇先生，何有今日？幸先生辱临，糜丐之身，未足报德。居一载，军事傍午，凡得查先生一言，无不立应，义取之赀，几至巨万。其归也，复以三千金赠行曰："非敢云报，聊以志淮阴少年之感耳。"先是苕中有富人庄廷钺者，购得朱相国《史概》，博求三吴名士，增益修饰，刊行于世，前列参阅姓氏十余人，以孝廉夙负重名，亦借列焉。未几，私史祸发，凡有事于是书者，论置极典，吴力为孝廉奏辩得免。孝廉嗣后，益放情诗酒，尽出其橐中装，买美婢十二，教之歌舞。每于良宵开宴，垂帘张灯，珠声花貌，艳彻帘外，观者醉心。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亲为家伎拍板，正其讹误。以此查氏女乐，遂为浙中名部。昔孝廉之在幕府也，园林极胜，中有英石峰一座，高可二丈许，嵌空玲珑，若出鬼制。孝廉极所心赏，题曰"绉云"，阅旬往视，忽失此石，则已命载巨舰送至孝廉家矣。涉江逾岭，费亦千缗。今孝廉既没，青娥老去，林荒池涸，而英石峰岿然尚存。聊斋志《大力将军》，蒋心余《雪中人传奇》，皆记吴将军军事焉。

淮军后起之三名将谈

《善铠笔记》云：自甲午、乙未战败，国人顿失向日一战而霸之根据心理，乃欲偃武修文，以求存立于此竞争世界。时至今日，三尺之童，皆有以知其不可矣。顾自东事败后，不知急求恢复于申儆训练之中，而终吐弃武事，不敢复挂诸口，以转竞于文靡。甚至举前人辉耀之历史，精能之经验，大足以为后事师者，而亦任其埋葬于流俗之口，不复为之表扬。凡此衰败之征，至可痛也。就近事言之，中外交绥以来，吾国之兵，非不能战，患在事前无作战之备，临事乏调度之方，斯为致败之由耳。然虽如是，而良将之杂出其间者，亦往往有可纪之奇绩。特国家不知汰楷留良，混骐骥于驽马，致令人心无所景慕，斯亦不振之由焉。其战功昭著中外，可为军人之模范者，如淮军后起之三名将，一王孝祺，一章高元，一聂士成，固皆身摧强敌，以立奇功，其事足以振顽立懦。谨为表彰如左，庶资国人之感发焉。甲申谅山之捷，世人但知归功于冯子材，而不知王孝祺之功尤伟。盖王氏于此战，实身当前敌也。先是桂抚潘鼎新，颠倒功罪，调度乖方，以至溃败，乃欲敝罪于冯子材等。奏请于军前正法，已得旨矣。时张文襄为广东海防钦差大臣，探悉潘之奸欺，抗疏于朝，朝廷卒收回前旨，而责其立功。王氏时帅偏师，急振军前进。王氏读书明道，为清朝有数之名将，时官北海镇总兵。平日治军有方略，暇则手一编与幕僚讨论学问，孜孜不倦。其于越南地理，研究至析。此役出关时，以乾隆间征越无功，由于失地利，又以近世枪炮至烈，非得地利不克，故其所帅军士，深谙沟垒之

术，技艺娴熟。此时法兵，席累胜之势，潮涌而来，王氏张疑军以待之。己则潜率精锐伏于一扼要地，预相地形，筑土墉为障，凡三时而事集。法军望见我疑军也，以为主将中坚所在，即发枪炮猛力攻之，锐不可当，历一时许，见我不回击，乃止击。以骑侦之，侦得我为空垒，遂分军为二，鼓锐以进，兼取包抄搜索之方略。甫动其阵，王氏躬率一队飞至，直向法军挑战，法军乘之。王因率队退至障畔，戒所部曰："吾闻法人性高贵，平日多养尊处优，彼势虽锐盛，顾难持久，当以忍耐胜之。"遂令军士伏障下，不许轻发枪炮。此时敌弹如雨霰，王氏穿草屐，服布服，坐一土墩上，从容指挥。及见法军气将竭，乃发令曰："吾众可出战。"遂风驰而前，至以锋刃相接。此时他队伏军备夹击者，亦已突至法军队后，法军猝不意，大败奔北，死者数千人，堙谷填坑，累累皆京观，遂获全胜。是役法军凡万余，而王所帅偏师，不及三千，杀敌数千，我军死伤不及百，此为中外交绥以来第一胜绩。王氏恂恂退让，口不言功，朝廷亦以寻常功绩视之，无隆渥之赏。世所知者，又多归美于冯子材，能知王氏当时战状者盖亦仅矣，此吾国武功所以不振之由。按当时尤有可痛之一事，则李秉衡、苏元春、唐景崧辈，皆攘王氏之功为己功。苏以百金结上海某报力为揄扬，由是苏之虚誉日振于流俗，几无人知王氏功矣。凡此皆某君亲闻于王氏者也。海通以来，吾国军事之失败，固不可掩。然当乙未以前，列强固未敢倡瓜分之论、范围之说者，则以我此时犹有能战之将存，彼固有所慑而不敢也。故于谅山之役之王孝祺，基隆之役之章高元，其丰功伟烈之加被于国者，在吾国民允宜尊之戴之，以为后来者劝，古之所谓干城，不是过也。章高元为淮军后起名将，其骁勇果毅，冠于侪辈，于发捻诸

战功绩至伟。法越之役起，甲申正月，以淮、湘军各千名，渡海防守台湾，署台湾、澎湖挂印总兵。是年七月，法兵攻基隆，守将孙开华出战不利，基隆遂陷。时章所部但二千兵，分防各地，在麾下者，仅五百。闻基隆陷信，拔剑斫案而起，急欲恢复，誓于所部，率以进。将抵基隆，复戒其众曰："国土失陷，吾将兵者之耻也。今与诸君约，吾今夜必复基隆，若及明而不复者，吾宁自刭，不与诸君相见矣。"章氏为镇将多年，向曾不营私蓄，所得财悉以养死士，为淮军诸将所仅见，故深得士心。令既下，所部士卒咸鼓勇而进。将抵炮垒，使部将李世鸿、章保胜分兵由小径抄其后。章则率兵士百人提刀直击法兵营垒，途遇逻者，缚之而直前，此时法兵忽觉章来袭，枪炮如雨射出。海中法舰，复以大榴弹炮击章军，章氏帽檐被炮弹击去其半，左耳受炮震，终身失聪。然是时袒臂大呼而进，不用枪炮，挺短刀直斫法兵。法兵大败，死者二千余，折其兵官二人，余众皂水逃入法舰，法舰亦于夜中引出。章氏果践其言，于夜中踏破法垒，夺还基隆。时他将闻章氏短兵进战，咸为震慑失色，迟明率兵来援，则见基隆早易法帜，树章军旗矣。是役法兵死伤残骸，筑为京观，大冢巍然，至今每年有法舰到基隆祭此役阵亡军士。（按：去年某东报且记法国寄款到台湾，托日本人修葺此冢。）此实中外交绥以来第一奇功也。其后甲午之役，章氏统广武、嵩武及新募福字军共八营，奉李文忠檄往援旅顺，未发而旅顺陷。遂奉旨会同宋庆赴前敌，守牵马岭，屡与日兵战，杀敌甚多，迭获胜，敌不敢犯引去。时宋庆暮气已深，疾章声威功绩，将出己上，则其屡次退师失地之罪，必相形而不可掩。会召章议事，章氏请合兵决一死战，以摧强敌，宋不从，且以危祸怵之。章大呼曰："我章迁子岂畏死者曷乎？

为不可战？”盖章氏临阵率骑马前行，以率士卒，视弹子如无物，人皆以迂子目之也。于是宋庆嫉之益深，乃檄其弃牵马岭，以守盖平。盖平无险阻可扼，绝地也，章氏知宋陷己，然追于上将命，不得不行。既抵盖平，敌兵大股数万，四面来攻，章氏戒所部无妄动，俟敌近乃发枪，歼其将三人，敌军死伤甚众。知敌大队将至相乘，请援于宋军，宋竟不许。十二月十三日，敌大举环围，榴弹如雹，复驰使求救。时宋驻析木城，终按兵不动，竟不赴援。章氏搏战一日一夜，疲极不得息，子弹告竭，则以锋刃突击，日军死伤山积。终以众寡悬绝，部将杨寿山、李仁党、李世鸿、贾君廉、张世宝等皆阵亡。章氏弹尽援绝，乃率残兵，冲出重围，退往营口。此役也为中日战事中第一恶战，日本军人，至今称之。虽败犹荣，可谓有价值矣。按宋庆倾诈嫉媚，于此役屡屡退却，乃及身显荣，身死犹得忠勤之谥。章氏为国力战如此，及退而归田，乃至无以为生。今秋，皖绅公呈皖抚奏请赏食全俸，始蒙朝廷存恤。专制国之纲纪，即在赏罚得当，赏罚一失，未有不解纽而立败者。又按章氏其后复官登州镇，德兵占胶澳时，章氏又请死战。时李秉衡为鲁抚，不发弹药，而又劾其退缩，朝旨则不许其开炮，章氏因而气愤成疾、甲午之役，聂士成初隶叶志超。先是热河朝阳有匪乱，聂、叶共往平，聂功至高，而为叶所冒，叶遂居聂上，为其所累，相率俱败于牙山，叶获罪。聂乃以偏师千人扼守摩天岭，捍蔽盛京，日军屡犯之，俱为所击退，盛京得保无恙。及和议成后，聂乃奉命练一军，聂因参用德国兵制，召募精壮，日日训练之，躬与士卒同食饮卧起。预知东三省将有战祸于其间，特率兵躬履其地，详绘地形，至析至备，欲一旦为国效力也。岁戊戌，余访聂氏于军中，见其军屹若

长城，壁垒精严，聂问可以任一战否，余曰："此正庄生所谓木鸡、国之桢干也。"聂亦厚自期许，欲以一战雪国耻，振国徽。庚子春初，北方义和团勃起，所过焚掠，聂氏时官天津镇，发兵讨之，一击而败。拳匪走散，转集于京师，结连宫庭。端刚遂构聂，降旨严斥，聂奉旨扼腕叹息，谓其下曰："吾无死所矣。"有劝其避往保定者，聂喟然曰："死吾分也，特患不得其名，且举吾数年辛苦所成之精锐，误供凶暴，投诸一炬，为可惜耳。今国衅既开，天津首当冲，以吾奉命镇兹土，吾目未瞑，必伸吾职，不许外兵履斯土。然充吾力，讵足以拒八国联军乎？吾死必矣。特如斯以死，吾其终不瞑也。"斯时内扼于端刚，外迫于裕禄，聂氏穷无所之。五月十八日，大沽失守后，聂前军驻守紫竹林，日师首至，聂军一举而败之，死者累累。他国联军继进，聂与苦战累日，以一当百，杀伤过当。联军知聂军不易胜也，乃破公法用绿气炮攻之。聂知无幸，先一日诫所部曰："惟吾先自蹈死，汝曹退守他所，或能稍完吾精锐，备他时国家一用，无俱从也。"明日，张阵复战，聂氏独身扼守一桥，联军来攻，力斫数十人，忽一榴弹飞至，聂氏并其骑俱化灰烬死。事至惨烈，殆过于所谓三忠者远甚。顾今日三忠犹有表彰之者，独此叱咤风云、孤忠殉国之良将，讵可等于虫沙乎？是则表扬之谊，固吾人后死者之责也。清季某公，尚论晚明人物之盛，并举当世人材可比拟者，曾举聂比黄得功，由今思之，殆不谬也。呜呼，聂氏用非其时，以死伸职，岳岳良将，而为奸回所断送，其死至可痛惜。顾当吾国挫败之余，乃忽有此不可侮之一军，巍然与列强搏战，使列强知我国人终不可侮，而少生其戒惧，（按：当时西人述及聂军之强矫任战，莫不惶然变色，沪上诸西报可按覆也。）则其功施

于国，亦至大矣，此又吾人所宜知也。按兵者，危苦之事，非享幸福之民所乐为。凡其民之生事薄者，其兵之名额转多，日本固其例也。以吾民质朴勤勉，百折不挠之恒性，实宜于兵。当今之世，尤应发挥斯旨，但使得良将为之帅，吾敢断言吾国之兵，将强于天下，是在能者勉力为之耳。故稍述淮军三将，以风励吾国人。

岳威信兵法

岳威信公征青海，行至崇山，见野兽群奔曰："此前途有放卡贼，蓐食速驱。"果擒百余人。自此探信贼断，敌不及备，大军直抵其帐，敌众仓皇惊溃，丹津衣番妇衣遁，降者数万。自出师至北，前后仅十余日，古来用兵塞外，未有如此神速者。

阿文成兵法

阿文成征金川，一日安营已定，忽传令迁移，诸将以天晚力阻，公随发令箭云：违者立斩。合营虽从之，而不免怨诽。迨昏夜大雨，前此营基，水深丈余，几为漂没，咸诧为神奇。公曰："我有何异术，特见群蚁移穴，知地热将雨耳。"按文成此举，不难于先见，而难于实言。稍有权术者，必又以为遁甲奇门矣。健儿虽莽，肯受吾绐？

海兰察之将略

乾隆朝名将，以超勇公海兰察为冠，边功战略，炳耀旗常，

无待述矣。其行军实由天授，有为自古名将所未尝到者。自结发从戎，每临阵，微服率数十骑绕出贼后，知何处有暇可蹈，辄冲入贼队，左右疾射，使其阵乱，而我兵乘之。又能望云气决贼势之盛衰、此战之胜负；察山川脉络，知安营汲水之宜；听地窖，识贼马之多寡；验马矢，料敌去之远近。即仓猝间手弹弓弦，亦能预测利钝。以故进必歼敌，退亦全师，操纵神奇，不可殚述。（按：望气之说，屡见史策古名将皆能之，北齐时斛律金行兵，用匈奴法，望尘知马步多少，嗅地知军远近。超勇蒙古人，或得秘传，不知今尚有传者否。）魏氏《圣武记》称天生海公，以成就福康安之功名。按：福康安以椒房贵戚得专阃，军略非其所长，所谓因人成事者也。

阿桂之将略

阿文成公立功绝域，将材相业，冠绝一朝。相传公在行营，每军务倥偬，帐中独坐，饮酒吸淡巴菰，秉烛竟夜，或拍案大呼，或喟然长啸，拔剑起舞，则次日必有奇谋。尤善拔擢人材，每散僚卒伍，一、二语即知其器识，辄登荐牍，故人乐为用。尝识兴奎于军校，奇其状貌，令攻某塞，即日授副将。海超勇权奇自负，同时无一当其意，独服公驱使，辱骂惟命，遇他帅虽礼下之，不乐为用。文成洵不愧名将矣。

罗壮勇少时逸事

罗壮勇公思举初征白莲教，后平永州苗，为嘉、道两朝赫然

名大将。籍四川之东乡，少亡赖，数行窃，令捕之，杖毙弃诸野，中夜而苏，匍匐至一老妪家，周之。乃改行投身军营，骁勇冠绝侪辈，遂历保至专阃，封子爵。当赵金龙之乱，罗受命与总督卢公坤往平之，贼已困将擒矣。时清宣宗以尚书宗室禧恩来督军，未至，诸公议待禧至，罗曰："围久师怠，贼必遁，靡帑可惜。"遂违众一战歼贼且尽。禧公为亲信重臣，督抚以下皆降屈为礼，怒罗之不待也，盛气陵之。罗不为屈，且面折之曰："诸公贵人多顾忌，罗思举一亡赖耳，受国厚恩至提督，惟以死报，不知其他。"禧甚怒而无如之何。罗每对人言生平作贼事不少讳，并请文人历叙其事，洵奇男子也。（按魏氏《圣武记》云："思举忠孝人也。其始军中莫知所自来，及为副将，自檄川、陕、湖北各州县，销积案数十云，所捕剧贼罗某，今已为国宣力，其母复株连，世始知其前事。"与此少异。）

黄翼升识拔鲍超

长江提督黄翼升，初从曾文正游。夔州鲍超夫妇来长沙，以贫故，谋生计不就，久之赀罄，存钱止数百。鲍故烈士，以钱市酒肴，置酖，将与其夫人饱饫以死。邻妪知之，以告公，公亟往叩门，则户键矣。毁门入，鲍夫妇方对饮举箸，公问何为，以实对。公嗔曰："壮士奈何效匹夫匹妇死沟渎！"鲍曰："奈绝食何？"公曰："子从我隶名军籍中，岂惟不死，且可图进取。王侯将相，庸有种耶？"鲍泣拜。公遂挈以归，进之曾文正。不数年，鲍由步卒起，战比有功，官浙江提督，封一等子，与公对树旌节，列爵苴茅，海内识、与不识，争以郭、李、韩、岳相比拟。然

则鲍固人杰，公亦巨眼矣哉！

黄翼升始任长江水师

同治三年，洪杨平，长江奏设经制水师，以一提督节制五镇官兵，首膺此选者，三等男长沙黄公翼升也。公起家材官，隶曾文正戎下，久任军事，力济巨艰，功与彭、杨埒。初隶水军，方监造战船，有龙降其舟，色正青，长五六寸，隐见倏忽。或曰："此黄河庙中常示现者也。"文正偕幕僚往观之信，嗣是公每战，龙见则必捷。戊辰秋，官军蹙捻寇于燕齐接壤之运河，时河水浅，跃马可渡，公虑贼之潜遁也，祷于龙神庙，祷毕，龙复见，水不雨而涨。贼突围不济，遂尽歼焉。公忠忱耿耿，战绩洸洸，训士则以匈奴未灭为激励，论功则以雍齿且侯为慰藉，其厚得神助，有由来矣。

顾亭林母

顾亭林先生之母，崇祯时旌表节孝，即《明史·列女传》所称王贞女也。先生有与叶讱庵书辞荐举云："先妣国亡绝粒，以女子而蹈首阳之烈，临终遗命，有无仕异代之言，载于志状，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记曰：'将贻父母令名必果，将贻父母羞辱必不果。'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一死而先妣之大节，愈彰于天下，使不类之子，得附以成名，此亦人生难得之遭逢也。"盖其辞决而其志弥可哀矣。

史阁部后嗣

明末、史忠正阁部可法殉节时，相传尚无嗣息，弟可程官北京不返，其后裔无有问之者。雍正初，邓东长宗伯钟岳，督学江左，有童生史姓，年四十余，其祖书可法名，心异之，询之则阁部孙也。盖督师赴扬，寄孥白下，有孕妾于沧桑，后生一子，延史氏之脉，因家焉。邓公遍询诸老生，对无异词，及阅其文，疵累百出，邓公曰："是不可以文论。"录之邑庠，而刻石署壁，以记其事，俾后之视学者，毋凭文黜陟也。故史生得以青衿终，而家亦稍裕焉。天之祚忠节不绝其后，洵非偶然，而邓公恤孤苦心，亦不愧古人也。按《靳茶坡集》有送史愚庵梅花岭展墓诗，愚庵道邻子，鼎革后流寓山阳。又《扬州志·名宦传》，载史公死后，养子直求其尸不得，招魂葬衣冠焉。愚庵当即直耶？

记河帅一则

黎襄勤公世序，河南罗山人，初以进士令西江。上官命稽案至某县，羊角风旋舆前不散，黎曰："汝冤魂耶？导我行，为汝雪之。"风果前导，至冢而没，问里甲，云，某甲新以瘵卒。问其家，继妻少艾，无子女，以饶于财，未嫁也。唤其妻至，美而艳，问若夫以何疾死，答以瘵。曰："是有他故，吾欲验之。"某氏甚辩曰："验有故，当我以罪，无故，奈何？"黎曰："我当其罪。"棺既开，骨瘦如柴，验无据。某氏喧号索命，黎无以难，姑悬待访。某氏迭控于廉访中丞，檄下如星火，至省垣，大

吏咸谓黎疯颠，将参处。黎曰："固也，请赐一月限，世序访不得实，罪无悔。"宪许之，辞出。作星士装，周行县四境，二十馀日，迄无朕兆，心甚郁郁。一日微雨，奔至一村，避柴门下，老媪出阖扉，问之，曰："卖卜之人，暮无所归，乞投宿焉。"媪曰："我齿已暮，无所避嫌，家有三楹，客可宿东偏屋。"出脱粟饭之。问其家人，云有子某乙，日游荡不归，言之絮絮泣。俄有叩门声，一男子入，携酒肴饼饵甚多。呼母曰："今日博大胜，母可饱餐。"媪告以有客在，导以见，因列酒馔。某乙曰："汝财星也，今日来，我博即大胜。明日勿去，我再往博。"明日去，至午归，负赤仄累累。曰："汝真财星。"因更买酒食以饷，饮既酣，某乙曰："欲与君结为兄弟如何？"黎亦欣然，因劝之曰："观子意气不凡，何甘于下流？况有母，宜务正业，蓄妻子，不宜自弃如此。"某乙曰："我虽赋闲，然奉养老母外，一身无挂碍，得钱多，即乐一日，否则忍饥，要妻子何为？天下妇人最毒，某村某甲，家资巨万，身不得其死，今且他人入室矣。要妻子何为！"黎曰："闻有县官为检验矣。"某曰："此事除我知之，虽武侯复生，安能测其底蕴？县官且由此得罪，他官更莫敢问矣。"黎曰："盍为我言之？"某曰："他人是非，言之何益？"黎曰："我两人交同手足，保无漏言，闲佐酒，庸何伤？"某曰："我梁上君子也。一旦入某甲家，掘后墙，探首入，见某甲卧床上，其妻与一男子，各持烛持剪，自瓷盎中出小蛇一，置某口，以剪剪蛇尾，蛇痛极，入腹中，某甲大呼，气已绝矣。妇人与男子收蛇尾并剪，置盎中，埋窗下，然后同饮同卧。我观至三鼓，怒发上指，不复窃，遂归。县官何人，遂能测耶？"既而曰："我明日仍往博，子毋去卖卜村市，晚归同饮可也。"

黎曰："我卜子三日内有奇祸，无出门，过此以往，当交好运，终身吃著不尽矣。汝在家坐守，我出卖卜。约晚，仍会于家。黎出，暗会人骑驰至省垣，见廉访请复审。拘某乙来，跪堂下，视堂上，卖卜人也。黎曰："第吐实，保无害。"某乙供如前，从牖下掘得瓷盎、蛇尾、剪刀并存。再验棺中，半蛇亦出。供证确凿，某氏无所遁。乃供在室时，通于表兄某。既嫁，夫有瘵疾不能满其欲，与表兄计，夫死无迹，赀既饶，与表兄昵，不嫁终其身。案定，抵某氏及其表兄于法，群以为龙图复生也。后黎官至河帅，迎某乙母去，奉养若母。约某乙不为盗，日给钱一缗，任其游嘻，以终其身云。

郑 孝 子

郑孝子立本，蓍人，父相德，坐事戍西域。立本稍长，知痛哭，废寝食。及年十八，辞母寻父。家故贫，誓以丐往。母初止之，不听，临行哭而戒之曰，"汝父左手小指缺一节，中有横纹，幸面相见，以此为验也。"历半年，行抵库车，查军籍无父名。流寓数月，未知所往。边徼人稀地广，又无可乞食者，困甚。会军将高魁元，闽立本操中土音，问之，具以告。魁元惊曰："汝父我友也。曩昔戍乌鲁木齐之绥来县，虽然，别八年矣。去此三千里，中隔雪山，往大不易也。"馈赀而别。立本既知父耗，心益急，时张格尔余党未靖，官道梗塞，乃裹粮走小路。攀崖越岭，误入深山，前临陡涧，深不见底，立本旁皇无策。忽有兽自南来，大如象，疾行如电，黄光闪铄，举步作金声，瞥然北去。窃念此物来处，当有途迳。黑夜探行，转折至天明，乃回库车

之路。惴惧道旁，气息仅属，惟呼天吁父而已。差官赵弁者，从山脊过，问而怜之曰："我转饷回，即赴绥来，当携汝行。道路险巇，勿自往：往亦不识也。"托立本于回务主事奇氏家，奇礼遇之。居逾年，赵不至，亦无他伴，乃复潜去。行入戈壁中，绝水。时夏日酷烈，掬路旁马溺饮之而呕，呕而复饮，如是数日，急极而仆。适番众骑马过，抚之未绝，负至泉饮之，逾时始苏，又以饼饵食之。复起行数十里，见天山雪水，汹汹迎来。自念有进死，无退生，褰裳涉之，寒若层冰，中挟砂石如碗如拳，击胫骨痛不可忍。良久得岸，始达土鲁番大道。由是历蒙古塔，白洋河，至乌鲁木齐，急奔绥来县访问，则父已病殁数年矣。立本长号过市，恸不欲生，濒死者再。先时相德抵戍，西人筵请教读，求门者颇多，卒之日，共营葬焉。及闻立本至，告以墓所，争筵致之。立本既告，患病二年，同门轮视不少怠，以故得不死。他日启墓，门人悉会。中国人流寓西域者，咸来设祭。祭毕开棺，体肤悉化，惟左手独存，缺指横纹宛然，远近骇异，以为天留只手，以待孝子辨认也。立本益哀哭不能止。众上其事于都统，沿途具夫役，给驿马，护孝子负骨以归。时鸦片战争之前四岁也。盖往返二万余里，时历八年。立本抵家拜母，相持悲泣。葬之日，父老士女，奔走往观，咸呼为郑孝子云。按清代孝子寻亲，若益都冷秀才升之远走龙州，昆山曹君起凤之跋涉酉阳，难哉不多觏已！然或资历有余，犹有赖焉。郑孝子乞食绝域，备历茶苦，卒能辨认指节以归，至诚感神。信夫！世之日侍庭闱，而奉养疏略者，岂不靦哉！

记杨勤勇夫人

嘉道间名将，首推二杨，功业威名，彪炳一世。而勤勇侯夫人龙氏，临机应变，卓识鸿才，则有世所不尽知者。夫人为蜀之华阳县人，广东佛山同知廷泰女也。勤勇任宁陕总兵，夫人归焉。初婚三日，终南教匪渐炽，侯即率兵搜贼，明年调署固原提督，夫人方怀妊未行。及秋，宁陕镇兵以停饷两月，啧有叛言，镇将不善驾驭，势岌岌不可终日。或请夫人乘夜速行，夫人曰："叛否不可知，若行而后叛，是通贼也。不然何以先知？"卒不行，乱作，杀营官，肆焚掠，阖城扰攘。官民眷属，夤夜惊窜，反依夫人为逃死薮。方是时，未叛者拒于内，曰："夫人勿死，我辈受恩重，誓御贼以卫夫人。即不敌而死，主将闻之，亦见我辈心也。"已叛者拒于外，曰："夫人勿惊，我辈受恩重，情急而叛，无与夫人事，诚虑外寇，惊及夫人，主将闻之，无以明我辈心也。"先是镇署司饷朱之贵者，性吝刻，众欲杀之。夫人藏于复壁中，佯令追捕，众意乃释。黎明，叛众请见夫人，奴婢及避难妇女，仓皇号涕求勿放入，夫人怒曰："生死有数，敢涕泣者，惩之。且朽墙薄壁，脱有他意，谁能御之？请见则见，何畏之有？"命左右启门而出，端坐堂上。叛首数十人，血臂淋沥，伏地痛哭，请送夫人出城。夫人曰："谁则戕官杀人者抵命，于汝众人何尤？速擒首逆，绝妄念，主将或可申奏朝廷，予以生路。"众曰："我辈结盟，誓同生死，不能遵夫人命，谨备舆马以俟。"诸妇女又曰："夫人行，我辈死矣。"夫人曰："此辈皆我故旧，须随我行，不得伤残。"即出婢媪衣履与官眷结束，次启行。而己乃乘

舆最后。甫出署，叛众发号传队以送。夫人呵曰："止，此何时，而犹循此虚文耶？除现在署前者，余皆不得露面。"众唯唯，送至涧沟，哭拜而返。适遇之贵于途，举刃拟之曰："汝今日亦入我掌手耶？"之贵曰："我藏复壁，夫人计也。夫人忘盟盆，命我送往，汝等欲杀我，即转赍盟盆去。"众审视良久曰："且为此盆，饶汝。"明日，行抵石泉县，石泉百姓方迁徙，县令不能止。闻夫人至，公服攀辕，留守城池越六日，始就兴安免身。时典郡兴安者，夫人从兄燮堂也。初勤勇于固原闻变，遣属将选剿，而自帅亲丁四人，冒雨急驰千二百里，三昼夜而至周至。得燮堂书，知夫人已往兴安。即驰往石泉抚贼，解鄠县围。贼首蒲大芳，公旧部也，素得众心，公又素得大芳心。乃单骑入贼垒，谕以顺逆利害，说令投诚，仍同入宁陕镇城，约束归伍。而大芳心怀反侧，意颇悔降，遂以愿赴兴安，迎致夫人为请，实以试主将心也。勤勇立允所请，不增一奴，或谓夫人明哲，必托辞不行。比大芳至，天大风雪，夫人冒雪抱子，泰然登程。越日，道过汉阴厅，大芳与同行王奉者相哄，夫人入厅署，讯知曲直，棍责大芳四十，械系而行。将至镇城，降众代求免系，更乞勿使主将知，夫人许之。及见勤勇，询问公私，悲喜交集，独不言途责大芳事。居十日，各帅遣都守驰候勤勇，见左右役使皆叛党，神情炯炯，相视无一言。少顷，请间密白曰："各帅得汉阴禀函，知夫人途责大芳，恐降众离心，故遣某等探候。"勤勇曰："不知也。"入询夫人，曰："有之。"曰："何无一言？"夫人曰："是不必知，知而不诛则废法，知而加诛则失信，我见不彻，不敢行，既行保其贴服，勿劳探也。"勤勇出语都守，叹服而去，其智略英果类如此。方叛兵之就抚也，廷议以勤勇在镇，驭兵不

严，削职戍伊犁，自谓立功赎罪，或可免行。夫人曰："卒伍为逆，而主帅无罪，国家无此法度。所望君恩高厚，不久戍耳。"后一月，果蒙赐还。勤勇籍贵州，褫职自犍为南归，舟子怂恿籴盐，谓至沿河司可获重利。夫人曰："居官不宜重利，况数奇，始罢官之时，财禄可知。"力谏而始止。行抵黄瓜漕，前舟撞损，以载轻急驶近岸，人免而船沉。夫人善画兰，喜弹琴、读书，尤识大义。尝曰："方寸静洁，则理胜欲。念虑牵滞，则欲胜理。人生最忌情流为欲，则百事不得其正。"闻者尤敬服焉。

记勒保事

勒襄勤相国保督四川时，待僚属以礼，即不歉意者，亦未尝不饮人以和也。尝语人曰："我始由笔帖式官成都府通判，不得上官欢，时遭呵谴，同官承风旨，置之不齿。每衙参时，无与立谭者，抑郁殊甚。又以贫故，不能投劾去，含忍而已。会闻新任总督某来，十年前故交也，心窃喜而不敢告人。总督将至，身先郊迎，辞不见，愠矣。抵城外上谒，又不见，更愠甚。乃随至行辕，大小各官，纷纷晋谒，皆荷延接，而我独不得见。手版未下，又不敢迳去。天气甚暑，衣冠鹄侍，汗流浃背，中心忿恨欲死。正踌躇间，忽闻传呼请勒三爷，不称其官而称行辈，具见旧时交谊。此一呼也，恍如罪囚忽闻恩赦。爰整衣冠捧履历疾趋而入，则见总督科头袒衣，立于檐下，指而笑骂曰：'汝太无耻，乃作此等形状见余乎。'我禀请庭参，则按之起曰：'不要汝磕狗头。'回顾侍者，令代解衣冠曰：'为勒三爷剥去狗皮，至后院乘凉饮酒去。'我于斯时，越闻骂越欢喜，比至院中把酒话

旧，则此身飘飘然若登仙境。较今日封侯拜相，无此乐也。时司道众官犹未散，闻之俱惊。我饮至三更归，首府县官尚伺我于署中，执手问总督意旨。从此遇衙参时，逢迎欢笑，有进而与右师言者，有就右师位而与右师言者矣，而勒三爷之为勒三爷如故也。官场炎凉之态，言之可叹！故于今日待属官有加礼以此，而不肯轻意折辱属官，亦以此也。”方伯尝举以告人，自谓一生历官，不敢慢易忽略人者，勒侯之教也。

顾吴优劣

吴梅村祭酒为一代诗人，直绍唐贤之学，而身为贰臣，名为之丞。当时身复出仕，涕泣谓人曰：“余非负国，徒以有老母，不得不博升斗供菽水耳。”当国变之初，吴平西为圄圄被虏，愤怒借兵复仇，祭酒作诗刺之。有“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痛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等句。作此诗时，设心未尝不佳，及身历其境，未能随遇而安，乃推诿以文其诈。若谓家贫亲老，则昆山顾亭林先生境非富饶，堂上亦有老亲，何以数诏不赴？且观其《日知录》、《郡国利病书》，经济宏深，岂不肯为世用者？先生尝勖其甥徐立斋相国曰：“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有济世安民之略，而后可以考古论今。”何等抱负，胜梅村远矣。

彭雪琴轶事

湘阴彭雪琴宫保玉麐幼时，玉貌风流，丰姿俊雅。邻女梅

仙见而悦之，托姬致意，愿委身以从。宫保感其意，颇首肯。后格于势，事遂寝。女因而致死，宫保伤之，誓愿画梅花十万幅以报。故其题《采石矶太白楼》诗云："诗境重新太白楼，青山明月正当头。三生石上因缘在，结得梅花当蹇修。""到此何尝敢作诗，翠螺山拥谪仙祠。颓然一醉狂无赖，乱写梅花十万枝。""姑熟溪边忆故人，玉台冰彻绝纤尘。一枝留得江南信，频寄相思秋复春。""太平鼓角静无哗，直北旌旗望眼赊。无补时艰深愧我，一腔心事托梅花。"或谓此事未确，可以不必流传，然儿女英雄，多情一辙，无庸为贤者讳也。

烧车御史

和珅柄国时，其家奴多乘高车，横行都市，无所惮。湘乡谢侍御振定方巡城，遇焉，捽而鞭之，火其车于衢，世称烧车御史。后二十余年侍御子兴嵘，以固始县令膺卓荐召见，上从容问曰："汝即烧车御史之子乎？"不数月特旨擢成都知府。

管侍御拟劾和珅

武进管侍御世铭在台垣负抗直声，一日与友人酒坐，时和珅以伯爵官大学士，众誉伯揆无虚日，侍御被酒大言曰："诸君奚为者？吾方有封事。"众皆骇愕。是夕，侍御归邸舍遽卒。见姚椿所作《管侍御唐诗选》书后。姚闻之洪稚存太史子符孙，符孙得诸太史。太史与侍御同里友善，其言当不谬。（按：姚文云钱通副沣以劾和珅，奉上命稽察军机处，为权幸所困，衣食不豫，寒

悴以死。世皆疑其被毒，惜翁独明其不然。惜翁指姬传先生也。》

吴园次之风义

清代骈体，自以陈检讨为开山。由其才气横逸，泽古渊醇，而笔力又足以驾驭之，故隶事言情，具有六朝家法。一二俗调，不能为全集疵也。降而思绮林薰，气息荼弱，浪得名矣。顾闻吴园次慷慨义烈，敦尚友谊。长沙赵洞门总宪当柄用时，车马辐辏，及罢归，出国门，送者三数人，园次与焉。其召还也，宾客复集，园次独落落然，踪迹阔疏。合肥龚芝麓尚书提倡风雅，门生故吏遍九州，殁于客邸，两孙茕茕孤露，无过存者。园次则哀而振之，抚其幼者如子，而字以爱女，至于成立。使名家子孙，无西华葛帔之叹，风义如是，文章馀技已。章检讨行谊亦纯粹，见省府志本传。

严武伯之义侠

虞山钱宗伯下世，其族人凤受卵翼者，妄意室中之藏，纠合亡赖少年，嚣于宗伯爱妾所谓河东君者之室，诉厉万端，河东君遂自杀。同县严生武伯，不胜其愤，鸣鼓草檄，以声厥罪，宗伯之家始安。夫宗伯以一朝魁硕，宗匠儒林，晚节摧颓，至尽丧其数十年谈忠说孝之面目，其人诚不足论。第其生前奖借孤寒，陶成后进，一旦声华澌灭，而平日依草附木之辈，遂反唇而肆其訾警。迄于家室漂摇，姬姜毕命，葛裙练帔，孤雏可怜，亦未始非人情之过薄。河东君一死报主地下，老尚书不知相对作何语。若严生者，可不谓古之义侠欤！

张廷玉驭吏之严

张文和公性宽厚，而驭吏特严。长吏部时，知有蠹吏张某者，舞弄文法，中外官屡受其毒，人呼为张老虎。公命所司重惩之，朝多为营救，公不为动，时称公“伏虎侍郎”。一日坐堂上理事，曹司持一牒来，曰：“此文元氏县误书先民县，当驳问原省。”公笑曰：“若先民写元氏，外省之误，今元氏作先民，乃书吏略添笔画为需索计耳。”责逐黠吏，而正其谬，同官服其公敏。清代部吏弄权舞文，外官有事于铨部者，为吏所持，辄至质衣装，货车马，举债出国门，甚或蹭蹬终其身。如文和之察弊，亦中人才智所易及，乃画诺坐啸，目击狐鼠之横行，而噤不一诘，委蛇庸懦，岂复有人心耶？

鄂尔泰警世之言

文端尝语人曰：“大事不可糊涂，小事不可不糊涂，若小事不糊涂，则大事必至糊涂矣。”见张文和澄怀园语。按文端生平识量渊宏，规画久远。此数语大有阅历，足以警世之积谷把柁者。若夫胸无远猷，疏阔偾事，辄藉口于不拘小节，则转不如谨守绳尺之士，犹不至祸人国而害及苍生也。

谢芗泉之疏阔

谢芗泉先生焚车事，世多称之。其人大节不苟，然性疏阔。

其居处几榻尘积数寸，不知拂拭，院中花草纷披，殊有濂溪不除阶草之意。财物奢荡，一任仆人侵盗，毫不介意。性复多忘，尝新置朝衣，借法时帆祭酒著之，罢官后，遂不得取。及官仪部，当有祭祀，复欲市取。时帆闻之，故意问之曰："吾记君尝于某时新置朝衣，去日未久，何得遂无？"谢茫然曰："此等物弃诸敝笥，安可索取？"法复曰："或君曾假诸人乎？"谢仍不复记忆。法笑曰："君于某日曾假余著之，今尚在余笥中，君果忘乎？"谢乃恍悟。其不屑细故若此。参观烧车御史节。

刘文清晚岁改节

刘公墉为文正公子，少时知江宁府，颇以清介持躬　名播海内，妇人女子，无不服其品谊，至以包孝肃比之。及入相后，适当和相专权，公以滑稽自容，初无所建白。召见新选知府戴某，以其迂疏不胜方面，因问及公，公以也好对之，为上所斥。谢蓼泉侍郎颇不满其行，至以否卦彖辞诋之，语虽激烈，公之改节亦可知也。然年八十余，轻健如故，双眸炯然，寒光射人。薨时毫无疾病，是日犹开筵宴客，至晚端坐而逝，鼻注下垂寸余。殆亦释家所谓善解脱者欤？

彭雪琴画梅

雪琴母太夫人山阴王氏女，其外王父游幕皖北，太夫人行年三十有五矣，犹然待字。时封公为其地巡检司，适丧偶，县令为作合，遂成二姓之好。其后封公先卒，太夫人守节抚孤，备尝辛

苦。及其殁也，雪琴犹为诸生，不及见其贵显也。然雪琴天资忠孝，功业烂然，称中兴名臣，足以慰节母地下矣。雪琴以诸生从戎，在军中二十年，战功卓荦，中外共见。然其人实温温儒雅，善画墨梅。时俞荫甫主讲杭州诂经精舍，彭借寓湖楼，许画梅花一幅，以当屋租。俞赠之诗，所谓："一楼甘让元龙卧，数点梅花万古春"也。后果践斯言。俞于如冠九处，见其所书楹帖，有小印云："儿女心肠，英雄肝胆。"又闻勒少仲言其一小印云："古之伤心人。"贤者多情，即此可见矣。参观彭雪琴逸事一节，即可知彭伤心之由矣。

曹文恪之健啖

清中叶大臣善啖者，首推曹文恪公，次则达香圃椿。人言文恪肚皮宽松，摺一二叠以带束之，饱则以次放摺。每赐食肉，王公大臣，人携一羊乌义，皆以遗文恪，轿仓为之满。文恪坐轿中，取置扶手上，以刀片而食之，至家，轿仓中之肉已尽矣。故其奏中有微臣善于吃肉之句，道其实也。香圃家甚贫，每餐或不能肉食，惟买牛肉四、五斤，以供一饱。肉亦不必甚烂，略煮之而已。人极儒雅，惟食时见肉至，则喉中有声，如猫之见鼠者，又加厉焉。与同食者，皆不敢下箸。都城风俗，亲戚寿日，必以烧鸭烧豚相馈遗。宗伯每生日，馈者多，是日但取烧鸭切为方块，置簸箕中，宴坐以手攫啖，为之一快。伤寒病起，上问尚能食肉否，对以能食，于时赐食肉，乃竟以此反其病而终。

王文端之守正

公高不逾中人，白发数茎，和蔼近情，而时露刚坚之气。其入军机时，和相势方薰赫，梁文定公国治，为其揶揄若童稚，公绝不与之交，除议政外，默然独坐。距和相位甚远，和相就与之言，亦漫应之。一日和相执公手笑曰："何其柔荑若尔？"公正色曰："王杰手虽好，但不会要钱耳。"和赧然退。然乾隆帝深倚任之，和亦不能夺其位。嘉庆亲政，公为首辅，遇事持大体，竭诚进谏，上亦优待之。其致仕归日，上赐以诗，有"清风两袖返韩城"之句，命皇次子亲为祖饯以荣之。癸亥春，成德之事，公时已致仕，急入内请安，谓礼亲王昭梿曰："德为庖厨之贱，安敢妄蓄逆谋？此必有元奸大憝，主贿以行，明张差之事，殷鉴犹存。吾见上时，必当极力言之，以除肘胁之患，聊以尽老臣报主之心可也。"后上召见，公应对如前，上深然之。会某相国恐株连其戚，急治其狱，草率完案，致癸酉秋有林清突入禁门之变。上深思其言，命有司特赐祭焉。

吉庆之清廉

粤东制府，为天下繁华之区，居是官者，无不穷奢极欲，搜括明珠翡翠珍奇宝玉，载满海舶而归。惟觉罗吉庆督粤几十年，不名一钱，几榻萧然，浑如儒素。壬戌冬，博罗之变，公率提督孙全谋，极力剿捕，业已藏事。而抚臣某素暴戾争柄，公屡宽假，而某恐为公所害，因先发制之。密劾公疲软失机数事，上命其究

谋。某乃坐高座呼公至，宣上谕毕，即命公改国服，并去仆从，锒铛絷颈，吏隶诋呵以辱之，并嚣以谰谩之语。公愤然曰："某虽不才，曾备位政府，不可甘受其辱，有伤国体。"因引佩刀欲自刎，某素多力因扼其左腕，公情急，遂取烟壶吞之，逾时而死。某遂以轻生上闻。公子寿喜，袭祖荫散秩大臣，其家门圭窦，初不知为曾任封疆者，则公之清介可知也。

杨天相之冤狱

乾隆末，海盗渠魁某横行江浙洋面，下诏书命捕之，为崇明副将杨天相所获。提督陈大用飞章入告，仓卒未会总督衔。总督某，髦而贪，且衔提督之独奏也，思有以中之。已而有上旨命两江总督审明正法，盗因以十万金贿总督，总督受之。适扬州某太守自侍御外擢至江宁，上谒，总督语以是案，尚有可疑。太守遽曰："绿营习气，往往诬平人为盗，以自邀功，宜详察之。"总督大喜，即以此案属之，竟以诬良为盗定案，出盗于狱，而杀杨天相于海口，提督亦坐戍军台。杨天相死之明日，总督出行香，若有所见，即日死。逾年，盗忽至山东巡抚衙门自首，历言在江南被获行贿得脱状。东抚不欲兴大狱，诛盗而讳其事。当天相死时，提协两标兵皆呼冤击鼓，愿罢伍归农，几成大变。而上海之民，为天相焚纸钱灰如山阜。至清季邑中父老，犹能言之。乾隆朝自和珅秉钧以后，政以贿成，以横行江海之大盗，得贿则任其逍遥法外，而反置擒贼之将士于极刑，吏治之黑暗腐败，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顾当时幸免危乱者，因国家承平日久，小民安生乐业，准回衰亡，外无强敌，得以粉饰太平耳。无识之士，辄颂乾

隆朝为极郅治之隆者，其亦曾一考其事实否耶？

王阎罗

汉军王侍郎国安，康熙初抚浙，勤敏强记，所部吏民贤不肖及奸宄姓名，各有记籍，摘伏如神。尝晨坐听事，官属以次晋谒，复延见乡里耆老，问疾苦。甫阖扉，遽微服行闬阓间。或单骑出入山谷，访诸不逞者，立擒至官，远近骇服。会朝议欲弃舟山，徙民内地。公上疏力言不可，乃止。即今之定海厅也，浙人呼公曰“王阎罗”。

郭琇勇于改过

湖广制军郭琇令吴江时，簠簋不饬。抚临汤文正将劾之，郭立誓痛改，令役担水洗县堂及内室，示民以更新。后果操行峻介，卒称直臣。康熙二十五年，文正于抚苏任内，尝荐琇居心冲澹，莅事精锐，宜行取。部以催征未完，议格，特旨允行，授御史。又三十八年春，圣祖南巡，至德州，见琇跪道旁，谕阁臣曰：“郭琇前令吴江，百姓至今感颂，其人有胆量，无朋比，可授湖广总督”。知郭制军之在吴江，其改辙以后，必有循良慈惠，深孚人心者。至于居台垣时，劾河臣靳辅治河无功，劾大学士明珠余国柱结党营私，背公纳贿，少詹高士奇、都御史王鸿绪等，招摇依附。一时方严抗直之声，几使辇下栗然，朝贵侧目。（详见公所著《华野疏稿》。）其丰裁气骨，作令时必已不凡，特年少阔疏，人言偶惑，宜文正儆厉而奖掖之。不然，士大夫一命甫膺，甘为

墨吏，素丝已黝，白璧难磨，尚何晚节立功之可望乎？命世如郭公，仍不能掩其生平之一节，有位君子，庶知惧焉。

杨懿之治行

杨公懿静山，康熙朝循吏也。知固安，预修永定河。故事秋汛毕即兴工。时永定河道黄某，赋役钱不均，迟延及冬，胥涉者股战，公意怜之，许日出后下锸。黄巡工，迟天之来，欲笞之。公力争不得，乃直前牵马至冻处曰："公能往，民亦能往，此时日高出，公重裘尚瑟缩，乃责此赤脚者戴星来耶？"黄大悲，将缮牒劾。会巡抚李文贞过柳家口，闻其事，召谓曰："汝年少能然，吉之任延也。"劳以酒，解裘衣之。事得释，调宛平。圣祖巡畿南，固安老幼争乞留。圣祖曰："别与汝固安一好官何如？"一女子对曰："何不别以好官与宛平耶？"圣祖大笑，以为诚，许食知州俸，仍令固安。寻迁云南丽江府，丽江改苗地，新归版籍。公乃召土官为典史，诸里魁以头目充。令人树榆一本，亩蓄水一沟，建文庙，定婚丧之制。期年岁熟，俗为一变。民饰庙以祀，号为"第一太守祠"。累迁至四川巡抚。乾隆初，缘言事罢，再起，以光少告归。

洪文襄款客

洪文襄晚年，既谢事，复独居侘傺。有其同乡士人往谒，公拒不见。士人归旅邸，无聊甚。晚间相传相国回拜，已至门矣。士人趋出，公降舆握手，故作寒温泛语。久之入，则四座肴馔

备陈，珠帘绣幕，华灯烨煜。公延客人，首席陪座者，皆一时名士。既而笙管缤纷，伶工毕集，演剧数出，酒数行罢，公起告辞，士人送出，公又辞让，须臾乃登舆去。士人返舍，依然寒灯如豆，破壁颓垣犹如故也。盖公久蓄将略，无所施为，聊借款客以展其怀抱耳。

简谦居之守正

蜀中简公谦居，天资绝人，凡有记览，过目不忘。康熙辛亥视学江南，江南财贿所都，前学使者无不藉营金窟。公至力反其弊，势挟利诱，屹不为动。每发榜后，进诸生而面诲之。某某解题中款，某某用古人化，并不拥卷于案，皆能背诵其文。试苏州，题中有“上”字，一生因公名上，遂写上为尚。公呼是生问故，生曰：“宪名未敢正书耳。”公怒曰：“汝将以此求媚耶？士人行己，贵乎立品，即小可以见大，即穷可以征达，推此意也，他日侥幸立朝，则婢膝奴颜，汝必安为之矣。”跪生于庭，立命改正。又数年，公补粤西右江道。北地崔维雅者，倾险人也，向与公同官，屡有干请。公薄其为人，不甚应之。是时升任粤藩，护理院事，遂以故巡抚郝公与公有交，借事诬奏，系公于狱。公无以自明，吞金而殁。其明日之午，维雅方启门视事，忽狂呼曰：“简公来矣！”仓皇亟趋下阶，伏地叩颡不已。复起立，脱帽脱衣，反手面缚，左右扶入内室，乃绝。维雅疏下部议，白公无罪，而公已殁，天下莫不冤之。

汤文正之清介

睢州文正潜庵先生，以江南巡抚内迁大司空。其殁于京邸也：同官唁之，身卧板床，上衣敝蓝丝袄，下著褐色布裤。检其所遗，惟竹筒内俸银八两。昆山徐大司寇赙以二十金，乃能成殓。其清介若此，而生前犹有以伪学劾之者。独为君子，不其难乎！

跛　金

金光字公绚，浙江义乌人，知书有权略。尚可喜从辽阳入关，得光甚喜，置之幕下，凡有计议，必咨于光而后行。然光颇自负，意不欲屈人下，乘间潜逃。可喜遣健卒追还，抉其足筋，令不可走，而礼爱益加，于是跛金之名遂著。顺治中可喜入粤，进爵平南王。其长子俺达公之信酗酒暴逆，王之宫监，适有事于公所，偶值其醉，忽指监曰："汝腹何大也？此中必有奇宝，我欲开视之。"以匕首刺监腹，应刃而毙。王之堂官王化者，年已六十余，盛夏苦暑，袒而立于庭。之信憎其年老，笑谓化曰："汝须眉太白，我当黑之，遂缚化曝烈日中，自巳至酉，百计求免，始得脱。王大忿恚，呼之信杖之三十，而尚恣益甚。光因乘间言俺达公刚而多虐，勇而寡仁，若以嗣位，必不利于社稷，请废而立次子固山。王深然其说，因复犹豫，终未即行。光窥王无废立意，恐谋泄见疑，遂曲顺之信所为。凡凿山开矿，煮海鬻盐，遣列郡之税使，通外洋之贾舶，无不从光擘画。是以藩府之富，几甲天下，而光之富亦拟于王。丙辰二月，郑锦下东管，马

雄入南海，赵天元、谢厥扶俱以舟师迎降。之信计无所出，乃死光以辞于敌。谓向之抗衡上国，久持弗下者，皆此人之为也，遂纳款伪周。时可喜屏居旧府，闻之，深悔不用光言，以速光之死，流涕太息者累月，不久亦殁。

于文襄之敏

乾隆初，军机大臣入参密勿，出览奏章，无不屏除奔竞，廉直自矢。如果毅公讷亲，其人虽豁刻，不近人情，而其门庭阒然，可张罗雀，其他人可知矣。惟汪文端公由敦爱惜文才，延接后进，为世所訾议。然所拔取者，皆寒畯之士，初无苞苴之议者。于文襄敏中承其衣钵，入调金鼎，初尚矫廉，能以蒙上眷，继则广接外吏，颇有簠簋不饬之议。再当时傅文忠、刘文正诸公相继谢事，秉钧轴者，惟公一人，故风气为之一变。其后和相继之，政府之事益坏，皆由公一人作俑，识者讥之。然其才颇敏捷，非人之所能及，其初御制诗文，皆无预定稿本，上朗诵后，公为之起草，而无一字之误。后梁瑶峰入军机，上命梁掌诗本，而专委公以政事，公遂不复留心。一日上召公及梁人，复诵天章，公曰梁，梁不省。及出，公待梁誊默，久之不至。问之，梁茫然。公曰："吾以为君之专司，故老夫不复记忆，今其事奈何？"梁公愧无所答。公曰："待老夫代公思之。"因默坐斗室中，刻余录出，所差惟一二字耳，梁拜服之。故其得膺天眷在政府几二十年，而初无所谯责者，有以哉！

张文襄遗事

光绪某年，文襄以鄂督入朝。公余，偶遨游琉璃厂，瞥见一古董店，装潢雅致，驻足流览。庭中陈一巨瓮，形制奇诡，古色斓斑，映以玻璃大镜屏，光怪陆离。绚烂夺目。谛视之，四周悉篆籀文，如蚓如蚌，模糊不可辨辨。文襄爱玩不忍释，询其价则某巨宦故物，特借以陈设，非卖品也，怅怅归。逾数日，又偕幕僚之嗜古者往观之，亦决为古代物，文襄愈欲得之。肆主允往商，未几偕某巨室管事至，索值三千金。文襄难之，询其家世不以告。往返数四，始以二千金获之。舁至鄂，命工搨印数百张，分赠僚友。置之庭中，注水满中，蓄金鱼数尾，仆从或以刀试之，似受刃。一夕大雷雨，旦起视之，则篆籀文斑驳痕，化为乌有矣。盖向之苍然而古者纸也，黝然而泽者蜡也，骨董鬼伪饰以欺人者也。文襄为之不怡者累日。文襄督两广时，倪公文蔚为巡抚，文襄以倪新进，颇慢易之。倪亦负气不稍让，二人意见日深，时相龃龉。一日倪以事谒总督，文襄拒不纳，三谒三拒之。倪问何时可见，期以旦日日中。倪先期往，日过午，仍不获见。倪私问仆从："大人有客乎？"则对曰："无之，签押房观文书耳。"问何不禀报，则曰："大人观文书，向不许人回话。"倪愈不怿，大步闯然入，戈什大声言巡抚至。瞥见文襄执书坐安乐椅中，若为弗闻也者。倪忿然作色曰："督抚同为朝廷命官，某以公事来，何小觑我也？"拂衣竟出，欲辞官，将军出调和之。为置酒释嫌，二公皆许诺。届期倪先至，文襄日旰不来，将军强致之。至则直入坐上座，将军起奉巵，文襄立饮之。将酌

以奉倪，文襄又饮之。倪大怒，推案起，脱帽抵几，径回署，即日谢病。政府知之，乃调倪他所。倪既去任，文襄获理巡抚，两署悬隔，往返颇不便。思空中构铁桥，沟通两署，召工雇值约二十余万金。款无出，颇踌躇。忽接港电，有候补县某，持总督印札，借某事向港澳华商募捐，已集得银十余万，未审有之乎？文襄愕然，已即复电言有之。适某兵轮以事至港，即命管带诱其人偕来，毋使逸。既至署，命闭之空室中。某知败露，首领将不保，徬徨无所措，欲自裁。窗外环伺者众，不得隙。夜二鼓，文襄自内出，某愧汗伏地，叩头请罪，文襄不顾，但曰："汝胆大至此，不可赦，不可赦。"良久良久，乃命之起，赐坐，加以颜色曰："吾今赦汝，汝能更为此乎？"某惶恐曰："愿尽力。"于是更给以札，使往南洋群岛，又募得十数万金，而铁桥以成，桥成后，每夕阳欲下时，姬妓辈或靓妆炫服，逍遥其上，人望之如天半神仙云。后某督至，始拆去之。

张文和之才

张文和公辅相两朝，凡二十余年，一时大臣，皆出后进。年八十余，精神矍铄，裁拟谕旨，文采赡备。当时颇讥其祖庇同乡，诛锄异己，屡为言官所劾。然其才干实出于众，凡其所平章政事及召对诸语，归时灯下蝇头，书于秘册，不遗一字，至八十余书。尝颠倒一语，自掷笔叹曰："精力竭矣。"世宗召对，问其各部院大臣及司员胥吏之名姓，公缕陈名姓籍贯，及其科目先后，无所错误。又以谦冲自居，与鄂文端公同事十余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语。鄂公有所过失，公必以微语讥讽，使鄂公无以自

容。暑日鄂公尝脱帽乘凉，其堂宇湫隘，鄂公环视曰："此帽置于何所？"公徐笑曰："此顶还是在自家头上为妙。"鄂神色不怡者数日。然其善于窥测上意，每事先意承志，后为高宗所觉，因下诏罪之，逐公还家。致使汪文端于文襄辈，互相承其衣钵，绒默成风，朝局为之一变，亦公有以致之也。

彭刚直之知遇

彭刚直公不能作楷书，试卷誊正，往往出格，九应童试，皆坐是被斥。时浙人高某，视学湖南，尝微行物色佳士不可得。最后过刚直故里，闻读书良苦，循审所习，似非制艺，异焉。再视屋宇甚陋，门有联曰："绝少五千柱腹撑肠书卷；只余一副忠君爱国心肝。"书势雄杰，不颜不欧，似未曾学者。叩邻右得刚直名姓，及其家世，知必应试，遂心志之。是岁按临长沙府属，得一卷，书势雄杰，俗曾经眼，恍然有所感触，竟拔置第一。迨揭晓，果系刚直，大悦。参谒时，历述所见告之，刚直感恩知己，请列门墙，执师生礼。高致仕后，子若孙倦读淫博，不能世其家业，而彭已贵，为择地筑园墅报之，即今高庄是也。

袁爽秋

袁爽秋之夫人薛氏，学问宏深，博通经史，有不栉进士之誉。爽秋学问，夫人攻错之力居多，故爽秋有季常之惧，然实另有原因也。传闻爽秋本姓某氏，为袁某乞养子，故冒其姓。幼时家贫，为人牧牛，常戏登桐庐塔顶。乡愚野老，谓其必发达，以

该塔素名有鬼魅人，爽秋登之无恙也。及十二三岁，某戚携之北上，流落都门，薛慰农收养之，执杂役焉。后因某事对答数语，慰农大奇之，使伴诸子读，遂妻以女。有谓爽秋实为养父挟之北上，适值薛慰农择婿，爽秋预其选。盖尔时慰农所注意者二人：一为杨廷甫，一为袁爽秋。薛慰农之夫人亲相之，并阅二人文，谓杨廷甫必可点翰林，袁爽秋不过进士而已。且杨貌优于袁，欲婿杨，薛慰农则谓杨虽可入词苑，终不过翰林而已。袁虽不能入词苑，必有督抚之望，为一代名人，遂决婿袁云。庚子之难，爽秋从容就义，实其夫人薛氏所主持也，可谓巾帼英雄矣。不怖进士，岂虚誉哉！

吊袁爽秋诗

桐庐袁爽秋先生，文学治行，并世无匹。庚子事变，抗疏严劾端刚，身遭骈戮。张文襄过芜湖，赋诗三章吊之云："七国联兵竟叩关，知君却敌补青天。千秋人痛晁家令，曾为君王策万全。""民言吴守治无双，士道文翁教此邦。黔首青衿各私祭，年年万泪咽中江。""西江魔派不堪吟，北宋新奇是雅音。双井半山君一手，伤哉斜日广陵琴！"吊太常者夥矣，如此诗之情文双挚，未之见也。

记宝竹坡父子

前清之季，宗室中最明达者，无若宝竹坡父子。竹坡君名宝廷，痛朝政不纲，于浙督学任内，娶江山船妓女，复上疏自劾，

部议落职。竹坡往来西山，以诗酒自娱，洒然有遗世之念。尝有句云："微臣好色诗天性，只爱风流不爱官。"其侘傺可想。其子寿富字伯福，官庶常，告八旗子弟书，中有句云："民权起而大族之祸烈，戎祸兴而大族之祸更烈。"所谓大族者，即指八旗，亦若逆知庚子之变与去年革命之事者。当时八旗人士置伯福者盈耳，指为妖妄者，十人而九也。伯福既为书告八旗子弟，又与吴彦复君保初创"知耻学会"于宣武城南，奔走叫号，所至强聒，而一般士大夫，率掩耳而走。戊戌政变后，徐荫轩指为妖人，以宗室故得免诛戮，而令其妻父联元严加约束。伯福既常居岳家，以诗酒自晦，间为联元陈说时局大势，联元甚鄙之。拳乱起，联元力陈拳不可恃，遭骈戮。伯福痛其外舅为己而死也，则大恸。联军入京，遂与其弟富寿仰药偕殉，濒死为绝句二首云："奕奕诸王胆气粗，竟轻一掷丧鸿图。请看国破家亡后，到底书生是丈夫。""薰莸相杂恨东林，党祸牵连竟陆沈。今日海枯见白石，两年重谤不伤心。"玩其词蹈瑾满志，真有视死如归之乐。伯福为人，勇于自任，虑一事，发一言，千人非笑，不顾也。通州张季直赠诗中有句云："坐阅飞腾吾已倦，禁当非笑子能雄。商量旧学成新语，慷慨君恩有父风。"可以为伯福写照。

同光枢臣之消长

同光之际，当国枢臣，分数时代。同治初元，为文祥、沈桂芬时代。时大乱初平，疮痍未复，正可改革政体，以固国本。文祥虽不学无术，犹知引沈桂芬自助，实为汉人掌握政权嚆矢。故李鸿章、翁同和亦联袂而起，时封疆大吏，汉人居半。即枢要之

地，实力亦渐加增。同治中叶，宇内得以少安者，职是故也。光绪初，变为孙毓汶、徐用仪时代。然孙名为汉人，实仰满人鼻息，尤与李莲英狼狈为奸。徐用仪则唯唯诺诺，听孙指挥。十年至二十年高阳、常熟又携手入，然高阳守有余而才不足。常熟极思振作，而掣于西后之肘，亦不能大展其长，且触满人之忌，故收场尤落寞。二十年后，则刚毅、荣禄时代，纯为满人猿臂伸张之日。继之者弈劻、世续、那桐沆瀣一气，固守藩篱，如瞿鸿禨、徐世昌、林绍年皆在弈劻之下。如张之洞等，虽权力稍增，而为日无多，不能发展矣。

百文敏轶事

百文敏菊溪总制两江时，阅兵江西。赣抚某中丞初与之宴，百严厉威肃，竟日无言，自中丞以下，莫不震慴。次日再宴，演剧。有优伶名荷官者，旧在京师，色艺冠伦，为百所昵，是日承值，百见之色动，顾问："汝非荷官耶？何以至是？年稍长矣，无怪老夫之鬓皤也。"荷官因跪进至膝，作捋其须状曰："太师不老。"盖依院本貂蝉语，百大喜，为之引满三爵，曰："尔可谓'荷老尚余擎雨盖'，老夫可谓'菊残犹有傲霜枝'矣"。荷官叩谢。是日四座尽欢，核阅营政，亦少举刻，不知此承值者适然而然耶？抑中丞预储以待耶？预储以待，则与江南主之待陶谷，文潞公之待何剡，王铁之待韩璜等事绝类。丁卯，百以两粤开府乞病内用，入都时，或谒之于道次，百蹙然曰："吾以刑部尚书用，汉员为金兰畦光悌，其人张汤郅都也，吾不与衡，如民命何？"客曰："昔径山示童子案云：'汝进一步则死，退一步则

亡，作么生？’童子曰：‘吾旁行一步何妨？’”百颔之者再。陛见时，乃力陈病尚未痊，乞闲散自效，遂改总宪。庚午以两江节钺底定李家楼漫口，合龙后，至龙王庙行礼竣，僚属以至卒徒，均叩谢且贺。百忽一例遵跪，众大骇曰：“卑职与小的曷敢？”百喟然曰：“当在坝上时，何所分大人、卑职、老爷、小的也，惊涛一刷，贵贱同流，诸君不顾身命为朝廷事，皆吾好朋友。”指帽上红顶曰：“永矢此心，诸公皆可戴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众均崩角，至有泣不能起者。百晚节颇有墨名，然干练能任事，亦满大员中之能臣也。

施 青 天

施漕帅世纶有权术，任京兆尹时，金吾帅托公和诺，以宠幸冠一时。轿前常拥八骀，施遇诸涂，乃拱立道旁，长揖以俟之。托惊骇下轿问之，施忽厉声曰：“国制非王公不设骟马，吾以为诸王至此，拱立以俟，孰意其为汝也？”欲立劾之，托谢之乃已。俗呼曰“施青天”云。

施世纶政绩

清代循吏，为庸俗妇孺所最称道者，莫如施世纶。院曲盲词，盛演唱其政绩者，盖由小说中刻有施公案一书，比公为宋之包孝肃，明之海忠介，故俗口流传，至今不泯也。按公当官实廉强，能恤下。初知江南泰州，值淮安下河被水，诏遣两大臣莅州督堤工，从者驿骚闾里，公白其不法者治之。湖广兵变，援剿官

兵过境，沿途攘夺，公具刍粮以应，而令人各持一挺列而待，有犯者治之，兵皆敛手去。守扬州江宁，所至民怀，以父忧去，（按公为靖海侯琅次子）。乞留者万人，不得请，乃人投一文钱建双亭于府衙前，名“一文亭”。累迁督漕运，奉命勘陕西灾，全陕积储多虚耗，而西安风翔为甚。将具疏，总督鄂海以公子知会宁也，微词要挟，公笑曰：“吾自入官，身且不顾，何有子？”卒劾之，鄂以失察罢。公平生得力在“不侮鳏寡。不畏强御”二语。盖二百余年茅檐妇孺之口，不尽无凭也。

洪承畴母

洪经略入都后，其太夫人犹在也。自闽迎入京，太夫人见经略，大怒骂，以杖击之，数其不死之罪，曰：“汝迎我来，将使我为旗下老婢耶？我打汝死，为天下除害。”经略疾走得免。

沈百五

明末、崇明有沈百五者，名廷扬，号五梅，家甚富，曾遇洪承畴于客舍。是时洪年十二、三，相貌不凡。沈以为非常人，见其穷困，延之至家，并延其父为西席，即课承畴，故承畴感德，尝呼沈为伯父。后承畴已贵，适山东、河南流贼横行，淮河粮运辄阻，当事者咸束手，于是洪荐百五。百五乃尽散家财，不请帑藏，运米数千艘，由海道送京。思陵召见，授户部山东清吏司郎中，加光禄寺卿。不数年，承畴已降清朝，百五独不肯，脱身走海，尚图结援，为清兵所获，洪往谕降。百五故作不识认曰：“吾眼

已瞎，汝为谁？”洪曰：“小侄承畴也，伯父岂忘之耶？”百五大呼曰：“洪公受国厚恩，殉节久矣，尔何人斯？欲陷我于不义乎！”乃揪洪衣襟，大批其颊。洪笑曰：“钟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强也。”遂被执，至于江宁，戮淮清桥下。妾张氏，收其尸，尽橐衣装，葬之虎丘东麓，庐墓二十年而死。初、百五结援时，有死士五百人，沈死后，哭声震天，一时同殉，殆有惨于齐之田横云。

吴留村

吴留村名兴祚，字伯成，其先本浙之山阴人。中顺治五年进士，时年十七。其明年，即选江西萍乡县知县。迁山西大宁县知县，升山东沂州府知府。以事镌级，左补江南无锡县者十三年。政通人和，士民感戴。忽有奸人持制府札，立取库金三千两，吴疑之，诘以数语，其人伏罪，乃告之曰：“尔等是极聪明人，故能作此伎俩，若落他人手，立斩矣。虽然，看汝状貌，尚有出息。”乃畀以百金，纵之去。后数年，闽寇日炽，吴解饷由海道至厦门，忽逢盗劫，已而尽还之。盗过船叩头谢罪曰：“公，大恩人也。”询之，即向所持札取库金者。由是其人献密计为内应，将以报吴，时闽浙总督为姚公启圣，与吴同乡，商所以灭寇之法。康熙十五年冬，八闽既复，姚上闻，特擢福建按察使，旋升两广总督。留村在无锡，既膺殊遇，凤驾将行，锡之父老士庶，被泽蒙麻者，自县治以至河干，直达于省城之金阊门。八九十里，号泣攀留，行趾相接，不下数万人。其搢绅及受知之士，则操舟祖道，肆筵设席，鼓吹喧阗。或有执卮酒以献于道者，亦连樯数

十里，依依不舍。使君为之泫然，士民之感德如此。

李敏达逸事

康熙末，各省钱粮多亏，世宗诏清查，天下震慑。李敏达公卫，总督浙江，闻之，诣内幕问策，皆瞠不语。公曰："不请朝臣来，天子弗信。朝臣至而督抚无权，事败矣。宜速缮一疏，极言浙省废弛久，诚得内大臣督治甚善。但内臣初至，未得要领，臣身任地方，需臣协理，事裁办。"疏成，驰奏。即诈称生日，开筵受贺，浙中七十二州县，无不麇至者。公张灯陈百戏，止而觞之，召诸州县至密室，语曰："清查使者至矣，汝库亏丝毫勿欺我，我能救汝，否者发露被诛，勿我怨"皆泣谢曰："如公教。"归皆核册密呈，其无亏者，具状上。亡何奏下，许公协理，清查大臣户部尚书彭维新实来。先至江南，江南督抚不敢阑语，一听彭所为。彭天资险蠢，钩考烦密，民吏不堪，州县拟流、斩、监、追者无算。毕，到浙，气骄甚。公迎见，即持朱批示之曰："朝廷许卫与闻，公勿如江南办也。"彭气沮，稍稍礼下于公。公置酒宴彭，半巡执杯叹曰："凡共事者，未有不争者也。某性粗，好与人角，屡蒙上诲。今誓与公无争而后可，但不知如何而后可以无争。"彭曰："分县而办何如？"公曰："善。"呼侍者书州县名若干，揉小纸如豆，髹盘盛与彭，起分拈之，暗有徽记，彭不知也。其亏者，归公，其无所亏者，归彭。彭刻苦辇较，手握算，至胼起，卒无所得。而公密将赃罚闲款，盐课赢馀，私摊抵矣。故使人问曰："有亏否，何如？"彭曰："无之。"彭问公，公阳为喜出意外者，而应曰："亦无有也。"

遂两人同奏浙省无亏。世宗大悦，语人曰："他人闻清查多忧愁，独李卫敢张灯宴，彼教督有素，自信故也。"晋秩太子太保，赏赐无算，各官俱加一级。江南之人，望如天上。河东总督田文镜柄用时，忌公，暗劾公，上不为动。田惧，转结纳，伺公居太夫人丧，遣人以厚赙吊。公骂曰："吾母虽馁，不饮小人一勺水也。"麾使者于大门之外，而投其名纸于溷中。然性极服善，一日坐堂上，命吏胥田芳作奏，请封五代。田不可，曰："封典止三代，无五代，芳不能作此奏。"固命之，对如前。公大怒，骂曰："畜产，例自我创，何干汝而逆我？"田遽起立，勃然曰："公大误，公怙天子一时宠，忘王章。芳故晓公，公当谢芳，乃辱及其亲何也？且公为人子孙，封三代而犹未足，芳亦人子孙，未封一代。而公以畜产宠秩之，何用心逆人道耶？芳殊不服！芳殊不服！"公素负气，忽公堂为吏所折，窘不知所为。强复怒曰："便是我误，汝不服，奈何？"曰："公大人也，芳小吏也，岂特公詈芳，芳无如公何，即公杖死芳，芳亦无如公何。所可惜者，大人之威，能申于小吏，而小吏之理，殊直于大人耳！"言毕竟走出。公默然，顾左右，乱以他语而罢。是晚召芳，芳疑公蓄怒，将阴祸之。入，色如土。公握其手，笑曰："汝有胆识而辱为吏，可惜！吾贷汝千二百金，纳县丞，他日事上官，亦以直道行之。"田泣谢，得富平县丞，选凤翔令，以贤闻。

傅卓园者，名魁，公标下卒也。少无赖，以材武入勇健营。涿州大盗李自洪，力敌千人，匿大邵村牛四家，公命卓园往擒。卓园请标下李昌明及韩景琦俱。公笑曰："汝往，能擒此贼。昌明往，非昌明杀贼，则贼杀昌明。韩景琦往，必误乃公事。不信，如汝意试之。"卓园夜至牛村，自洪方谋劫冉贡生家，未发。卓

园破门入，昌明舞双锤先登，贼暗中斫之伤，大呼仆地。卓园继进，门小，器无所施。弃其戟，手掐贼阴而曳之，小肠出矣。贼抱卓园，刃其背万千，幸衷甲不死，然骨入者寸许。卓园绕贼肠于臂，至三匝，贼犹能运刀。韩景琦急来助，昏黑不辨，捧傅足，以为贼而缚焉。傅自念受两人敌必败，不得已，逆而跋之，绳三重皆断。韩仆出数步外。天渐明，三人共缚盗，献之辕。公大笑曰："吾所料何如？"盗且死，顾行刑者曰："吾为盗三十年，杀人如草，官兵屡捕，无敢格斗，今擒我者壮士也，愿一见而死。"或指卓园，盗运目久之，叹曰："我久当死，死于足下，值矣。我所遗宝刀，知足下来，哀鸣三日，宜赠子佩之。我死不悔为盗，悔不知天下之尚有人也。"

陈恪勤轶事

陈恪勤鹏年，字沧州，以康熙辛未进士，知衢州府西安县，有善政。大学士张鹏翮荐之，移知山阳，迁知海州，再迁知江宁府。清圣祖南巡，总督阿山借供张名，欲加税，公不可，乃以他事中之，落职。按验，圣祖赦之，命入武英殿修书，起知苏州府。公廉干有才，民爱之如水趋壑，每衙职按问，老幼罢市聚哭，持糒醪相遗。满州驻防兵亦率男妇踏门入，牵袍嗅靴，求见陈青天状貌。闻赦诏下，焚香跪北呼万岁者，其声殷天。系江宁狱，或绝其食，狱卒怜之，私哺以饼，为守者李丞侦知，怒杖卒四十。日通一勺水，入狱者如之，公自分命绝矣。忽闻外有贵人驺唱声甚高曰："狱官来，我浙江巡抚赵申乔也，入觐时皇上命我语江南督抚'还我活陈鹏年'，不知汝等可知否？"言毕去，不

与公交一语。未十年，公总督南河，李为邳睢同知，大惧，来谒公。公无言，李心稍安，疑公忘之矣。居亡何，黄河南岸崩，刍茭翔贵，治者竹楗石菑，需金万。公张饮，召河官十余人入，酒行，叹曰："鹏年饿江宁狱几死，不意有今日。"自贺一觥，且饮且目李，目闪闪如电，须髯翕张，李色变，客亦瞠视，不知所以。公笑曰："诸君不贺我乎？盍尽一觥？"合席诺声如雷，不能者强毕之。俄奴捧罂甇罇出，磁而鹄金者也，状狞恶。公起手斟之，徧示客曰："满乎？"曰："满矣。"持行至李所，曰："某年月日为一饼故，杖狱卒，欲饿我死者，非他人即足下也。今河岸崩，百万生灵所关，不比老陈性命不值一钱也。罚汝饮，即往办治，放一勺水入民田者，请敕书斩汝，亦使群公知鹏年非报私仇者。"李长跪，色若死灰，持罇，罇堕地碎，两手自搏，叩头数百。满席客咄嗟回首，无一人忍睨其面者。李出，倾家治河。河平，来验工官，缨帽小车，所杖江宁狱卒也。既李竟惭恨死。公于故人子弟，孤寒后进，汲引如不及。宾从欢饮，而公目览手答，沛然有余。每用人，虽其家之一縆一缕，必为资送，称善广座，训过密室，人衔感沦骨。入狱逌然，自忆未了事曰："杜茶村未葬，某僧求书未与，布衣王安节缺为面别。"从容料量，承锁而行。在苏异郁林石于郡学，游焦山，遣人泅水，取瘗鹤铭，为亭护之，其标奇如此。所著诗文若干卷，其被逮入京也，除夕，市米潞河。主人问客何来，曰："陈太守。"曰："是湘潭陈公耶？"曰："然。"主人曰："是廉吏安用钱为？"反其直，问住某所。次日户外车声辚辚，馈米十石，书一函，称天子必再用公，公宜以一节终始，毋失天下望，纸尾不著名姓。问担夫曰："其人姓魏。"访之，则闭户他出，竟不知何许人也。

于清端政迹

于清端成龙治术，为清循吏之最，以州牧屡迁至福建按察使。福建当耿忠精乱后，公抚绥遗民，多惠政。巡抚直隶，总督两江时，官吏望风改操。知公好微行，遇白髯伟貌者，群相指震慑。士民有欢笑，无管弦，游惰不空手，柜坊无锁。公清介绝俗，重门洞开，白事官吏，直入寝室。左姜皮，右簿书，状如乡里学博，而用兵如神，尤善治盗。知黄州时，闻张某者，盗魁也。崇墉高垣，役捕多取食焉。虑少迂缓，奸不得。乃半途微服，佣其家，诡名杨二，司洒扫谨，张爱之，使为群盗先。居亡何，尽悉盗之伴侣、胠箧、机密、绰号乃遁去。鸣钲到官。一日，集健步约曰："从吾擒盗，具仪仗兵械，称谒前行。"至张所，排衙于庭，大呼盗出。张错愕迎拜犹抵拦。公曰："勿承，可仰面视，我杨二也。"张惊，伏地请死。公取袖中大案数十掷与之曰："为办此足以赎矣。"张唯唯。公留健役助之。不数日，群盗尽获，其杀人者活埋之。武昌营弁某弟素无赖，适远归，是夜军鞫尽劫，弁告弟所为，被刑诬服，连引十余人。狱具献盗，公破械纵之。抚军惊问，曰："盗冤"曰："真盗何在？"公指堂下一校曰："是真盗也。余党进香木兰山，今晚获矣。"未几获盗，赃尚在校家，封识宛然。江宁盗号鱼壳者。跻捷，倚驻防都统为解，有司莫能擒。公抵任时，官吏惮公，远迎公，日旰不至。方惊疑探刺，而逻者报公早单车入府矣。群吏饰厨传，不受；馈饩牵，不受，一郡不知所为。按察使某，公年家子也，从容言公过清严，则上下之情不通，某意欲具一餐为雅寿。公笑曰："以

他物寿我，不如以鱼壳寿我。”按察司喻意出，以千金为募。雷翠亭者，名捕也，出而受金。司府县握手嘱曰：“我等颜面寄汝矣，勉之！”翠亭质妻子于狱。侦知鱼方会群盗，张饮秦淮。乃伪乞者，跪席西，呢呢求食。鱼望见疑之，刃肉冲其口。雷仰而吞，神色不动。鱼咋曰：“子胡然？子非丐人，子为于青天来擒我耳，行矣，健儿肯汝累乎？”翠亭再拜。群役入，跪而加锁，扣之赴狱。司府县贺于衙。是夕公秉烛坐，梁上若然有声，一男子持匕首下。公叱何人，曰：“鱼壳也。”公解冠几上，指其头，曰：“取。”鱼长跪笑曰：“取公头不待公命也，方下梁时，如有物击我手，不得动，方知公神人，某恶贯满矣。”自反接，寄匕首以戏。公曰：“国法有市曹在。”呼左右，饮以酒，缚至射棚下，许免其妻子。迟明狱吏报失盗，人情洶洶，司府县相贺者转而相尤，趋辕将跪谢告实。而公已命中军将鱼壳斩决西市。

左文襄轶事

左文襄公，天资豪爽，圭角毕张，一切睥睨视之。治军新疆，廷命所谕，辄以为不是，必加驳辨，诋军机为无才。文文忠劝上召左入赞其力。左既入枢垣，凡事必不以为然，及请旨俞允后，左又无言。始知天下事之难，固不能尽如一、二人意。又左尝轻视大臣跽蹜鞠躬者，以为天威不若是之可畏。初入京召见毕，退谓人曰：“吾今而后知天威咫尺之森肃矣。”于是始不敢为大言。

文襄刚毅强果，已届耆年，精力不衰，虽日历兵间疾苦，未尝以况瘁形于颜色。边塞苦寒，雪压行帐，拥絮者缀，据白木

案，手披图籍，口受方略，自朝至夕，不遑暇食。军事旁午，官书山积，日必次第治理。遇将士不尚权术，惟以诚信相感孚，贪夫悍卒，一经驾驭，罔不帖然。副将某在麾下，颇能用命，后至江西，未久即伏法。公曰："若始终属我，何至亡其首领？"公雅喜自负，与友人书，恒末署老亮，以诸葛自况。砥砺刚介之操，老而益力。

刘忠诚与连文冲轶事

刘坤一之三下江南也，西太后之意，初不属之。时当国者为荣禄，荣不学无术，诏令批摺，一切委连文冲。连本军机处帮领班章京，小有才，又善谀媚，以此得荣欢。刘坤一欲回任两江，不得不奔走荣门。荣门不可得而入，乃结纳荣之幕友连章京。曾谒二次失值，不得已，求见连西席某，间接以适于荣。西席某黠甚，比连归，某言刘来谒状，而不言其他，连亦略颔之。翌日、西席某探连今日所办之事，连大言曰："荣相奏请，以刘坤一回任，竟得俞允，余无他事。"翌日，刘又来，西席某向刘贺云："事已谐矣。"翌日清谕出，刘又来，并挟白金二万两之券，袖交西席某手云："乞为连君寿。"西席某竟以金入囊，而缄其口。比请训出，照例拜客，刘与连始觌面，连未道谢前贶，刘亦未便明言。又疑连藐二万，翌日又馈送白金二万，仍以券交西席某手。西席某又蚀金一万，仅回连云："刘某今送万金来。"连遂援十成提二成例，以二千金酬西席某劳，已得八千金，而不知已为西席某所卖。越半月，西席某忽借他故辞馆，竟怀挟三万二千金去。比庚子拳祸，政府纵匪殃民，五月清载漪伪谕有云："与其

苟且图存，同归于尽，曷若大张挞伐，以决雌雄彼特战力，我恃人心。”一时传诵，而不知祸我东南赤子，皆此数语酿成之，而连文冲与有力焉。连以庇拳故，为外人所指索，必欲痛惩之。荣禄知连不可留京，遂外放江西某府知府，连亦竭力设词解免，而外人卒持不可。适刘坤一督两江，连以属吏礼参谒，私冀刘不忘前惠，或为怙恶。刘以连罪通天，外人尤不可掩饰。连疑刘负义不为力，遂自诉生平未敢妄取一钱，而为人谋则无不忠，何以今日患难，人竟不我援手？语侵刘，刘曰：“余前以二万金馈若，君犹以为未足，必欲再得余二万金乃餍。君曰：‘不妄取一钱’毋乃自戾其说乎？”连闻堂，瞠目不解所谓。刘反复详述当日种种情状，连如梦初觉，自悔堕入西席某彀中，然已无及矣。

丁汝昌

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当甲午之役，与日本海战，全军尽没，至于舰队亦降，以一死代全舰官兵之命。其志极可哀，而无损于军人之名誉。日本人以丁之手书公牍，用铜片印成一册，大鸟圭介为之跋语，极称道其为人。东西洋学者，研究丁之行为，谓有伦理学上之价值。而当时统将有道员戴某，则实临阵退缩，邂逅为敌所毙，而滥厕忠义之林，清朝为之赐恤。是非赏罚之不明，未有甚于清之季世者。即张佩纶马尾之役，见敌不走，气象伟异。自王壬秋、林琴南辈，均鸣其冤，而言者至今不已。故法越、中日诸战役之真是非，久莫能明矣。

胡文忠之风流

陶文毅督两江，严禁僚属冶游。时胡润之亦在文毅幕中，僚属之冶游者，皆借润之为名，而文毅则独责诸僚幕，而不责润之也。曰："润之他日为国勤劳，将无眼暑以行乐，今之所为，盖预偿其后之劳也。"已而润之果勤劳国事至死矣。观此则以文毅之严正，而独能恕润之。以润之之跌宕风流，而一操事权，则顿改前态，刻苦励行，英雄之所为，固迥异寻常人矣。

沈子敦先生传略

先生名家本，浙江吴兴人。髫年毕群经，于周官尤多神悟。后阅郎氏《周官古文奇字》一篇，知多舛误，锐意纠正，成《周官书名考古》一卷。咸丰己未，其父某出御史出守黔中，时苗气正恶，道路艰阻，黔垣戒严，先生间关省父，屡濒于危。庚子客游闽峤，居潘方伯蔚署中，得观闽本《四库书纂跋后》一卷。同治甲子，援例以郎中分刑部，肆力于经学、小学及掌故考据。都下得书易，精心玩索，故所纂述，以是时为最多。光绪癸未成进士，补官后充主稿，兼秋审处，自此遂专心于法律之学。纂有《读律校勘记》五卷，《秋谳须知》十卷，辑有《列案汇览》一百卷，《剩字集》二卷。复病近人治律之陋，乃搜讨典籍，考订汉、晋、唐、宋历代律令，期成一家之学。癸巳后历守天津、保定，公余纂述，曾不少辍。癸卯秋开馆修订法律，绵历十载。日延接中、外法家，研究各国法律，穷其堂奥。先后订成民律、刑律、

商律、民刑诉讼律及其他附属法，共数十种。稿本盈屋，每本眉批签注，动累万字，同馆少年皆叹服。创办法律学校，育才逾千人。其有异者，奖成倍切。教习学员有所质疑，为文以答，娓娓千言。少暇仍事著述，纂有《历代刑法考》若干卷，《历代刑官考》二卷，《奇觚文存》二卷，又二编二卷。平日除从公外，即静坐室中，手一卷，漏深灯炮，了无倦容。庚戌秋兼任资政院副议长，值法律馆纂订各稿将告成，日与馆员逐条细究，议院事又需兼顾，四阅月终会期。除循例休息，无一日缺席。任刑部侍郎最久。及丙午修官制，改大理院正卿，旋调任法部侍郎，寻升法部大臣。清廷逊位，先生乞病。逊位诏未副署，先期请假。及改为法部正首领，并未到署。杜门谢客，一意著书。项城以司法部长商请，先生作书婉谢之。项城谓此系南京政府之意，如不列名单内，恐失人望。乃于寄去阁员名单内，列先生名，而注明以病坚辞，此第一次内阁事也。第二次组织内阁，项城复请其出任司法，先生乃荐章宗祥自代，参议院未通过。殁年七十四岁，临殁前四日，尚伏案著书，前十日尚写日记。好学不倦，敬爱文士，布衣蔬食，除购书外，别无他好。近两年中杜门谢客，董理旧作，编定《枕碧楼诗稿》六卷，《枕碧楼偶存稿》八卷，《日南随笔》八卷，《日南读书记》十八卷，《说文引经异同考》八卷，《文选注引书目》若干卷，《三国志琐言》四卷，《三国志校勘记》八卷，《古书目》三卷，又刊《沈碧楼丛书》十二种亲自校勘，皆梓行。

郭嵩焘

郭嵩焘尝奉使泰西，颇知彼中风土，以新学家自命。还朝

后，缘事请假，返湘中原籍。时内河轮船犹未通行，郭乘小轮回湘。湘人见而大哗，谓郭沾染洋人习气，大集明伦堂，声罪致讨，并焚其轮。郭噤不敢问。观此可见当时内地风气未开之怪象也。

彭刚直轶事

彭刚直公，刚直之名满天下，然亦多情人也。未达时，悦其乡女梅花，欲娶之，未果而夭。尝作梅花诗数章以志感，缠绵悱恻，固与刚直之性不类。此殆知宋广平之赋梅花欤？洎乎暮年，持节长江，与瓜州镇总兵吴家邦，江防统领王之春最昵。时镇江有名妓，曰大乔、小乔，家邦纳大乔，之春纳小乔。皆献大乔、小乔为彭刚直义女，过从甚密，尤宠爱小乔。之春因之获膺上荐，官至安徽巡抚。此殆如东山暮年，赖丝竹陶写欤？或以欲焉责之，则过矣。

彭刚直之刚直

彭刚直公刚介绝俗，然至性过人。幼而失怙，事母至孝，居贫奉养，先意承志。外祖母居怀宁，无子孙，公时特佣书为活，岁不足衣食。以太夫人忧念艰难，跋涉往返五千里，迎至衡阳。太夫人得奉母终天年，所谓孝思不匮者也。邹夫人以朴拙失娇爱，终身无房室之欢。自太夫人卒后，遂不相面。其弟某游客秦豫，遭乱隔绝廿年。及公授安徽巡抚，见邸钞，识其名，始间关至军中相见，哭失声。护爱甚笃，与共寝食。而弟久客州县，服

药烟成瘾。公军中犹严禁烟，以情告，公大怒，立予杖四十，斥出之曰："不断烟瘾，死无相见。"弟感愧自恨，卧三日夜濒死，竟绝不更服，复为兄弟如初。以其习商业，令行盐，致赀巨万，公一无所取。弟亦豪迈挥霍，恤贫笃义，乡人流落江淮者，悉收恤资之，岁散数金，亦先卒。遗妾女与公子妇同居，以孤孙见绥后之。公自领内湖水军，及后总全军，军饷无所出，不以烦公家，前后惟领银十七万两作盐本。军饷外所应得公费，悉出以佐义举。凡出资助本县学田银二千，宾兴费银二千，育婴公费二千，修县志书独供笔札刻资银五千，独建船山书院银万二千，衡清试馆银一万两。其濂溪墓、昭忠祠、京师及各直省湖南衡永会馆，凡募助公举者，动以千计。所部有功者，凯撤时及疾笃时，均举赠各万金，凡费银十万两。族中老者，岁有馈，又计丁口遍资给之，凡数万金。计其兄弟所散财几满百万，而当轴要人，无一字之问，十金之遗，以孤洁无援自喜。至于对于朋友，协和群帅，煦煦恂恂，未尝有倾轧骄倨之心。五十以前，有气陵之者，必胜之而后已。其后望重年耆，人皆推敬，亦深自敛抑。诱接文士，尤能折节。素工画法，兰入妙品，而尤喜画梅，全树满花。所至辄奋笔泼墨，海内传者过万本，藏于箧者，一牛车不能载。尤恶浮华，厌绝馈遗。治军广东时，民上恐饷不继，共辇银十七万送军中，谢不受。及归，众以金排万人姓名，列二伞志感颂，其直万金，悉谕令各还其主，且戒其奢焉。其绣字颂功者，送海幢寺中。治军严肃，恒得法外意，所诛者必可以正民俗。安庆候补副将胡开泰，召倡女饮，而使妻行酒，其妻不可，遂抽刀剖其腹。街巷询询，事闻院司，方聚议谋所以处。公适至，闻之曰："此易耳。"遣召之来，但询名姓居止，便令牵出斩之，民大

欢。湖北忠义前营营官总兵衔副将谭祖纶，诱劫其友张清胜妻，清胜访之，阳留居密室，出伪券索偿债。得逸去，诉营将，州县皆为祖纶地，置不问，因诉于公。公先闻黄州汉阳道路藉藉，欲治之无端，得清胜词，为移总督，先奏劾祖纶，且遣清胜赴武昌质之。诏公与总督即讯，祖纶令人微伺清胜于轮船，挤之溺水死，饵其妻父母及妻刘氏反其狱。忠义营统将方贵重用事，总督昌言诱奸无死罪，谋杀无据。公揣祖纶根据盘固，不可究诘。适总督监临乡闱，即骤至武昌，檄府司提祖纶至行辕，亲讯。忠义营军倾营往观，祖纶至，伴伴若无事。公数其情事，支离狡诈及谋杀踪迹，祖纶伏罪，引令就岸上正军法，一军大惊，然已无所及。夹江及城上、下观者数万人，欢叫称快。故公之所至，老幼瞻迎。长江闻其名字肃然相戒，牧令畏其隶役曰："彭宫保至矣。"非独威声使然，所行事深感民心，庶乎不侮鳏寡者也。

书阿文成公遗事

文成公阿桂，满洲正白旗人，其勋簿官阀生卒岁月，具载史籍，兹特录遗事数则。方公之为定西将军，剿金川酋索诺木也，已百战抵其巢，索诺木震慑，业约别日尽室出，将其木城木栅悉为毁撤。是日晚，参赞以下谒公曰："事机叵测，今日必生缚索诺木致帐下，方可安枕。"公不答，亦不待语竟，已入帐中卧，诸将弁待命不敢退，而公已鼻声如雷，彻帐外矣。诸人者旁皇达旦，甫日出，索诺木已自缚，率诸酋跪帐外，公次第以属吏，因进参赞以下告曰："诸君昨日之语，盖惧索诺木他窜，或畏罪先死耳。我已据阨要，窜将何之？渠若能死，又岂待今日哉？吾故

以为不若高卧待旦日当自来也。”诸将弁诺诺。皆曰：“非某等所及。”又木果木失事后，公代统大军，一日：日欲昳，公忽率十数骑升高阜，觇贼屯札处，不知阜数折已逼贼砦。贼望见，即率犷骑数百，环西南阜驰上，公顾从骑曰：“下马。”复曰：“解衣。”衣不足，复曰：“解里衣。”解毕，曰”“衣悉寸寸裂。”急分走高阜，杂挂林木上，挂毕，曰：“无衣者悉束带。”曰：“上马。”曰：“向阜南缓辔下。”适贼骑已驰至，距向所立阜，仅二十步。时暝色已上，忽见冈缺处旗帜飘忽，络绎不绝，疑援骑从山后至，勒马不遽进。方遣骑四出觇伺，而公已率从骑回大营矣。公曰：“此兵机也，不尔则贼马十倍于我，宁得脱耶？”乾隆末年，和珅横甚，公业知不能制，凡朝夕同入直，必离立十数步外。和珅知公意，故就公语。公亦泛答之，然卒未尝移立一步。公尝病卧直庐，军机章京管世铭入省之，公素所厚也。忽呼语曰：“我年八十，可死。位将相，恩遇无比，可死。子若孙皆已佐部务，无所不足，可死。忍死以待者，实欲俟皇上亲政。犬马之意，得一上达，如是死。乃不恨。”然竟不果。洪亮吉登第日，公为读卷官，拟第一进呈。洪素不习书，独公赏之。尝谓刑部郎孙星衍曰：“人皆以洪编修试策该博，不知字亦过人，余首拔之者，取其无一毫馆阁体耳。”

书裘文达遗事

裘文达公名曰修，江西新建人。公赐宅在内城石虎胡同，购一轩名“好春”，退直所憩。宾客门下士往来者，于阍人悉不关白，径入此轩。若已退直，则公必坐轩左右，若待客矣。一日值

岁小除，诸人咸诣轩与公饯岁，忽司阍者至公侧耳语，公大笑曰："户部堂官岁尽分饭食银两，亦不可告人耶？"即呼挈一囊至，泻出之，皆库贮大锭，两五十。公数坐中客若干，令各怀其一曰："诸君年事大窘，聊以分润耳。"数不足，复命人取之，遍给乃止。公食指既广，又宾客常满坐，值窘乏，亦时时断炊。一日过午，尚未具食。坐客有愠者，公觇知之，即出语曰："诸君他日皆饫天厨颁尚食之人，岂矜矜于裘某之一餐乎？且主人亦尚未食，不独客也。"客意乃解。乾隆帝眷公，时得召见，公奏事毕，则必言各衙门人材。曰：某人勤，某人干事，某人擅文笔，是以公在部及掌院日，翰林诸曹司迁转最速，由公推毂勤也。时公房师大学士蒋文恪公溥亦极爱士，肯为寒素地，有揭荐牍来者，悉馆门下，未尝拒一人。其掌书记者，即公所引入。一日。公入朝遇文恪公。公曰："有一孝廉在都候选，所学极优，师留之乎？"文恪唯唯。公知文恪性阔达，宾客多寡，皆不甚措意。明日遣一仆径送孝廉入文恪邸第，属仆曰："第送诣某书记斤，云昨已面语相公，相公属留客耳。"仆致公命出，书记某即挈孝廉巡历厅事侧两廊，见屋比栉，悉客馆。内一室，门独启，遂径入，见榻上亦有卧具。遽命仆撤出，贮厅事中，语孝廉曰："君行李至，即安置此，但出必须键户，慎勿启也。又一要语相属，君虽馆此，实无一事，不妨日出游行，然必须饭毕始出。日两饭，亦无邀客者，但闻长廊口有高唤者曰：'饭具矣。'即速诣厅事食，迟则不及。"孝廉遵其约，每日饭毕，即键户出游。约计复当饭，则又归。岁值五日中秋日，及岁尽前数日，即有老仆从三、四辈挟巨囊至。遍入客馆，见一卧榻，即置朱提一封，标其函曰岁脩，为数五十。若旁有卧榻，则贮一小封，为数四，以犒从

者。孝廉居文恪邸二年，选湖北一县令始去。在邸日，未尝一为事，亦未尝一面文恪，盖疏节阔目如此，然无碍其为太平宰相也。

裘文达长于行军治水

乾隆二十一年，清王师征伊犁，公面奏军务机宜，乾隆帝大悦，以其才似舒文襄，即赐御衣冠，乘传至巴里坤，传宣圣意。会逆酋莽阿里克遣其弟诡称押送诸番，探信卡伦。公与哈密镇臣祖云龙缚畀总督，发其奸。哈密兵少，有赴巴里坤种地者七百人，公请暂留为卫，拨沙洲五卫麦石添备支放。其剩余者，公散各塘路站平粜之，上皆奖许。公以一书生冒矢石行万里外，与陕甘督抚满洲诸将军计议机密，而能下协边情，上符睿算，近代儒臣，所未有也。公听视机警，受大任举重若轻。上爱其才敏，倚若股肱，凡有事于四方，与大学士刘文正公先后奔走，前命未复，后命又至。半途回车，赸赸东西，虽侍内庭领六部，而英荡款关，足迹常遍天下。公所谳决，无苛严，亦无纵舍。尤善治水，常奏治水当先审其受病之由，再论治病之法。就一县一府而言，病有其处，合一省而言，则不然。就一省言，病有其处，合数省而言，又不然。若仅于一处受病处治之，而下流之去路未清，则为患滋甚。上深然之。所治黄、淮、淝、济、伊、洛、沁、汜等共九十三河，疏排浚渝，贯穿原委，俱有成效，可为后法。凡遇政事诸大臣或探圣意，嗫嚅不前，而公独抗声有犯无隐。上鉴其诚，虽忤旨时加严训，不逾时恩礼如初，亦与舒文襄公相似。年六十二，病噎。上赋诗存问，医药不绝于道，加太子少傅。薨时，赐谥文，入贤良祠。

裘文达公课子之严

裘文达公充磨勘大臣时，某省士子用社稷镇公子，众以为应议，公心知非杜撰，而一时忘其出处。归第问公子麟，对以句出《国语》，后于《左传》检得之，遂长跪受责。时公子已官编修矣。公课子之严，待士之宽，一举而两善备焉。

汤司空逸事

睢州汤文正公，自翰林出为监司，年四十，从孙徵君讲学夏峰，质行著河漳。其治绩，吴淞十郡儿童妇女，皆耳熟焉。立朝之节，同时士大夫多知之。惟受特知于圣祖，而卒困于佥壬，其致怨之由，相构之迹，虽门人子弟，或不能详也。公巡抚江苏时，执政明珠有家隶言事多效，公卿震慑，所至大府常郊迎。过苏，畏公威声，弗敢谒。自监司以下，朝夕候其门。公闻使召之，将命者用故事以客礼请，从骑数十至辕门，顾谓左右，主人出迎何迟也？久之，辟大门传呼，大惊窘迫，脱厮舆服被之，入至阶下，见公南面坐，乃跪而听命。公曰："汝主与吾同朝，闻汝来，故以酒饮犒汝。"命门卒为主人，其人惭沮，即日去苏，归诉之，谋致难于公。而公声绩甚焯，上方响公，念公在外无从得事端。会东宫出阁读书，乃为上言，汤某以理学为时所崇，辅教太子，非某不称。上然之，遂以詹事徵。公之内召也，比郡士民，争以农器什物塞水陆，道不可行。公示谕："吾在外，不能为父老德，往者屡请核减浮粮，并为廷议阻，今入见天子，且面陈之。"

余相国国柱者，执政私人也，得此以告曰："曩议皆上所可也。善则归君，过则归己，而市于众以为名，使上知此立蹶矣。"比公至，语已上闻，而公未之知。进讲东宫，首大学财聚民散数则，毕讲，东宫入侍。上问所肄，具以闻。上曰："此列国分疆时语也，若海内一统，民散将安之？"试询之，公具陈秦隋土崩状，且言一统而民散，祸更烈于分国时。会灵台郎董汉臣上书，指斥时事及执政大臣，下内阁九卿廷议，执政惶悚，不知所为。议与同列囚服待罪。王相国熙继至，貌甚暇，徐曰："市儿妄语，立斩之则事毕矣。"执政曰："上阅奏至再三，亲点次，奖嘉与之，奈何君言若是？"王笑曰："第以吾言入，视何如？"时公为宗伯，最后至，余相国述两议以决于公，公曰："彼言虽妄，然无死法，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吾辈当自省。"国柱曰："此论可上闻乎？"公曰："上见问，固当以此对。"执政入奏，国柱尾其后，而与之语。命下，董汉臣免议。自是上滋不悦公。戊辰、余国柱宣言，上将籍公内府，为旗人表率。时公以兴作度材于通州，某月某日日下晡，忽返，招乡人某官与语，客退，独坐一室。向晦语家人，吾腹不宁，夜半遂殁。既殁逾月，上与诸大臣语曰："吾遇汤某特厚，而怨诎不休，何也？"众曰："无之。"上曰："廷议董汉臣，彼昌言朝无善政，君多失德，大臣不言之，故小臣言之，尚不为怨诎乎？"众乃知公为执政及国柱所倾也。

刘文正公塞阳桥决口

刘文正公临事虽颇刚急，然实有厘剔奸弊，人受其福而不知者。乾隆辛巳岁，河决阳桥，公奉命往塞决口，时夺流者数百

丈。蛸工薪木，皆数百里内村民车载而来，县丞某掌收料物，欲藉以营利，留难百端，有五、六日不得交纳者。人马守候，刍粮皆告竭。公一日易服微行，见薪车千百辆环列河干，私问之，得其故，乃大怒。至公馆，亟请巡抚奉王命旗牌至，使伍伯缚县丞来，欲先斩然后入奏。巡抚及司道以下，为之长跪良久，始释。而数千辆料物一日尽收，民皆驱车返矣。此虽细事，亦可见公瘵弊利民之一端也。

来文端善相马

乾隆时大学士来文端公保善相马，闻嘶即能辨其优劣。尝路见负煤老骥，以重价购之，滁以入贡。上因文端夙有伯乐之称，命畜以上驷。会降酋阿睦尔撒纳来朝，上临滦阳万树园，阿酋素以骑射著名，上欲觇其技，辄以无马辞。侍臣出厩中骏马示之，绝不当意。文端令圉人牵所贡之负煤老骥，使之乘，甫振辔而驰，三试皆然。阿酋大惭，尚未之异也。殆阿酋叛，大为西陲边患，侍臣有忆万树园驰射时事，以良马先知其叛逆，故怒掷之。请加三品俸料焉。文端之目力，又出伯乐上矣。

汤文正之清廉

汤文正公斌，抚吴莅任时，夫人公子皆布衣，行李萧然如寒士，日给惟菜韭。公一日阅簿，见某日市只鸡，愕问曰："吾至此，未尝食鸡，谁市此者？"仆以公子对。公怒，立召公子责之曰："汝谓苏州鸡贱于河南耶？汝思啖鸡，便可归去，世无有士不

能咬菜根，而能作百事者。”并笞其仆而遣之。又公抚吴时，有司报湖荡有莲芡，公驳还，吏固以例请。公曰：“例自人作，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惠，且莲芡或不岁熟，一报部，即为永额，欲去之得乎？”常熟某氏奴，讦告其主。国初时得隧武伪扎，迫主远遁，欲据其主母。公曰：“国家屡更大赦，此草昧事，何足问？而逆奴乃以讦其主乎？”焚其扎，毙奴于杖，中外快之。近时颇有人诋文正诸人为伪学者，使士大夫人人能如汤之洁己奉公，又何致天下事不可收拾哉？

戴简恪轶事

戴简恪公敦元，官刑部尚书。一日大雪，公著雨罩，手抱文书，步至街衢，呼驴车乘之，御者不知公为谁也。及至署，隶役呵殿而入。公下车去雨罩帽，露珊瑚顶，御者大惊，将弃车而逃，公强留与之钱而去，都中谓之“驴车尚书”。卒之日，乡人往视之，敝衣露肘，布衾一袭，其俭德为不可及云。

张文达之爱士

庚子回銮后，惟京师学事办理差强人意。先是京师本有大学堂，庚子之乱，生徒星散，至是长沙张百熙被命管学。公夙负学界重望，苦心孤诣，锐意兴学。礼聘桐城吴挚甫先生为教长，阳湖张鹤龄副之，网罗一时名流殆尽。开师范、仕学、译学、医学四馆，继又开进士馆，豫备科。自是五方秀士，鳞集横塾，文学彬彬振朝野矣。文达后因清廷疑忌，不得展其怀抱，乃辞学务一

切差使，改任邮传部尚书。与侍郎唐绍仪因用人事不相能，遂郁郁一病不起。张为人宏达爱士，能容纳众流。没后士林争悼惜之。如皋冒广生辇以联云："爱好似王阮亭，微闻遗疏陈倩，动天上九重颜色；怜才若龚芝麓，为数揽衣雪涕，有阶前八百孤寒。"盖纪实也。论者谓文达离学务而任邮传，本非素愿。推文达之心，始终不能忘情于苦心缔创之全国学务耳。

余诚格之好谑

余诚格补湖南巡抚，到任未逾月而武昌起义，黎元洪为鄂军都督。谭组安方自京归，进谒诚格，诚格即拱称大都督。盖逆知湖南响应，谭为人望所归，必推谭为都督也。九月一日，仓卒起事，诚格挈其老父遁出，家财多有遗失。焦循又悬赏千金购其头。诚格逃至安庆，始请朱家宝代奏，既乃之沪居焉。与书延闿，大意谓：我到湘月余，自问无开罪湘人之处，家中财物，均多遗失，民军举动，固应如是乎？又言：湖南财政极为困难，龙念仙身当其局，以今视昔，抑又何如？缄面大书中华民国湘军都督翰林院谭大人云云。延闿登一广告于长沙日报云：余寿屏君鉴：财物悉封存府中，毫无遗失，请派妥员来领。湘都督谭延闿白。

记立山联元

养心殿者，前清御朝之所也。严冬窗破，北风吹面，景帝不能自支。因语立山，以纸糊之。时立山方有宠于那拉后，悯景帝苦寒，遂不请诸那拉后，糊之以纸。明日那拉后大怒，召景帝切

责曰："祖宗起漠北，冒苦寒立国，汝乃听朝而畏风耶？"午后召立山，批其颊，祸且不测。李莲英素厚立山，即大呼曰："立山滚出。"立山悟，因仰跌地上，果翻转数四，直出帘外，那拉后为之莞然。

庚子拳匪祸作，浙西三君以抗拳骈戮，而满洲联元、立山继之。联元本崇绮门下士，向亦空谈性理。其婿寿伯福与言欧美治术，始渐开通。拳事起，联官内阁学士，抗疏劾拳。捧章至东华门，遇崇绮于途，具道所以。崇厉声曰："君满人，亦效汉儿卖国耶？"联不顾，拂衣而入。少顷崇入对，严劾联，奉旨著步军统领衙门拿捕正法。方联之就刑也，忽有数骑自顺治门冲出，迳赴菜市，其一骑马足缚一人，拖曳数里，面目皆损败不可辨，盖即立山也。立山内务府旗籍，汉姓杨，为内府堂郎中二十余年。饶于财，性豪侈，凡菊部名伶，北里歌伎有声誉者，皆为之脱籍。有妓绿柔者，名噪都下，立山与镇国公载澜同昵之。澜虽公爵，然处闲散，绌于财，以故绿柔恒善立山而绌载澜，澜大恨之。至是拳变作，适立山有请毋攻使馆之奏。澜即矫朝命缚赴市曹，哲妇倾城，亦可畏哉！然立山之死，门客星散，独所善伶人十三旦往收其尸，经纪其丧事。彼虽伶也，愧士大夫多矣。但不知种祸之绿柔君，能如绿珠之坠楼否？

朱文端公救舒文襄

乾隆乙亥，阿酋既投诚。舒文襄公赫德时任定边将军，请将其家属分置苏尼特等近地，以为羁质。纯皇帝大怒，谓其分散骨肉，有伤远人之心，命近侍封刀斩之。朱文端公闻命，排扉而入，

请召对，力言人材难得，舒某虽一时过虑，然平日办事勤慎，请援议能之典。上曰："命已下逾日，恐难追转。"公奏曰："即命臣子成麟追之。"上可其请。公出谓其子曰："追不及，汝勿返也。"成麟故勇往，即于马前割袍前襟，驰骑而往，甫至潼关，卒追前命而归。时傅文忠公告人曰："朱公诚仁者之勇。"是日虽恒百辈，终无济于事也。

盛司寇之持正

盛司寇安满洲人，以科第荐至卿贰。颀然岳立，须眉苍然，以古大臣自命。戊辰春，孝贤纯皇后崩，时有周中丞学健，恶制府尔臣等以违制剃发伏诛。有锦州守金文淳者，禀命于府尹，然后剃发。事发，纯皇震怒，命立诛之。公叩首请曰："金小臣罔识国制，且请命大僚，然后剃发，情可矜恕，请上宽之。"上怒曰："汝为金某游说耶？"公曰："臣为司寇，尽职而已，并不识金某为若何人。如枉法干君，何以为天下平也。"上大怒，命侍卫反接公赴市曹，与金文淳同置于法。公施然长笑，惟曰："臣负朝廷之恩而已。"后上悔悟，命近臣驰骑并金赦之。公施然叩谢如常时。市曹万目共睹曰："此真司寇也。"次日，上即命公入上书房传导诸皇子曰："盛安尚不畏朕，况诸皇子乎！"真师保之妙选也。

洪承畴有功汉族

周同谷《霜猿集》："松山战骨未全枯，再建功名佩虎符。

终是风沙容易老，白头南渡又南都。”此讽洪承畴之背明归清也。洪功成归里，称觞林下，坐客如云，乃有朗诵烈皇帝祭文，以代祝嘏之词者，此其隽快，不在渔阳三弄之下。当辽阳兵败，洪氏生降之日，微特宫廷不知，亦举朝所不敢信者也。及江南克捷，洪以内院大臣出抚江宁，始知其尚在人间。石斋起义，事败，逮至江宁。见洪，佯责之曰：“若岂洪承畴耶？洪大将军为国捐躯，天子且赐祭九坛矣。若等从北方来，独不见穹然道左之御碑，而今冒其名耶？”是时洪汗簌簌下，不能仰视。考洪以万历丙辰释褐。时满洲天命帝方有众一旅，蜷强于三韩以北，蛟龙初起，而佐命元勋，偏在南朝。当满汉一家之日，洪承畴密室造请，竟建以汉人养旗人，不令旗人营生计之策。从此满汉分居，汉人得安其农工商贾之业。二百七十年来，免受其扰。虽出租税以养之，犹有利焉。此则洪承畴之有功于汉族，抑若善于补过者也。驯至八旗之人，一物不知，仰恃汉人，犹婴儿之于乳母。民军一起，数月之间而亡其族矣，盖彼早已亡于洪氏矣。

博尔奔察之诡谏

乾隆帝待臣下，极为严厉，然有时加以狎谑，以联上下之情。有内大臣博尔奔察侍上最久，善嬉谑。辛未春，扈从南巡，至镇江口，上放烟火，有被烟熏嗽者。博笑曰：“此乃素被黄烟所薰怕者，故望而生畏也。”时黄文襄公督责过严，故公寓言之。又有较射而弓落地者，上震怒，公在旁曰：“此皆因引见故，昨日射箭良多，以致臂痛不能引弓也。”上乃释然。又上一日较射多不中，侯人皆畏惧，时傻舅人至，公望而笑曰：“汪都统

之弟至矣。”汪都统礼尔故修髯如戟，上抚掌大笑。上尝行窄巷，有步军校积石为山于其厅侧者，上望而问之，公骤马奏此步兵花园也，上大笑。又上书“福”字，公立于侧，上笑谓曰：“汝亦识此中佳否？”公应声曰：“知之，上所书‘福’字，黑且亮也。”上大笑，其谑谏皆若此者，亦东方朔、简雍之流也。

李恭勤公逸事

清代名臣中其以贵郎进者，以李敏达公卫，李恭勤公世杰为最。敏达逸事，具详于前。恭勤公贵州黔西州人，少入赀为江南某司巡检。乾隆南巡，公司船跳木，时雨后泥滑，上登舟时，偶失足，公遽起扶之，睿抚恐，缚公请命。上笑曰：“微员中有如此忠爱者。”命立擢知州。后官至四川、江南总督，以廉能称职。乾隆帝屡欲以为阁臣。有尼之者，言公不由科目，例不可官内阁，乃中止。公督川时，蜀中自金川用兵以来，府库空竭。又承福文襄王积奢侈后，征调赋敛无艺，州郡皆疲敝。公设厉禁，凡府州县无事不复入成都郡。即以公事来者，不过数日。不得蓄音乐，侈宴会，不得饰舆马衣服，朝珠之香楠犀碧，蟒服之刻丝顾绣者，皆有禁。公官总督数年，未尝宴一客。成都将军新莅任，公思不为置酒则缺情，置酒则破禁，遂乘其家口抵任时，馈一蒸豚，一烧羊，使标下武弁婉告曰：“本欲届入署，适闻眷属至，谨以此佐家宴”。属吏于布政使以下，亦未始具一饭。元日则先仿厨为毕罗十数斛，有下属谒见，公遣人告曰：“知君等劳苦，盍饷以食？”遂设食饷之。毕，公然后出坐堂皇受礼毕，即令府厅州县等递谒司道府厅礼。毕，告曰：“元日俗例上司属员虽不接

见，亦必肩舆到门，道有远近，必日昃始归，徒苦僮从无益也。况若曹亦有父母妻子，岁首例得给假，诸君何不早归，令若曹亦放假半日乎！”属员皆应曰：“诺。”于是元日虚文始革。其风趣也如此。及督两江时，福文襄王征台湾，檄调各督抚府库饷银，他人无不应命，惟公力持不与，曰：“不见部文征拨，誓不敢发此饷，有亏朝廷之府库也。”福亦无如之何。其严厉又如此。

方望溪记姜西溟遗言

余为童子，闻海内治古文者数人，而慈溪姜西溟其一焉。壬申至京师，西溟不介而过余，总其文属讨论，曰：“惟子知此。吾自度尚有不止于是者，以溺于科举之学，东西奔迫，不能尽其才，今悔而无及也。”时西溟长余以倍而又过焉，而交余若侪辈。其后丙子同客天津，将别之前夕，抚余背而叹曰：“吾老矣！会见不可以期，吾自少常恐为文苑传中人，而蹉跎至今。子他日志吾墓，可录者独三事耳：吾始至京师，明氏之子成德，延至其家，甚忠敬。一日进曰：‘吾父信我不若信吾家某人，先生一与为礼，所欲无不可得者。’吾怒而斥曰：‘始吾以子为佳公子，今得子矣。’即日卷书装遂与绝。昆山徐司寇健庵，吾故交也。能进退天下士，平生故人，并退就弟子之例，独吾与为兄弟称。其子某作楼成，饮吾以落之。曰：‘家君云：名此必海内第一流。故以属先生。’吾笑曰：‘是东乡，可名东楼。’健庵闻而憾焉。常熟翁司寇宝林，亦吾故交也。每乞吾文，曰：‘吾名不见子集中，是吾恨也。’及翁以攻汤司空获，骤迁据其位，吾发愤为文，谓：‘古者辅教太子有太傅、少傅之官，太傅审父子君臣

之道以示之，少傅奉太子以观太傅之德行，而审谕之。今詹事有正贰，即古太傅、少傅之遗也。翁君之试詹事，其正实惟睢州汤公，公治身当官立朝，斩然有法度，吾知翁君必能审谕汤公之德行，以导太子矣。’翁见之抚然长跽而谢曰：‘某知罪矣，然愿子勿出也。’吾越日刊而布之，翁用此相操尤急，此吾所以困至今也。”时西溟年七十余，始举于京兆。又逾年成进士，适翁去位。长洲韩公菼荐于上，得上甲，己卯主顺天乡试，以目昏不能视，为同官所欺，罪吏议，遂发愤死刑部狱中。西溟之治古文也，其名不若同时数子之盛，而气体之雅正实过之，至不能尽其才，则所自知者审矣。平生以文列苑传为恐，而末路乃重负污累，然罪由他人，人皆谅焉。而发愤以死，亦可谓隘狷而知耻者矣。西溟之死也，其家人未尝以志铭属余，而余困蹶流离，与其家不通问者，计数已十有九年。姑传其语，俾众白于其本志之所蓄云。

岳钟琪纪成斌冤狱

岳威信公佩抚大将军印入觐时，命提督纪公成斌权其篆。会准夷入寇，掳马驼万余，纪不时奏，乃为总督查郎阿所发，遂祸岳公爵，斩纪于营。然据当时遗闻，与清史所载，颇有出入，兹录之以示此狱之真相也。岳之入朝也，纪以满人强劲，因以驼马命副参领查廪领卒万人驱牧，廪性懦葸，畏边地寒，因以马驼付偏裨，以五十人放牧而已。率众避寒山谷间，日置酒高会，挟娼妓以为乐。会夷入寇，偏裨报廪，廪笑曰：“鼠盗之辈，不久自散。”因按兵不往，及马驼被掳，廪闻信乃先弃军去。过曹总兵勷垒，呼曹救之。曹性卞急，因率兵往，为其所败，单骑而奔。赖樊提

督建率本标卒追之，转战七昼夜，始却其敌。廉见纪公，皆委罪于曹勷。纪笑曰："满人之勇固如是耶？"将收缚斩之。会岳公至，纪告其故，岳公惊曰："君今族矣，满人为国旧人，党类甚众，吾侪汉臣，岂可与之相抗，以干其怒也？"因解廉缚，以善谕之。因皆委罪于曹，斩之以徇，而以捷闻，廉乃恨公次骨。会查郎阿巡边，故廉戚也。廉因矫控岳公诸不法事，以及纪公掩败为功诸状。查故怒岳公，因诬实其言以闻。上大怒，斩纪公于营，置岳公于诏狱，而廉官固如故也。呜呼！岳公之于清世宗，可谓尽忠竭力矣。因一卑贱满人之蔑诬，乃使青蝇之谗，为祸若尔，汉人之尽忠清室者，当亦爽然若失矣。见礼亲王《昭梿笔记》。至于柴大纪以福康安之嫉忌，张广泗因讷亲之牵率，皆以奇绩而被极刑。其事具载清史，冤抑人多知之。非如杨天相、纪成斌二狱，百余年来，虽绩学之士，尚多据官书为信谳，则甚矣是非之失实矣！

端方之滑稽

端方之抵美也，船傍岸，即为人用汽车迎入三藩息旅馆，美洲之大旅馆。其门大都为旋叶，凡旅客出入，侍者必推动旋叶，以随旅客之意。端方降汽车后，旅馆侍者亦照例推动旋叶，以待端之入门。端进叶中后，忽见四叶同时推动，目眩头晕，随叶环转二周，依旧旋至门外。端不敢再入，摇手曰："我不图无锡人之江尖嘴上团团转，今于外洋身临之。"《秋星阁笔记》云："端午桥小有才，充名士，好嘲弄人。犹忆有上海某中书者，发起一拒赌会，网罗名人不鲜，而尤企大力者为之作登高呼。时端正开府两江，某中书趋谒节辕，痛陈赌害。端太息曰：'诚如君

言，此花骨头亦唐丧余不少，向者余亦嗜此，一行作吏，兹事废矣。惟近日盛行麻雀牌，闻士大夫皆嗜之如性命，君亦能之乎？’某君曰：‘中书向于各种赌经，均未入其藩篱，殊为门外汉也。’端曰：‘我犹仿佛忆之，麻雀牌中，他牌均四，惟白板则五。’某君急辩曰：‘大帅误矣，白板亦四也。’端熟视某中书半晌。笑曰：‘咦，足下亦个中人也，能正我之误，大佳。’又周视在座诸僚曰：‘君辈皆亦深知白板之数非五也。’语已大笑，端茶送客矣。”

端午桥死事始末记

清宣统三年辛亥四月，铁路国有之旨下，起长白端方为侯补侍郎，督办川粤汉铁路事。先是己酉秋，端由两江总督调直隶，正慈禧太后梓宫奉安之日，于隆裕后行礼时，端之左右，有以摄影器摄行礼状。后大怒，以大不敬褫端职，抵任甫百日也。至是以亲贵及诸大臣荐遂起用，岂料祸机即伏于此邪？端既受命，于六月九日抵武昌，建行台于平湖门外，勘路召匠，期于九月溯兴工。而川人以川汉铁路已奉先朝谕旨，归商集赀承办。川督王人文奏请收回成命，未允。川人大愤，全川罢市、罢学力争，王人文去职。以赵尔丰继其任，风潮愈炽。朝旨趣端方带兵三百入川查办，端指调鄂军三十二标一营管带董作泉。（字海南，四川人，由鄂军将弁学堂出身。）令其选兵三百、护卫入川。作泉以川人办川事，不便，力辞，端不允。遂于七月十九日由鄂乘楚裕兵轮起程，二十三日抵宜昌。时川乱愈不可收拾，因赵督妄捕川绅蒲殿俊等，幽系一室，川民顶先皇牌泣跪辕门请释，愈积愈伙，遣之不去。尔丰遽令开枪射击，断脰洞胸者，狼藉载道。于是川民

益愤不可遏，附省州县，闻耗奔赴省垣，不期而至者数万人，围攻省城甚亟。端方抵宜后，始悉颠末，逗留不进，思有以卸责。奏请另派明白大员往查，朝旨不准，且促其前进甚力。乃加派陆军第十六协邓成拔率三十一标曾广大随端入川靖乱。端不得已，八月一日由宜昌道兼程前进，其他辎重及大队由水道进行。八月十五抵万县，改乘蜀通上驶，十八日至涪州。接湖北电告革命军败露，被捕情形来电，始半遽止。端向电局索其后段，云无，疑之。二十日抵重庆，接汉口电，武昌已独立。二十一日汉口电不通，而沙市、宜昌仍通行如故。二十三以后，沙、宜电亦阻。北京往来之电，均经安南、云南绕达。查参周、王、田路诸人，均系抵重庆后发生。端与赵之隙，由此构成。重庆风潮，日加激，端在渝候鄂军到齐。九月十五日由渝首途，二十二抵资州。时四川同志会布满各属。会有余大鸿者，奉赵尔丰命，东下办理边防。至资州，与端值。余与端谊本师生，因密语端云："赵意如有朝廷一日，则以礼相待，如无朝廷，则以干戈相见。"端获此消息，遂止而不前。十月一日，端乃亲作长函，外附礼物多件，命其弟端锦暨文案夏寿田、译员关平生、营务处董海南（是时董已交卸管带职升授营务处）诸人，赍函物谒赵，以释嫌怨。初三日抵南津驿，闻赵尔丰已与川绅定独立条件，择期宣布独立。端、夏、关诸人闻成都独立，去亦无益。初四日仍折回资州，惟董海南只身赴成都省亲。端、夏、关诸人返资后，时文案刘光汉为端画策云："周、田、王、路已参，则查办川事，即已了结，可取道陕西，回京复命。"端从之。十月五日假资州城东湘园开军官会议，提出取道陕西回京复命条件，以付表决。三十一标军官等否之。是夜鄂军下级军官及兵士开秘密会议，提出条件三：

（一）在资州先行独立。

（二）将端方弟兄及反抗者，均处死刑。

（三）将以前军官全行推倒，另举临时各级司令。

此议提出，众皆赞成。曾广大闻知前往阻止云："诸君所议均可，惟端方兄弟一条，宜再酌，当知此次系政治革命，非种族革命。端方在鄂对我军人提倡学校，扩张军队，不无微劳。我等害之，似觉不可。"众不谓然，曾向众哭求无效，始率管带以上军官，往行辕哭述，劝端逃避。端笑云："死生二字，我视之甚轻，尔等众公过于着急，有朝廷则有我身，朝廷既无，我身留之何益？事既不能挽回，任伊等施为便了。"众闻失色，各退出。曾广大等见事不可救，乘夜遁去。初七晨，举三十一标第一营督队官陈正藩为鄂军总司令。其余各级军官，均由兵士内推出。即以资州城内天上宫为司令部，陈当派队将端方行辕包围，将端弟兄提至天上宫处以死刑。鄂军由地方绅士担任川资。初八日整队回鄂，端弟兄首级携以从行。

蔡乃煌气死陈启泰

当蔡乃煌任沪道时，陈启泰适任苏抚。蔡恃枢眷，轻陈，陈不平。适因某事下札严诘，蔡怒，亦腾书丑诋，以陈吸鸦片，又嗜赌，故书中有"横一榻之乌烟，叉八圈之麻雀"之语，陈益不堪。严章参劾，事下江督查办，故事，督抚参劾司道无查办者，陈以枢府袒蔡，气厥遂死，案亦渐消。当端方奉查办命时，语幕府此事可作灯谜，打四书一句，幕僚不解所谓，端徐笑曰："厄于陈蔡之间耳。"

清代名人趣史

曹学士之扮神
王于一之夸妓
张船山之艳福
朱竹垞之一词千金
福文襄之大轿
丁药圃之短视
陈其年之风流
陈其年之贺新郎词
顾秋碧之指力
励自牧之典客裘
毛西河七十八岁望生子
计甫草之糟糠妾
朱竹垞醉卧炉下
一边伊尹半藏周公
盛此公之三愿
乔山人之知音
顾栋高裸体读经
陈文恭谦而失礼
彭云楣考试之趣事
钱竹汀与王西庄赌胆
朱竹垞之骗道士

清代名人趣史

曹学士之扮神

当途曹学士洛禋，为诸生时，放诞风流，不拘小节，博场酒肆，时寓迹焉。邑中春秋赛社，例以一人扮为神，金朱涂面，舆行通衢。妇女倾城出观，略无隐蔽，曹心艳之，遂任是役。妖姬艳女，贵妇名姝，任其评视。且预嘱舆夫于钗光钿影中，故迟迟我行。既而学博知之，欲申之于学使褫其衿，适捷乡试报至，乃止。

王于一之夸妓

江西王于一，博学而文，才名卓著。尝宿妓于塔山之息柯亭，禾中朱锡鬯晓过于一，时于一尚未起。锡鬯隔幔坐待之，于一不知也。向妓夸平生贵介任侠，且曰："吾虽老，犹将金屋藏汝矣。"锡鬯哑然大笑，于一惊起，惭责几成大隙。次日有举此事以问毛西河，于一当时该作何语者，西河诵张鹤门《醉公子词》应之云："佯醉许佳人，千金赎汝身。"一座大笑。

张船山之艳福

张船山先生问陶，诗才超妙，性格风流，四海骚人，靡不倾

仰。秀水金筠皇孝廉，忽告所亲，愿化绝代丽姝为船山执箕帚。又无锡马云灿题赠诗云："我愿来生作君妇，只愁清不到梅花。"以船山夫人有"修到人间才子妇，不辞清瘦似梅花"之句也。其倾倒之心，爱才而兼钟情，可谓至矣。先生戏成二律以谢云："飞来绮语太鳞绵，不独青娥爱少年。人尽愿为夫子妾，天教多结再生缘。累他名士皆求死，引我痴情欲放颠。为告山妻须料理，典衣早蓄买花钱。""名流争现女郎身，一笑残冬四座春。击壁此时无妬妇，倾城他日尽诗人。只愁隔世红裙小，未免先生白发新。宋玉年来伤积毁，登墙何事苦窥臣？"亦词坛雅话也。

朱竹垞之一词千金

秀水朱竹垞，善诗文，而填词尤有元人雅致。龚芝麓夫人顾眉生，尝见竹垞词。"风急也潇潇雨，风定也潇潇雨。"顿奁以千金赠之。清初宏奖风流，不特名公巨卿为然，即闺中好尚亦尔也。

福文襄之大轿

福文襄出行时，其轿甚大，须夫役十六人始能举之。每用轿夫三十二名，轮替值役，轿行若飞。其出师督阵亦坐轿。轿夫每人须良马四匹，凡更役时，辄骑马随从。其轿内有小童二人，伺候茶烟，可谓空前绝后之大轿矣。

丁药园之短视

仁和丁药园先生，工诗，尤善香奁艳句。家有揽云楼，读书处也。客乍登楼，药园伏案上，疑昼寝，迫而视之，方观书，目去纸才一寸。骤昂首又不辨某某。客嘲之曰："卿去丁仪凡几辈。"药园戏持杖逐客，客匿屏后，误逐其仆。一夕纳妾，药园逼视，果艳丽，心喜甚。出与客赋定情诗。夜半披帏，芗泽袭人，妾卒无语。诘旦视之，婴下婢也。盖药园妇欺其短视，故以婢绐之。

陈其年之风流

阳羡陈其年，工骈体，尝言胸中有数万骈体文，只未写出耳。未遇时，游于如皋。冒巢民爱其才，延致梅花别墅。有童名紫云者，偎丽善歌，令其执役书堂。其年一见神移，赠以佳句。适墅梅盛开，其年偕紫云徘徊于暗香疏影间，巢民偶登内阁遥望见之。佯怒，呼二健仆缚紫云去，将加以杖。其年傍徨无计，乃趋赴巢民母宅前，长跪门外，启门者曰："陈某有急，求太夫人发一玉音，非蒙许诺某不起也。"因备言紫云事。顷之青衣媪出曰："先生休矣！巢民遵母命不罪云郎，然必得先生咏梅花诗百首，成于今夕，仍送云郎侍左右也。"其年大喜，摄衣而回，篝灯濡墨，苦吟达曙。百咏既就，函书送巢民。巢民读之击节，笑遣云郎。真可谓风流逸韵者矣。

陈其年之贺新郎词

其年馆于冒氏，昵其童紫云。后紫云配妇，合卺有期矣。其年惘惘如失，赋《贺新郎》词赠之云："小酌荼蘼酿。喜今朝、钗光钿影，灯前混漾。隔着屏风喧笑语，报道雀翘初上，又悄把檀奴偷相。扑搦雌雄浑不辨，但临风私取春弓量。送尔去，揭鸳帐。六年孤馆相依傍。最难忘、红蕤枕畔，泪花轻飏。了尔一生花烛事，宛转妇随夫唱。努力去做藁砧样。只我罗衾浑似铁，拥桃笙难得纱窗亮。休为我，再惆怅。"此词竟传人口，闻者无不绝倒。

顾秋碧之指力

江宁顾秋碧先生，为钱竹汀高弟子，学问渊博，著作甚多。其所著《补后汉书艺文志》卷帙甚富，赵撝叔刻入丛书中者，乃节本也。性迂癖，尝自题其门曰："得过且过日子；半通不通秀才。"其风趣可想。生有异禀，体气过人，每夕必御妇人。指爪甚有力，可以排墙。怀奇不遇，卒客死于清河之海神庙中。

励自牧之典客裘

励太史自牧，以世家子官词林，落魄不羁，索逋人常满户外。一日天气甚寒，设盛馔宴客。客皆衣紫貂海龙而来，室中多设火炉，劝酒甚挚。客皆汗出，解衣畅饮。先生潜令家人取赴质库，酒罢始以情告。众皆无可如何，次日各送还质券而已。

毛西河七十八岁望生子

越中骨董铺中，有毛西河先生命册，乃康熙戊寅年，京口邱天吉推演，时先生年已七十八矣。又先生姬人命册，亦同时推算，时年三十二，殆即曼殊也。姬人命册中殷殷以子息为问，术者言今年不育，则终无子矣。七十八老翁尚望生子，亦可发一笑也。

计甫草之糟糠妾

计孝廉东，善文，性迂癖。或问暇日何以自娱。答云："赋诗，弹琴，俱增恶业，但能日诵楞严两卷，便足了一生事。"可以知其风趣矣。晚年极贫，尝置一妾，晨夕设食，惟粗粝而已。张夫人谑曰："古闻糟糠之妻，今乃有糟糠之妾。"按张夫人甫草先生正室也。

朱竹垞醉卧炉下

秀水朱彝尊先生，诗才隽逸，文尤跌荡可观，然性好饮酒。尝与高念祖入都，每日暮泊舟，辄失朱所在。及高往求之，朱已混入酒肆中，醉卧炉下矣。晋代风流，去人不远。

一边伊尹半截周公

杜于皇先生潜，既入清朝，隐居鸡鸣山下，足迹不入城市，

四壁萧然，爨烟常绝。偶有远友过之，欲供一饭而无所措。以案头《叶龙泉集》易炊对食。口占一绝，有“看君咀嚼叶龙泉”之句。王于一尝询其近状，答云：“昔日之贫以不举火为奇，今日之贫以举火为奇。”高风峻节于此可以想见。一日，有友人语之曰：“某虽未必一介不取，却是一介不与，可谓一边伊尹。”先生应之曰：“某无周公之才，使骄且吝，岂非半截周公？”

盛此公之三愿

南陵盛此公先生于斯，性豪迈。尝云：“愿此生得一少年，如张绪、卫玠、王子晋，能饮一斗不醉。得一老缁黄，能痛饮说天宝遗事。得一迟暮佳人，能歌《离骚》舞三尺剑，醉读南华《秋水篇》。”先生满腔奇怀，无所泄泻，虽居常郁抑，而心中之耿耿未尝一日或释也。观其所愿，则其怀抱可知矣。

乔山人之知音

清初乔山人，精于弹琴，尝得异授。每于断林荒野间，一鼓再弄，凄禽寒鸦，相和悲鸣。后由郢楚，旅窗独奏洞庭之曲，一邻媪闻之，咨嗟惋叹。曲既阕，山人曰：“吾抱此技半生，不谓遇知音于此地。”款扉扣之。媪曰：“吾夫存日以弹絮为业，今客鼓此，酷类其声耳。”山人默然而返。

顾栋高裸体读经

顾栋高先生复初，清康熙辛丑进上，性倨慢不合时，仅三载即归田。深于经学，自幼至老，未尝一日不读书，于五经皆有发明。掌教淮阴时，夏月坚闭重门，解衣裸体，寸丝不挂，手执一卷，高读不辍。客至，自门隙窥之，大笑。先生仓皇著衣而出。谈者传为笑柄云。

陈文恭谦而失礼

桂林陈文恭公，黄阁雍容，执帷持下。尹文端公时居首揆，素所推仰。文恭病剧，文端往视曰："吾辈均老，不知谁先作古人。"文恭拱手曰："还让中堂。"盖习于捣谦，初不自觉也。

彭芸楣考试之趣事

彭芸楣尚书，督学浙江，考试至某府，该处文风僻陋，无一卷可入目。有三人抄袭陈文：一人一字不易，二人颠倒其文而抄之。案发，其不易一字者第一，余二人第二、三名，群议先生之未见刻本也。发落时先生召三人谓之曰："汝以髫年所诵习不遗一字，记性却佳，故首拔之，为勤读者劝。汝二人卷中脱讹太多，想此调不弹久矣，今后当再加温习功也。"按先生此举，可谓趣甚矣。

钱竹汀与王西庄赌胆

嘉定钱竹汀宫詹，与王西庄光禄，本系至戚，博闻强记，不相上下。一日竹汀与西庄偕行旷野，见道旁一空棺，西庄笑谓竹汀曰："子能于今晚在此中高卧乎？"竹汀曰："能。"比夜分，竹汀果至。将登，忽有手自棺出，紧握其臂，竹汀从容谓曰："吾自与人赌胆，与汝无干，偶尔相扰，幸勿见责。"遂捉其腕，始知非鬼乃人也。盖西庄恐其诳己，故先卧以待，乃跃而出，相与一笑。

严铁桥之杀屠夫

归安，严铁桥可均，博综群籍，精校雠，辑书甚富。顾性跌荡。少时家居殊落拓，喜食肉，欠肉资甚多，屠某催索甚急。一日严过屠肆，屠人又向索钱。严怒遽夺屠刀砍之，屠踣，严惧，挈刀只身走京师，匿姚文僖公宅中。姚闭诸室，不使出，因发藏书读之，因成名儒。

朱竹垞之骗道士

秀水朱竹垞与某道士善，观中有枇杷二株，熟时每饷朱，俱无核。朱诘其故，道士以仙种对，朱终不信。道士素善啖，尤嗜蒸豚。一日朱邀之，命仆市一彘肩，故令道士见。不逾晷，即出以佐餐，融熟甘美，饱啖而罢。因问朱以速化之法，朱曰："偶

有小术，欲以易枇杷种耳。”道士低语曰：“无他，于始花时镊去其中心一须耳。”朱曰：“然则吾之馔亦无他，昨所预烹者耳。”相与抚掌。

蕉窗雨话

记乾隆间吏部郎中郝云士谄事和珅事
记杜文秀踞大理事
记石达开老鸦漩被禽异闻
记董琬欲从张申伯不果事
记张申伯为太平天国朝解元事
记王渔洋宋牧仲逸事
记说降洪承畴事
记岳大将军平青海事
记准噶尔与俄人战争

蕉窗雨话九则

记乾隆间吏部郎中郝云士谄事和珅事

郝云士者，扬州仪真人也。乾隆之季，官吏部郎中，谄事和珅，凡选人经其关说者，和得厚赂，郝舐其余沥，家日以富。一子蠢然如木石，妾李氏，生二女，长曰璇玉，次曰雏玉。璇玉嫁广东藩司刘文波子。雏玉年十五，玉肌花貌，望之如仙。郝至爱重，将留以嫁贵人。郝生平长于子平之术，祥荷吕风台官给谏，郝颇与友善，泥吕出其甲子为之推算，则官一品，其子亦贵，乃请见其子。吕子名笙，字晋斋，年十七，美如冠玉，能作褚河南书，已入邑庠。吕欲得佳妇，故久未论婚。郝遂通以媒介，愿以女字笙。吕亦素闻雏玉美，允之。聘礼既行，两家过往甚密。吕座主为高邮王怀祖先生，以经学名海内，吕师事高邮。一日论和珅误国，上疏，期益倾信和言，先生将具疏论列。吕曰："门生欲弹之久矣，已拾得和之大罪二十四，署稿已就，明日将蒸沐上之。"王大惊曰："尔乃具此胆力耶？老夫之疏，亦且继上。"吕归，蚤夜缮摺，明日甫上，已得旨，下诏狱。吕笙大哭求援于郝，郝笑曰："若翁大蠢蠢，致斋相国何仇于若翁？乃拾街谈巷议，发此狂言，今朝廷怒不可测，得遣戍为幸，吾亦何能为力？且当日之婚事，予但凭命理，谓若翁可得贵仕，乃吾术未

精，今复何言！”语已嘿然，笙告归。寻得刘诸城为之缓颊，戍乌鲁木齐。吕自兵部质对后，遣发。笙哭送于道，请同戍。凤台怒曰：“我为直谏，自分必齑斧钺。蒙天恩高厚，得荷戈远行。汝何为者？善事尔母，读书励行，吾即死边，亦无所憾。”笙呜咽送至城外，凤台力斥之归。自是家直落，河南咫尺，乃不能归。日为人佣书，夜则研读。金台馆课，屡冠其军，得膏火赡母。如是二年，而郝渐萌悔婚之心，一日召笙至私宅，以温言抚慰之曰：“若翁近无耗，关外非善地，恐不能归，赐环无期，吾甚为若翁忧之。”笙应声哭，襟袖淋漓，悲不自胜。郝又言曰：“尔家糠秕不能具，焉能蓄吾爱女？老夫非悔婚，顾以贵家女，令其处贫薄，家室必不安，于吾子亦无所利。今请以五百金为老嫂寿，子亦可得馆粥，以离婚书数行见赐足矣。”笙喟然曰：“吕家世无弃妇之人，今先生意决，笙不敢弗诺。年来佣书，并得馆课，膏火颇足自给，老母水菽亦不乏。先生可勿挥此重金。”顾侍者笔墨安在？郝颜色惭赧，然已无如何，即令侍者出纸笔。笙方作数行，忽闻背后有纤履声，疾近其前，指白如玉，力取离婚之书。顾生曰：“我何罪于吕氏，而敢逐我！和氏以贿震天下，皇帝倦勤，吾翁弹之是也。杨椒山死柴市，朝贵尚有以女字其子者。吾翁大节，宁愧椒山？汝今逐我，不如应箕应尾远矣！”力碎其纸，大哭不止。家众震骇，郝夫人亦出曰：“吕氏子非久贱长贫者，奈何不情如是！”云士羞愤遂反目。笙一笑告行。归语其母，母泣曰：“郝云士媚和珅，闻不日且内禅。皇帝居潜邸，宁不知云士所为？祸不远矣。独惜吾贤妇身陷其中，恐不即脱奈何？”语未竟，闻有车声停于门外，侍者入言，郝小姐至矣。母子大惊，出视，雏玉慨然以布衣入。见母

即拜曰："儿未成礼，然吕家人也，请越礼称新妇。新妇不孝，不得老父之欢，今见逐矣。顾生为吕氏之人，死即吕氏之鬼，吕氏尸烦尔吕家收也。明知不行亲迎，遽尔登门，于新妇为无状，于吕氏为僇人。顾姑贤而翁忠，新妇心曲，或能见谅于堂上。今日之事，去留由母，即不见收，新妇已挟白刃来，誓自刭于此，不更归矣！"母曰："贤哉吾儿！儿贞淑如此，老身暮年，乃享奇福，请与老身同处，明日具礼矣。"怀祖先生闻之，令人以百金饷吕笙，明日亲宾亦稍至矣。雏玉三日以后即莅厨次，煮糜蒸饼，匪所不能，顾家居时未见其躬自操作也。笙畏敬如天人。是年高宗升遐，新皇御极。王怀祖疏上弹和珅，立褫和职，下狱论死。吕凤台赦归，任太常少卿，逾年补侍郎，而郝氏籍矣。云士以罪戍凤台故地，妻挈其孽子归仪真。雏玉泣送之城外。母曰："尔能识人，吾观吕笙伟器也。后此幸无忘者母。"雏玉涕不可仰。是时吕笙以第二人捷北闱，连捷入词苑。凤台亦升尚书，果如郝云士所言。

记杜文秀踞大理事

自帕夏踞新疆，杜文秀亦踞大理，南北两回教国，遥遥相对。文秀之骠悍，不如帕夏，而内治过之。窃位一隅，历三十年而后亡，则以得人为之支柱故也。先是庆阳回人穆真者，牧羊儿也。关中兵起，真更失其本业，飘泊无归。闻新疆已建回教国，乃走新疆投帕夏麾下为走卒。英人扬思哈班，游历东中亚细亚，帕夏遣护之行，真与焉。扬思哈班独爱真灵敏，遂留为从者。入印度，居三年，竟通英语，且于英人治印政策，皆知其大凡。

遂辞杨氏东出，横缅甸野人山入大理。途中再遇猛兽，皆不死。既至大理，封人以为谍也。捡其箧中，复得蟹行书数十册，以示众，皆莫解，乃执之而送于文秀。文秀与语，奇之，即用为参谋。凡经营战守，皆与筹议，真后众发言，阴采其长者推阐之，多中窾要。虽新进而权势出诸将上，文秀倚之如左右手。回酋马如龙与文有宿仇，投清军为之将，以饷匮，使来乞粮。且言与清将杨玉科不协，愿为同教人尽力，众以为诈。真曰："渠诈否，信不可知，然不妨姑应之，而使能言者赍饷以往，即入其营，宣布德意。渠即叛我，其兵亦必感激，不为彼用也。且当明目张胆宣言之，以间之于清。"杜文秀谋之于众，众不谓然，如龙前此与文秀哄夺其爱妾，文秀衔之刺骨，至是欲诱杀之。乃遣使诱如龙，为言军饷俱在，令以亲卒来取。如龙睹使者目动而言速，疑有异，拔剑刦之，使者惧，遽吐实。如龙怒，杀使者，而贻书诟文秀，遂决意为清。时中原之战事略定，而缅政方乱。真度文秀终不能以一隅抗天下，乃劝之介英人以与清和，岁时奉贡称外藩。而西收野人山以图缅甸，乃能得志于缅。席其米、棉、矿产之富，不难卷土重来也。文秀称尊日久，闻言颇不乐，但日渐疏远之。法人伐越南，谋通澜沧江航路，滇西大警。文秀集其众，真请与法订攻守同盟，结对等条约，以兵佐法，而从法购火器，聘其将为训练，且以使者自任。文秀亦不许。真叹曰："国其亡矣！"谋去之。会闻葱岭以西并于俄，而西域开陇之回势皆日蹙，无可归。又念文秀知遇，濡忍未决。文秀侍人某，受岑毓英金，令图真，日夕伺之，未得间也。庖人某受刘长佑贿，谋毒杀文秀。事先发，侍人因谗真同谋。时真已度大理必不支，方治装去之印度。而捕者至，见其将行，益信为畏罪而逃也。遂执之见文秀，

文秀不问，即命杀之。真为人短小精悍，好以智御人。其见文秀自言为帕夏款英使，不言其为侍者也。大将某勇敢使气，恶其后来居上，扬言真出身微贱，才干无可使。其实第以虚辞恫喝，非真知底蕴者。真疑窥其隐，故因东犯，陷之死地。其他作为多类此，以故舆论率不直真。其在大理，终身以宾师自居，未尝受职。故不免于间谍之嫌疑，被杀也，无冤之者。

记石达开老鸦漩被禽异闻

曲江宓若琳，豪迈士也，生平足迹遍天下。乙卯之春，余晤之于皖江旅次。年七十余矣，而神明不衰，筋力犹少壮。尝见其晓起及夜眠之先，必作五禽之戏，盖善于卫生者也。曾佐翼王幕，老鸦漩之败，实从翼王脱于虎口，为言其艰难始末甚悉，并言翼王义女四姑娘事，爰录之以志英雄儿女之崎节焉。宓之言曰：四姑娘者，桂阳韩氏女也。名宝英，父一老贡生。宝英生而聪慧，三岁父授以唐人诗，琅琅上口。七岁解吟咏，乡里称女神童。十四岁而洪杨之军起，湘桂之间，遂为战场。两军而外，复有无数土寇窃发其间，当时流离荼毒之苦，有不可胜言者。韩氏一家，仓皇出走，不幸与土寇遇，尽殒于兵。宝英匿草间，亦被执，将迫以行，而翼王师至，遽舍之去。宝英稽首王马前，慷慨陈家难，声泪俱下。并详陈土寇根株，乞为剿除，以靖乡里。翼王大感动，使偏将以千人掩土寇山中，悉俘之，使宝英自辨其仇，而后屠之以祭。更令具棺木殡敛其父母兄嫂，使三百人任土工，半日而冢成。宝英感恩，愿委身事王。王不可曰："吾戎马中人也，兵以义动，若自犯之，所部必有因缘为口实者，非所以

两全也。无已其以父女称，而留军中，俟他日择婿可乎？"宝英敬诺。于是为王义女，行四，称四姑娘云。四姑娘为王掌文告，敏捷无匹。每军书旁午，四姑娘中坐踞案，运三寸不律如风。左右几二，各一书生伺焉。四姑娘手写而口左右授，三牍並成，顷刻千言，文不加点。翼王平时，颇以文事自诩，至是亦深叹不及也。翼王自金陵不得于当权者而出走，独四姑娘以治军书故从之，故翼王家人皆及于韦氏之难，独四姑娘免焉。上饶马监生贫极无聊，入翼王军中，人极朴诚。然小楷以外无他长，惟貌似翼王，非观其气宇，不能辨也。四姑娘一日告翼王愿嫁马生。翼王笑曰："此腐儒，何所为而赏识之耶？吾军中不乏文武材士！属以军中仓猝，不暇议婚嫁，若何不早言，欲选婿奚难者，而必此人耶？"四姑娘曰："父言如是，然儿意有在，父他日或知之耳。"翼王亦不更诘，即下嫁焉。马生始愿不及此，斯时惊喜以外，别无他言。夫妇二人，仍为翼王治军书如故。年余，四姑娘生一女。翼王将入蜀，赂土司为声援，四姑娘闻之谏曰："夷性反复，恐不足恃。且蜀道岩险，进退不易，钟、邓之功，不可幸也。"翼王曰："是言吾亦知之，特以穷年用兵，胜败得失，从无定局。近来朝廷于我猜忌既深，而君臣亦自疑阻，恐非佳事。吾以为从彼偕亡，不如别树一帜，冀获一逞。吾闻蜀西藏卫，外险而内腴，地广而民懦，吾倘得据之，亦一扶余也。今并力疾走，过城不攻，不过一月，泸雅之隘，皆为我有。敌兵虽至，庸有及哉？"同时诸将，亦多谏阻者，翼王皆不听。遂入蜀，初战颇利，已而入险，土司果背约，相持于紫打地。翼王所部不悉途径，首尾被截，翼王犹力战溃围，走老鸦漩，从者才二千人。清军合土司军三万余急围之，翼王度不支，谓四姑娘曰："不从汝言，

今果困矣。”将自刎，左右急持之。四姑娘谓马生曰：“王平日厚吾侪将何所为？宁至今日，自惜身命耶！”马生方踌躇，四姑娘曰：“咄，庸奴！尚恋恋妻孥耶！”时手中抱儿，立投阶下，呱呱一声，儿碎其首。马大错愕，顾四姑娘刃自陷其喉，犹咽其将断之声曰：“速与王易！”马始悟，从王入帐后。少顷军中传呼王以众降清矣。其实王已偕心腹数人变服遁去，宓亦当时众中之一也。王既脱走，入邛雅山中，欲收集所部，图再举。闻马及军中健将数人，皆为清殪，余众溃散，不可复合。王叹曰：“事败矣，奈何？”青神山有老衲，年九十余。王之来，迎门而候。王讶其前知，与语大契合。衲曰：“虏运犹未也！再世后有豚尾而鼠首，白前而玄后者。斯物出，汉人其庶几乎！”同时从王披剃者五人，独宓与一刘姓者不与。谓宓尚有俗缘未尽，谓刘异日当为大将，攘白狄塞外，劝王以兵法授之。宓遂先去，求得四姑娘与马遗骸，已残矣，乞之峨眉山。宓之出也，其聘妻年十六、七，意谓不转掠于人，则兵死耳。及归故乡，聘妻犹守贞未字也，年已四十有五，宓亦已四十八矣。闻乡人述其谊，乃婚焉。刘姓者竟复立功南越，方知衲言，皆不谬也。然衲竟云，翼王是维摩后身，而四姑娘散花天女也，其信耶否耶？

记董琬欲从张申伯不果事

苏州张申伯，太平天国朝之解元也，当时见重于李秀成。时进谒，李有宠姬金陵董氏女，名琬，风流妩媚女子也，见张颇有意。张谒李秀成时，董氏女左右立，秋波流盼，宛转令人魂消。卒以内外隔绝，不得如愿。中秋夜，张馆于秀成府左侧，忽有垂

磬女子送诗一绒，署名曰薄命琬。启而视之，五言律一章。其诗曰："秦淮无限恨，佳节况中秋。侠义梁红玉，高才秦少游。花开三月暮，人到五更愁。相见不相识，长江滚滚流。"张得诗，思想无已，后不复见。李秀成至苏与李鸿章决战，董氏乘隙逃出，张亦时随秀成在苏。秀成败，董氏寻至苏州，寓金阊，访张不遇，流落为妓。后有人见之，自述此事。

记张申伯为太平天国朝解元事

"堪嗟服色随张角，却令声名笑褚渊。"此两句相传为苏州孝廉张申伯之作。张于咸丰时补廪膳生，文名颇著。洪杨之季，苏常州县，相继光复。张避世乡居，读史至元、明而后，辄感慨不已。西望烽烟，书空咄咄。时天王洪秀全下诏开科取士，张为侪辈所推举，雄心勃发，改名褚维星，奉诏至金陵入场。题为"平定江南"文，仿制艺体，张作颇雄壮，拔置解元。忠王李秀成待之甚厚。相传其文之起讲曰："东晋司马之兴也，南宋康王之渡也，长江数千里，莫不恃为恢复汉族之基，岂以江南之人，独具忠义哉。盖其后由江南而扩张平寇之功勋，必其先由江南而手定皇都之巩固。石马无恙耶？铁甕犹存耶？试一观江上之风云，觉东洛冠裳，西京钟鼓，不啻天与之而人归之已。"其起股曰："铜驼荆棘，吾民之苦深矣。自唐虞三代迄今，四千余年，中原文物之邦，竟一息奄奄，如病夫之不起。尧舜禹汤文武，神灵之痛哭如何！问何时杀尽妖魔，上答天恩之高厚？泥马风波，吾君之厄至矣。自唐、桂二藩迁徙一万余里，故国衣冠之族，竟荒郊累累，为异种所称雄，燕赵韩魏齐晋，禾黍之凄凉奚似！问何日

扫除腥臭，重开一统之河山。”张于同治年曾、李诸人败洪、杨后，逃归故乡，思复应秋试。有知其事者，群起欲攻之。因作七律二章，明应太平天国试之非己志。其言随张角，笑褚渊，引用恰合。惜全诗散失，不复记忆。既而乡试高第为名孝廉，然已不如应太平天国试之列第一，号解元云。

记王渔洋宋牧仲逸事

新城王渔洋者，近代诗家之泰斗也，独标神韵，笼盖百家。在前清康熙间，名倾海内，莫之与京。而当时之能诗者，恒以一识荆州为快。求为门下士者有之，请结文字因缘者亦有之，一经品题，身价十倍。流风所趋，欣欣向荣，故虽以宋牧仲之贤，犹不能不引以为重也。牧仲黄州人，工诗，秀丽风雅，处处胜人。然衡之渔洋，大有迳庭之判。惟牧仲有才气，颇矜负，自谓己之诗境，足与渔洋媲美。人以其声望素著，不便驳讦，只得漫应之而已。光阴苒苒，众口嚣嚣，积月累日，一再传播，而渔洋之耳鼓，已有所闻，因是乃发现一段佳话焉。盖渔洋与牧仲纳交有素，性情才识，均称莫逆，雅不欲拂矫其意，使牧仲愧赧。时渔洋有门生某者，潦倒异乡，乞渔洋为之绍介于牧仲处。渔洋师弟情殷，慨允作书。复恐牧仲享之以闭门羹也，又为诗以赠牧仲，即本其自诩之意，而实其自矜之言，藉博牧仲之欢心。某频行时，渔洋嘱之曰：“宋公寿期在迩，此函当于彼时，在宾客前投之。”某唯唯应命而去。后至江南不数日，而牧仲幕府之中，群贤毕至，大雅同登，咸手捧蟠桃，申献舉之忱。牧仲正分班应客时，某亦欣然入贺。出渔洋之书，呈之于牧仲之前。牧仲展而阅

之，喜不自胜，即扬言于众曰："吾尝谓渔洋推我为知己，君等多未之信，今请君等一读其来诗，当知吾言之不谬也。"众宾客取而读之。其诗曰："尚书北阙霜侵鬓，开府江南雪满头。谨识朱颜两年少，王扬州与宋黄州。"读竟相顾叹赏，益尽歌颂之能，而牧仲则笑逐颜开，若处无上尊荣之境矣。既感赠诗之高谊。又因来书之盛情，乃位置某以某职守，刮目相看，银海常垂青云。

记说降洪承畴事

孝庄文皇后者，清太宗皇太极之妻，世祖福临母也。有殊色，资质秾艳，气体芳馥，见者无不魂消。父母牧羊于伯都纳，群牧涎其女艳，争以善草地相让，以故所牧蕃息冠全伯。崇祯初，清帝皇太极将图大举，治兵伯都纳，千乘万骑，夹道争驰，戈矛旌旗，蜿蜒数百里，辉煌耀日，军容之盛，古未有也。皇太极缕辔徐驱，群贝勒扈从，佥以谀辞相颂祝，谓吾主神武，行将统一夷夏。皇太极闻言，目左右顾，意甚得。瞥见山陬石壁下，一垂髫女子，辫发蛮装，容华绝世。停骖注视，魂为之荡。回顾群贝勒曰："艳哉此雏，谁氏子也？"群贝勒知旨，驰而前，挟女以反。是夜即行营定情焉，宠压一寨。女之乍至也，皇太极方据地胡坐，纵酒大嚼，见女张手曰："来，妮子坐此。"女低首弄带不语，亦不前。诸寺人或后或前，强纳诸帝膝。女羞晕双颊，色如雨后海棠，娇艳欲滴，皇太极乐甚。酒阑，寺人导入寝帐，绣幕狐衾，备极华丽。女知不免，始婉转陈辞。自言出身微贱，不足偶至尊。今蒙赏及蒲柳，获采蘋蕳，固非所望。但虑天

威不测，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萝无托，秋扇见捐，此身渺渺，其何以堪？皇太极矢言不相背负，指诚日月，引谕山河，女始欢然。解衣之际，态有余妍。低帏昵枕，极甚欢爱。皇太极飘飘如仙，自不知此身尚在尘世间也。由是夜无虚席，出必与俱，后宫粉黛，无复再邀顾盼者矣。女之获宠也，不仅妖艳尤态，丰姿过人。其才智明慧，善巧便佞，每能先意承旨，有足多者。崇祯九年四月，皇太极称帝改元，建国号曰“清”，立女为后。于是牧羊贱女，正位中宫，母临全国矣。皇太极四寇明边，所获玉帛锦绣，夥如山积。驼车橐载，相望于道，累月不绝。每行赏赉，后将士而先后宫，而军士卒无变志，盖胡后明眸善睐，一顾倾城，实足折服其心也。崇祯十四年，清兵寇锦州，环城列炮，百道围攻。并纵兵四掠，附近禾稼，刈割殆尽。城中屡出战不利，守将祖大寿困甚。告急至京，诏经略大臣洪承畴援锦州。承畴调马科吴三桂等八总兵，军十三万，次松山。皇太极闻之，亲统骁骑善战者，卷甲星驰，一昼夜行四百里。列阵松山、杏山之间，横截大路。承畴令前哨三千骑略阵，相距百步。皇太极张黄盖，亲自督满州兵，勇气百倍，驰突益力。明师不能支，三桂遁。满州兵往来截击，势若飘风骤雨，承畴军士皆奔窜。自杏山迤南沿海至塔山，赴海死者，不可胜计。明师败绩，承畴被困。明年二月，副将夏承德献城降，松山遂陷，皇太极获承畴以归。洪承畴者，中原才士，久历行阵，负知兵名。中原之形势，风俗掌故，均了了于胸。皇太极久欲蚕食幽燕，并吞华夏。于是遣宾客辨士，百计说之降，承畴心弗动也。绝粒引吭，誓以死殉。皇太极嘉其忠烈，愈欲降之，令于国中曰：“有能出奇谋降洪经略者，受上赏。”当是时贝勒、将军、宾客、说士、文武以千计，

瞪目摇首，卒无画一策，舒主患者。承畴有狎仆曰金升，习主性最悉，献计清帝曰："我主人赋性沉毅，爵禄刀锯，弗足动厥志。惟颇喜女色，粉白黛绿，满贮金屋，后宫如夫人，盖不止六人也。苟饰丽姝，婉辞相劝，或足稍动厥心乎。"皇太极于是大索国中，千红万紫，群萃禁门，遍阅蛮花，无一当意者。啁然而吁，人宫长叹！胡后进曰："国主虎长百蛮，威凌华夏。人宫发叹，忧何深也？"皇太极曰："尔女子焉知国事？"胡后笑曰："察哈内附，朝鲜已平，锦州松山，名城迭克，长城而外，悉属我矣。惟禹域块土，未隶版图，国主之意，其在斯乎？"皇太极瞿然曰："卿诚敏慧，悉我心曲。经略洪承畴，中邦杰士，我甚爱其才。盖欲有事中原，非罗致都人士为鹰犬，何足展吾骥足，而渠矢志不降，奈何？"胡后曰："曷不动以利禄，威以刀锯！"皇太极摇首曰："否否！"乃以金升之言，并选择未当事告。胡后悄然以思，有间，频以目视皇太极，两颊晕红，似有所陈白。皇太极曰："爱卿亦有奇谋秘计，利吾国乎？"胡后秋波莹莹，未遑答奏，一若此中有难言之隐者。皇太极意殊不忍，拥之怀中，低语曰："苟利社稷，一切便宜从卿。"胡后附皇太极耳絮语良久，语秘莫闻。但见皇太极作色曰："朕贵为国主，乃为一顶绿头巾压杀耶！"胡后徐曰："主子勿怒妾。妾岂自谋，为国计耳，听否由主，妾弗强也。"皇太极寻思半响，怃然曰："无已，从卿矣，好自为之，毋令后人齿冷？"于是，胡后艳装盛服，屏从人，至囚所。见承畴闭目危坐，道貌岸然，凛乎若不可犯也。悄问曰："此位是中朝洪经略否？"语音清脆，宛似九畴黄莺。吹气如兰，芬芳沁鼻。承畴冥心待死，闻娇声顿触素好，自不觉目之张也。胡后曰："先生，尔竟欲殉节乎？"承畴

惊问："尔何人？尔何由知我？尔之来，奉何人命？有何事？"胡后笑曰："我非食人者，何事恐怖！且先生矢志殉国，至怖事亦无过一死，何恐为？"言时嫣然微笑，眉态撩人。承畴曰："吾非怯死者！卿来殊孟浪，独不许一询芳躅乎？"胡后曰："先生且弗问妾，此来实挟一片菩提心，欲拯救先生，脱离此苦海。"承畴曰："欲说我降乎！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请闭口无多谈！"胡后曰："先生勿轻视我，我虽女子，颇识大义。以先生一意死节，忠贯日月，义薄云天。凡有血气，宜无不敬爱，而谓我忍夺先生志耶？"承畴曰："虽然子来必有所为。"胡后曰："先生绝粒不食，非绝意求死乎？然而绝粒者，非经七、八日不能气绝。当将死未死之顷，饿火中烧，心绪潮涌，头昏目眩，其苦楚有百倍于死者。妾心慈善，忍令先生受此苦乎！因手煎猛毒汤药一壶，来敬先生。先生所求者，死耳！绝粒而死，与服毒而死，固无甚殊异。先生而畏死则已，先生而不畏死，请尽此壶。"言次捧壶以进。承畴此时身不自主，连呼好好。接壶狂吸，流急气促，不禁大吐。药沫飞溅，胡后衣襟尽泾。承畴自惭孟浪，冰霜老脸，不禁飞上红云。胡后谈笑自若，出绣帕徐徐拂拭。谓承畴曰："先生如是，不能死矣，似先生禄寿犹未尽也。"承畴急曰："是何言？我立志已决，不死不休！"接壶狂吸，霎时倾尽。胡后笑曰："壮哉先生！竟能视死如归，曷胜钦佩。然而，妾还有一言相渎，去家万里，身丧异邦，逝者已矣。其如深闺少妇，秋月春风，梦想为劳，此境此情，其何以堪？多情如先生，乃忍恝置若是！"承畴被胡后勾起心事，中怀酸楚，泪涌如泉。叹曰："事到临头，何能复顾。"因吟唐人旧句曰："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胡后知渠心已少动，因

复挑之曰："决志殉国，在先生自谓忠贞不贰，无愧臣节。由我观之，殊不值识者一笑也。"承畴曰："子言何为？岂降将军反足称识时俊杰乎？"胡后曰："先生中朝柱石，国家栋梁，栋折榱崩，国于何托？为先生计，自宜忍辱一时，渐图恢复，方不负明帝重托。不知务此，徒效匹夫匹妇，自经沟渎，于国家究有何补？虽然，士各有志，我言赘矣。先生既已服毒，其少安毋躁。"言次微笑，若不胜揶揄者。承畴既醉其貌，又服其识，中心憧憧，莫知所之。胡后又曰："先生身后，亦有遗语诏家人否？我二人既然相遇，青鸟之职，后死者责也。愿先生语我！"承畴闻言大戚，泪出如珠。胡后手绣帕代为揩拭。且曰："先生勿悲！污矣先生之袍。"脂香粉气，馥馥袭人，承畴心不觉大动，潜引其臂，亦不甚拒，觉肤滑如脂，柔若无骨，斯时也，几自忘身为楚囚矣。是夜联床共话，引臂作枕，洛浦巫山，其乐无极。次日，而大明国经略大臣，竟与胡后连袂朝清帝矣。盖所谓毒药者，老山参汁也。承畴既降清，擘画朝政，部署军事，谋之无不尽，行之无不臧。卒赖其力，得以兼并诸夏，统一寰宇。凌烟高阁上，宜绘美人图。孝庄后茌席之功，可泯乎哉？

记岳大将军平青海事

江宁严星标，常熟徐芝仙，皆以耆年佐年羹尧军幕。胤祯窃位之初，青海有罗卜藏丹津之役。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岳钟琪为奋威将军，率兵讨之。大功既成，年亦跋踬不自安。二生恐为所累，以年衰辞归。年厚赠金币送。还宿蒲州，有两骑客，来状虎猛，所肩行李扭，铁也。天明随行，晚复来宿，心綦悸之，卒无

如何。又客馆逢二僧，皆猥黠少年。二叟目之，一僧曰“谁无眷属？何灼灼为？”始知其一为比邱尼而优婆塞者，急以他语乱之。出不敢按站驿，行十余里即宿。僧来排闼踞上座，扬其目血视之曰：“我疑若书生也。乃亦盗耶！橐内之累累者，非二千之赤金乎？金从何来！幸为我语其详，否则恐非二君所能享有也。”二叟骇然曰：“天下财必为盗而后得耶？友朋之馈赆亦何妨。”僧曰：“若然，二君必年大将军客也。”曰：“然。”曰：“几杀好人。”起挟女尼，走之东厢下，偎而饮，倚而歌，细听之仿佛秦声也。抵暮，两骑客亦来，解鞍宿西舍。庭月大明，二叟闭门卧。僧独步檐外，曰：“好马。”无何两骑客去，僧闯然叩门，严窘，挺身出曰：“事已至此，尚复何言，行李头颅，都可将去。但有所请于和尚。”指芝仙曰：“此吾老友，七十无儿。杀之耶？抑释之耶？”僧笑曰：“我不杀汝，先去之两客，乃杀汝者也。”诘其故。曰：“大凡绿林之豪，测客行囊，皆视马蹄尘。金银铜铁分量，望尘即已了然。然两盗者特雏鼓耳。虽日相窥伺，而眼终眯误，以多数之赤金，为几许之钱镪。故迟之又久，延至今日，彼方以不值一下手也。然非我在此。二君殆矣。”星标诘僧自何来。曰：“余亦从年大将军处来也。公等曾谂大将军平定青海之功，是谁助之耶？余故吴人，少无赖，好勇，被仇人冤家所蔽诬，指为太湖盗。不得已逃塞外，随蒙古健儿盗马久，性遂酷爱马。亡何，见岳将军所乘马，彪彪然名马也。夜跳匿厩中，未三鼓，将牵其韁，而将军适至，自饲其马，四健卒秉灯，带剑护之来。余不能隐，将以计狡脱，乃扑将军前。将军以一指点余额，竟仆不能起，遂被擒。将军上下视之，问：‘行刺者乎？盗马者乎？”曰：‘盗马耳。’问：‘白日闹人者乎？昏夜逾墙者

乎？曰：‘逾墙。”公微瞠，若有所思。秣马既讫，命入室，案上酒肴繁列，将军饮巨觥，而以一盏见赐。随解衣偃卧。有顷，天将迟明，公起盥沐毕，唤盛马人同往大将军行帐。将军先入，良久闻军门传呼曰：‘岳将军从者某，大将军权给守备衙，效力辕下。’岳旋出，上马顾曰：‘壮士努力，将相宁有种耶？。’亡何，余以醪酒与材官角斗，将军怒赐杖，甫解裤，岳将军至。曰：‘我将征西藏，为汝乞免，汝从我行。’时雍正二年二月八日也。将军命副都统达西鄂宁、总兵黄喜林，各统所部。先自领五百人，约为一队，约某日会于青海界之日月山。至期天暮，将军立营门谕二将曰：‘此非征西藏也，青海罗卜藏，久稽天诛，昨其母与其弟红台吉二酋密函乞降，机不可失。’手珠宝一囊，金二饼，顾余曰：‘先遣汝召贼母来。贼所住穹庐，外有纲城，系金铃于上，动辄人知，非善逾墙者，此事不办，以故屡叹才难，而终无人能入也。贼营帐四，上有三红灯者，其母也。对面帐居罗卜藏，左右居丹津红台吉二酋。珠宝与金，将以为犒也。此极大事业，汝宜好自为之。’勉勗再四，复解腰下佩刀授余，余受命叩头出，将军起身入。天大雾，余行三十余里，至贼纲城，历历如将军言。逆知将军所遣侦使，必数临是所。而将军擒余时，目微瞠者，盖久为今日地矣。余腾身而入，果帐烛荧然。母上座，二酋侍侧。母六十许，面方，发微白，披红锦织金袍，叱余何人。余曰：‘年大将军以阿娘解事，识顺逆，故遣奴来问好，囊宝贝奉赠阿娘，金二饼分馈两台吉。’二人闻之喜，叩头拜受，谢之至再。余知功将成，诈之曰：‘岳将军在十里外待阿娘，阿娘速往。’三人相顾犹豫，余解佩刀，突插其座毡上。厉声曰：‘去则去，不去我将复将军，勿误我事，我不久待也。’其母酋

曰：‘好蛮子，行矣。’上马与二酋随十余骑行，不十余里，将军竟迎来，殊非余之所能料也。方将军未来时，将设辞辞绐之，恐失前言信也。公既来与三人款洽备至，叱余退居仆厕列。旋分置达、黄两营，使二将分奉之。须臾前山火光陡起，夹道炮发，三人之首级，亦悬旗纛杆上矣。回入军营，次日谍者来报，罗卜藏已逃入准噶尔部落矣。将军命竿三头，狥三十三家，台吉皆震慑乞降。廿二日至年大将军营，往返才十五日耳。三月朔凯旋，将军首举余功。大将军赏游击衔。余诣军门谢岳曰：‘某杖此仅半月耳，大丈夫终不顾靦然受利禄，又何颜复来？愿辞公归，别图所报。’将军大笑曰：‘咄，吾知汝终为白首贼也。’厚赐而别，归次泾州，宿回山王母宫，昵妓女金环，年余资用渐尽，荡不能归。幼时习少林寺拳法，因思彼地可栖，遂挟金环去。来此而彼擂死者三人，乃与金环同削发，赴中州。苦无马，今逢两盗，骑皆善种，故夺之。”二叟曰：“彼不受夺奈何？”僧笑拉二叟出视厩前，则夜间已将所担铁担，屈而圆之，束二马首于内，不可开。二盗气夺，故遁去。言次轻挽其担，竟舒直如寻常。挟女尼牵马门外，拱手作别曰：“二君有戒心，勿北行，可南去，凡李卫、田文镜两总督所辖地方，毋忧也。”后三十余年，二叟已亡。严之孙用晦过河南登封县，有少林僧某与之遇。因论拳法曰：“雍正中有异僧，自远地来，传技尤精。然既无俗姓，又无法名，好养马，有支道林风，群称之曰：‘马和尚。’后总督田文镜禁令严察，僧转授永泰寺环师。今环师已涅槃，其徒惠来者，能传其术。”用晦心知焉，和尚即此僧，环师即金环妓也。欲访惠来，以二寺相距十余里，天会大雪，不果往。

记准噶尔与俄人战事

大小策凌，皆号准噶尔名将，特以后人不肖，卒陨其宗，并歼其族，故其材武遂湮没不彰，亦可哀也。小策凌为将，未尝败衄，惟额尔德尼昭之战，几覆其师。然是战以后，旋与俄罗斯有耳提施河之捷。俄于东方自雅克萨之役以来，所未尝有也。耳提施之战衅，起于寻金沙。喇嘛脱喇者，为喀尔喀间谍，策妄知之。脱喇东归不得，乃走俄，说以耳提施河金沙之利。俄探之果然，遣人往开，准部尽执杀之。乃以哥萨克兵一万，土耳扈特兵六千来犯，小策凌御之河上。俄军恃其火器，蔑视准人。小策凌夜篝火于林，张疑军，而悉所部触土耳扈特兵。土耳扈特兵溃，乘胜崩之，俄阵亦动。俄将见事急，令并土耳扈特人击之。小策凌见俄阵坚，乃少却，中宵使军士衣俄死人衣人其垒，举火大噪，遂环而薄之。俄火器不及施，皆短兵接，准人技击，俄人所不及，遂大败。俄人裹死伤者退，准人从之，入俄境五百里，不见一骑，疑有伏，乃行归。自是哈萨克，布鲁特诸部落，皆倚准人为重。故中间百年，俄不得志于中亚。及其衰也，痘症盛行，战士多病，准人不知医药，故歼于清。东方斯巴达六十万人，几无遗种，亦古今来亡国者所未经见之惨也。

蜀乱述闻

祝　介

自东南军起，四川独称完富，是以调饷恒仰于蜀。乃咸丰九年，忽有蓝、李之乱。蓝、李者，蓝朝鼎、李永和，居云南昭通大关，以私贩鸦片，往来叙州，为老鸦滩汛弁所觉，以赂免。宜宾典史于堉金羡之不满所欲，则告县令汪觐光千总胡安邦，诱新场烟贩至郡，置之狱。其党初谋劫狱，既闻奉批照屯积例斩，于是其党聚众起事。时承平日久，州县不知兵，奸民和之，遂陷筠连、高县、庆符，知县武来雨仰药死，势益披猖。时有凤山将军署总督，檄提督马天贵守叙府之真武山及吊黄楼，至石梯桥，遇蓝、李，败死。蓝、李长驱而西，杀都司余振海于犍为之箭板场，副将张万禄败死于荣县之黄石坡，遂据五通桥为巢穴，掠盐丁为兵。

清令曾望颜督蜀。望颜无他策，惟以巡城击柝为事，自昏至旦，柝声不绝，又以军防井研以自固而已。先是越西同知翁祖烈以赂骤升首府，望颜谓其非资，更以知府杨重雅代，祖烈遂结有凤，倾望颜，皆罢去。而驻藏大臣崇实为将军，望颜征兵湖南，命萧启江率八营四千人入成都。启江道病，不能退军，未几即死。其部无统属，大掠成都市，居民惊呼萧兵变，皆闭户奔走。是时蓝军围锦州，提督占泰自罗江皂角铺赴援，被擒不屈死，遂陷安县，杀知县张香海，遂至赵家渡，杀总兵李莫桑。而大吏但

以增募为事，游弁骄将，坐食行掠，未尝出师，州县则仗乡团为保卫。然李蓝亦除攻掠无他技也。布政使祥奎素有贪名，而蜀中新设厘以助饷，皆以贿任。其幕友金峨峰、秀子昌为之通赂，以故吏治益浊。督标副将张定川无军功，由行伍奢至军中，亦以贪名。二人皆握蜀中大权，见望颜罢，无驺从，至与争道，鞭其舁夫。代望颜者为东纯，道卒。更命曹树钟，以夺情被劾。于是清诏湘抚骆秉章督办四川军务。是时土匪起者益众，多冒蓝、李，独眉州之陈祥顺招募无赖，号祥字营，与蓝、李通，沿途掠食。时蓝、李蔓延川南诸州县，又扰及川东，湘军将胡中和等，蜀将唐友耕等奔命往来，莫能制也。秉章初畏为崇实所龁讫，崇实亦知己材不足办贼，虚心倚秉章。秉章既大会诸将于夔，适与望颜遇。望颜泣诉蜀中军情吏治，秉章益知其得失，奏办捐输二百余万以裕国用。时黄淳熙所部先发，将从万县援顺庆，探知敌已趋定远。淳熙恐失贼，急驰攻之，遇于姚店，敌无敢迎敌者。遂大败，死者数千人，时方五月，臭闻数十里。淳熙益侦贼所向，自率前军五更发令，后队继之。行七八里，遇于燕子窝，敌从两山抄官军，淳熙知中伏不能退，遂战没。

自军兴以来，蜀中诸军，皆避敌，敌未大被惩创，至是始有大战，而敌亦畏官军，自此破散矣。秉章奏疏有云："蜀贼悍而不狡，亦知其无能为也。"是时秉章驻顺庆，蓝围绵州，李围眉州，皆布其党扰旁县，于是湘军、蜀军、黔军大会于绵州城下。时知州唐炯以坚壁清野之法守城，至六十日，至是围始解。湘军以索供给，与黔军大哄于州署，黔军将颜佐才斫湘军于公案侧。秉章劾罢炯而系佐才于狱，并劾布政使及中军副将，刘蓉遂以附生署布政使。于是湘、蜀、黔军分道攻敌。敌连扰川东北州县，

攻掠而不逗留，往往为民团所击杀。蓝逆所部，遂入汉阴，惟李贼犹踞犍为之铁山。川东别寇周绍勇、郭刀刀亦有陷城戕官之事，然遇清军，辄伏藏山谷，且与李贼声息亦不相应。防军或破之，或擒之，从无大队接战者，故其祸亦不烈，但骚扰糜烂而已。李既弃铁山走宜宾之八角砦，又回犍为之龙孔场，刘蓉督胡中利等擒之，并擒其将卯得兴。得兴尤凶悍，当时呼之为卯先锋者也。

先是江南既平，扶王陈得才犹出没于陕西、湖北、河南之间，为清军所攻，遂全军入陕。至是川东诸股出境与之合，而蜀内寇渐靖，独石达开拥众入蜀境。初，达开既与洪秀全相离，念江西为己攻掠之地，欲据以自固。既已不能自立，遂突浙、闽、湘桂、滇、黔，入川境，崎岖山谷，盖已七年。至是由宁远渡大渡河，值水涨，更期次日，而唐友耕防江之军至矣。达开粮尽，煮桑叶、杀马为食，遂为土司岭承恩所擒。刘蓉往受俘时，蓝朝鼎及入陕之川寇，并陈得才纵横于汉中、兴安，秦将毛震寿不能制，诏以刘蓉抚陕，止巴州不进。蓝贼在汉阴，为在籍主事曾涛帅团捕杀，而黄鼎新自敌中出，则谓朝鼎死于丹稜，其族兄朝柱统其众，亦不知死何处，涛所杀实姓曹也。多隆阿既以攻周至伤目毙，益征蜀将援陕，时贼已拦入陇西矣。庭议刘蓉无实，不可用，更以乔松年为抚，犹令领军，又溃于灞桥。后左宗棠督陕甘，始平诸寇，然多用蜀军，故蜀军将功多著在陕甘。

初，蜀乱既平，秉章进爵轻车都尉，益饬吏治。同治五年卒，当时请建专祠，岁时奉祀。先是奉旨建祠者，多因现有之庙宇，分一室以祀之，至秉章，则湘军诸将醵金拓大地，特立一庙。吴棠继秉章。张之洞为学政，益以经史提倡蜀士，首建尊经书院，刊刻殿本四史诸书。之洞复倡设学田以惠寒畯，始于南川，而渐及于各县云。

蜀燹死事者略传

武庆符　　杨威肃
马军门　　黄忠壮
余都司　　谭都司
赵千总　　李广文
彭汛弁　　国新宁
张协戎　　陈巡政
左训导　　杨职员
孔吏目　　周长宁
肃隆昌　　丁高县
何知县　　多将军
刘汛弁　　赵镇二孝妇
李太守　　邓文学
沈永川　　文江两武庠
袁公子　　任勇士
王县丞　　赵迁
熊训导　　晁子俊
吕驿丞　　郑广文
占威烈　　张朝金
张安县　　峨眉义士
李江油　　傅熊二老人

永川义士
洞中人
吴奏战
高织屡
什邡义士
李联芳
蔡廷鳌
平安寨三寨主
张安一
刘大刀
王井绅
铜锣寨四寨主
陈罗二生
中江义士
何克强
刘文学
樊孝廉
马立堂
夹江殉难义士
黄文学
珙县十二团首
巫山道士
遂宁和尚
僧昌荣
郑万尧
尹烈妇
任杨氏

蜀燹死事者略传

蜀燹自张献忠后，当以蓝、李为最酷。献忠之乱，纪其事者有《蜀碧》、《浥烬囊》诸作，迄今班班可考，而蓝、李之乱，纪述阙如，常引以为憾。兹搜得金堂余澜阁先生所撰《蜀燹述略》一书，虽志在表彰死难诸贤，而于蓝、李扰蜀之迹，亦可得其一鳞一爪。爰将其中与蓝、李事迹有关者，（石达开事亦间存一、二。）删存少许，而附以骆文忠公事略及奏疏，命之曰《蜀燹死事者略传》，当亦留心掌故者所心许欤？ 编者志

武 庆 符

武公讳来雨，字听涛，籍隶山西交城，道光壬午举人。以大挑仕蜀，历任汉州、蓬溪、绵竹、平武、崇宁，多惠政。咸丰九年，署庆符县事。九月，滇匪李永和、蓝大顺二逆压境。公率勇仅五十人，出境迎击，杀贼凡若干人。贼大股至，遂不能支。公妾张氏雉经，苍头某及幼子符官皆死。公殓妾、子及奴毕，咬指血书遗嘱，贴堂壁示士民。其辞曰："守土无状，不肖知县武来雨，泣血顿首。来雨幸叨科名，毫无韬略，生灵涂炭，咎实难辞。上负国家委任之恩，下惭抚育百姓之义。然开门揖盗，始自笃连；起衅失机，兆于宜邑。该匪本系游民，无入川意衅。因今年六月，宜宾县令汪觐光同汛弁千总将胡安邦、杨寡狗于新场，骗至郡城正法，激变。

匪皆乌合，民受鱼殃，无城无兵，庆符尚无城池。罪当共谅。匪入境连境不过五、六百人，亦无枪炮，亲团勇先已溃散。今日死节，分所宜然。亲兩妾张氏今日已经死，幼儿符官亦死，仅留老妻李氏，痛哉来雨死分也。贼至杀我眷口幸勿伤我百姓，死亦瞑目。但无儿无女家乡族子可继。两袖清风，尸骨归乡，所费不少。庆符山青水秀，雨深羡慕。倘将来平定后，士民垂怜，觅我尸骸，择一善地。树深竹茂，更植梅花数百株，筑屋数椽，穴葬其间，夫妻相依，建一碑坊，题曰“清死节县令武昕涛之墓”，则生生世世图报无穷矣。咸丰九年九月十一日，署庆符县令武来雨灯下书。越明日，冠服仰药坐堂上。贼人大呼曰：“武公死乎？尚能与我辈厮杀否？”一贼挥刀欲戕公，刀忽中折，贼颠去十尺有咫死。群贼罗拜，惊以为神，称好官者再。为之殓祭，筑高冢于大堂而去。公夫人亦未加害，闻公尚有遗稟，无从见遗嘱，则得之县堂壁间云。

余游村曰：“公遗嘱中言贼起事，只数百人，证以无名氏《陷贼见闻纪》，事皆符合。今节录数条于左，以志滇逆之缘始焉。”

李逆名永和，云南昭通人，年二十三，瓜面长身，外和内暴。好吸洋烟，贪淫酗酒。父亡母存，娶妻回人，又娶同姓之女为妾。即前以千余人扰害仁寿，被擒李玉斋之女。起吊黄楼时，相从仅六百余人。因稍知书识字，众遂推尊之。闻周公山、灵官殿、高庙等处，逃去甚属艰难，倘官军一心扫灭，安有今日之患？李逆性不好动，众号李半年，伪设官爵，僭号出示。左护国军政司何政，右护国军政司邹成林。石进士、李举人皆尊为参谋。其余文人，俱令大会朝考，分三等定次序。贼中惟何政一人有胆略，每出阵，必亲带队，政为川省名山人。伪三法司龙德耀

奏章，有谏李逆勿食洋烟，勿贪酒色等语。盖李党虽多，不如二蓝之勇悍也。贼所攻陷之城，是防守松懈，致被地雷攻破，传令先登者，赏妇人一个，遂蜂拥而入。若能齐力防守，先毙其先锋百长，遂不敢攻，即寨堡亦不能破。或破一、二寨，亦因地势不佳，防驻人少故耳。贼善习伏兵，名曰"鹰肉翅"，视地形两边有藏身处即伏之。中用数千人诈败，官兵追剿不防，伏兵出抄为两断，使首尾难顾，以此取胜。以藏数而论，云南贼不过千余人，余皆川省红、黑两党家暴子、滚刀客、耗子精、冒壳子拜弟兄，约有四、五万人。投贼亦四、五万人，统计不过十余万，其余都是良民裹胁，欲徐图逃脱者。

宜宾明经詹君文昶吊武公楹联云："极慷慨，极从容，读娓娓遗言，未拈斑管心先碎；亦英雄，亦儿女，看双双致命，不树梅花骨已香。"

马 军 门

马公讳天贵，字爵斋，雒城人，少刚勇有胆识。初应汛官左金树募充汛兵，屡立战功，荐升四川提督。咸丰八年戊午，慧星见西南向东北，芒数丈，旬日乃灭。典史姚成云上书制府，言乾星直逼奎度，若隐若见，忽高忽低，其色白，主刀兵之象，其分野在川南一带云云。逾年，滇逆起叙州，公率兵剿洗，遏贼真武山吊黄楼。自秋徂冬，坚持不下。进攻石梯桥，公身先士卒，与贼力战，马陷水田泥滓中阵亡，贼遂窜入嘉属犍为诸郡。都司余公振海及瓦司兵，同日战没。余公另有传。

余浒村曰：劫运之来，不特上天垂象，即禽兽草木，以及寻

常细故，皆有先机之兆。或由人心感召欤，抑亦地气使然欤？余尝幕游川东南，凡贼所过之区，询诸父老，咸云杀机预兆，所在皆有，今备录于此。庚申，滇逆窜蜀，有小鸟，黑身红喙，连呼'过兵'，数数不辍。又有山鸟，长呼'蓝天大顺'者。屠家宰豕，毛去而肤有红印，方圆大小，字画不可识。民间桃李结实如刀形，黄、黑蚁常斗道旁。吾乡李氏家，李枝发竹叶，酷类矛头样，余亲见之。李逆之姓，已兆于此。人呼短刀为顺刀，蓝逆之名，已兆于此。什邡王氏家，梁燕毁巢，四月贼至，焚掠万余家。天彭河坝场山腰，裂一缝，水出，色赤如血。辛酉春，通山会匪，即于是场起窜，皆机之先兆也。

余都司

都司余公，讳振海，广安州人，提督步云公之孙，游府长春公第五子也。幼具英武姿，及长，为人慷慨有大志。入行伍，娴方略，以功得守备。咸丰九年秋，加都司衔，札令带兵剿滇逆。贼踞叙府真武山吊黄楼坚持数月，遏贼锋不得出。至冬，马军门天贵，进剿石梯桥阵亡。贼旋窜出嘉定府境，大帅饬公追剿，立功自赎。公率军数百人，营于犍为县属之箭板场山下，去贼所踞之牛心山仅十余里。贼探知公所部只数百人，合瓦司兵及各练勇共五营，仅二千余人。冬十一月中旬，贼数万蜂拥至，围绕山梁，扑营力攻。公以众寡不敌，乘垒堵御，矢石铅药俱尽，继以刀矛。已而力不能支，全军覆没，贼杀公而焚其尸。同时死难者，公之六胞弟某，族侄缉五，乡人周志远、赵某等，事闻议恤。

余浒村曰："余闻族人从军者归云：箭板场之战，贼将逼营

垒，时公檄四营出战，皆不应。各以守击为辞，号曰'打坐笼'，眼见前营为贼夷灭，次及公营。三面皆环水田，贼匝营猛扑，力不能支。公率麾下二百人出营，与贼决战，陷大田泥水中死之。自辰至未，五营蹂躏几尽，于是贼易官军，势更猖獗矣。

赵千总陈正魁附

咸丰九年九月十九日，滇贼李永和围叙郡。宜宾叙马营千总赵公三元带勇数十名，札西关外较场坝。贼统众千余续至，前后合围，公力战死之。公有勇目陈君正魁，宜宾人，前剿雷波夷有功。咸丰九年，随公攻滇贼于牛皮寨，旋奉檄调归。九月十九，滇贼李永和围叙郡，陈君登陴守御，城屡陷，俱获保全。自唐公友耕来归，连日随攻西门外各贼垒，克之。继攻花园庵贼巢，唐公攻其南，君攻其东。始与贼巷战，君挥矛直前，贼不支，败入垣内，闭门拒战。君乘胜跃入，力战方酣，将扑入中营，忽内放巨炮，中君左目，受伤犹呼勇弁上前杀贼。东路唐公，借公声势，两路夹攻。破贼捷闻，而公已死矣，尚怒执长矛不倒。弁等负公尸，回葬翠屏山麓。

彭汛弁

彭公讳光华，字耀亭，大邑县武庠，投效营伍。辛亥岁，由资阳驻防，补授金堂汛。甲寅，奉调讨贼云南，保升六品蓝翎回任。咸丰己未，滇匪窜川，随大帅出师叙府，营于自流井。次年二月朔，与贼大战连日，追至威远天成寺中溪河。贼并力死拒，

公力战，面带二十一伤，死之。事闻，蒙恩赐恤。

张 协 戎

张公讳万禄，字锡斋，由云骑尉入戎行。咸丰五年以夔左都阃，出师湖北，克复楚、皖诸郡，保加捍勇巴图鲁，授郧镇游府。九年七月，擢协戎。驭兵严，所过秋毫无犯。是年八月，以太夫人春秋高，乞养回籍。滇匪扰蜀，当事知公能，奏派带勇，太夫人亦勉以大义。公始募勇五百，十年二月初旬出省，由资、简至威、荣。时李逆自富厂犯荣邑，大股窜黄石坡。震公名，宵遁，公追剿不遗余力。十六日，贼夜袭公营，与贼大战于秀才坡。时贼万余，公亲兵仅五百。所辖三营先溃，公奋不顾身，直冲贼队。自辰至午，援绝马疲，陷泥田中。贼复后路包抄，而公已负重伤矣。掷冠地下，大呼将士曰："尔等各逃生路，此地乃我报国之所。"众将士苦求公上马，溃围逸出图再举。公唾而刃之，已而围逼，公犹手刃数十人，始自刎，身凡受伤二十八处。同时死难者，蓝翎府经桑逢春，守备杨朝贵，把总闵肇烈，千总伍遇春，武举吴家汉，武生张桂芳，训导左有芝，皆蜀人。亲兵死者三百七十余人，带伤者百余人，前后杀贼共千余人。归柩之日，士民遮道祭奠，咸诔以诗云。

附录哀辞一章：

"战云压垒天地黑，将军率师破残贼。指挥叱咤虎狼惊，顷刻搀枪扫湖北。凯歌声逐紫骝飞，奇功许继燕然勒。归来休沐锦城里，突闻井上烟尘起。蜀将深藏细柳营，只身鏖战马公死。当时想见旌旗拥，腰箭横刀称悍勇。偏师直捣秀才坡，不许中原留

逆种。忽然一夜人声吼，千骑万骑营门口。拍马横枪当贼锋，公竟愿死不愿走。时贼夜袭公营。直从半夜杀到午，咚咚擂破军中鼓。前头不见救兵来，断送五百巴图鲁。战袍染透猩红血，天地无光星斗暮。英雄结局竟如斯，吁嗟已矣复何说！”

左训导

左公讳有之，字宜轩，新繁县人。幼勤于学，性豪爽，以春秋兵法论，受知何子贞学使，补本郡博士弟子员，援例选龙安府训导。滇匪寇蜀，协戎张万禄带兵剿杀，闻公名，聘主营幕。帷幄运筹，多所参助。后战没于荣县之秀才坡，制府曾公卓如奏闻，奉谕旨给恤银，并给云骑尉世职。其子石麟承袭。时有鄢笃忠、瑯守忠兄弟，亦同日战死。

孔吏目

孔吏目讳昭淇，咸丰庚申春，奉宪檄委署天全州吏目。其时滇匪窜眉州、陷青神、蒲江，围攻邛州。提督占公泰，陕西候补知府田公良，带兵援剿。邛勇破围，官军后至。贼退守文笔山，大张伪示，有“占泰、田良免送”之语。贼乘间据名山县城，雅安去名山四十里，烽火相望，人民惊惧。雅安知县何君小塘，议守关防河，孔君赴任，路过雅州。府宪萧公时馨留孔君守金鸡关。先是闰三月朔，贼以偏师叩关，为守关军士败走，焚贼营四垒，仅丧勇目李顺有、万德猷二人。次日贼复大至，分五道进，又分股循岩而转，绕出关后。我勇腹背受敌，孔君殉焉。贼

进攻雅城，文生邓云霄受伪官，图内应，盘获正法。延烧城外民房四昼夜，环攻不息。城角被地雷轰塌，城军用枪炮力御，取质库棉絮浸水，裹花板堵焉。贼复取田间菜麦秆，堆积如山，隐身伏攻。城军掷火弹炮子，遇青即落。何县君乃募敢死士数百人，取黄纸钱裹首为号，黄发蓬松，似神似鬼，开关杀敌，贼众惊走，立将秆堆夷平。各乡团勇，献贼首级者，皆获重赏，阶下累累几如瓜市。贼愤屡攻不下，复毙贼目蓝四大王，李二管事。蓝逆亦因攻城头面受伤，贼众救归，雅围遂解。

节录董叔纯贻清刺史援守井研记

咸丰九年秋九月，滇匪李永和、蓝大顺入川境，连破筠连、庆符、高县，攻叙府不克。十一月，窜犍为五通桥。十年正月，窜富顺、自流井、荣县、贡井。二月，复窜回五通桥，攻嘉定府。官兵仅能尾追，或避徙他去，以故贼锋所至，如入无人之境。三月，蓝逆分股，由嘉定上窜，垒破青神、彭山、蒲江、名山等县。其李逆大股，仍据桥上。大宪以省垣为重，所有占军门泰，明都司耀光，唐守备友耕，各营俱调回省。查五通桥上省之路，一由嘉定、青神、眉州、彭山、新津、双流至省，四百余里，其中州县城池凡五、六处。惟时郭军门相忠，唐大令炯等兵勇，扼截要隘，防守甚严。一由井研、仁寿至省，亦四百余里。仁邑无城垣，恃井研为屏障。而马达井、河二坎又系紧要隘口。北路无一卒之戍，井邑刘令棣威，屡禀州求救。因派珠江勇四百名，前往防堵。委军功刘玉龙，职员罗忠延等统之。零匪悉就擒获，逆料大股必至，贻清带勇驻罗泉井，以为声援。适资阳范令涞清上“连横御敌章程”八条，其意以一处贼至，四处邻封互援为主。此法制土匪甚妙。奉宪札褒奖，并饬责成资、嘉、叙先办。三月二十

七日，奉宪批令，贻清亲带练勇，前赴井研一路，防剿上窜之贼。闰三月初一日，抵井研，驻来凤书院。初二日，派勇目罗光源等带队，往马达非剿贼，生擒贼目万有沅。十一日巳刻，贼大队出战，郭军门兵未到，军功彭能得阵亡。十四日贼队齐至井研城外，连日急攻。二十日有贼僧在北门外叫骂往来，自夸火器不能伤，击之果若无事者。赵汛弁先掷以米，又用妇人血衣障之，发一抬枪，遂毙僧于城下。此等邪术自来皆有，原不足恃。资阳城隍者，最著灵异，资勇出阵，供奉行营，以卜休咎。二十三日，天甫明，火神庙地雷炸发，城垣外倒未内陷，我勇死伤不多，疑有神助。后有难民自贼中逃出，言发地雷时，贼于对山，见有一、二贵官，在城上督队云。四月初二日，地雷连发二处，城倾二丈，随取桌柜层累，仍畚土为垣，修复补筑，勇目傅占彪死之。初三日，吴训导建议于南门内，另筑土城，周围五丈，拨勇安炮，以备地道轰突。又浚内濠，下置竹签，以芦席盖之，上铺以土，城上安设炮位。此法避地雷亦妙。外城即轰到，贼不能直入。十四日，开仗，井研勇目张定邦死之。二十三日，城勇缒而出，杀贼数十名，烧贼住房二座。珠江勇大旗军功邹鉴亭，毙二贼，腹受炮伤，回城陨命。邹君屡历黔、楚军务，此次守城，尤为得力。二十四日，夜遣勇携告急书出城，求援史太守致康，乞转禀大宪，促令诸将进兵，盖城中仅三日粮矣。二十五日，谕井富户，献米粮者，给与军功顶带，多者，准与详请官职。明参将耀光、舒参将洪元，杨部郎熙、共统兵勇万余，札营近城。五月初二、三日，贼与官军打仗，贼大败。难民逃出者，均称贼将他适，势已穷蹙，但须官兵力剿耳。贼营于四处山头，升旗于树，为缓兵之计。又射伪示入城，为摇惑人心之计。初五日，城内粮缺食糜

粥，百姓盼望官兵，无不生怨。初七日，接史太守函，知萧臬司启疆，已在省垣病故。十一日，城米颗粒俱无，糠秕度日。刘令亲赴各勇处涕拜，众皆感奋。十三日，胡总镇中和，带楚军抵观音桥。十四日，楚军与贼战，大获胜仗。贼夜于翠屏山列炬数百，旌旗错杂。其实妇孩悉在其内，不过示众缓兵而已。十五、六日大雨，十七日雨稍止，忠义勇送米入城。十八日，楚军出队，连踏贼营二十余座，杀贼千余人，扑河坠岩者不计其数，河水为之不流，城围始解。

肃隆昌

肃公讳庆，咸丰五年，知隆昌县事。九年己未九月，滇逆李永和、蓝大顺纠党千余，破高县、筠连、庆符、寇叙郡，围攻五十日。公闻报，夜延邑举人彭君达训咨策，达训曰："事非独立可成。"乃举孝廉王君炳森，共襄筹画，设防卫局。以监生邬君文柱，廪生万君邦翰司制造。州同余君继书司收发。监生黄君赓廷等司帐记。文生陈君焕勋统带新募义勇三百人，汛弁吴勋带旧募义勇一百一十人，赴郡协剿。大府调遣失机，败绩，阵亡三十余人。公乃先后遣陈焕勋、卿洪贵带勇三百余赴救，以教职耿君光贞司粮台，驻离叙城之百里黄沙河。亲督团勇，同诸路兵士，战胜于吊黄楼，围解。十一月，公振旅还，会同邑绅妥筹防具，增城凿池，积木累石，铸大炮数十尊，因城建台，环布于墙。运转硝磺，远给符信，以通采办之路。守备器具，凡火毬、火箭、喷筒之类，无不引机触发。复开局列肆，鸠匠督工，自短刀、长矛、营枪、鸟枪以及黑铅、白铁之弹，竹皮、葛根之绳，惟精惟备，

无或有缺。以故城守之严，独荣昌于蜀南为最。又虑城乡团练，声气弗协，为集绅耆，谕以同仇之谊，勿分畛域。初，公之解叙围而还也，闻贼有窥自井之意，恐蔓延及境，调陈焕勋带勇数百名，预防于富属之陶家桥。十二月，闻贼上窜五通，乃令撤防。庚申正月，贼回窜自井，浸有掠境之势，公调焕勋防牛腹渡。二月，贼窜井研，撤防。五月，贼由井研四窜，公复调焕勋防牛腹渡。六月，贼由富顺，分窜邑境胡家寺、响石山，劫焚肆戮。公闻报，慨然曰："吾与乡民约久矣，其敢坐视乎！"乃檄焕勋，由牛腹渡勒兵会剿。并会同汛弁吴勋，亲率管带邓忠厚、刘助禄、卿洪贵、喻致中等，带团勇数百名驰救，道出骡子滩。团首梁世芳等，带练百余人相从。公性素急，诸团赴召者未至，所带练勇，行数十里，饥不及饭，公速之战。贼故畏公，将遁。有童贼谓其酋曰："肃公来，我知败矣。然其来也急，团虽众，不及待，盍登房脊以觇其军乎？"贼酋从其计，尽得公虚实，急率众围公，从者战且死。公度不免，挥刀毙数贼，力竭而跌。山东健儿常元，义仆也，飞跃至公侧，连毙十数贼，将负公夺路走。贼围裹愈厚，苦不得脱，为贼刃击扑于地，常元犹以身翼公。贼砍元首，抛弃其尸，公遂为乱刃所害。适诸援继至，群贼曳奔。收公全尸，抚验三十七伤，邑民哀之，为公建祠，厚恤其家。与难者二百余人，咸附祀公祠。后魏公元燮，接署邑篆，城防战守，遵公遗法，贼数攻之不能下，城赖以完。

何　知　县

何公讳汝源，灌县人，道光朝孝廉。咸丰癸丑，大挑一等，

任东河知县，循声卓著。莼鲈念切，告归田里，家于灌城。时蓝逆扰蜀，奉宪札督办地方团练，与在籍知县高公溥共事，和衷办理，动合机宜。庚申春，贼由叙扰邛，县君英公启祥，委公同高公督练协守要隘。夏六月，贼窜扰崇庆分州，公同高公调勇防剿，擒戮颇多。秋九月，贼逼元通场，参戎马公及团练分道进攻，贼宵遁，走入丹稜。九月，贼复上窜，由双邑擦耳岩渡江，沿途焚掠。公急调练防守走马河上下隘口，贼不得渡。十九日，贼薄金马场，公督众堵御，酣战半日，众寡不敌，被执不屈，贼怒，剜目割舌而死。事闻，恤典有加。子，升梁荫云骑尉世职。

刘汛弁

刘君讳升高，成都人，以云骑尉世职，补彭什汛。貌仅中人，循循若儒者，然健勇有侠气。初汛地为痞匪逋逃薮，居民患之。道光二十二年，乃请设外委一员，步军十名，置署艳阳场内。历来汛弁，有名无实，君至即捕首匪数人，群匪潜踪，境内肃然。咸丰十年九月二十四日，蓝逆窜敖场，居人纷纷逃避，君奋臂裂眦，激厉兵团，防堵本场。次夜五更，贼蜂拥至，君与战于场口。初施炮毙二贼，接刃又杀二贼。贼怒，并力鏖战，分股袭场后。团众惊溃，君奋勇冲杀，手刃贼目二人。有骑马贼用矛刺其喉，遂被害。兵团从死者：舒朝升、丁公恕、杨安邦、谭有光、刘富贵、魏大品、魏存岱七人。其母迎养在署，事急时，携君女避他所。彭令胡公延入县城赡之。

李 太 守

李公讳英燊，字子彦，湖南湘乡人。少有至性，及长，具文武才略，壮岁举于乡。屡上春官不第，以知州援例来川，权篆宁篆，聿茂循声，旋代会理州事。会理接壤滇省。一日，驰报滇匪数千，逼近州疆。邦人大恐，莫知所为，公视之蔑如也。募勇练团，不日成军，皆严整有法。匪畏威遁去，人以是多公才识为不可及也。咸丰十年春，萧廉访启疆，奉命援川，知公能，使将楚营英捷勇，而廉访卒。当是时，李、蓝二逆寇蜀，蹂躏戎嘉属境上，困武阳城两月余。官兵数失利，檄公赴援。公至会兵更番迭进，击破之，歼贼万计，武阳解严。遂追贼于荣邑五里沿，资州苏家湾，战罔不克，贼望楚帜辄遁。初、公有犹子随任，名宗纲者，好读书，多奇计，公令随营，赞画之力为多。于是叔侄兄弟，自楚来者，皆从公征战。是年冬，蓝逆入广汉界，公帅师御诸金堂之赵镇，相距三十里，公曰："彼众我寡，不可示以弱，宜先发扼其吭。"出队至中河嘴，遇贼与战，毙前锋犷悍者数百人。贼却，公追之。蓝逆倾巢至，众三万余，马队数千，分股绕出公后，扑公营。公望壁上火发，知有失，督兵回救。贼众大集，节节冲断官兵，皆围之数重。公战酣，顾麾下仅百余人，语其侄曰："援绝矢亡，此余效死日也。"策马持矛，大呼入贼阵，兵勇随之。杀数十百人，公得溃围出。家人趣公渡河，谋再举。公不应，挺刃复战，负重伤，扑于河。公叔宏彬，兄英杰，弟春树、复彪，侄宗纲、正祥既守备黄镇湘，外委刘国清，从九胡兴仪、陈国兴、监生刘辅臣、家人聂均、陈玉、戴升、宋升、刘

福、张玉皆同时战没。兵勇阵亡过半。越日得公尸，面如生。事闻，予知府优恤，建尊祠于赵镇，其从公死节者，均得附祀。

余浒村曰："贼以庚申十月初四日，窜赵镇，楚兵战没二百余人，川南兵亦死数百人，本镇仁和上申，死者无算。盘踞至初十日，镇中火起，烧贼甚众。街房寺宇，十不存一，惟火神庙未毁。时余年十四，侍先慈彭太孺人，避乱邑城中，夜随守陴者，登东门城楼，望赵镇烽火。贼于次日拔营至怀口。夫赵镇为川北水陆会萃之区，行旅往来，号小成都。一旦橘柚残林，崩伐无劳霜破，蔗糖满地，飘零有似雪铺。人亡财散，鬼哭神惊，利之所聚，受害尤烈。尝见张禾雨先生祭赵镇殉难军士文，其警句云："满腔热血，宜葬碧如长宏，一队鬼雄，勿介行于伯有。存殁难卜于家人，谁吟楚些？魂魄急归其故土，毋恋川原。呜呼，亦可哀已！"

沈永川

沈公讳耀章，咸丰庚申，摄永川篆。冬十一月初七日，滇匪全队围城，公率民兵，登陴守御，贼轰塌西关一隅。有赵天锡、阮畅琴、任海者，曾受业勇士任小楼，善击刺，猛战拒贼，数登皆扑退，城得复固。天锡日缒城杀贼，中火器旋卒。局绅惜恤费，民勇不力。十二日辰刻，西城复轰破，贼长驱大入，杀人如麻。公及捕汛员弁沈万青、李元福等皆死之。惟广文某公，改装逸去。

袁公子

公子名慧，字叶熊，山东人，四川太和镇通守袁漱泉之冢嗣

也。咸丰十一年春，滇匪犯川北，围遂宁急。遂宁令庐光吉，漱泉妹婿也。闻警，漱泉遣慧督勇丁往援，战溃被执，贼胁诸城下，使诱遂人降。慧大呼曰："我太和镇袁通判子某也，贼执我为饵，以诱公等，公等好为之，勿我顾，我死矣！"遂被磔。既而贼攻太和镇城陷，漱泉长媳孙，次媳张、女四姑、五姑及孙女家属男女共十二人，皆缢死。漱泉与夫人对缢于庭。贼救之，既苏而骂。贼拥至其酋蓝朝鼎所，即蓝大顺也。伛偻迎劳，卑词劝诱。袁詈，求速死。贼赠以银与马，使行，袁怒挥之，骂益厉。蓝逆曰："公勿尔，朝鼎好男子，终不居杀好官名，即必欲死者，亦当别处去。"袁不得已，还入署，觅旧绳结其断，复缢。壁间匿贼出，解之下，仍拥至蓝逆所。蓝笑曰："公必死，朝鼎必不令公死，可奈何？"令于营中曰："敢有犯袁公者死无赦！"使四人持旗随而护之。越日，并觅其夫人及次子归之，乃相扶颠蹶出城，欲往遂宁。途遇援军截以免，然贼之必不死公者，未必非有感于慧也。

余浒村曰："传闻贼入公署内，搜获皮箱一，启视之惟有棉花十余斤，制钱二串，余无他物。贼叹曰："真清官也！"罗君器之诗云："雪刃霜戈月偃营，旌旗野马嘶声。一城百姓都降服，十二真人犹舍生。"

王 县 丞

王君讳镇坤，中江人，福建龙溪知县王公履吉之孙也。幼孤，貌颀俊而性行倜傥，虽业儒，素不屑屑于绳尺规度间。结客纵酒，立散千金不顾。一赴乡闱，即弃去，求试吏甘州，以县丞

措赀回籍。而雍凉慷慨之气，已现眉睫间。时蓝、李二逆围遂宁，告急邻邑，君乃破产，纠合弟侄亲故义勇三百人以行，至太和镇。通守袁公阻之曰："是吾儿之续也，且驻此以遏其西上可乎？"盖是时袁公长子叶熊，方以五百人援遂见掳，贼支解于遂之东门，以众寡之悬殊也。君念遏贼上游计亦得，即移师镇城。部署粗毕，而贼已坌至，梯冲云屯，昼夜攻不息。君同袁公分门守御，出奇制胜，计城可保。适土著奸民，通贼献城为内应，贼已入镇，君犹裤褶立陴上指挥，有枪中面乃踣。时咸丰十一年二月十九日也。同时死者，有勇目艾荣升以下若干人。贼遂大掠，破射洪，围郡城矣。君没尸故未坏，一子从行，暂逸复还。启视公尸，亲身之裨，已弗能易，遂加棺载归。事闻，奉旨入昭忠祠，世袭云骑尉。

熊训导

熊公讳绍伊，字莘臣，江津人。少颖悟，弱冠补博士弟子。旋登贤书，以大挑选射洪训导，善诱掖后进，从游多知名士。继偕胡孝廉炳奎，究心濂洛，能得先儒要领。滇逆犯蜀，辄趣邑令讲防守之策，既而度势不支，期以死自效。辛酉春，贼攻太和镇，距射四十里，炮声彻两耳，昼夜不息，太镇陷。射人汹汹无固志，公犹登陴以大义激勉。未几贼逼城南，民已启东、西门奔溃。公顿足曰："事至此乎！"急趋泮池，虑水浅不即绝。手鸩酒将服，诸子环跪泣阻，叱之退不得，则奋臂击之，遽仰药投池死。时二月二十一日也。越三日，贼得公尸，面如生，具衣冠瘞乡贤祠外。题曰"忠义熊公。"相率罗拜去。公有至性，尝两

刲股疗母疾。德配邓夫人，亦两刲股于姑与夫，忠孝之积，盖有自来矣。当贼未至时，公尝梦谒宣圣，宣圣赐之脯，味冷。又一夕，梦进乡贤祠，先儒约有十余人。咸雍容揖让，推公就坐。醒甚诧异，数日而殉难黉宫。公长子被贼掠去，至三台麻衣洞遁归。当城溃时，同斋易某，被戕城外。射人每并述，以为得失之鉴云。

余浒村曰："射城之溃，县令走潼川，公无守土之责，而以身殉泮池，可谓能得死所矣。《采蒭集》中载公同斋易公，尝教人宗程、朱之学，著有《理学解》，《论语时行解》。当城溃时，易公送妻妾幼子出城。是时百姓纷纷跳城下，堞上堆有鹅卵大石，下城者误触石壑，伤易公左额，血流不止卒。胡君炳奎吊以诗云：'我心匪石石伤生，信是捐躯节亦贞。深喻居官曾守志，漫言避寇不原情。魂随范柏归文里，境异曾参寓武城。我恐史臣编未到，大书特笔著公名。'越明年，先兄鲁生掇射洪学篆，见乡贤祠壁间，贼书'忠义熊公'四字，墨迹犹新，令人肃然起敬云。"

吕驿丞

吕公讳豫江，绵州魏城驿驿丞。咸丰辛酉三月二十八日，滇逆蓝大顺围绵州。二十九日，破魏城驿。公及把总杨某均巷战死。先是梓潼令张公香海，办城团甚周备，以二月调安邑。四月初九日，贼陷安邑，张公香海死之。十一日陷彰明，十二日陷江油，知事李公棗又死之。自绵州围后，三县连陷，而魏城实先受害。土匪四起，远近骚然。至八月十五日，骆抚军督师大破贼于绵州，余贼始西窜而去。

占 威 烈

占公讳泰，字岳亭，幼娴武略，由偏裨荐升提督。战功卓著，赏给伊克斯巴图鲁勇号。咸丰庚申，滇匪扰蜀，公同知府田公良，带勇援剿，所向克捷。辛酉，蓝逆纠群匪十余万，围绵州。公率万人，驻罗江皂角铺，檄援兵未集，州城危甚。公愤不及待，束身持矛，率精锐千人，夺贼要害。贼初披靡，值骁贼蓝朝柱大队突至，寡众不敌，公陷阵，兵溃逃，惟勇丁陈谦随。公受创，谦愈奋杀，扶公走。贼掳公，谦死之。胁公降，骂不稍屈，欲诱公赚城，公骂益烈。贼优容，日进肴酒，不食。时营中将佐，探公死生，苦无往者。部下勇丁骆耀龙、吴俊约曰："主帅陷贼，何辱如之，敢爱生乎？吾两人幸有生还者，则祥告占公死所，如俱死，必以梦告。"言毕辞众行，万目相送，直入贼垒。及公遇害，骆、吴果同难。大兵克贼后，寻公尸不获，有从贼中脱归，述公死日，及骆、吴同遇害状，不爽，惟不识尸所。公家属求尸日久，一夜宿萧寺，梦骆、吴二人至曰："大人来矣。"语间，驺从如旧，直进寺台阶下，席地坐。方欲趋叩，而公与众杳矣。醒后，即于阶下掘得公尸，足上绵履犹在，面目须眉如生，乃迎归葬之。奏建专祠，肖公像，立木主于中，骆、吴、陈三人得以配享，吴、陈成都人，骆，华阳人。公生时识人善任，拔云南提督唐公友耕于微时。公卒后，唐公每临大敌，先一日必梦公指授方略，战必大捷。初，金堂赵镇士人杨锡成，被掳贼中，贼询知为儒士，置伪副帅蓝朝柱幕中，掌书记，欲逸无间。逾年，贼犯绵疆，时杨尚在贼幕。一日，闻中军传请占大人入幕，命杨

伴守，杨始知公为贼掳。公入幕，不言亦不食。贼目日夜劝降者数辈，皆不应。时值更残人静，彼此相对默然。公谓杨曰："汝读书人，当知顺逆，贼巢岂可久处？我为大员，固不敢惜身命辱国体。汝编民也，可设法逃逸，别寻生业。"杨曰："久有逸志，但系劫火余生，恐此后难寻别业。"公曰："无虑。"解腰间扣带授杨曰："持此见唐将友耕，必能用汝。"明日，劝降者复至，公正襟危坐不顾，劝者怒而出。是夜五鼓，俄闻帐外喧云："请占大人。"公起整衣冠，坐竹舆中，杨尾其后。见贼众舁公至营后，将害之。公面无戚容，从容北向叩谢，始受刃焉。后绵州围解。杨乘败逃出，带旋失，但见吾乡父老，犹能历叙公死节情状云。

余游村曰："公视死如归，从容就义，其大节已足昭千古。而何小塘明府《雅安防贼记》中，于公之行兵，颇有不满意处。甚矣，人言岂可尽信与！然观何明府所纪，则知当日传言周公山放贼之事，不为无因矣。此时游勇肆行无忌，原不足恃，徒滋扰闾阎耳。庚申冬，蓝逆踞赵镇。楚兵失利，关游击志林，移营金堂城内。勇与团丁有隙，遂劫团首陈姓家。城内居人，皆闭户自守。又讹言关勇与贼通，赖县大夫蒋公宝清百计曲全，关勇始移营城外。幸楚军夜焚贼垒，贼悉众窜怀镇，关勇亦拔营去。此与雅安劫衙事无异，均赖贤守令为之保护耳。及后骆公督师入川，首裁游勇，而鬼域之众，屏迹无何有之乡。公之识见，非寻常用兵者所能及也。"

张　安　县

张公讳香海，字牟子，山东蓬莱举人。咸丰戊午，知梓潼县

事，颂声载道。大府知公仕学兼优，调省襄校文闱。辛酉三月署安县。时蓝逆弃遂宁，围绵州。州牧唐公炯，督率有方，守陴严密，逾月不下，始分股扑属县。公到任甫一月，贼骤至。城素低狭，只四百余垛，城中壮丁不敷役。贼党李长毛、谢寡妇等，分队驻瘟龟滩，距县十余里，烽火相望。公昼夜登陴，率众堵御。贼环攻四、五日，公轰毙千余。贼愤激，日夜加攻，外援不至，督守益力。无何城内有朱生某，与贼通谋，塞城上炮眼为内应。贼用地雷轰城，城裂五丈许。汛弁刘同、武举钟杀贼三百余人，巷战死。公及典史戴，俱遇害，贼屠其城。先是公恐城不能守，遣儿媳少女赴省，故公死而举家无恙。贼退，众发朱某奸，捕之急，窜入彰明，拴获磔之。繁江释雪堂有吊张牟子司马诗云："与君作知己，往来方二春。读君之著作，知君之为人。自注司马手著《牟子集》十二卷。上足报廊庙，下足安黎民。父母保赤子，不愧宰官身。司马曾以《如保赤图命撤邮》句谁知大天地，造化难咨询？咸丰辛酉夏，绵州遭烟尘。君官所属邑，相依云齿唇。是时妖焰恶，顽洞如奔轮。木大拔不易，先翦旁荆榛。安城小如斗，素无坚固因。豺豕侦知熟，十万同日臻。填山复塞野，累卵谁代陈！城中一无恃，民弱单且贫。惟君婴城守，贼劲少不伸。力持数昼夜，卒无相救邻。仰天再三叹，志矢为张巡。生死与城共，刀蹈甘如醇。我为作长歌，歌罢为吟呻。天南守土者，安得皆君伦？殊堪酬禄养，而全忠节臣。"

余洪村曰："公有守土之责，而卒以身殉，城亡与亡，固其宜也。而《采蒋集》载：'安城破时，公微服杂稠人中奔走，为卖菜佣所识，遂遇害。'其言似出情理之外。犹忆光绪戊寅、予主讲同文书院，时雪堂自京师回繁，寄余《绿天诗钞》中有吊张司

马诗，附载于此。读雪堂诗，而公之死节益明矣。公为同邑何蓬生观察荐卷房师、观察诗集中，亦载有吊公殉难诗，尤激昂详尽，惜未携入行箧，异日当补录之。”

李江油

李公讳柬，字敬之，直隶卢龙举人，仕蜀。咸丰九年冬，摄江油县事，时蓝、李二逆起，鸱张甚。公以此时政务，团练为急，办理井井，著《乡兵管见》一书，大吏嘉之，饬属通行。十一年三月，贼围绵州，众数十万，分党连陷安县、彰明。遂破江属之中坝场，势如风雨。公婴城固守，既而贼大至。绅团未见大敌，且为贼先声所劫，遂溃逃不可止。四月十二日城陷，公及家人曹坤，皆被执。逼降，公裂眦大骂，贼义之，不加害，拥赴中坝，将徐图劝诱也。及河，公投水，曹坤随之。贼惊救而公已毙，尸逐浪远，拯坤出，驱之去。数日逃出，觅得公尸，集附近士民殓瘗焉。公一子，年十二，贼掳至绵州。八月与县民龙姓逃回，仍由曹坤经纪，送至省城，与其母居焉。

杨威肃 光旭附

袭侯业公讳炘，崇庆州人，一等昭勇侯故陕甘总督忠武公之孙，故闽、浙总督国桢公之子也。钦赐文举，承袭侯爵，二等侍卫，智勇有祖风。咸丰辛酉，滇贼何马蚁，胁数万余众犯崇庆州，扎白头铺。公率忠勇军击剿，贼败走于南河坝虹桥水碾，设伏以待官兵。公与协镇张公、游府关公计曰：“逆贼四路狂窜，

乘胜而往，一鼓可拴，炳提兵从大路进发，二公率兵分左右翼夹攻之，必大捷。”皆然之，公整队甫行数里，谍报：“白头铺无贼。”公疑不前，贼伪为耘田者以给之。军抵虹桥，贼举白旗为号，四面重围。公督勇冲杀，力不能支，遂遇害。时五月十一日也。事闻，荫云骑尉世职，予谥威肃，敕建专祠。杨孝廉器之，吊以诗云：“驱贼虹桥速进兵，浑身是胆气纵横。忠承大父辉前烈，勇著文孙继后声。战死沙场归马革，报恩君国化鹃鸣。关西夫子遗贤嗣，他日凌烟阁上铭。”杨公光坦，河南候补知县，请假回籍，因本省滇匪军务，督勇剿贼，同威肃公中伏阵亡。

黄忠壮

黄公讳纯熙，字子春，江西鄱阳人。幼读书，即以古人自命，好骑马击剑，弹棋善射，能左、右算，识者知为远大器。道光丙午举于乡，继捷南宫成进士，以知县签分湖南，历任绥宁、会同、湘乡，除弊苏困，练勇筹防，循声卓著。性淡泊，不撄情利禄，以病乞休者屡矣。时会涤生制府，陈竹伯中丞，塔智亭军门，皆以上宾礼聘入戎幕。公或允或辞，或参其军，数月而退，终莫能强也。自言尝与涤帅论兵事书，破除官例，随事畅写，故得滔滔尽言。咸丰八年，守制星沙，时石逆达开围宝庆，号称百万。骆吁门星使，即家强起公主军事，公不得已受事。治军严明，信赏必罚，事无巨细，综理不遗。自草公牍，脱稿未尝点窜一字，其精敏非人所能及。血战十数，解宝庆围，大帅扼其功不上，公处之怡然。嗣转战永、靖、郴道各府州县，以不次功保知府，累迁至监司。尝抚膺叹曰：“吾受恩深重，不知死所矣。”

会滇匪扰蜀，骆公以湖南巡抚帅师援川，公为前队，带果毅营。咸丰十一年正月，由楚南至川境。四月十七日，抵万县。闻逆匪何国梁，以三万余人围顺庆。五月初六日，公率师驰赴顺境，贼已解围去，攻定远垂危。公即于初八日兼程进讨。十一日，大破贼于定远郭外，生擒何国梁正法，立解城围。杀贼万余，逼入江中者无算，夺骡马五百余匹，救出难民万余，贼遁者仅千余耳。公整队穷追，十四日，抵万古场，离二郎场二十里。其地四山壁立，田谷阻深，一线羊肠，盘纡屈曲，箐林茂密，素称绝险。由此北定潼川，西走遂宁，均有江水限隔。逆党被追急，恐不得渡，乃为背城之举。适另股朱伪统领率众数千，由青冈坝一路窜至，两贼既合，势复振。遂四面设伏，虚二郎场以诱官军。十五日五鼓，公派队跟剿，行至燕子窝，突与贼遇。前营广勇冲击，贼反走。公知有伏，即分饬各营，分左右路搜剿。亲率中军大旗，随后策应。我兵始分，贼伏四起。朱逆另股，自后抄至，层见叠出，蜂拥直前，枪炮奋击，贼死拒不退。陇亩间隔，官军立足无地，分合皆难。田中泥深数尺，下足即陷，咫尺之间，彼此不能相顾。公知中伏，率部下前进，亲兵控马请退，公叱曰："此何可走，走则六营同尽耳。"左右均死战，幕友邓赤子、蔡月岩助战被戕，各营远隔不能救。公知事不可为，遂拔刀直冲贼阵，前贼惊走，后贼踵至，围复合。亲兵十余人，各以死拒，皆战殁。公犹奋刀驰突，须眉磔张，手刃数贼。旋以左胁中矛，刀伤右臂，坠马。贼争拥至场，迫令跪。公厉声骂曰："黄统领岂跪贼者？欲杀便杀耳！"贼怒断其首，支解而火之。部属收集遗骸，丧其元，馀亦灰烬，惟存左足以布裹之。已而乡人奉元来献，面色如生，并觅得右手右足。十八日，奉安竹舆中，归于果

州。至二十一日，乡人又以公左手半截献，五指宛然。时甚酷热，距殁已七日，而肉不腐，且有一种香气。但已大敛，别为木盒盛之。果城官绅依例迎入，易棺收敛如仪。妇孺民庶，罔不悲痛失声，骆帅据状奏闻，议恤有加。以藩司礼葬公，荫其子，准建专祠于果州城内，邓、蔡二君及邹参戎配焉。

余沂村曰："公历任三邑，官书从未尝假手幕宾。又若出入勾稽，左、右手算，钱谷交代，卸篆即出。此虽绪余，亦足见公才智。尝见曹光诏编公行营公牍跋云："燕子窝之战，前营闻败不回救，后队闻败不前援，公遂及于难。当邓、蔡二君坠马时，公呼前营营官某前，某应之而逸，公愤焉。亲兵某控公马请退，叱之。率左右直前猛扑，乃俱为贼拥至场。假令前队闻而折回，后队闻而前进，无难夺公以出。考公从军，固早以死自誓。而在事员弁，于次日陆续逃归，乃云此番幸统领已亡，若其不亡，吾辈必有一、二百人正军法。既视主帅之亡而不救，又幸主帅之亡而免罪，且幸而免罪，则亦已矣。又思以轻进之罪归主帅，以结后图。夫护主死义之员弁，既当从优请恤；则背主灭义之员弁，即当分别治罪。竟事后不戮一人，此事于行军司马刘公，不能无憾焉。"

谭 都 司

谭公讳健，成都人，先世以武功起家。父某，重庆守备，早卒。母马氏，能以义方训子。公以荫积劳，授泸甯营守备。咸丰十一年，署黔彭营都司，母夫人及妻陈俱来。先是全蜀有蓝逆之变，酉独晏如，绅民狃于地僻山险，毫不儆备。突于八月初，谍

报粤匪由郁镇窜县境，文武聚议出师。公少年勇于自任，以为贼不足平。母夫人亦勖之曰："自吾为汝家妇，逮事三世，均以武职受国恩，汝勉之。"公曰："唯。"乃集城内兵丁一百数十名，至县西梅子关，扼险自守，时八月十九日也。无何贼至，旌旗出山谷间，公以千里镜烛之曰："贼幸少，我兵其无恐。"贼前队，以数百长发涂面，衔刀持长矛诱战，而伏贼诡从他道小梅子垭来攻。方战之始，领哨外委宋孝荣、宋从先率兵丁力斗，呼声动天地，无不一以当百，贼几不支。瞥见贼由后至，乡勇之助战者先溃，兵亦溃。孝荣急扶公上马走，公指其心曰："死，死。"遂挥刀复战被杀，孝荣等亦以力护阵亡。公母闻而惨然，谓公妻陈氏曰："吾策吾儿必死王事，今果然矣，吾子尽忠，吾与汝不可不尽节。"即闭户同时自缢死。越日，家人收殓之，色俱如生。贼踞城几一月，教谕李公曾白死之。九月十四日，贼自龚坝渡河，东入咸丰界，城复。事闻于朝，得恤典如例。李公自有传。

余浒村曰："川省成、华两邑，为首善之区。咸、同间，虽未遭贼蹂躏之苦，又岂无忠义之士，出而杀贼捐躯者乎？何《成都续志》所载者，竟寥寥耶！如谭公本成都人，而续志未载。《黔江志》载有朱肇琇《梅关节》一诗，为谭公作也。诗曰："臣年十五说长剑，身不屈，头可断。帐前斗酒呼健儿，边城誓保花封县。贼来奋臂与贼战，仓皇出师身刃贼，杀贼难尽臣马蹶。臣马蹶，臣力竭，满山秋草溅碧血。西风日落阵云寒，夜夜冷照梅关月。"

李广文

李公讳曾白，字鲁生，长寿县人，道光乙酉举人。甲辰大挑

二等，选授黔江教谕。咸丰辛酉秋，粤匪自婺川入彭、涪界，直逼黔境。邑令胡某，不为备，公说令曰："黔当贼锋，蜀东门户，厚集民团以待大兵，尚可支持。倘使阑入，失此弹丸，东南半壁摇矣。"令曰："某瓜代有日，未奉成命，俟新令为之。"公厉色曰："虞允文矫诏破金，刘顺昌孤城却敌，岂皆有命而后为哉？我辈在位一日，当为朝廷守土一日，力竭死事分耳，设使有济，既全吾身，又保吾民矣。"令赧然唯唯，防务仍不举。八月十五日，郁山镇警报至，邑诸生集学署劝公早避，公曰："读书数十年，岂于'见危授命'一语，尚未前闻乎？吾有死而已！"十九日，都司谭健战没于梅子关，贼长驱至县。公侄某，给以县君请议事。公出门，侄挽以走，公力挣不脱，口齕其臂，乃释归。于是闭阁绝食，自撰挽联云："处死非难，不久一死；他生未卜，无误此生。"又步其祖开先公易簧原韵诗曰："花甲周余又七秋，放怀天地等闲鸥。青山伴我须眉古，白发思亲草木愁。儿卷缥缃供寝枕，一生事迹付残瓯。那堪仓猝烽烟警，报国深惭跨鹤游。"邑诸生迎公妻子去，惟一老奴叩门号泣。公启关，奴入跪。公曰："若何为？"奴曰："县公遁矣，闯汛捕两爷死，爷可避。"公大怒，踢奴踣。怀印具，朝服拜圣庙归，缢明伦堂上。婢女碗香哭救，公悬足踢婢于地不起。奴解帛，公复苏，逐奴去，仍自经死，奴亦殉于阶下。贼入学署，剥公朝服。婢苏，骂贼，亦被杀。贼肆焚掠，推禁毁学宫。城复日，士民上其事，为公建专祠，塑老奴于旁以祀之。邑人谣曰："铁铸李广文，泥塑胡知县。广文俎豆馨，知县等刍豢。"公有经济才，惜未竟其用。著有《读经志疑》六卷，《封圻扼要》四卷，《沿边要隘》四卷，《七省海防》二卷，《守拙斋日记》二十卷，文存二十

卷，诗存二十卷。子滋然，光绪己丑进士，签分广东知县。

酉州冉瑞铣吊公诗，末数句云："吁嗟乎，曾子师耳，子思臣耳。为臣思避贼，为师知报国。广文一死重泰山，何物守令竟斩关！"

国　新　宁

国公讳澍，同治元年，署新宁县事。滇匪蓝朝柱，经官军痛剿后，率其残匪百余人，窜南部僻境。适郭、张、朱、曹各逆，自营渠夺路，与蓝逆合股，向东乡达县狂奔。道员张公由庚，率向导营蹑剿。逆遂乘夜遁走，直扑新宁城。公会督文武绅民，登陴固守，枪炮灰石轰击，毙贼多名。贼连日拼死攻扑，公与贼相击两昼夜，力竭兵单，遂于正月初十日失陷。公率其弟国富，家人刘珍、邓兴，石玉等巷战，公身被四创，知不可为，遂自尽。国富及家人皆被害。典史耿凤翔，把总何玉春，被执，骂贼不屈死。事闻，均从优议恤。

余沂村曰："谨按骆文忠片奏：'据贼中逃出文生黄鼎熹称：被贼掳入蓝逆营中，几至一年。蓝逆名朝鼎，云南昭通人，贼中称伪帅主，骁悍善战。其族人名朝柱，年长朝鼎数月，呼之为兄，贼中称伪副帅。然诸事悉听朝鼎调度，今外间或称朝柱为大顺，朝鼎为二顺，其实贼中无此称谓。初至绵州，拥众至十六七万，设伪都统分辖。伪都统皆昭通人，伪统领以下，始杂用川人等语。'由此观之，朝柱实非巨魁也。盖至去年冬，官军克复丹稜，鼎逆授首，而柱逆遂自为贼帅也。"

陈 巡 政

陈公讳翼，字云亭，陕西长安人，少读书，有胆略。道光初年，张格尔乱起，弃帖哔业，习边事，尝投陕督杨公遇春军幕，充新疆印房差务。十年，库车大臣常公荐举，以未入流资铨。十六年，选四川东乡县典史，捕盗有声，勤恤囹圄，髡钳德之。三十年，卓异迁太平县黄钟堡巡检。咸丰十一年十月，蓝逆为官军所败，亡入川东。合张、郭、曹、卓之党，歧为五道，势复张。遂侵绥郡，东、梁、开、垫，贼垒相望，太尤戒严。堡人瞥见虏帜，请公驱八口入太城，从县官为捍御计，且自救。堡无郭郛，旦夕恐不保。公曰："天子命翼为此土官，堡虽小，翼责守也。离此一步，非死所矣。吾少亲戎旅，识敌情，众志可以成城，坚深胡恃？其聚吾堡人，钱镈者兵之，布帛者旗之，丁壮者伍之，溪谷树堑，逻候觇敌，击鼓为援，设伏以应，恶见其不胜也？"堡人闻之气皆壮。明年，同治壬戌四月，太城陷，公亲率堡子弟扼贼于丝罗坝及巴坪口，无敢犯堡者。五月，楚师易公佩绅，败贼于白沙河。贼趋陕，袭定远、西乡等县，太境渐戢。胁从者乘间归，公悉给牒导出境，贼中皆震公名。六月初三日，忽闻贼南向，谍言欲图公。公遣刘先者侦之，先匿卧村中，坐是不得耗。贼日夜行百八十里。初六日五鼓掩至，围堡三匝。公闻变，令田孺人率男女避。孺人欲与公俱，公正色曰："汝谓我遂厄乎？以汝妇人，不可久居此耳。"语毕，裂襟裹首，偕幕客陈相畬，督团丁数十人，巷战不支，及长子文光，三子文藻皆被执，贼杀相畬。奇公貌，胁相从，公愤骂不绝，遂被害，时年六十。

方公之击贼也，田儒人及女坠岩，死复苏。遇江馆师冉翁，救匿山谷中。次子文治，四子文运杂乡里小儿中去。光、藻居贼中，皆相失，行久乃偕。夜给贼以溲，同穴糠秕中，间道归。逅母及弟妹，殓公尸及相畜尸，葬东乡县之原。制府骆公闻于朝，褒恤有加，世云骑尉，长子文光袭焉。再从死老仆薛升，山西人。

杨 职 员

杨公讳镛，綦江县令杨公铭之弟。同治元年，粤逆石达开，锐意窥蜀。自涪州败后，零股三千余人，急赴桐梓。石逆拥众数万，围綦江。公兄铭知县事，率众登陴，誓以死守。贼昼夜环扑，公及公兄亲督练勇堵御。悍贼百余，缘梯上，公死拒不退，贼砍公头殒命。元铭见势危急，督勇奋击，立歼登城贼。炮石雨下，贼不敢继登。并日掘地道，图轰城。四月十一日寅刻，南门轰陷十余丈，幸城内先掘内濠，并筑土垣。训导萧君世楷，团绅陈君嘉升，督团勇据住内墙，枪炮环击。练勇二百余名，越濠血战，贼不能进。知府唐公炯，带黔勇直捣贼营，城内团勇悉出，前后夹攻，追贼二十余里，城围立解。先是公夫人陈氏闻公被害，即率子女三人投池以殉。制府骆公奏闻，照七品职员，从优议叙，陈夫人一例予旌。

余浒村曰："闻石逆犯蜀时，蜀人扶鸾有'见豕沉埋在蜀江'之语。计石逆亡于癸亥，见豕之言果验。吉水曾君东山语余云：'石逆前窜江右，谒张真人询后事。真人书'王于西方'四字与之，石逆遂生窥蜀心，而不知王即亡也。'是真事有前定欤？今将石逆原供，节录于左。"

据石达开供，系广西贵县人，祖辈由广东和平县，移贵州居住。现年三十三岁。父昌奎与母均故，并无兄弟。娶妻王氏，生有子女，均在南京被害。后来妻妾五人，幼孩二人，均在河边投水身死，只存亲生一子石定忠，年五岁。达开自幼读书未成，耕种为业。道光二十九年，因本县土人赶逐客人，无家可归。同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肖朝贵、冯云山共六人，聚众起事，推洪为首。洪亦广东人，现年五十余岁。初时不过万人，后来人多。三十年，先踞永安州城，遂围攻桂林省城。解围后二年三月，走全州出省。四月，至湖南道州，攻长沙省城，肖朝贵被炮轰死。十月解围，窜岳州，破湖北省城。由武昌下江西九江省，破安庆省城。三年，直抵金陵。从北门挖地道，用地雷轰陷城垣。达开起事即称王，与洪秀全等同住江南省城。杨秀清性傲，韦昌辉屡受其辱。七年，达开领众在湖北，闻有内乱之信，韦请洪诛杨，洪不许，转加杨伪号。韦不服，将杨杀死。达开返回金陵排解，洪心疑要杀韦。达开见事不好，走安徽。妻室儿女留在金陵城内，均被韦害。达开复由安徽回金陵。洪即将韦杀了，有谋害达开意，旋即逃出。七年，从安徽至江西、福建。八年回南安，九年到湖南，围攻宝庆，两月不能下。是年回广西，至宾州，因伙众三江、两湖人多，各有思归念，不能管束，将大队散回。达开在南甯府，没有多人，想要隐居山林，因到处悬赏严拿，无地藏身。十一年，复聚数万人出广西，由湖南至湖北，久想占踞四川。同治元年，由利川入川，到石柱、涪州，有二十多万人，后来裹胁更多。头队攻破长宁，不能深入，绕道遵义、昭通，想从横江过河。令头队由屏山县入，令李福猷扎云南副官村，又令赖剥皮分股绕入宁远府，使官兵不能兼顾。约在米粮坝交界地方，与中旗

会齐先进。达开因横江败后，率众绕至米粮坝，知前队与赖剥皮已由宁远大路前进。李福猷自副官村败后，欲由贵州边界绕入川境。达开即率众渡金江，经宁远，恐大路有官兵拦阻，改走西边小路，只要抢过大渡河，即可安心前进。不料至紫打地土司地方，探看上下河岸，皆有官兵。河水忽涨，那些夷人，三面时来抢掳。造船扎筏，抢渡几次，均被北岸官兵击沉，伤万多人。后来食尽，死亡无数。达开欲投河自尽，因想真心投诚，或可侥幸免死。达开想救众人，俱令弃械投诚，率领黄再忠等三人，并儿子定忠过河，到唐总兵营内。其未渡河者，不知如何下落。所供是实。

里乘子曰："粤寇之变，虽曰天运使然，而人事究亦难逃其责也。我闻金田啸聚，其初党羽不过三百余人，向使地方有司，果能设法化导，格其邪心，固善。万一若曹执迷不悟，即乘其势尚未张，一鼓歼之，消患未萌，亦不为虐。乃计不出此，卒使星星燎火，燎及昆冈，涓涓汩泉，荡成巨浸。迨顺流下窜，窃据金陵。十余年来，沿江一带，民无完居，荼毒生灵，不可胜计。试观其猖獗无忌，形同枭獍，不真令人发指哉！"

周长宁

周公讳于坤，同治壬戌知长宁县事。夏五月，石逆围攻綦江，志不得逞。复为官军击败，遂窜攻长宁。公督团练登城，并力拒守。石逆围攻数次，城小兵单，遂陷。公率勇巷战，被伤，贼缚之。迫降，公大骂曰："我朝廷印官，城亡与亡，鼠辈何多言耶！"贼怒，白刃交加，遂遇害，全家同日以殉。事闻，照直

隶州议恤。

丁高县

丁公讳良俊，字虞门，山东历城县举人。同治元年闰八月，知高县事。时石逆达开踞叙属之双龙场，伪宰辅李福猷，率众蔓延滇境之富官村。十月，石逆踞筠连。二十三日，分悍贼二万余人，由罗家坳径犯县境。公闻警，骤募勇丁，并杨玉林各团，往落润坎堵御。二十八日，贼大至，众溃。公跃马入贼阵，手刃数人，受重伤，被执。越明日，石逆遣伪先锋李南，率千人窜踞城中。臬司刘公岳昭驰援，令邹复胜、王有德分队击攻，贼弃城走。官军追杀数里，毙贼五千余人，公遂遇害。初，公之被执也，贼久耳公名，称为好官，不忍杀。劝降，公不应。日夜怀印端坐，意气安闲，了无惧色。临难时从容自若，差役胡顺随侍，以身翼公曰："县主也。"贼以矛加颈，应声而扑，见者哀之。十一月初二日，贼窜横江，乡民始获公尸，丧其元。又七日，得诸厕中，面色如生，乃送入城合殓。事闻，照同知直隶州阵亡例议恤。又三年，知县马公佩玖，详请建祠，胡顺亦附祀焉。

余浒村曰："闻咸丰七、八年间，高邑各乡桐叶，多生刀剑形，蔓菁亦作尖刀状，殆杀机之先兆者欤？"

多将军

多公隆阿，由黑龙江马队，从征皖、楚，身经百战，所向有功，授西安将军。同治元年，滇匪蓝大顺由蜀窜陕，与粤逆通。

二年十月初九日，陷周至县，留党逆分踞洋县。公于十三日，亲至周至督攻。蓝逆百计守御，未得迅克。三年二月，官军开地道，轰破月城丈余，公率副都统穆图善等，拥登城堞，城内尚筑坚卡五道。正力攻间，公头目受枪子，忍创回营。诸将欲趋视，公传令曰："此城速克，重伤亦痊。如不克城，即轻亦不欲活。"诸将闻令益奋攻，是夜皆露立堞下。次日环攻至三更，穆都统传令，三面紧攻，于黑暗中，向东填濠拔桩，梯绠先入，四路齐进，克复县城。蓝逆率数十人，乘乱窜出，至新口峪，裹胁二、三百人，欲窜宁陕。经佛手厅团练杀毙二百余人。有死党十余人，舁之越险狂奔，至汉阴界，为在籍主事管涝团练杀毙。生擒逆党李登福、王老么，送往汉阴厅验明蓝大顺首级。余匪均正法。将军受伤时，内府发珍药敷治，并命黑龙江将军传其子双全，驰驿往视。而其子尚居亲友家，身无完衣。黑龙江将军怜骇，资以行装，始获驰往。将军受伤重，旋于三月二十三日毙于周至军中。其子至，已不及见焉。遗疏有"不使家有长物，身有余财"之语。先是将军于元年秋，衔命入秦。闰八月朔，以亲兵七十余人，解商南围。初二日至初七日，调四营劲旅，破颍、亳零股捻匪姜台凌等五六万众，伏尸四十里。疏入，谕旨云："以少胜多，可云奇捷。"平日爱士卒如骨肉，而威令严明，凡所指挥，汤火不避。薨之日，三军雨泣，天下识与不识，皆痛惜之。

余浒村曰："或问将军死事在秦，蜀冕何以书？"余曰："将军虽死秦，而贼为蹂蜀之贼，若之何不书耶？蓝逆自咸丰九年与李永和煽乱，全蜀受害。经骆文忠扫平，据生擒之李逆供称，蓝逆已死乱军中。后窜陕之洋县，实为曹逆。但将军迭次奏报，皆指为蓝逆。无论蓝与曹，蜀人均深受其害，至此歼厥渠魁，当

亦吾蜀人士，闻而快心者也。亦足见为乱首者，虽狼奔兔脱，终不能逃法网焉。并志之，以为后之谋逆者戒。”

赵镇二孝妇

金堂赵家渡船户，张国顺妻龚氏，年二十，有殊色。咸丰庚申，蓝逆突至，氏随姑逃入米家河心。贼羡其美，迫欲得之。氏即奔舟，贼尾其后。氏知不免，泣跪姑前曰：“不孝媳从此逝矣。”语毕，投水死。

同时有刘氏者，朱桂元妻也。蓝逆窜赵镇时，夫为贼掳。其姑闻贼至，不知所之，号泣不已。氏含泪扶姑避贼，猝遇贼目，欲污之。氏负一岁子，三岁女，奔江边泣对姑曰：“此清白江也，儿亦可借此明志矣。”遂携子女，跃入江中。

余游村曰：“大乱之世，妇女受污，以死自誓者固多，迫胁而从者亦复不少。岂尽甘心于贼哉？无论为贼匪，为官军，恣淫者必获惨报，戒淫者必获福报。闻乡老何石帆云：‘赵镇有杨贞琳者，悫信勤学。蓝逆犯镇，杨被掳。喜其醇雅，置帷幄中，与阮姓贼共事。围攻遂宁时，杨与阮同居一大宅。园中花木丛杂，玩好罗列，杨嗟赏不已。突有数贼至前曰：‘来看！来看！厨下兔子甚伙。’贼中呼女子为兔子杨至厨，见满屋皆妇女。长者二十许人，少者十七八岁，有坐如痴者，有伏而啼者。然皆鬓绿垂云，肌红夺玉。左右垂涎者，魂飞魄荡。杨心恻然，言于阮曰：“彼皆良家妇女，强污之不祥。’阮从其请，悬令门首，禁男子出入，于是无一敢犯者。来往宅中之贼，拥窥门外，阮苦之。派人护送众女远出，谕令各逃亲族家。越数日，杨与阮暮游郊外，见数椽茅屋

中，有女如云。遍视之，即前所送者也。诘之，佥曰："蒙恩派人送我等远走，第纵横数十里，大营层层包裹，安能免脱？"杨复令从者送还故宅。时官军攻甚急，贼弃营走。杨适病不能行，其僮迫之曰：'水紧甚，奈何！'贼中言官军攻急曰：水紧杨扶僮走抵大河，追兵后至，争渡者船不能容。杨以病不能抢舟，僮遂弃杨于芦中而遁。俄官军至，未济者悉被斩杀，枕尸沙洲，而杨获免。越宿，贼以数百人渡河收尸，僮复至曰：'芦中人尚在耶？'始扶归贼营，后病愈，乘间逃归。家人疑其已死，相见如梦。尝自谓：向非有禁淫善念，安见不同登沙洲之鬼箓乎？今闻其人已弃笔从某大令，入莲花幕矣。"

邓 文 学

邓公宗楷，字树森，宜宾县人，世居柏树溪场。父应福，勤求学问。母氏杨，慈而贤。每课小学，循循不倦。公天姿颖慧，未七岁而通五经章句。弱冠，受知于督学支公，补府学博士弟子员。尝大书"忠臣孝子"四言于座右曰："吾将以是成吾学也。"咸丰九年九月十九日，滇匪李永和窜县境，水陆并凑，将犯柏树溪场。公率练勇为堵御计。舟贼登，公奔之，杀贼数人。贼惊止，练勇乘而噪之。贼气馁，逡巡就江岸屯焉。练勇犹遏其前，而谍者报陆贼已入场。公遽反救场，仓卒间，亦忘练勇之不能从己也。闻贼众据南华宫，乃单骑持剑入宫。宫故有文昌及关壮缪像，贼众系马神前，公厉声叱曰："逆贼虐民慢神，乃公将碟若为二神谢，今且先刺马。"径挺剑趣马，贼集刺之，公仆。詈声愈震，贼重伤之，出尸街中，犹喋血函胡有声，久之乃死。

时年二十有九。公父母年俱七十馀，闻公死，忻然曰："是其平日所谓忠臣孝子耶？吾固知吾子学之有成也。"同治五年二月，给事中赵公树吉，奏请议恤，奉旨照生员新章伤亡例，议给云骑尉世职，入祀成都昭忠祠。

文江两武庠　宿璋附

武生文君安邦，江君腾光，洪雅人。咸丰庚申三月，蓝逆窜洪境宝子寺，破其寨。未破之前，安邦、腾光率团勇御贼。见贼仰攻山寨，二人持刀先驱，手刃数贼。贼披靡，截贼酋首，携入寺中，陈列神案，勇气百倍。次日，复督勇追剿，途中遇伏，战死，团勇死者二百余名。同时有文生宿璋，洪雅花溪人。贼至被掳，不屈，投水死。殉难妇女亦约有十余口焉。

余游村曰："庚申三月，贼破丹稜、蒲江、名山、直扑雅安。复窜踞周公山，分两队下犯：一由麻子坝犯峨眉，一由冷板磴犯洪雅。宝子寺山峰高险，是洪雅门户。团勇联络扼要堵御，不胜。贼遂出宝子寺，团勇退保江岸。贼走柳江场，止戈街，过高岩，与洪城仅隔一江，而不敢渡，急趋他境，未始非二公督率团勇之力，有以夺其气欤？光绪庚子辛丑，余司训夹江，尝往来木城车冈间，为人治病，于洪雅彭籛荪广文处，得遇五峰山长贵春泽老人，言当日贼踪所历之处甚详，并出示卢抱孙先生《雅江新政》一书，同寻'雅雨楼'故址，方知抱孙改字雅雨者，盖以楼名名之也。先生积官至两淮转运使。其孙南石相国，嘉道中叠邀帝眷，天之报循良，抑何厚哉！又于曾伟堂观察处，得见张带江先生手书《洪雅旧志》，其续志文艺门载有：唐东屏秀才于咸丰

庚辛间，带勇防城，著城门开、闭两诗，附录于此，以备采风。”

城门闭，贼锋利，千人万人隔江至。炮火如雷声震天，刀枪似雪光照地。山城斗大不来攻，为有青衣之水波涛凶。吁嗟乎，贼自南，以水固。贼自北，无遮护。地与丹稜犬马互，焚劫已在十里路。未见一人一骑敢近城，方知使君坐算神。

城门开，贼不来。贼虽不来犹疑猜。满城兵勇不敢撤，日日横行在四街。钱不足，粜食谷。谷已完，派及田。四乡之民半遭残，食无一饱衣无全。地丁火急尚多欠，累累更有乐捐案。

任勇士

勇士任姓讳思钲，小楼其号也，铜梁县人。幼得岳武穆易筋经功，留心兵家言。时值滇匪蠢动，常以兵法部勒子弟，连封团练多延为教习，受业约数千人。由是忌之者，遂流言小楼蓄异志。咸丰庚申七月，张、蓝诸逆，渡江东来，当道各县，皆倚小楼为长城，札委督团堵御，扼大足之玉口坳，遏贼东下，调各邑诸团未至，同事者因而妒之。小楼孤立，惟率及门子侄数辈，枕戈杀贼于唐家坝。二十一日，侦卒值雨，谎报贼他去，小楼闲卧村店中。贼冒雨大至，兵勇瓦解。及门，伍云楼启关中鸟铳，小楼仓卒觅一矛，刺杀数十贼。次子长超，持短兵随，冲突贼中，贼目张三千岁、邓五百斤者，骁悍素著，小楼已刺杀张贼。邓贼恃勇拒战，小楼矛连刺不入，知裹重甲，乃尽力一矛，贯透后心。而邓甲系竹片，滞矛不脱，遂脚击尸飞，带矛堕地，惟持一柄。群贼攒攻，柄又数折，白战夺盾。久之，从者死逸殆尽，子亦伤

亡。大雨如注，目不及睹，田塍崩坍，小楼陷泥淖中，胁中矛死，贼亦溃走。乡人觅尸归葬，已逾十日，颜色如生。贼震其名，不知已死。一夕大风，声如万马腾嘶，贼营争传任小楼至，自相践踏窜去，铜梁赖以安堵。其弟子协团剿贼，以军功著者甚众。

余浒村曰："近阅邸抄，光绪二年九月，御史吴鸿恩，奏称咸丰十年十一年，贼匪三次窜扑四川铜梁县城，均经解围。当贼围城时，望见城上旗帜林立，定有神助。请旨饬查，颁发关帝庙匾额，并加该县城隍神封号。奉旨著四川总督查明具奏。然则贼闻风声马腾，自相践踏窜去，虽由小楼之余威有以慑之，不可谓非神助也。按《永川续志》小楼生长永川，移居铜梁，死难大足，今子孙现居丁家岩老宅。没后诸绅具报请恤，已崇祀铜邑昭忠祠，而永川实为所生之地。论者谓小楼不死，得行其志，以之办贼，或不至如此猖獗也。"

赵　迂

赵君尔治，中江申雄沟人。家贫乐施，动拘古礼，不合时宜，人目为赵迂。咸丰庚申秋，张逆据胖镇，众惧登岩，尔治静镇不为动，处之怡然。及烽燧照耀，长子阖泣请速避贼锋。尔治叱曰："安有清平世界，而掠杀人者？必自火耳。"阖乃将合家妇稚暨文契，寄存寨上伯父家，仍归侍父。九月十三日黎明，贼突至，围其宅，尔治端坐不动曰："尔辈持刃，岂欲反耶？"贼怜其老且呆也，漫应之，曰："然。"则又曰："汝食毛践土，敢肆大逆，纵人祸不及，恐天诛难逭。"贼方称天以愚民，闻之大

怒，擒其子阐及陈、郭二佃户。尔治乃愤詈不休，贼愈怒，撩其衣，饮刃于腹中以杀之，年六十一。复火其居。陈、郭二人旋遁。阐被俘至永川，夜梦父云："三日后贼必渡河，尔可乘此逸。"至期果如父言，中途为乡练所获，疑为贼侦，一人横刀欲杀之，刀坠地陷泥中，急切不得出。众异之，得不死。有李姓者，留阐佣于家，岁暮乃归。同治三年，枭鸟鸣于屋角三旬，其声不断，阐暗祷于父，改葬高原，鸟始飞去。

余浒村曰："繁上张秀才琢之，年十七，入郡庠。家贫，卖画课徒治生。秋试十三科皆不第，常戏作《哭秋闱》词可歌可泣，传写殆遍。蓝李之乱，罄货避安县。已而贼掠城乡，张方握管写生，见贼至，徐曰："清平世界，群辈胡来？吾方作画，勿溷我清兴。"言已不顾，贼以为怪，去之。嗟乎，张与赵同一迂也，张以诙谐而免于厄，赵因愤詈而及于难，岂非有幸有不幸耶！"

晁子俊

青神晁子俊，妻耿氏，生一子名已儿，甫四龄。咸丰庚申秋，滇逆窜邑境，至子俊家，俊横矛出，厉声喝曰："鼠辈敢尔！"连刺二贼立毙，贼惊顾失色，呼众缚俊，杀之。耿氏负已儿出救，詈不绝口，贼又杀之。掷儿于地，将贯以槊。晁仆有庾贵者，幼佣于晁，为娶妻生子，改习越人术，与晁比屋居。见之，泣恳于贼曰："儿何罪？主人止此一块肉，请留之以续晁氏脉。"贼曰："不杀此子，汝意何为？"贵曰："此儿既无父母，身何所依？容吾负至某堡，交晁氏族属畜养，再投营效牛马

走。”并请以妻孥为质，贼义贵，从之。贵遂负已儿登堡，交晁宗族收养。速反故处，命妻摄幼子亦入堡，且嘱善视已儿，迳随贼去。贼感贵朴诚，不加束缚。行二里许，见贼伙拥一女郎来，年可十六七。贵识之，乃同里桂家闺秀也。女见贵亦识，便呼庾哥救我，贵摇首以目示意。将及大营，掠女者忽患目疼，坐憩于地，问有能疗者酬百金，众皆束手。贵进曰：“吾有奇方，可愈此疾。”贼急请试，贵云：“疾愈吾不受金，愿即一事请之，适掠来女郎非他，乃吾妹也。妹幼时，就抚外家，故从桂姓，请勿加污辱。”贼从之，贵探药末少许点眦内，痛即止。贼德之，迤逦到营。女随贵处，视若同胞，夜则别寝，昼与共话而已。贼令贵掌庖厨薪水事，出入不禁，半月余，途径已熟，一夕解衣履谓女曰：“衣我衣，履我履，诘朝同逸。”次早，女随贵汲河畔，见芦苇中土窟，深广四五尺，驱女匿窟中，授以糗饵，拨芦苇蔽其外。嘱曰：“俟吾三日来。”女诺之。贵仍运水入营，故令连日乏水，常早汲。越三日晨起，烟雾漫天，尺步外莫睹人影。贵乘间至窟所，携女走下流石滩，负达彼岸，至一村庄。青枫绕林，黄花夹路，有叟出见曰：“适从何来？”贵具述颠末，并言比邻桂女，尚未字人。被掳时与余相遇，权认为兄妹，冀免强暴侵陵。叟邀至家，杀鸡为黍，叩讯叟姓氏，叟曰：“吾燕姓春名，室人艾氏，有子燕翼，年十□，读书就外傅，前三月被贼掠去。昨夜梦神告我，言儿今日当返，吾是以倚门而望耳。”正絮语间，燕翼从外归，叟见子，悲喜交集。翼瞥见庾贵、桂女，询父为谁。父云：“此亦贼营逸出者，暂寄吾家耳。”命翼进揖，女亦答拜，翼退启父曰：“儿前祈关帝庙签，词义犹未解，今请释之。词云：‘旧愁新恨几重重，去旧移新喜再逢。一叶红流君宅

内，手攀丹桂暗香浓。”翁绎签词，喜谓翼曰：“吾儿纳采钱门，闻此女已为贼辱，不知所终。昨来桂女，尚未受聘于人签内词意，神固明示之矣。吾今为汝谋一佳耦。”即日具肴酒招贵饮，以蹇修托之。贵以意告女。女曰：“燕郎不以劫灰见弃，一惟兄命是从，但宜走告慈母耳。”贵偕女辞归，以所遇白桂母。母喜，旋复燕叟，卜吉成婚。贵返至晁堡，已儿及妻子均无恙。晁族亦德之。桂、晁两家议各分田五十亩，以报贵云。

尝考献贼蹂蜀时，惟嘉、眉受害最轻。而滇逆之乱，惟嘉、眉受害最久。骆文忠奏疏有云：“川南滇、粤各匪蹂躏以来，遍地疮痍。然则劫运之遭，其轻其重，亦各有循环之理乎？青邑一弹丸耳，贼常三至其地。即此一隅而论，则叙南可知矣。”余因阅《续修青神志》得悉滇逆三至情形，今节录于左。

咸丰九年九月，滇匪李永和等，起于滇蜀交界之老鸦滩。其时仅三四十人，不数日，遂累百千。直走筠连、庆符，逼叙城。是年冬，蓝逆上窜五通桥。十年三月初七日，犯虎渡溪。文县君带勇堵御，同陈恺人大令炮船并力轰击，贼不能渡，遂沿上游观音滩渡河，团勇纷溃。有某总戎者，前一日带兵到县，官民皆恃无恐，乃闻贼至，即遁。城无垛堞，傍晚即陷，焚毁百不存一。一昼夜，即上窜眉州，此贼初至之情形也。是年八月，蓝逆复由丹稜回窜，邑团堵于鸿化堰。二十二日贼至，团勇接战退。二十三日，蓝逆沿江下，复踞县城。县令蔡公，率家口并监犯，避于四十里外之三峡口。贼于二十五日由西路窜夹江。十一月，李逆遣其党李玉斋，窜扰县东罗家湾。二十二日，县君德公督团会合楚勇，与贼战于河坝场，首逆就擒。此贼二至之情形也。十一年三月，逆首李永和率全股由牛腹渡来犯，适提督蒋公玉龙统兵至，

邑人泣恳留驻城中，以资捍卫，蒋公不从，次日黎明即行。无何大兵甫去，大逆突来，即用兵船渡江，拦入县城。闻蒋军有后行者皆被戕。踞城后，李逆直攻眉州，大股扎眉之西南路。扎青神者，系滇人周长春，绰号周滥脑壳，其营曰“北井营。”周逆之下，有统领四人：东宋、南蔡、西文、北王，境内肆掠无遗。旬余，始出伪示安民。自三月至于八月，贼出城挨户打粮，城乡树木，斫伐殆尽。周逆自称青神主，春秋于各庙行祭祀礼，以城内为禁地，令百姓城外集市。十月，官军到眉，连日进剿，贼大溃。十二日，李逆收合余烬，下窜县境，官军蹑剿。总兵唐友耕、陈祥兴札鸿化堰。十六日，卯逆由青神出队，攻唐、陈两营，营棚被贼焚十余处。唐总兵与卯逆交锋，彼此互伤，幸莲花场团练接杀追剿，卯逆遁走。其时县君鲁公住河东唐氏宅，因劳成疾卒。州宪委前任蒲江县杨公代理县篆，督饬团民，于东岸扎堵。前署县德公，亦奉州札，带眉青团练，由太平场相机进剿。楚勇扎瓮家坝，奇胜军札梁家山，其江岸皆系青邑及眉、井、仁团练，总计数万人。近城东门盐关上游河坝，系陈祥兴营。黉门外距城里许，则唐友耕营在焉。其绕城扎营者，蒋军门兵也。唐、陈两营，旋奉骆吁帅札调撤，汛官范兴荣在西、南、北三路调派团练接应。南路距城二十里之瑞峰场，本系贼匪逃窜之路。蒋军门令吴嘉春驻扎，以防贼逸。又于城外周围凿濠，傍濠为营。贼用木柜、竹篾，实以土石，依城为垒，连攻不下。十二月十九日夜，李逆率大股，由南门直冲官军营，至瑞峰场，围吴嘉春营。朱桂秋闻警往救，杀贼数千名。李逆潜窜汉阳镇，由关子门窜去。城内尚有周逆北井营及周裁缝之老前营盘据。二十八日，王县君于团防接印，川兵围攻无效。同治元年三月，李逆自铁山派贼数

千，来青邑接援，扎营石羔岩。城贼恃东岸有援，于初六夜，潜出烧营，川兵撤围。楚军萧庆高、黎得胜等，于是日追到东岸。初七日黎明，楚军分三路进剿，贼大溃，坠岩死者数千。奔至水打林河岸，扑河死者无数。城贼胆丧，率众东渡。缘石羔岩西、南、北皆悬岩，高数十丈，下临小溪长江，惟东南接山，官兵从东路进剿，故贼一败涂地。此三次贼至之情形也。

郑 广 文

郑君讳嘉谟，字策之，汉州人。性仁孝，有胆识，读书明大义。稍长，游名孝廉张临川先生门，目其文，光明磊落，以气节许之。旋以州试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屡试乡闱不遇，例贡成均，注选训导，以母老未赴铨。咸丰庚申，滇匪窜蜀，势张甚，州牧奉大府檄办团防，以事属君。君遂捐谷募勇，潜设戎备。而贼已扰新繁、彭县，寝及州境。避难者，君悉止于家，人心恃以无恐。越日，贼麇集。君将率勇出御，顾瞻老母，泣下不忍行。母毅然曰："义难两全，尔其速行，犹可一战。事之济与不济，固未可知也！"君遂督众出巫家寺，与城守相犄角。贼侦知有备，不敢逼州城，而肆出焚掠。君激众誓歼贼，众感君义，咸奋勇追贼。道经东禅寺，寺僧为炊饭，出釜，而贼突至。君投箸持矛，整队迎击于画壁山下，杀贼数十。先时贼披猖，所过数百里莫敢撄其锋，至是为所阻，愤甚，聚益众。君率勇环攻，叠用巨炮轰击，毙贼无算，乘胜督众酣战，自午及申，贼势已蹙。会天大雨，勇饥疲。君振臂一呼，创痍皆起，奋勇直前，所向披靡。贼蜂拥回攻，君转战被创，失足陷于淖，勇目胡作荣、郑明达负以

出，欲亟遁。君厉声曰："事不可为，与其遁而俘，不如战而死也！"鏖战薄暮未已，众各溃散，君犹手刃数贼，被数十创而殁，年四十有一。胡作荣等死之。时咸丰十年九月二十五日也。州牧徐公君照，以君死事闻。制府崇公朴山，手书"尽忠报国"字表之。上其事于朝，得旨议恤，赠国子监学录，给云骑尉世职。入祀昭忠祠，饬国史馆纂入忠义传。

附录李念祖孝廉题郑广文死事诗

沙场叠听将军殁，提督马天贵总兵，王嘉宾、张万禄相继战殁，贼势遂张。贼势披猖据上游。刁斗惊闻忙战垒，军书纷速滞行舟。时贼据吊黄楼，叙郡州县告警迫甚。先派军门督师进剿，三日舟始抵雷神祠，贼乘间蔓延各邑，势遂不可遏。朱旗队里无长策，都尉熊旗帜服饰，概用朱色，未临阵而逃，余党悉为团擒。白发堂前有远谋。策之母驱子出战，贤哉母也！易若儒生能战事，旌旗贴处贼他投？

张朝金

张君朝金，金堂云峰寺人。世业农，生平武勇好义，善搏击，乡邻有斗者，辄以身排之，然终未尝以力陵人。咸丰庚申，蓝逆由赵镇窜怀口，居民携眷逃云峰寺一带，不下千百户。君只身守隘，手刃数贼，因寡不敌众，被害。贼畏山路险阻，疑有伏，旋退，一方赖以保全。

余浒村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有守土之责者，不可不详悉舆图。金堂云顶山，一名石城山，宋、余玠所筑，旧堞犹存。蓝逆犯境，团总杨临江明经，筑堡于上，率团民居此。贼畏其险，卒不敢犯，则地利顾不足重哉？巴县罗伟臣学博，有复上崇

督宪一书，详述川北地利，瞭如指掌，节录于左，以备观览。”

敬复禀者，为申明进兵要路，断粮扼险，聚歼丑类，以全大局事。窃维军兴以来，叙、嘉、雅、邛、资、眉诸属，虽迭次滋扰，究能保全。贼所以不敢逞志于省垣者，恃有此也。万一潼城有失，被贼占踞，必遣一股由盐亭入保甯，一股由蓬溪入顺庆，则川北三府，已失犄角之势。复遣一股由中江据三王庙，则省垣之援路已绝。再遣一股直犯绵州，肆扰德阳、罗江诸县，则省垣亦震动矣。为今之计，与其后为人制，不如先发制人。即以贼意中所欲为者，占其先手，转而攻贼，不惟可以立解潼围，直可将此股匪聚而歼旃。何也？贼无粮而自溃，乘其溃而击之，不败何待？凡贼踪所至，俱以掳掠为资，北路、西路均为晋省大路，尤关紧要。北路仰恳檄饬绵州唐牧，督带该州练勇，由丰谷井、葫芦溪、刘家垄、青山碥、灵峰寺而进，直抵距城十五里之北黄莲垭，近逼贼营下寨，则北路之粮绝矣。西界两路，俱调建中营进剿。正西路，由中江回水铺、界牌、建林驿、乐安铺而进，直抵距城十五里之西黄莲垭。近逼贼营下寨，则正西之粮道绝矣。旁西路，由建林驿场外左手转入观音场、峨螺山、古井坝、新庙宇而进，直抵距城五里之黑窝子，近逼贼营下寨，则旁西路之粮道绝矣。调川北道刘督带本道练勇，由大桥、富村驿、盐亭县，秋林驿而进，驻扎高山铺要隘。调川北中营游击常，统带本标官兵，直抵东河外接官厅下寨，扼贼东窜之路，则东路之粮道绝矣。复调督办顺潼团练捐输之前成都府杨，督带顺庆练勇，会同蓬溪县李所练洁勇，分扎蓬溪诸隘，严为防守。调安岳县李，乐至县刘，各带该练勇，即于该县险要诸隘驻扎，四围截堵，免致偷逸突窜。调郑游击防堵新都之兵，移扎兴隆场、山王庙、半

边山要害之地。兵法所谓据险而守，勿使贼得入平地者此也。自山王庙以下，地太平衍，无一扎营之区。复调唐副将，驻扎大磉磴一军，由鲁班桥、景福院、乐嘉场而进。另遣部将，分股移驻射洪县。唐副将亲率一队前往，层层埋伏，逼距墓颐洞十数里之杨家坝、板桥铺一带，衷而击之，扼其归路，则南路之粮道绝矣。再调黎副将，督带驻扎姚家渡一军，由胖子店、大磉磴间道疾驰，绕出太和镇后，直袭太和镇贼巢。再调遂宁、射洪两县民团，择隘埋伏，以为后劲声援。再调重庆镇舒，统本镇兵勇，由合州、遂宁一带，遮道而来，不徒交锋，已足褫贼之魄。虽贼营绵亘百余里，然俱占踞民房，已犯兵家大忌。且声势不能联络，无异散处。我军如此布置，将贼截作数段，首尾不能相顾，进无所掠，退无所归，不过旬日，蓝逆之头可致麾下。此孙子疾走魏都，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埋伏桂陵、马陵诸道，以解韩、赵之围，而收其敝之上策也。迂腐之儒，罔识忌讳，用敢辱尘清听，能此策用之不效，伏俟斧锧，无任迫切待命之至。

峨眉义士

武生张化鹏，峨眉人，世居城南十里山。庚申蓝逆犯境，化鹏年已七十矣。怒髯如戟，操矛迎杀数十贼。矛被贼夺，犹空拳相搏，力竭被害。贼众皆惊曰："此老铁汉也。"

傅熊二老人

傅君讳秉忠，字存诚，灌县宿儒，能诗工画。咸丰庚申，蓝

贼窜灌邑，君家居不去。贼至，分股肆扰。君骂之，被害，年十有八。贼退，拆君尸，襟怀中得诗云："一生正气归泉壤，半点丹心报圣朝。"伯兄秉常，曾以诗吊之。同时宿儒，熊君万寿，年八十，贼至其家，骂之，亦被害。

余浒村曰："灌西七十里，岷山之阳，有老人村，李雄僭祚时，人多避居于此，民家多有五世孙者。人不喜食盐醯，溪中多枸杞，盘根如龙蛇，饮其水故寿。其山多牡丹，间有松柏人参。其地僻远，县吏不到门，或终年无人迹至，真武陵桃花源也。问津深入，似亦可避乱矣。何傅、熊二老人，甘以鳏寡之身，而膏贼刃也，岂非具姜桂之性者乎？"

永川义士

康君明忠，字嵩山，永川增生，举孝廉方正，乡试屡荐不售，遂家居教诲子侄。咸丰初，发捻煽衅，东南骚动，乃鸠工就大松林为堡，号"友助寨。"十年冬，张逆犯永，县君驰檄饬带团救援，君行至半途，闻蓝逆在泸，将东下。乃命侄炳奎，分练丁代往，自率众回寨堵御。十一月初八日，贼至，见寨当其冲，不敢进。次日用木梯仰攻，初战颇利，会侄孙代文阵亡，众惊怖，遂失守。康氏殉难者，内外数十人。君曰："吾家不辱如此，死无恨矣。"饮鸩衣冠而逝。

康君立峰，字确轩，道光癸卯副贡。咸丰初，闻粤匪猖獗，为预防计，以王家坪当孔道，劝叔明忠，倡修寨堡。李逆起川南，其寨适扼贼来路，为邑藩篱。复操演丁壮，筹办器械，奉明忠为寨长，率众居之。十年冬，蓝逆由泸入永，野无所掠，进攻

其寨。君佩剑登陴固守，贼于寨下诱降，不许，用炮石击杀数十贼，寨破被害。妻戴氏，以幼子付兄德轩，投池水死。女辛姑，亦随之。

康君炳奎，字我峰，永川廪生，报捐县丞。貌魁梧，素有胆识。咸丰十年，张逆犯永，奉叔明忠命，率团丁赴县救援，因入城参与军事。贼围攻十一昼夜，亲冒锋镝，登陴督众，略无惧心。会有暗与贼和者，遗以硝磺，资为地道，轰开石垣数丈，城遂陷。君率族丁立寿、立代、代龙、代翠、代禄、代来、代祯、代祥等巷战，身受重伤，犹毙数贼。力尽，同时遇害。贼去，家人检其尸，颜色如生。

罗团总世璧，字礼南，赋性刚直，见义必为。咸丰八年，匪党猖乱，奉札督办东路团务，上禀状，情词恳切。庚申冬，张逆围永，礼南与李文富等，率团守铁岭关，议进攻解城围。无何贼众来犯，张两翼蝉联而进，团众不能敌，遂溃。礼南阵亡，文富后至亦死。邑贡生何堉彬挽诗云："走马东来认战场，直存浩气振纲常。至今凭吊人何在？铁岭梅花独自香。"

洞 中 人

永川监生钟国璋，咸丰庚申，滇逆犯境。国璋避贼孟佛寺洞中。贼至，国璋用炮轰毙数人。贼以烟熏洞，举家三十二丁口，同时俱亡。母张氏，守节四十二年，并罹此祸。

余浒村曰："李蓝之初起也，富厚之家，依山而居者，往往谓城邑难厌诛求，寨堡靡相统一。于是阴贿石工，作为石室，上不至顶，下不履平，腰缠凿窦，一线天梯，旁通气孔，中设灶

榻，外闭石扉，自谓狡兔之窟，可以坐阅尘劫矣。不知其有人而无出，穹窒熏鼠，诗已明言。奈之何弗悟耶？后之避乱者，可以为鉴焉。”

吴卖战

吴公巫山人，谈者忘其名字。当蓝逆蹿蜀时，吴公自练义勇千余人，追贼援剿。凡贼犯各州县境，公即带勇驰援，扎城外要隘，保护城池。贼来与战，贼退城完。守土者派银若干两，送犒勇士。谓曰：“卖战。”不费国帑，屡有捷获，贼惮其名。犯铜梁时，县官某招公往援，营于城外之斗沟。贼来攻城，公率勇士大战两昼夜，众寡不敌，全军覆没。公被掳，大骂不屈，贼恨公深，用蒸酒地甑，生蒸而脔割之。今泸州孝廉屈君达冠，时年十余岁，被胁贼中，亲见其事惨毒心悸，乘间逃出，为乡团所获。将受刃，适遇陈君昌、向君时蕃两秀才在旁，见屈君仪容文雅，询知为读书幼童，释而资之路费，始幸生还。时斗沟吴公殉难，义勇千余人，皆积尸横野。陈、向二君为之募钱具棺，收瘗遗骸而去。同治甲子乡试，二君赴成都应试，同寓旅馆。主人每于夜静时，遥见二君寓室门外，有无数无头人环守，近复不见。老媪幼童，所见皆同。主人不获已，面语二君，疑有命债，劝勿入闱。二君自揣生平无过，或果前世冤孽，虽避无益。乃放胆入闱，榜揭，二君皆中式。始悟无头众鬼，即吴公义勇报掩骸之恩者也。今陈、向二君，已捷南宫，入词林矣。屈君亦登辛卯乡荐，司训吾邑，亲为余言之。

高织屡

会理州高尚洪，住南鄙樱桃沟，年四十余，织屦为业，素愚直，无他技能。咸丰十年冬十一月朔八日，滇回桂极富攻州城，内奸应之，三更陷。其党欧庆阳、柳先锋统万余贼为后队。十四日，踞黎溪站，扎大营于湖广馆，迤南震怒。十三营统领张自洪、刘会云等率练三千人讨贼，尚洪充练目。二十日卯刻，抵黎溪，贼已领大队出。尚洪著短衣，赤双足，裩不掩骭，手舞大刀，飞奔直前，赵春泰等继之。枪炮林中，斩杀如意，自山麓杀至街衢，冲贼大营，杀贼百七十余名。往还数次，尸积如山，三千余练，无伤亡者。战毕，尚洪委刀酣卧。明日，尚洪欲前进，阻于众练，不果。盖乡练素无纪律，得胜后，各以财物归也。延至二十四日，尚洪怒甚，骑颠足马，执松枝如麈，身佩短刀，愤然前进。冷老十、林起龙荷叉以随，赵春泰、赵联科等继其后，入庆山营隘口。贼数百，踞两旁高埠，石雨下，击不能中，冷、林二人挺叉刺贼，春泰等亦至。贼弗能敌，弃隘奔回鹿敞。尚洪踵至，拔其营，杀贼数十余，败入城。二十七日，率冷老十、林起龙、赵春泰、赵联科、张自唐等由鹿敞直抵南城门，门闭。逆首桂极富登城瞭望，知乡练大队未至，暗传东山西寺贼，抄截其后，自领千余人，陡开城门。骁贼铁有金先出，赵春泰于桥头刺之，倒地。桂逆率众齐上，春泰战退桥下，同赵联科等二十余人，战贼千余人，一时东、西两路贼抄至，围二十余人于垓心。时尚洪满身污秽，乡练大队卒不至。春泰、联科等奋勇连挑十数贼，夺路退保金带桥，联科失足坠靛塘死。赵春泰、张自唐等且

战且走，尚洪身中数枪，至头道桥阵亡。

什邡义士

李君增厚，字载之，什邡新甲人。世业儒，负气任侠不羁，貌魁梧，望之巍巍如武士。读书中夜，尝置警枕自励，是以周、孔外兼通孙、吴，为文下笔立就，豪爽如其人。年二十，游邑庠，后因议公与有司不合，被褫。游学至彭，彭令冯公奇其文，召与语不悦，遂为纳粟入监，趣令从军，以贫故不果。咸丰十一年正月，通山会匪朱二九倡乱扰县属，君奉札带团，堵剿于慈母山。数里外，遥见火光烛天，居民纷纷逃避。君直向山前追捕，获数贼，收队还。顷之贼大至，团且溃，有促之去者。君曰："我等若去，慈母山民房，悉成焦土矣。"遂率所部百余人，与贼力战于山右石牛坝，杀毙贼目一人，铳毙贼伙十数人，众寡不敌，与子衍地及团丁三十余人同遇害。邑廪生周冕五吊以诗云："魂归碧落冤难白，血洒青山泪亦红。"盖深惜之也。是年四月十九，陈、李二贼从彭邑石洞堰漏夜突至，天未明，团民未整。贼阑入什邡之徐家场，乡民张建祥，年二十七，素有胆气，持矛大呼，率众御之。贼约有数万人，数十里内火光荧荧。建祥深入贼中，刺死骑马贼，矛折，拔刀杀数贼，身中铳伤，力竭遇害。团民被裹胁者，目击心伤，潜瘗道旁。后改葬志石焉。

李联芳

李君联芳，永川民也。咸丰庚申冬，滇逆陷永川，据城三

日，移攻荣昌。巡检郭崇本与贼和，献马输金，贼乘隙陷城，崇本以法论死。围攻壁山，守土张公焕祚得民心，出奇制胜。次年正月，贼复犯永川，焚杀数十里，尸积城等，日日剥截生人皮肉，戏名“摆十殿。”李君愤不惜生，率数百人，冲杀入贼阵，既出复入，贼众民寡，力尽覆没。弟桂芳，倡义报仇，力竭亦死。由是永民激发，远迩响应，又赚贼数千于仰天窝围歼之。贼魁张五麻子亲率拒战，败归，仅以身免，贼相率以去。

蔡廷鳌

蔡廷鳌者，袭侯杨公炘麾下勇目也。咸丰十一年三月初八日，蓝逆遣何伪统领逾资州，窜阳县，犯万寿场，分股由老鸦山踞南津驿，张贴伪示称顺天二年。时杨袭侯炘领忠武军，自崇庆赴富顺大营，以道梗驻城内。十三日，杨侯遣勇目邓云往调贼。邑绅杨铭钊等，集团千人，在飞虹铺扼守。云带勇至，令助声援，遇贼数百，合攻之退。十六日，杨侯传令，两岸严堵，令邓云、廷鳌带勇往攻，先遣雁江勇登火峰山诱贼。云率勇潜由江家沟进，贼队适至，急攻之。贼奔百忍堂左山回抗，忠武勇驻右山抵御，杀贼多名，驿贼来援。过午，云见雁江勇接应不至，始麾勇自水观音山顶扑下，且战且走，廷鳌暨勇丁王某三人，方战，死之。贼至飞虹桥，见勇团整列，始退。

余浒村曰：“自咸丰十年以来，滇逆三窜资中，相持于苏湾者九十日，东北场镇俱遭蹂躏。城西罗汉寺，相传有王居士者，于资溪中得石罗汉十八尊，因建庙祀之。旧有钤记云：‘马祖留下一莲池，廷寿街前挂紫衣。圣泉涌出阿罗汉，书台重整状元

梯。'至光绪朝，骆君公骕果得殿撰。公骕与余同学尊经书院时，言当日贼事最详。”

平安寨三寨主

平安三寨主，诸生李治襄、孙春镛、邵德棻也。寨在资阳县万寿场东北五里。蜀自滇匪窜扰，辄以焚掠诛求为事。逃徙者预陈米谷银货于庭以媚贼，盖惧其毁室追蹑也。贼知其故，愈借此为要挟计。李君治襄谋于春镛曰：“乡愚贿贼，贼何以平？”爰择山坡之陡险处，筑平安寨以避贼。近寨李、邵、孙为著姓，众议治襄、春镛、德棻为寨首，挑选精锐，延鲁京道教之击刺。鲁年八十，合寨称鲁八师。咸丰十一年三月初七日，滇逆何伪统领自牛腹渡来犯，踞万寿场。初九日，有贼数十至寨外索银米，寨人婉绝之。移时复来百余贼，谓不如约，必破寨尽歼之。即有爬墙架梯者，作欲登状。德棻年七十六，甚鼈铄，即分布壮丁，抛石毙数贼。治襄子昭国亦诸生，发鸟枪连中三贼，始退。初十日，贼千余，更番攻寨，炮石交下，毙贼多人。贼怒围攻不息，各守丁禠饭掬食，目不交睫者三昼夜。寨内丁不满千，难敷分防。东寨岩壁较峻，以妇女守之。贼觇破，十二日辰刻，贼诓曰：“破北塞矣。”各妇女回头惊顾，贼乘势梯附而上，杀数人，遂奔溃。昭国在北门语众曰：“事急矣，我辈宜死战，膝不可屈也。”持短矛刺贼三人。贼中丁海查，急以飞叉刺之，遂遇害。治襄故善弹，能中飞鸟，弹毙一贼，旋受伤，见昭国死，恐污贼手，投岩自毙。次子暄国，三子曜国，痛父死，冲杀一贼，均死之。春镛事孀母以孝闻，经理寨中支发，见贼入，与弟隆斌，举刀杀二

贼，死之。邵德超，棻堂弟也，年七十二，与子湘同守西寨。超孙光治，有勇力，湘见寨破，令光治负父，且战且走，杀七贼，力竭命陨。贼知德棻为寨首，将生擒之。子一襄，率襄子五往救，毙贼十余人，贼围愈厚，均被贼戕。德棻骂贼被害。壮丁李连开，襄族也，善长矛，大呼杀贼，连刺十一人。一大刀贼从脑后削其半首，既死，犹执矛僵立，作刺贼状，数日不仆。弟运开刃贼七人遇害。治襄侄孙绪国，年六十四，飞石毙二贼。其三子隆杜，刀劈六贼，四子隆桓枪毙二贼，与次子隆植，植子运湖力战同死。绪国有女孙梅英，年十三，足疾不能步，见贼攻寨急，请于母曰："脱至不守，儿岂可受污辱？我将引被覆卧草舍中，速火之，勿令堕贼手。"寨破自焚死。鲁京道同李应绪守南寨，应绪棍毙五贼，京道刀斫八贼，力竭死。统计杀贼伪先锋一，余贼三百四十有六，寨中男女死者，一千零二十五人。

张 安 一

张安一，号明魁，中江雄甲沟人。大父信春，乾隆丙午科武举。安一昆季四人，一居长。幼好学，不求甚解，性忠亮，重孝友。家窘废读，力稽养亲，膂力过人，尤精矛戟技。己未冬，闻贼猖獗，倡修义丰山寨，聚众习武艺。辛酉春，蓝逆薄潼郡孔亟，太守阮募兵援城。安一偕诸弟捐赀募勇三百名往援，营于城外之牛头山。凡援兵之来，皆营于此。贼大至，破凤凰山，转扑牛头寨，诸营人人自危。安一督勇堵击，矢石枪炮如雨，贼死无算。自申至戌，贼不能胜，众志稍固。明日，贼欲夹寨而垒，安一探确贼情，率众下寨力战，挥刀连毙三贼，贼稍却。遂率众直

扑贼垒，炮伤左手大指，奋击逾时，整队归，贼不敢逼。太守嘉其功，授六品军功。贼解围后，安一手创益剧，将死，犹大呼杀贼者三。卒时年三十四。同时有杨青山者，随安一援凤凰山战死，杨年三十八。

余浒村曰："三呼杀贼，与三呼渡河之心何异？此其所以为烈士也。夫牛头山者，去城不百步，俯瞰城中，贼所必争之地，山破则城破，安一之功大矣。三台学博罗君伟臣，有上崇督宪一书．大旨言牛头山逼近城西，山高城矮，贼易窥击。虽有乡团堵御，实形单弱。嗣闻陈祥兴带兵驰赴城外，杀退贼众，占踞牛头山，既得形胜，人心稍定。似保潼之功专归于陈。而王少卿《尊闻录》似又归功于建中营。光绪乙酉秋，余驰往潼城为三台学博李君小莲治病，寓潼数日，暇游东山琴泉。观雷轰铁塔，访求唐人王鳣祥所书《妙胜莲花经》。父老为余指凤凰山战事处，碧草青燐，不知埋没许多忠魂义骨，望之令人感慨嘘欷，不能自已。今将《尊闻录》所载，节录于后，亦守土者所宜留意焉。

附录王少卿明府《尊闻录》一节

予守中江，退贼后，因禀募建中营。奉大府案准，即专留此军保卫川北。因以五百人为一营，初成三营，终日操练，予以守城专重枪炮，熟演金鼓进退之法，必使眼尖手快，纯熟而后已。其时，贼围潼川，奉大府檄，以贼入川，向未攻破府城，该员既隶在府属，如能力保潼郡，论功当在诸将上；倘潼郡不守，该员当同干重律也。因思潼之存亡，以牛头山得失为存亡。先时即谕派李县丞永恒，带勇五百人，往守牛头山，临行戒之曰："牛头山紧靠城门，山后可无过忧，专顾山前，贼来燃火以待，贼去勿下山追，能守足矣。"我勇扎山二日，贼果大至。初到即攻此

山，不利，复计图贿诱，皆不得售其术。忽驭吕公车，攻山急切。凡破吕公车，俟其将近，封车门以火箭射人，车与人全烧。我营得法，大破贼车。贼知是山不可攻，即是城不可攻矣。遂撤围去，李以是功晋大令。

刘大刀王忠义附

中江刘先固，刘开驷族子也。伟躯干，能左右射，善使大刀。咸丰辛酉，从军援眉州。时主兵者明参戎耀光，将以战为守。五月初六日，与贼交战，官兵小败，先固以大刀断后，绳踣见获。贼爱其勇，欲降之。先固曰："汝亦闻有大刀刘而贪生者乎！"遂见杀，年二十。同时有王忠义者，亦中江人，从军援眉。五月初六日之败，官军登时收队，谍知营暮颐津者，贼之中坚也。忠义约同军夜斫贼营，贼惊扰逾时，执忠义而脔之。自是贼有分窜之志。

王井绅

王国学余垞，富顺盐井绅士。咸丰庚申九月，贼陷荣昌、永川。逆党何兴顺以万余人逼富顺，隔河施炮，向城飞击，瓦屋皆铿然有声。九月下旬，分扰各处之贼，皆啸聚牛腹渡，众号二十万。四乡焚掠，搜竹木梯百余架，将攻富顺城。知县彭公名湜，遣团练由北路古佛坎，乘夜夺梯回。明年辛酉正月，楚军常与贼接仗三月，贼复四面分窜。六月，周逆攻井地大安堡。井绅王余照同垞余等，督团练击却之。贼遁塞盐井，尽焚天车车房。余垞

追贼，没于阵。未几四路团练毕集，贼乃自西而南，沿井河扰邓井关而逸。

铜锣寨四寨主

彭水县铜锣寨寨主四人：监生苏森然、陈元柏、李维友、李正凤也。咸丰十一年八月，发逆窜县境，森然等率团拒贼于郁镇铜锣寨。运负土石，筑堡守险，扼贼来路。十三日巳刻，贼众蜂集围攻，森然等督同团民，掷石放枪，奋呼击贼，毙贼多人，恶氛稍遏。未刻，大股麇至，悉力仰攻，层屡而上，肉搏相逼，寨破。四人各受数十枪，力竭战死。团民陶令泽等三十人阵亡。事闻，分别旌恤。

陈罗二生

陈君济光，南部监生，素有胆识，为乡团首，训练有方。咸丰辛酉，蓝逆遣彭伪统领，扰县属之小元山。济光带团堵御，奋不顾身，杀贼甚众，力竭被擒。贼缚之，受酷刑死。同时庠生罗炯偕兄心田，避贼于宇家寨，寨破被擒？不屈，兄弟俱遇害。

余浒村曰："辛酉之乱，南部士民，多联团筑寨，为坚壁清野之谋。如清平寨、宇家寨、达摩寨、富村驿、黄连垭、赵柏垭、小元山先后均为贼破，斗死者约有六七千人。呜呼烈矣！"

中江义士

张时富，世居中江县牛场。咸丰辛酉冬十一月二十八日，滇

匪窜县北，斜趋回龙场宿焉。翌日黎明，自回龙场渡河下牛场，将由罗板桥犯太和镇。是时，学使者按临方毕，不虞有是贼。寨居者迁还家几一年，牛场忽闻贼来，众无所措。时富独执枪立于场外，洞一贼胸，旋毙。余贼共执时富杀之。贼因是畏场内有人，即时远窜。

林君道辚，中江乡贤青山先生之曾孙也。年七十余，方领矩步，以五经教授乡里，从游恒数十人。贼之宿回龙场也，经其精庐，弟子奔散，林不及避，出见贼目而不为屈。贼矜礼之曰："吾营中亦正须前辈以率群小耳。"林不欲行，贼中之少黠者，以槊挥之曰："先生年已老，曷不任彼归乎？"林应手而倒。盖贼以杀人为遣归也。贼目不悟者移时。

吕君振泠，中江人，父兄皆为儒林祭酒，振泠独好武。宿回龙场之贼，亭午经马鞍山寨下，众饥求食。振泠独轻之曰："败亡小丑易与耳，不与食而以一炮相遗。"贼旗一挥，贼众四集，寨人立溃。振泠犹当门撑拒，受伤乃仆。

中江农人冷逢春。咸丰辛酉冬，闻贼且至，入萧姓洞以避。贼用药烟熏灼，众不能堪，仍出从贼。逢春独不出，卉闷愈其中以死。

何克强

何克强，中江人。咸丰辛酉季冬，谢寡妇逆党，为官军追剿，败走中邑龙泉场。有贼数十来克强家索粮。强乃窭人子，佃人茅舍栖身，本无余积。贼欲入室掳掠，强当门而立，手执柴斧挥霍。贼见其武健绝伦，望不敢即。遥谓速供军饷，如不应，大

队纷来，立见身成齑粉。强厉声曰："鼠辈多言，闻天兵旦夕至此，恐逆党无噍类矣。"贼怒，以火焚庐，强卒不出。焚死后，尸立不僵，色如煤炭云。

余浒村曰："按《中江县志续编》亦载此事，大略相同。惟克强作克长，大抵因字之声韵相近而偶误耳。"

刘 文 学

刘君简州人，讳凤图。少读书，颖悟过人，弱冠补弟子员。好孙吴兵法，每读史遇叙述兵事处，辄反复详求所以胜败之故及当日舆地之学，因成《兵镜辑略》一书。咸丰辛酉，李蓝二逆蹂蜀，各属骚然。君首倡团练，号令严明，为乡勇冠，里中赖以安谧。壬戌三月，流勇乘机煽乱，君率勇御贼于新简接壤处。贼随窜简州黄土场，各乡团相与聚谋，君建议曰："今贼氛虽盛，胁从半良懦，乘其未集，可一战破也。若避其锋，是示贼以弱也。"闻者壮君谋，君分其勇为三。自率所部出中路，绕出贼前，据险而阵。贼蜂聚来犯，战方酣，左、右两路枪炮轰击，冲贼阵为两，贼败遁。是役也，君以乡勇数百，败贼数千，毙贼党百余人，君勇负伤者七八人而已，声威由是大震，群贼惮之。随遣悍酋二人赍君书，乞限三日撤去，弗许。时共事各团总，皆意与君违，君恚甚。翌日独率所部趋贼，意速其去。贼易君勇少，出大队抄击。君知众寡不敌，挥大刀怒马驰骤，战甫合，刀折而贼矛已贯君股矣，遂坠马死，左右与难者十余人。贼去，家人得君尸，丧其元，以面肖公貌殓焉。后数日，乡人得君首于酱瓿中，易棺葬之。事平，合请于朝，赐恤有加。

樊孝廉

樊公讳包，字铁墉，名山人。幼英敏，读书目数行下，年十三入邑庠？咸丰戊午举于乡。性好武，工技击，貌丰而巨目。每谈兵，则娓娓不倦，思以功名自奋。粤寇兴，武备废弛，君有隐忧焉。尝集子弟部署营伍，教以战阵之事。时蜀方承平，乡人非笑之。君曰："是非君辈所知。"己未，李、蓝煽乱，公练团里中，常破数万贼，大小数十战，功最多。乡邑倚为重，大吏未之知也。会宫保骆公督蜀，闻君敢战，檄募勇剿贼。公以千人赴召，军至简州，卒有取民蔬者，立斩以徇，一军肃然。时贼扰宜宾之八卦寨，公直捣其巢，贼逆战，大破之，杀贼数百。越二日复攻之，遇伏，公跃马杀二贼，贼披靡，已而围复合，贼矛刺君股坠地。君瞋目疾声呼杀贼，贼乱刃斫其首，遂死之。部卒死者十七人。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也。宫保以状闻，天子笃念死事，诏赠恤有加。

《富顺志》略云："同治壬戌五月，名山举人樊包，率团过富顺，由花鼓场仰攻之，殁于阵。先是春间李逆自铁山八角寨，分支过青枫林，官兵袭破之。贼尽弃辎重，尚拥万余人。四月中旬，李逆乘隙遁回八角寨，贼伙谢花妖等扰涪州，被官兵团练歼之鹤游坪，余贼亦先后就戮。秋间，八角寨贼窜龙孔场，官兵蹑追，四面团练，星罗棋布，围之数重，贼连日冲突不能出。是时布政使刘蓉亦至军，李永和投诚被擒，余贼数千人尽诛之。械李逆至成都，讯斩之，滇匪李股平。"

马 立 堂

广元马生立堂，富于赀，年甫弱冠，入文庠。父迎龙，闻滇逆猖獗，预掘石洞避乱。壬戌冬，贼目曹统领、谢金莲犯保宁，欲渡河。彭汛同县佐某，带乡勇数百，沿河防御。贼至不得渡，伪作军士，称某官前队，隔岸呼舟子甚急。彭不答，贼乃造筏迳渡。守河者胆落溃走，贼乘此纷纷共济，戕分县官于龙门，彭亦死之。贼至乾溪，马生里居也，知其巨富，围石洞以火攻之。洞破，一家老稚被掠。迫生入营，尊为幕宾。是时逆党肆行裹胁，约有十万余众。旋至望仓坝，附近黄家寨多富户，蓄积饶裕，贼伪作乡人状，混入寨堡，劫夺烧杀，死者无算，妇女被掠者甚多。中有一女，姓祝名云英，色丽知书，亦被掠。曹逆见女端好，即以妻生，盖欲其恋新婚而忘去志也。是夕女谓生曰："妾举家煨烬，仅留残躯，苟合从君，惟有一死。"生曰："卿欲全节，我岂贪生！忆自被俘以来，日欲求死。其所以不即死者，父母靡得赡依，妻弟未知存亡，故欲苟延残喘耳。昨闻营中言二亲遇害，妻被贼污，已矣，无复望也。今愿与卿同死，见二亲于黄泉。"乃题诗于襟，有"漫伤时命揶揄鬼，同是天涯沦落人"之句。吟毕，相向而泣，更阑漏尽，皆刎颈死。曹逆检二尸厚葬，诗传营中。未几贼移营走全湾，王教习带乡勇截杀。贼惧，寻走木门阴阳河，复为官军所败，遂奔仪陇去川矣。

夹江殉难义士

咸丰辛酉至同治壬戌间，滇匪分股窜夹江境。武生干时魁，

督团勇御于新场，战死。武生周卫清，战于狮子桥，阵亡。同时有郑文运者，平时住县城内察院街，削竹箸为业，投充团勇，御贼出力，赏给八品军功，随周卫清在狮子桥殉难。其防堵新场阵亡者：刘万盈、彭士贤、彭士钰、王起星、周之祯、戴大兴、张元魁、龚桂春、干闰喜、干荣开、王大有、王有成、张洪顺、张万喜、邱永仲、杨万忠、吕元章也。其防堵甘江场阵亡者，江永和、刘文玉、文金全、彭国永、江安伦、宿占魁也。其防堵金井垇阵亡者，史君富、郑兴伦、黄宗喜、罗世贵、江开成也。其防堵界牌阵亡者，干贵先、黄锦春、张国材、朱占魁、彭士裕、刘海峰、干仁富、万占先、龚治斌、徐朝连、万家全、江元顺、薛居俸、萧明魁、翟盈贵、刘嘉春、杨枝秀、江水林、朱万先、曾启容、江耀龙、杨玉高、文金钤、杨万钟、宿占奎、徐朝位、罗奇呵、蔡万喜、黄锡容、黄步云、宋占贵也。其防堵马家场阵亡者，胡应尊、胡贵朝、胡贵乾也。其防堵童庙子、铁甲庙、叶家山、马冲口、石面渡阵亡者，葛庆志、黎心田、叶大朋、杨积玉、雷馨和、郑万瑶也。其防堵刘家场、东路河田堰阵亡者，杜永琼、李锴廷、李德谦、车崇荣、沈万元、费世锡、田康宇、周锡甫也。以上咸丰辛酉其防堵土龙冲阵亡者，李先万、万奇祥、李良仲、李仲良、梅朝福也。同治壬戌

余洴村曰："咸丰末年，群盗半天下，有能掉三寸舌，谕降千百悍贼者，诚匪易事也。辛酉十一年，滇匪分股段伪统领启闲率千余人犯夹境，盘踞离城二十里之甘江场。烽火相望，县城危在旦夕。县大夫杨公垲玉泉乃能匹马摩贼垒，招抚谕降，贼皆投戈伏地罗拜。公始下令曰：'汝等悉愿投诚，各解甲移驻近城之璧山庙，听候区处。'群贼唯唯从命。于是酌予资粮，分给路

牒，旬日之间，遣散尽净，惟段酋愿为夹民。其时大兵之后，骸骨暴野，邑绅王公起焜春山，捐金掩埋。县君杨公善治军，常亲冒矢石当贼冲，此次招降，又单骑见贼。故当时妇孺，均称之为杨胆大云。此书开雕后，有沈香圃者，踵署求医，自言家藏有《夹江纪乱》一小册，系关中赵维仁寓夹时，值寇乱所著，刊刻成本，纸皆霉蛀。余借阅之。纪中皆言庚申闰三月八月兵事，盛称杨县君保城功及当时因果事。又言夹人有自贼逃出者云：'八月破丹稜后，窜夹境，蓝二哥坐的绿轿子，后一乘是丁大嫂，年三十许。前后有骑马穿龙衣者，直抵迎春楼攻城。众见城楼脊上有两条黄牛，贼中讳虎为牛 红雾沉沉中，老鹰旗飘起杨公坐旗拣的兄弟不少，贼中为死讳拣是夜遁走。'云云。惜是编已成，不能增入，因于夹江义士后，删节附录而略补之。"

黄 文 学

黄公讳以宣，字鲁斋，夹江人。幼读书，有智略。道光十三年，黄学使按临科考，补博士弟子员。咸丰十年三月，蓝逆犯境，公奉县札办团练堵贼，同团首贡生李焜，生擒伪队长周洪顺，送县正法。十一年十一月，李逆分股段伪统领，窜踞县属之甘江场，公同团首孙廷发等截剿。十四日，与贼战于场外，公左臂受矛伤。团勇奋杀，贼气夺，退入场，公整队回营。次日公裹创匹马入贼垒，谕令投诚。贼感公言，允降。归报县君杨公玉泉，复遣绅往说，贼坚志请降。杨公乃单骑见贼，解散党羽数千人。县君上公功得五品军功，复以训导保荐。十二月二十四日，因伤殒命，制府崇公朴山，奏请议恤。奉旨给云骑尉世职，世袭

恩骑尉罔替。

余浒村曰："吾闻夹江县君杨公玉泉，能治军，多智谋。当贼近县城时，守陴者哗然不能禁。公谕之曰：'闻贼攻城有烟药，入鼻受毒即死，惟人人口含酸梅子二枚，可预避之。'语毕，各给酸梅二，含入口中，一时皆寂默。贼夜探城中虚实，见城人皆偃立无语，异常静镇，遂畏不敢攻。"

珙县十二团首

咸丰辛酉至同治癸亥间，珙县土匪何金龙及发逆石达开，叠次窜扰县境。其阵亡团首，如贡生屈盛湘，文生刘子玉、唐立贤、屈昌荣，武生汪鸣昆、汪鸣开、唐占鳌，监生屈昌时，军功徐万铉、范兴武、邓文魁，学攒皮勋，共十二人。其阵亡团丁，共四百八十六人。其遇贼殉难绅士庶民，共二百零六人。殉节妇女，共三百二十九人。邑令姚公作霖，造报制府。奏闻，奉旨准入忠义节祠春秋致祭。

余浒村曰："珙县本古西南夷地，号曰僰国，后为夜郎属地。汉武时取夜郎，始置南广县于此。至明洪武初，始改为珙县，国朝因之，以为叙属。距京师六千二百余里，距成都省城一千四百余里。僻小之地，与土府为邻，而生其间者，咸知亲上死长，至数百人之多，有较他邑而更甚者。非圣朝仁政覃敷，安能如是之盛欤？时李贡生步璋，参办城防局，有口占律诗，末四句云：'几处请兵星火急，千家避难井田荒。重门紧闭严鱼钥，戍鼓声声断夕阳。'其人民之流离转徙可知矣。又有李文学仙荄者，当贼攻城时，日夜防守，危城获安，积劳成疾而卒，众共悼

之。按《叙府新志》云：‘咸丰十一年冬，南溪张四黄地，正洲何金泷，吴家坝萧广德，纠合滇匪戚维新等万余人，盘踞高县之沐爱、正洲。围长宁，破建武，扰安宁桥，趋珙县，复回正洲老巢。时张四黄地与何、萧二逆分股，二逆知无能为，遂受招抚。张逆窜黔，诱石达开入境，遂于同治元年五月十六日陷长宁。伪将李宰辅扎巡检场。是年十月，达开由滇之镇雄，窜入筠连。二十八日，高县知县丁良俊，出御死之，遂陷高县。时何、萧二逆，虽受招抚，其党羽在正洲、沐爱、吴家坝，时害良民。癸亥二年，胡军门中和，移楚师分扎筠、高各路。八月，按诛萧广德。而何金泷恃正洲洞险，负隅不出。间往安尾坝，会合滇匪。十一月，檄楚营搜剿金子沟、佛龛岩各洞。金泷遁去，获其家属党羽正法，境内遂安。”

巫山道士

咸丰庚申，张逆窜蓬邑河边场。有一道人，衣飘鹤羽，帽结熊须，扶藜杖行。贼掠见张酋，道士傲不为礼。张询以修炼之所，答云：“巫山。”张责之曰：“尔游手废业，天地赘疣，今若投诚，宥汝一死。”道士云：“吾伴随琴鹤，逍遥云水，尘缘久绝，刀锯不惊。”张色稍霁，又问：“尔知生死成败否？试言吾今日起事，何时成事？”道士云：“譬诸幕燕釜鱼，生亦不久，安能成事？何不解散胁从，随我隐遁，虽不飞升，亦可延年，切勿倒行逆天也。”张怒曰：“尔知尔之寿算乎。”曰：“知之，吾数止今日耳。”张曰：“今不汝杀，将令尔言不验。”旁一队长跽请于张曰：“此左道也，留之恐簧惑军心。”道士凝眸视之

曰："尔迟吾明日，亦难免也。"贼怒挥刀斫之，颅落无血，只见一道青烟，冲霄而上。次日张逆督众攻寨。忽寨上放劈山大炮。中队长头颅死，贼遂收队向川东而去。

遂宁和尚

遂宁广德寺僧坦然，名贞静，成都文殊院戒子也，幼嗜武。咸丰辛酉，蓝逆围遂宁，当事者廉知其人，延致守陴，与贼相持六十余日。贼用地雷轰城数丈，蜂拥进攻。守者无措，多失人色。坦然率其徒云庵诸人，并力堵击，贼尸填城濠，坦然亦受炮伤。贼退，或曰："贼中见城上不知许多僧人也。"或曰："广德寺普门大士显灵也。"当道以僧纲司都纲官，坦然罔应，后因伤发圆寂。雪堂僧《遂宁歌》，其略云："蓝逆攻城城已倾，城中鸡犬相次惊。守陴胆落失人色，此时谁复能撄城？坦然一怒戒刀吼，贼乃枕藉填濠平。本来菩萨慈悲面，幻作金刚弩目汉。不忍坐视生民灾，手拖禅杖一酣战。"盖纪实也。

僧昌荣三林、郭联升附

僧昌荣者，兴文县武庙住持也，年九十，性直体健。同治壬戌夏，发逆窜入庙中，欲毁神像，昌荣力阻不可，贼怒杀之。其徒三林，年七十矣，见师被杀，大詈，贼又杀之。贼退后，邑令郭公得其情实，命首事为僧建碑，以昭志节。时有守仓厮之郭联升，贼至，斥令开仓，弗许。贼怒，去其两耳，又弗许，与僧同被杀。

余浒村曰："兴文为叙府属邑，士朴民纯，虽方外之人，临

难亦不求苟免，烈矣哉！然兴文虽遭涂炭，犹叙属之小邑耳。自咸丰九年九月，滇匪入川，连陷庆、筠、高三县，进窥叙城。赖徐都戎昆山，督办城防，动中机宜，城赖以完。按：都戎讳璋，雷波厅黄螂人，时任叙马营都司。当贼逼城时，公布置严密，屡攻不下。乃贿通禁犯百余人为内应，乘夜放火夺门。公立时督兵擒斩数十人，并搜其党骈戮之，群贼气夺。十一月十四日，夜遁青山，凡五十余日，城围始解。叙人以此益贤公．于郡城西竖坊，以表其功焉。此事余闻诸郭君玉珊云。”

郑 万 尧

郑君万尧，夹江人，有胆力。咸丰十年，滇逆扰蜀，县属文生张君世臣，整练乡兵，同教职张玉成，知县张履龙，举人盖洪璋，监生王载道、宋百龄等共事，筹办防堵，万尧充南安团勇目。未几贼由丹陵窜雅州，道宪飞调南安团守飞仙关。张君玉成带勇五百，驰赴保关。甫抵关，贼即来攻。玉成与战，身受炮伤。团勇奋力严守，贼攻不克。继谍知贼众由雅下犯，世臣亲督团勇防县属之石面渡，分咐沿岸船筏，依营停泊听用。贼于三月二十三日抵三宝场，闻石面渡防严．逗留两日不能渡。贼乃贿地匪为向导，于二十六日辰刻，一面分股挑战，一面令悍贼暗由七星沟蜂拥而来。世臣两面受敌，身负重伤。团众贾其余勇．生擒贼匪三人，斩首二十七人，炮毙二人。幸遇对河天宝团勇来援，世臣乃麾勇丁，蝉联横渡。万尧酣战，未及渡河，众寡不敌，被贼刺喉，支解而死。斯时本城人尽逃避南安，阖坝赖以全活。二十七日窜去。邑增生张君树勋吊万尧诗云：“境内闻氛恐后行，

殿奔杀贼耻偷生。时人莫道寻常事，为国捐躯是俊英。"

尹 烈 妇

大足县民尹仁全妻谭氏，仁堂妻杨氏，妯娌也。咸丰十年，滇匪攻县城急。谭语杨曰："若不能避，惟死为上策。"七月入其乡，谭偕杨赴池中死。五日贼退，家人检其尸，貌如生。

摘录《大足城防记》

咸丰庚申五月，李逆踞牛脖渡，遣王伪统领由荣昌逼县西界，城中震恐。署邑篆吴通守文嘉，乃筹防具。二十四日，窜三溪镇。二十九日，毁三驱场。七月朔，抵城外较场，踞演武厅，贼大旗为雷击倒。初三日，贼移营去。初四日，窜龙水镇，至玉龙场，铜梁团总任思钰战败。二十一日，饶知县尔靖接事，仍筹防练。饶春荣者，都司祝良芳逃勇在县，饶县君有练勇三百，属伊管带。春荣协团堵御，见贼先奔。十九日，贼窜中鳌场，城中戒严。官绅皆登城守御，春荣独置酒狎娼，为汛官张登魁营兵掩执，局绅排解不获。春荣纵勇百余，持刀索杀登魁，经局绅叱退，旋掠汛署一空。饶县君以贼近不问，登魁疑不直己，次夜乘醉入署，刀伤县君头额，断其拇指，各团勒勇镇压始息。次日，张逆抵城下，督众围攻。春荣已暗投逆，印官因伤卧床，汛弁蔽法在狱，城如累卵。幸委查保甲之李大令，接署汛事之马正刚，力为部署。守备得以弗疏，越日围解。十一月十一日，永川陷。二十九日，荣昌复陷。十二月朔，蓝逆亲率悍队来攻，不利。张五麻子力持大足难破之议，移围遂宁。初九日，彭绍幅踵至，外恃奸民，内通练勇，决意图攻。贼屡分队击诸寨，罔不败衄。武庙

逼近南门，祀灶之夕，有人闻庙内磨刀霍霍声。次日，有无知男子，忽仆庙门，苏语众曰："好为善，勿畏贼，吾为汝等殄灭之。"语毕仍仆，人咸知荷武圣默佑，气愈壮。明年元旦，贼缚烛龙，绕西门称贺，语狎意汰。初二日，缒三百人背城搦战，毁贼炮台。初三日，札诸团寨刻期赴援，四城缒团勇出战，大破贼巢。贼弃辎重妇女宵遁；前后闭城六十余日，坚守两月，围解。惟时丁勇饷源支绌，悉议撤去，乃按团每百户出护城丁一名，每户日给一钱以养丁，分四路管带统辖之。

任杨氏

杨氏，彭县川禾里民任贵元之妻也。咸丰十一年春，土匪朱尔玖结连封团作乱。氏随夫远避，中途遇贼胁夫去，并逼氏行，不从，乘间抽贼刀自刎。同时避连封乱者，孟天元之妻强氏，偕一子一女，骂贼投井死。周辛娃之妻廖氏，负幼女亦投井死。王尚文之妻朱氏，自缢死。

附录《彭县续纪》通山会匪事一则

朱尔玖者，崇宁人，以妖术技击惑众，勾结崇、郫二县民，立私团曰"连封"。党羽蔓延，遂于咸丰七年十月，烧竹瓦铺，为乱不果，大吏亦不问。九年冬，督宪曾公，因滇匪入川，访求诸县材杰，赏给朱尔玖及彭县附生周光谟，监生刘鉴章，并四品军功顶戴。县民谭隆魁初入连封党，隶白旗。十年六月，大宪调连封团众御贼崇庆州之元通场，郫县卫伯林战死，谭隆魁始统白旗。九月，贼渡河，连封团众，挈老幼奔避彭县之西山，掠难民军械，杀无辜，遂生蟠踞志。十一月，邑绅周濂、刘鉴章、

周光谟等，于永定场练同忾勇。吕调阳、胡洋等，于丽春场立正义团。易象、刘桢等，于西山立通山团。皆为连封团备，而通山多连封党，且多匪类。十一年，官差捕连封党，置刘兴于狱，连封惧，遂反。正月二十一日，杀通山团总刘大经、廖体严。执刘桢，欲用之。寻逸出，与易象俱逃。二十四日，胡洋率正义团击贼仙居里，为贼蹑，败。二十六日，县幕柴均率练勇击贼牛蹄桥，遇害。二十七日，新繁汛江思山带勇，遇贼于彭之北门，反走。二十八日，贼围彭城，索刘兴，予之，守陴皆下。遂调同忾勇入悍城，刘鉴章、周濂请令，城中民划地自守，分所统作游兵巡城，捕内应，众志始定。二十九日，贼攻城，城上开炮，毙贼数十人，贼惊溃。初，生员某，走谒新繁令程公祥栋，陈三路平贼策，上之制府。二月初二日，黎统军率楚勇败贼北关外。绵州牧唐公炯率播勇驻绵竹。十二日，唐军声言攻红崖子，返旆从高境关入，直捣河坝场贼巢。十三日，贼分路南窜，一趋濛阳，为官军击败。谭隆魁率余党窜郫之花园场，署令李公吉寿，乘穷蹙招之，诸谭缒杀隆魁，戮其尸。越五日，候补直隶州恒公泰，搜获朱尔玖于崇宁杀之。东路贼俱就抚。

附骆文忠略传

骆公讳秉章，号吁门，广东花县人。道光壬辰翰林，由编修荐升侍御，以清廉直亮称。戊申由侍讲外补湖北臬司。己酉迁贵州布政使，调云南藩司。庚戌授湖南巡抚。咸丰元年辛亥，帮办湖北军务，旋仍巡抚湖南。六年丙辰冬赏戴花翎。八年戊午春，赏加头品顶戴。十年庚申九月，膺督师援川之命。十一年辛酉七月，实授川督。同治元年壬戌，赏加太子少保衔。癸亥加太子太保衔。甲子夏，赏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并赏戴双眼花翎。六年丁

卯夏，任协办大学士。冬十一月中旬，以军务积劳薨于任，寿七十有五。遗摺具闻，天子震悼，追赠太子太傅，加恩予谥，入祀京师贤良祠。并于四川、湖南两省，建立专祠。生平政迹，宣付史馆立传。谨按公生平政事之尤大者，在督办两湖、四川军务二端。而蜀事底定，更关系天下大局。戡靖之功，似尤伟云。自道光庚戌，湖南李元发乱作旋平，粤西发逆乘间起。不一月，直由永安破武昌、湘、皖，窟据金陵，骚动大江南北。其中犷悍善战者，伪翼王石达开尤甚。咸丰戊午，滇匪蓝、李，土匪张何，贩烟叙郡。因事窃发，蜂聚蚁屯，攻城杀将。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变起仓猝，莫解为计。自己未秋九月中旬，至于辛酉夏五月中旬，日听贼匪拥众二三十万，出没叙、泸、顺、保、潼、绵、资、简、富、隆、邛、眉间，蹂躏四十余州县，流毒生民几三载。是时公奉朝命，督师援川，率所部知府黄淳熙等营五千一百人，由沙市上驶，行抵万县。谍知顺庆围急，即饬淳熙率所部果毅营，先驰顺庆，斜出定远解围。立将首逆何国梁生擒正法，救出难民万余，军势大振。诓贼诡作村民，诱黄深入二郎场，四路设伏，黄中贼伏于层阿斜谷间，为贼倾害。公在大竹得报，师次顺郡，收合将士，抚摩激厉，士气复振。是役也，公于是年辛酉四月十七日抵万，黄以五月十四夕阵亡，虽少有摧折，而我军伤亡不过百余，歼贼不仅千计也。以同知曾传理统带黄军，谕加持重。维时蓝逆朝鼎围攻绵州，李逆永和陷踞青神，各统众十余万。公审定地势，一面咨署提督蒋玉龙以兵牵制李逆，一面咨商署督崇将军，会调湘果营总镇胡中和、何胜必、萧庆高等，率所部六千人进扎绵州之朱家桥，分三路进扑东岳庙贼垒。檄副将唐友耕，率所部由石桥铺进击其左，副将彭太和，由桑林坝进击其

右。同知曾传理、刘德谦各率所部进攻榜山十贤堂贼垒，分剿塔子山西山观贼巢。檄州判颜佐才，率所部从新店子进攻其东。调在籍道员张由庚，武举傅鸿勋，勒所部扼桥楼场，以防该逆出窜保宁一路。饬副将卢文熊勒所部扼魏城驿，以遏该逆出窜梓潼、剑州一路。饬知府宣维礼，都司姚怀玉，督率团练，分扎中坝场、略坪各险要，为狙击雕剿计。绵州牧唐炯，蜡丸密禀蓝逆精锐，悉萃州南东岳庙塔子山、榜山等处，其辎重则在州西之西山观，北之龟山桑林坝，东之云屏山等处，与探符合。期定八月初一日，八路同时齐进。公于十月二十六日，移驻潼川府城，策应会剿。期至，各营俱于五更出队，刘德谦、曾传理率队至塔、榜两山下，见贼旗林立，已列队山腰。我军猛击，贼屹不动。遂分军夹击前后，贼骇退入垒。我军掷火箭、火弹，扼其垒门，贼不得出，遂焚贼垒九座。逆党悍目，冲突枕藉，同归一炬。曾传理即以分剿榜山、十贤堂之师，抄逼贼之余垒。贼弃垒投涪江下窜，适刘德谦亦以分剿塔山之师，溯江而上，前后夹攻。胡、何、萧等军进攻东岳庙，贼列队出迎，中、右两路获胜，左阵坚不动。胡几为贼乘，幸中路分队击走。时贼营著火，烟焰蔽天，其有未尽火者，曾传理复掷火器，炎上隆隆。忽大雨倾注，火器尽湿，弁勇身无干缕，不得已收队。而颜佐才一军之进攻西山观者，亦为暴雨所阻，未获全功。越五日雨止，蓝逆自毁东岳庙余垒，移踞西山观。十一日逆复纵火焚龟山及桑林坝各巢，渡涪水，悉聚于青衣坝一带，连营二十余里，列营七十余座。时西山观、青衣坝两处，侦知贼约八九万人。旋饬各营循东岳庙上下，多造浮桥济师，贼来扑者，均被击退。桥成晴霁，饬彭太和等，由扁堆山分三路趋西山观之后，据上游以击其背，而以刘德谦、

颜仕才两军，循涪江直上，以遏青衣坝之冲。曾传理独率所部，趋沈家嘴攻其前。期定十四日辰刻，同时并举。预计该逆若败，势必西窜安、什、彭诸县。先饬曾传理审贼窜动，即由罗江绕赴绵竹之筲箕滩，防贼奔窜彭县。饬刘德谦督所部绕扼绵竹城外，防贼旁走什邡。以胡中和等营，乘机从略坪场截击，以分其势。以颜佐才乘胜尾追，逼中尹游击之伏。不意尹违调度，不即移皂角铺之营，伏于花街镇之界牌子，伺隙夹攻。诸将于十四日进战，纵火青衣坝，且焚且杀，血流遍野，涪江为殷，绵州围解。约毙贼四万余，解散难民无数。余贼果由花街镇一带逸去。奏闻，将士赏罚有差。其逸去之贼，扰及什邡。官军会齐，贼又窜至崇庆，分踞石羊场、柳街子、李家桥、马祖寺一带。旋剿旋奔，复斩贼级万余，生擒一千三百余名，分别正法遣散，贼困不支。李逆踞青神，闻蓝逆狼狈，急遣党目何蚂蚁率众万余，将迎蓝逆入丹稜。九月十三日，公抵成都。十五日，接督篆，随即遣将出省。摧丹稜，拉青神，解眉州围。将首逆李永和，伪先锋邱得兴，生擒解省，肃正典刑。余党周踅踅、郭刀刀、曹灿章、张第才等，窜扰大竹、蓬江、涪州、新宁、太平、仪陇、巴州等处者，皆次第擒获正法。及蓝逆窜陕被戮，而腹地遂无贼。壬戌春间，纷传发逆石达开，有率兵犯蜀之举。初、达开与洪秀全等，首据金陵，诸贼惮其狡悍，欲相屠害。乃只身潜出，啸聚丑羽，拥众自雄。由金陵屡犯江西、安徽，绕窜浙江、福建、广东边境。攻名城，戕大吏，有众数十万。围攻湖南宝庆，经大兵合剿，败遁广西。党类逃散，跧伏山中，蹶而复起。突由两湖直趋川境，众复至十余万。及败入滇、黔，仍由宁远绕道内窜。公抚湘十年，深知石逆诡谋，可以智取。闻其党李复猷、赖裕兴大股，窜陷湖北

米凤县城，复分窜酉阳州界。经团练击退，陆陷湖北利川县城。报至，公即星夜派总兵唐友耕，暂革知府唐炯，率所部赴重庆一带陆路堵剿。并调副将朱桂秋，率桂字营水师炮船，驶往堵截江面。石逆前锋果由利川入，抢渡过江。而公已先飞饬沿河州县，将船撤退，逆前锋至不得渡。遂沿南岸上窜涪州，抵城外对岸山梁屯驻，又不得逞。乃偷渡小河，直扑州城。州牧姚宝铭，登陴固守。二唐军到，麾军力战，城内徐邦道亦出练夹击，涪围以解。适所调臬司刘岳昭之果后营大队已至，遂商定留唐知府暂驻涪城，防逆回窜。刘臬司及唐总兵之军，由北岸捷抵重庆，迎头截击。逆乃横窜南川，趋贵州桐梓，取道攻綦江。唐知府由涪率兵至，逆遁走。时曾传理兵驻合江，扼其上窜泸州之路。刘臬司扎江津，以备迎击。唐总兵由重庆驰至，与唐知府合队，逆见筹备周密，乃绕边狂窜。所有叙永、兴文、江安、长宁、高、珙、庆符、筠连一带，均被骚动。径由叙南来犯，蝟集横江、双龙、捧印等场，绵亘数百里。锐意渡金沙江，以图大举。其军又已先期至，节节扼剿，逆不得志，乃窜入滇。其伪宰李复猷一股，败窜入黔。中旗赖裕兴一股，败窜入会理州。中旗最剽悍，即由会理州纠合烟帮游匪三四万众，择癸亥正月二十六日，出窜宁远，石逆在后军，将乘势趋进。二月初八日，中旗至大渡河，复为我军所扼。其所裹胁者，已在宁远、冕山、越西，经我军朱桂秋、刘鹤龄、周岐源、杨应刚督同土司岭承恩等，剿灭无多。而中旗剽悍异常，虽不敢由大路直窥雅州，而旁窜天全，势尤狰恶。得唐总兵先到，会同团勇，杀毙数千。该逆遂由大邑、崇庆窜温江县至崇宁各县，逼近省垣。而萧庆高扼之于彭县之敖家场，何胜必扼之于什邡卫生党。逆遂兼程冲去，窜往三台丰谷井，伤亡已

众。提督周达武一军，截之于梓潼，追之于江油、平武等处。贼遂趋入汉中，不能回顾。公料知石逆在后，必捣我虚，独留桂字一军，搜剿龙安余孽。密饬雅州府知府蔡步钟，迅募熟悉地利劲勇待用。并调唐总兵速督所部，会合蔡知府，严扼大渡河之安庆坝、万工汛渡口，专防石逆。复札饬松林地土千户王应元，督带土兵，扼松林小河，以防旁窜化林坪、泸定桥僻径。调胡提督分布化林坪瓦斯沟，以为声援。饬阜和协谢国泰，驰赴磨西猛虎冈，以扼贼窜打箭炉之冲。并饬邛部土司岭承恩带领夷兵，将越西大路各隘扎紧，逼逆入夷地小径。俟逆窜过即从后包击，以绝回窜。复调萧、何二军，兼程驰赴雅州、荥经，以为后劲，而防奔逸。又虑川东一路勇簿兵单，亟调刘臬司，率果后全军，严防兜剿，并备李复猷一股。大渡河者，为川省西南巨堑，发源天全土司境内，流经瓦斯沟与泸水汇流冷边、沈边，至清溪以下，复入夷地。而安庆坝、万工汛沿岸二百余里，渡口十三处，在在须防。上游之泸定桥，下游之化林坪，尤为紧要，以其可越松林小河而渡也。公又亟饬唐总兵、蔡知府，沿河设防，星罗棋布。三月二十五日，擘画甫定，石逆果拥众三四万，于二十七日，犯大渡河，是时石逆见大路有备，遂由小路，径奔土千户王应元所辖之紫打地而营，拟夜由松林小河偷渡。忽夜雨倾盆，大渡河水骤涨数丈，不能徒涉。逆众乃构篾棚屯聚，急造木筏，隔河游走，意在疲我兵力。四月初四日，贼突出队四、五千，拥至河干，架木棚竹筏数十，以悍贼二、三千人坐筏上，尽用挡牌护身，拚命抢渡。棚内诸贼，呼噪助威，山谷皆应。我军墙排河岸，坚守不动。俟其半渡，以枪炮连环轰击，沉毙悍贼、筏人净尽。贼于是折求王千户，以重金假道。王千户叱贼力战，毙其党数千。复诱

土司岭承恩，欲使缓攻，而承恩攻之益急。宁越营都司庆吉，督夷扼险，绝贼马鞍山粮道。石逆自恨陷入绝地，愤极思逞。四月十七日三更，尽斩向导二百余人祭旗，倾巢而出，皆被唐、蔡等军袭击而北。兼以水势湍急，筏不为用。贼巢粮尽，杀马而食，继以桑叶充饥。智穷勇竭，伪作乞降，又经我军枪毙，诈谋不行。维时副将谢国泰已至松林，与千总陈太平，千户王应元，督率土兵，渡松林小河。会同越西营参将都司及土司等，计定从马鞍山后压下，两路齐进，直扑紫打地，将贼巢一律焚毁。贼皆狼奔豕突，自相蹄啮，而汉夷兵练，四面夹击，枪炮如雨。夷兵复登山岭，用木石滚击，猱升猿上，万石齐发，贼众坠崖落水，浮尸蔽流而下者以万余计。石逆仅率余党七八千人，奔至老鸦漩，又为夷兵所阻，辎重尽失。其妻妾五人，抱持幼子二人，投河而殒。其曾授伪职老贼，继之大半。公预知十面埋伏，贼必自困。密授意于诸将弁，谓积年巨慝倘能设法生擒，倍彰天讨，以快人心。杨应刚等以该逆无路逃生，则困兽力斗，我伤必多，遂立投诚免死大旗于洗马姑。二十七日，石逆果携一子，及伪宰辅曾仕和，伪中丞黄再忠，伪恩丞相韦普成，并余党二千人，至洗马姑，低首乞降。公于四月二十八日得报，虑其受降时余党不即歼除，将贻后患。札藩司刘蓉，驰往大渡河，会同唐总兵等，妥办善后事宜。诸将将石达开父子及曾仕和等五犯，羁縻在营。刘方伯命将余党拨开，登时尽数杀戮。蔡知府将首逆解省，凯旋。公大会将军司道，审明各供无讹。五月十一日，恭请王命，将达开等极刑处死。诸将弁及在事出力人员，请旨赏赉有差。至李复猷一股前由黔境下窜，公即飞调刘臬司，由叙南驰赴江津，以备截剿。又奏调贵州提督田兴恕，带勇二千，来川备调。即以此兵拦

截复猷一股。并将凯撒紫打地之师，分拨胡提督，仍驻叙南。唐总镇仍赴綦江、江津。其步步为营，层层节制，公之用兵大率类此。两次削平元恶，客有入贺者，公犹推功将士，谦让不遑。噫，如公者信可传矣！

附录骆公覆陈川省军务情形疏

奏为遵旨疏陈川省军务，并贼踪窜近省垣，现筹剿办情形，恭祈圣鉴事。窃臣前于恭报起程日期摺内，钦奉朱批，着初抵川境，即将川省军务情形驰奏。钦此。仰见我皇上笃念西陲，廑怀军事。臣虽愚昧，敢不殚竭血诚，悉心体察。三月十四日，率师由荆州上驶。四月十七日，抵万县，沿途接见各府州县官绅士民，咨采军情，体察贼势，佥称蓝、李、张、何各逆，裹胁掳聚，多至廿余万人，出没于潼、绵、资、简、叙、泸、富、隆之间，蹂躏至四十余州县，流毒生民，殊堪愤悒。然以臣审度情形，其党多而不整，其人狡而不悍，其情合而不固，此三者犹是乱贼草窃之故态，非若粤逆之坚悍难制也。然亦有不易剿除者三端：一则散而不聚。贼党虽多，而东西分布，不聚一隅。即至临阵对敌，往往以数十百人为一队，错杂散布于峰峦堆阜之间，我师锐欲进攻，而不能专向一处。幸而胜之，所杀不过数百人，而于贼势初无所伤。不幸竟为所乘，则重重包裹，无得脱者。一则漂而不留。贼志本在掳掠，初无掳城掠地之图。每逢劲兵进剿，辄即弃而他窜，所在掳掠粮食，轻飘迅疾，而官兵非整旅赍粮，不能追蹑其后。料理数日，贼已远飏。即欲穷追，而疲劳已极。纵能御贼，而亦难期得力。一则伏而不出。嘉庆年间，川省剿办教匪，多修碉堡，为坚壁清野之谋。今往往反为贼踞，饱掠米丁水粟，巢窟于层垒叠嶂间，声息相闻。我师欲上攻，而山路崎岖，

峭壁千丈，虽勇者无所施力。及至日暮引还，贼反蜂拥而下，鸣鼓躁逐。此三者，所以为蜀省行师之深患，难期功效于旦夕者也。臣反复熟计，窃谓贼势既虑其分，非聚归一处，则此剿彼窜，莫收聚歼之功。我师每虞其薄，非并力一心，则补东缺西，终成流寇之患。现在臣所带湘勇仅五千余人，即会合萧启江旧部，亦只万二千人之数。川省兵单，习气太深，营制太坏，虽经署督臣崇实，极力整顿，而积习相沿，骤难期其得力。合围会剿之谋，恐非臣力所能及。倘赖皇上天威，或事机顺手，一战而歼厥渠魁，使各匪大受惩创，则胁从党羽，当可骇散大半，由是而节节剿洗，尚易为功。如其窜踞崇崖，负嵎不出，或闻声而走，南北纷歧，有拦头之锐师，无截击之劲旅，则东驰西突，实有疲于奔命之势。即或穷追逼剿，亦虑回窜滇南，终为蜀省之患。此臣所以日夜焦思，而私切深虑者也。臣前行次云阳，接准署督臣崇实来咨，言粤逆攻破毕节，恐其窜越赤水，兼闻叙、泸一带，贼踪蔓延，方拟移师进剿。迨十七日行抵万县，始闻贼踪窜近省垣。东、南、北三路，遍地皆贼，道路梗阻，并新起另股陈匪等，又复逼围顺庆府城，人心震悚。臣思省城重地，必须先图保固。即于十八日，派拨黄醇熙，率果毅营，由梁山、大竹进趋顺庆。旋于二十日接准崇实来函，邀臣率师径赴成都，商同剿贼。臣现已整队束装即日续发，其一切抚剿方略，容俟臣熟筹具奏。所有复陈川省军务情形，谨先恭摺具奏。

附录骆公奏报河神助顺疏

伏查伪翼王石达开，上年拥众自滇边突窜建昌，锐意图犯腹地。经臣调派升云南提督唐友耕，督率振武军，暨雅州府知府蔡步钟所带练勇，并汉土各兵，分布大渡河，据险扼击。惟时正

值暮春，水尚平静，随处可以涉浅，须至五、六月间，河水始能涨发。倘被该逆径渡，势既蔓延，扑灭非易。乃石逆于三月二十七日，甫抵河干，是夜大雨滂沱，次日河水陡涨十余丈，波涛汹涌，并松林小河，亦成巨浸。询之土人，向来三四月间，从未见此盛涨。石逆每欲扎筏抢渡，被我军枪炮轰击，筏入水辄覆，限于巨流，不得狂逞。大兵四面逼促，该逆遂困于紫打地，食尽路绝。渠魁就缚，余逆歼除。该逆就擒之后，水势仍复消落，众目共睹，无不传以为异。窃惟北役成功之速，虽属将士用命，而仰仗天威。神灵助顺，河水陡涨，确有明证。溯查大渡河发源岷山之阳，一曰阳江，流经大坪、鱼通各土司之内，至打箭炉东之瓦斯沟，与旄牛徼外柘拔海之泸水合，转经泸定桥，下汇众流，夹山涧曲折而南，至青溪之大树堡，始能问渡。复经野美境内，东至嘉定府，汇于大江。源远流长，实为西南巨壑，虽考诸志乘，其无神典可稽。而捍患御灾，有功于民则祀之，况洪波助势，俾贼技渐穷，翊赞圣功，削平巨寇，既昭灵显，允宜崇报。应请饬部议加大渡河神封号，建立专祠，列入祀典。并恳颁赐御书匾额，敬谨悬挂，以扬国威，而显神迹。再闻雅州府西之化安坪，向祀金华神，其年代姓氏，皆无可考。前次滇匪围攻雅州嘉定两城，皆著灵应。据所擒贼供攻城之际，皆见神兵默助，当即骇溃，城围立解，士民奉祀益虔。据该府具详请奏前来，应请赐加封号，附祀大渡河神祠，用以俯顺舆情。是否有当，理合恭摺具奏。

余浒村曰："公沉毅静镇，殄夷巨寇，不动声色，人惊为神。公殁，蜀民会奠而哭者，声震天地，街巷沿门，皆贴挽联。惟锦江桥一联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意最浑括。至今犹尸祝之，良有以也。当贼始窜蜀时，公

尚未奉命援川，果州有人降乩云：‘若要太平时，除非马生角。’人莫解其语。迨公总制全蜀，削平乱逆，马角适符其姓云。此编专述蜀事，故传中于蜀事独详，若欲览公生平政迹，自有国史列传，暨公之奏疏、年谱在，兹不复赘。”

奉天行宫游记

胡文田

行宫者，有清皇帝未入关前所建之宫也，屋宇不甚宏廓，规模亦简，约百余间，计四重四庭而已。一曰大清门，二曰崇政殿，三曰凤凰楼，四曰清宁宫。大清门前有大围墙，墙之东曰东华门，有额题曰文德坊。西曰西华门，额题武功坊。大清门后，左曰飞龙阁，右曰翔凤阁。崇政殿有左右二翼门，殿后左有师善斋、月华楼，右有霞绮楼、协中斋。再入即凤凰楼，楼凡三层，攀衣而上，万家烟火，都列眼前，三省风云，转生腋下，匪特斯宫之最高，抑亦奉城之绝顶也。楼之东西廊，即宫人所居，西有衍庆、麟趾等名，东有永福、关雎等名，余屋大率仆隶、马厩之所。

行宫所藏古物，皆在翔凤、飞龙二阁，翔凤阁所藏，为珠宝服饰之属；飞龙阁为皮革鼎盘之属；别有磁器库，所藏皆古名磁。

入翔凤阁，见乾隆佩刀两柄，约长尺许，柄以金刚石为之，长四寸许，套以金箸，光彩夺目，闻为法国所赠。又朝珠一盒，计百八枚，大如圆核，系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北京造办处所呈。又珍珠龙袍一，龙纹系以小珠贯串而成，为乾隆帝遗物。又乾隆盔一，上有珠子织成满文。又翡翠撇口瓶一，为宫内养心殿之旧物。又见木柜内，杂物甚夥，有玉石洗笔池帽架，笔二，

一玉管，一牙管。又乌玉、牛红、玉马等件，玉色朗润，如水欲滴。又紫檀手卷册页盒一个，共三层：第一层，两端成三元形，藏古玉；第二、三层，四方形，有水晶笔洗一，作荷叶形，闻盒内各件，均乾隆帝平昔御用之物。又一木箱，藏乾隆大刀五柄：一柄白玉，饰以红绿珠；三柄色青，一柄色白，皆精钢，锐利无匹。又一案上列铜器四件，一天鸡樽，有四轮，未注年代。又印钟一，旁注倍夷则三字，乾隆八年制。倍夷则者，其即律吕之夷则也。又明末皇后之宝物二件，睹此慨然于闯贼之徼扰，而明政之不纲。又大榻一，上列木箱六，内藏《西清续鉴》，摹古铜镜形，大小方圆长短不一，共五十四幅。又《帝王图》一册，自太昊起，至李后主止，都卅六人，各系小史，思以照相镜摄其影，典守人不许。又三希堂绣观音像一轴，绣工妙绝。又无量佛一轴，历一二百年，而颜色犹新，系乾隆丁亥制，盖有乾隆御览印。斯阁藏物甚多，游览者真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所最增人兴趣者，阁门一启，奇香喷涌，数百年旧物，恍如新置也。

已而入飞龙阁，正中有鹿角椅三张，左右熊皮标本各一，闻系乾隆手所猎得者。又木柜十，藏商周汉唐鼎彝铜器数百件之多，器各铸有鸟兽虫鱼，大半倾欹破碎，尘灰其中，而蛛丝其外，数千年宝物，而颓圮至此，缅龟玉毁椟之训，为之浩叹。楼梯旁有一石灰池，内腌锁甲子百三十副。噫！昔日服此而可避刀箭之伤者，今日曾不能御一弹之微，物类进化之速度乎，抑造物之不仁乎？楼上藏马鞍十柜，弓四十九件，箭二十一箱，盖皆武器也。殆所谓以弧矢威天下者，而今昔异情矣。

又往磁器库，有楼上下约十柜。楼下磁器，为杯盘之属，盘有呈暗龙形者，刻画甚细，色分红、黄、蓝、白。楼上磁器尤可

贵，为汝釉樽炉，釉花囊炉，釉双管杏花瓶，吉庆瓶，五彩百鹿樽者五件，系乾隆年制，青磁天禄樽，雍正年制，白磁天禄樽，康熙年制。总之，库中所藏名磁，只此三朝，而康熙磁为多。

以上三所，比较言之，磁器库排列整齐，胜于飞龙、翔凤二阁；物之华贵，以翔凤阁为最。又有古书画数百件，美不胜收。卒不能详览而记之，亦憾事也。

故宫漫载

柴桑簃

颐和园纪游（按此记作于清宣统二年）

宣统二年，庚戌十一月十五日，予因贡呈书籍赴京。约随俞李两君，乘驷轮马车，出京西二十余里之海甸挂甲屯工业教养学堂，当承该堂范雨农监督，介绍至颐和园。经门房太监总管，派一宫监孙石者，导之前往。由东角门，过仁寿门，见殿宇巍巍，上题额三字曰仁寿殿。甫上台阶，见有西国男妇数人，向管茶点宫监，分赏钱物，旁立戴蓝顶者，询为引领西人游毕而出者也。予三人亦在此处循例茶点毕，入殿门。又一宫监导之入，门内有院，院中即有台。第一层行列四鼎，第二层行列二龙二凤二缸，皆铜铸者。殿中有宝座，门皆封锁，不能入焉。又西行不数武，有一额，题曰水木自亲。西即昆明池，池之北有乐寿堂焉，堂即先慈皇太后寝宫。堂前亦有月台，台上设方桌一，上摆水果碟盘约十余事，皆柿子柑子等类，询为供奉先皇太后者。旁有一亭，如花园暖房然，内藏柏树一株，似珊瑚状，洵所罕见。又曲折而西，回廊湾转约数十丈，北有山，山颠有台，曰国华台，高数十仞。台下有殿，题曰排云殿。循阶而上，石级共十四层。月台上行列铜缸、铜鼎各四，铜龙、铜凤各二。殿门旁柱上有联，题

曰："嵩岳大云垂，九如献颂；瀛洲甘雨润，五色呈祥。"殿后有阁，题曰佛香阁。循级而上，入偏门。门内有石坊一，上题七字曰暮霭朝岚常自写。又北上至宝云阁，阁如八卦形，高约四五丈，皆铜铸者（缺铜窗门二，据宫监云："拳乱时被某国兵拿去。现无此样铜，故任其缺也。"）。内长方桌一，亦然。由阁东下，即太湖假山。山有洞，回环弯曲，如蚁行九曲珠然。出洞而上，不觉至佛香阁焉。阁中供佛，佛旁二侍者像，皆金色。阁后有亭，题曰众香界。南出一门，题曰导养正性。门前有短墙，危立山际。伏墙南望，池面皆冰，亭台楼阁，历历如绘，即秦之阿房宫，想亦不过是也。又东下石洞，至一殿，题曰转轮藏。旁有数亭，亦八方形，内有轮机，高约丈余，推之旋转不已，如戏园之舞台然。又一亭，中立一大石碑，题曰万寿山昆明湖六大字。一宫监张姓，向予言老佛爷（指慈禧太后言）在时，每年在此驻跸六月，某在此供差已十有二年云云。又至德晖殿，额曰敷光荣庆，至此已入排云殿之东偏矣。下行数武，与宫监孙石遇，因予入仁寿殿时，又经一张姓宫监导之入，伊在此守候之也。遂与谈宫中事，据言伊在园中供差，已二十八年。老佛爷未升天时，园内近二千余人，现仅六七百人，仍苦不堪言也。予闻之慨然。又西行至一殿，题曰听鹂殿。殿对面一台，即先慈皇太后听戏处。又曲折而东，上至一亭，题曰画中游。旁有石洞，入折而出，耸立一石坊，题曰山川映发使人应接不暇十字。又至一亭，题曰湖山真意，询为先皇太后乘凉御膳处。宫监孙石曰："此处已在山之岭矣。"向北俯视，园墙外约十里许，即民间街市。又由亭步至最高处，有一楼，题曰智慧海。对面有圆门三，题曰祇树林。楼之后面稍低处（即北山岭）见其破屋颓垣甚多，询被

西人焚毁者。予惊问其故，孙石手指东北数里外，平地上之短破墙垣曰："彼即圆明园，系咸丰年间，法人所焚毁，此处系牵连而及之者也。"予又询老佛爷何以不修，孙曰："不详，或留为纪念耶？"予嗟叹久之。又东行山巅数里，路皆铺以水磨方砖，虽山岭一起一伏，而平仍如砥。后至一亭，题曰荟亭。循是而下，至景福阁，询为先皇太后御膳小米稀饭处。又过如意庄、平安室，至乐农轩。轩正中有空椅一，即御座也。后列条几，如民间式，左间有摇椅一，西式也，上覆以黄幔。馀皆寻常器具，亦无他奇。又由此东南下，至瞩新楼、涵远堂，堂前一池，池通山泉，水清而涔涔有声，恍有碧天深处气象。曲栏画槛，备极清幽，真红尘飞不到处也。池旁有堂，曰和春堂。堂畔有桥，曰知鱼桥。桥之四面，皆有亭台点缀其间，河流浙沥，清而且漪，山阴道亦无能逾之也。又过一院，南北房舍各四五间，南向者内存一船，北向者内藏《图书集成》一部。又西行至德和园内一殿，曰颐乐殿。殿前一大戏台，台高三层，登顶西望，玉兰堂即在目焉。询为德宗景皇帝寝殿，令人观之生感。下台至殿东廊阶上少坐饮茶，有二宫监送茶至，衣服破烂不堪，若非在人所难到之处，几以乞丐视之矣。殿两边厢房各十一间，每间界以木板，如戏园之包厢座然，询为赏王大臣跪听戏处。一褴褛宫监，尚屈膝效之，恐予不知故也。茶毕而出，已至仁寿殿之西偏，又南行至昆明湖。循东偏墙而行，约二里，行至宫门。左立一碑（即俗曰织女石），高约四五尺，系甲申年立。右卧一牛（即俗曰牵牛），长约四五尺，系铜铸成者。中有白石台阶数层，即先皇太后登小火轮，游昆明湖处。又西行过十七空桥，北行至龙王庙。庙门外东西南三面，皆立有石坊；庙之后即涵虚堂，堂后即昆明湖。隔池西北望（约二

三里），孙石指红墙而告予曰："彼即石房也，偏西者即玉泉山也。"言毕而出。遇宫监二，一老一少，相随一犬，送予出庙。其形容甚为憔悴，相与言笑而别。旋经孙宫监引至原路而归，时已四点半矣，爰志之以纪胜景云。

颐和园赋（编者按此赋作于清光绪时）

杨小欧

大清国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福丽天地，寿齐山河；皇上至孝，薄海讴歌。以为天子之母，应以天下养。孝养稍阙，其如苍生何？乃筑文王之囿，择地西山之坡。山曰万寿，园名颐和。是盖圣天子之所以养其亲，亿万年之所以乐其寿。鸠工庀材，经营结构，殿宇辉煌，山水碧秀，泉石拥翠，林木郁茂，百物效灵，天工俯就，以媚于天子，以娱我皇太后者也。园之中，殿开仁寿（仁寿殿为召见处），阁启文昌（园内有文昌阁），亭知春色（知春亭），楼倚夕阳（夕佳楼）。霞芬之室（玉澜堂东殿），玉澜之堂（皇上住所）。馆宜芸碧（宜芸馆皇后住所），榭沁藕香（玉澜堂西殿为藕香榭）。藻绘呈瑞，恩风扇长（恩风扇长藻绘呈瑞八字为宜芸馆东西殿扁额）。明目达聪，元音古乐，纵之皦如，以成始作。园曰德和（戏台宫门），殿号颐乐（看戏处），上下三层，整齐错落（戏台分上中下三层，上层题曰庆演昌辰，中层曰承平豫泰，下层曰欢胪荣曝）。景福高阁（在东山顶上），乐寿华堂（乐寿堂正殿皇太后住所），亭含新意（殿后半山亭名含新亭），岫挹芝苍（乐寿堂院内有巨石，高逾丈，厚数尺，宽丈余，题曰青芝岫。相传为纯庙下江南时，

出猎见此石爱之。有巨富某愿以石运京，才半道而家产已罄云。石四围皆满刻名人诗字也）。水木自清（南殿），仁风斯扬（殿西殿有扇式殿题曰扬仁风）。养云轩外（轩在山坡），含绿随香（轩之东殿曰随香，西曰含绿）。意迟云在（山坡敞厅扁额），川泳云翔（钟式门有石刻曰川泳云飞）。半山之坡，了无尽意（无尽意轩），瞰碧圆朗（瞰碧台圆朗斋俱在山坡），凭临俯视。寻云写秋（寻云亭写秋轩俱在半山），别馔风致。千峰拥翠（山上城关），佛殿排云（排云殿在山中央德辉殿下）。众香祇树（楼琉璃牌南面曰众香界，北面曰祇树林）。智慧海滨（智慧海在山顶）。堂称介寿（介寿堂为排云殿西院），阁耸宝云（西半山有一殿，凡窗垣梁瓦皆以铜为之，世称铜殿为宝云阁）。云松巢密（云松巢在半山），湖山意真（湖山真意为西山顶头敞厅扁额）。鹂黄清听（听鹂馆戏台名），畦绿成茵（绿畦亭在半山）。窝中邵老（半山有邵窝），画里游人（西山头题曰画中游景致绝佳）。盖至此而仰太虚，清无点尘者矣。尤复楼可借秋（半山有借秋楼），门工邀月（乐寿堂西院门曰邀月门）。秋水依稀，寄澜壮阔（秋水寄澜皆亭名）。舫对鸥盟，藻深鱼悦（对鸥舫鱼藻轩处所同上）。以石为船（湖中有中西式船，以石为之，高三层，名曰石舫），因贝成阙。（山西头有贝阙）。是盖山色湖光共一楼，鬼斧神工皆叫绝者矣（乐寿堂西有楼，曰山色湖光共一楼，有石牌楼曰，天地不言工）。若乃半水之座，寄澜之堂（寄澜堂为半水座），荇桥虹拱（水座有荇桥），堂殿风凉（有穿堂殿）。云岩烟屿，蔚翠霏香（荇桥东牌楼，东面曰蔚翠，西曰霏香，桥西牌楼，东曰烟屿，西曰云岩）。可以泛桂棹，流琼觞。风流水面，荷净纳凉。其他玉带之桥（湖中有石条十七孔，曰玉带桥，为轮船来往孔道，）

禅宗之窟（园内佛殿甚多），庄严华丽，结构缜密，极天下之大观，非浅人所能窥万一。但见三伏无暑，四时皆春。阁峦若剑，草浅成茵。湖水镜清，山光媚人。鱼鸟驯伏（湖中例禁渔猎，鱼鸭见人不惊），花木精神。金碧锦绣，纵横杂陈。光怪陆离，其殿堂也；深邃广敞，其阛阓也（宫门外石旁为军机外务部等衙署，左旁为御馔房档房，以至梨园子弟住宿处咸在焉。盖皆为皇太后驻园时特设值差衙署）；环绕曲折，其垣墙也；文石铅砌，其康庄也；层楼叠阁，其戏场也（戏台高数层）；轮转波接，其舟航也；宝塔佛殿，如众香也；石峒寻丈，如周行也（山上石峒，高逾十丈，可拾级而上）；湖光山色，浑相当也；玉泉香山，其可望也（山之右为玉泉山、香山，玉泉水甚清洁，皇太后即饮此水）；于以避炎热，得清凉，觐外使，朝侯王。是乃化工大造，弦穹彼落，策河岳，辟上方，为之颐养圣德，万寿无疆者也。是用卑太极，陋未央。驾九成，傲健章，轶汉晋，薄齐梁。湘宫无宋，骊宫无唐。而何夸乎迷楼？遑足论乎阿房哉？

望江南（编者案，此词作于光绪时，皆咏颐和园故实，故录之）王佑遐

小　游　仙

排云立，飞观耸神霄。双鹤每邀王母驭，六龙时见玉宸朝。阿阁凤皇巢。

山径转，云磴郁纡。盘闻道炼颜仙姥健，御风不用日华车，飞佩响琼裾。

云木杪，瑶殿敞山阿。天上也思安乐好，璇题新署小行窝，

富贵到烟萝。

金阙秘，朝暮降真仙。甲乙亲排承直日，英皇分侍上清筵，来往各翩然。

新涨落，荇藻碧参差。偶驾潜虬凌弱水，人间遥指是晴霓，金翠接天西。

多少事，天上异人间。电入夜城光不灭，月临蓬岛影常圆，云水共澄鲜。

壶中静，挥洒出天真。题榜少霞官阁吏，侍书南岳召夫人，清极绝纤尘。

炳外柳，空翠湿衣裾。三塔高低连北镇，六桥缥缈似西湖，图画定谁如。

屏山曲，云母绕周遭。玉座重重遮锦幄，琪花密密护仙茅，寒重觉天高。

阑干侧，风景更谁同。千步长廊随曲水，万株寒翠间鞋红，迎面碧芙蓉。

琉璃壁，云影四周围。不遣轻尘粘舞席，爱移行幛傍歌台，羯鼓报花开。

云水畔，奇幻绝人寰。泛海灵槎疑化合，出林高阁欲藏山，休作化城看。

仙路迴，天外望清鸾。最是云间鸡犬乐，因缘分得鼎余丹，长日守松坛。

骖鸾路，行近意都迷。柳岸风轻烟絮软，芝田日暖药苗肥，云控漫如飞。

游仙乐，弹指现林丘。宝气远腾天北极，豪情亲遏海西流，终古不知愁。

记圆明园（霏谭）钵提

清圆明园，在京城西，出平则门三十里，畅春园北里许，世宗藩邸赐园也。圣祖常游豫西郊，次于丹棱，沂乐其川原，因明武清侯李伟清华园旧址，筑畅春园。藩邸赐园，故在其旁。雍正三年，乃大宫殿朝署之规，以避暑听政，前临西山，环以西湖，湖水发原玉泉，山曰瓮山，度宫墙东流入清河，《水经注》所谓蓟县西湖，绿水澄澹，燕之旧池者也。东流为洗马沟，东南合高梁之水，故鱼稻饶衍，陂泉交绮。离宗嗣位，海宇殷阗，八方无事，每岁缔构，专饰园居。大驾南巡，流览湖山风景之胜，图画以归。若海宁安澜园，江宁瞻园，钱塘小有天园，吴县狮子林，皆仿其制，增置园中。列景四十，以四字题扁者为一胜区，一区之内，斋馆无数。复东拓长春，西辟清漪，离宫别馆，月榭风亭，属之西山，所费不计亿万。园地多明故珰别业，或传崇祯末，诸阉皆以珍窟宅于兹。乾隆间溶池发金银数百万，时国运方兴，地不爱宝，上心悦豫，殚精构造，曲尽游观之妙，元明以来，未之闻也。每岁夏幸园中，冬初还宫。内廷大臣，赐第相望，文武侍从，并直园林。入直奏对，听夕往来，络绎道路，历雍、乾、嘉、道百余年于兹矣。文宗初，东南俶扰，上初即位，求直言，传胜保、曾国藩、袁甲三三臣，既以塞程徐陆，先朝重望，相继倾覆。始擢用前言事者，各畀重任，三臣支柱，敌不犯畿。然迭胜迭败，东南数省，蹂躏无完土。上闵苍生之颠沛，慨左右之无人。九年冬，郊宿于斋宫，夜分痛哭，侍臣凄恻。大考翰詹，以宣室前席命题，忧心焦息，伤于祸乱。然后稍自抑解，寄于文酒，以宫中行

止有节，尤善园居，冬至入宫，初正即出。时园中传有四春之宠，皆汉女分居亭馆，所谓杏花春，武陵春，牡丹春，海棠春者也。然上明于科兵，委权阃外，超次用人，海内称哲。而部院诸臣，无所磨厉，颇袭旧敝。而得肃顺敢言自任，故委以谋议。先是道光二十年，英吉利商船，至广东香港，求通商不得，又以烧烟起衅，执政议和，予海关税银千八百万。英夷请立约，广督耆英与议十年，届期而徐广缙督两广。英人至广州，拒不许入，以受封爵，英人恨焉，至入广州。咸丰元年，法人乘中国多故，复以轮舶直入大沽台，王僧格林沁托团练之名，焚其二船，尽击走之。敌侦知朝廷本无意备战，半年再犯天津。僧邸狃于前役，亦稍轻敌，未阵而敌骑长驱矣。十年六月十六日，上方园居，闻夷骑至通州，仓猝率后嫔幸热河。道路初无供帐，途出密云，御食豆乳麦粥，而十七日英兵叩东便门。或有闭城者，闻炮而开。时恭亲王任留守，亟请和，议将定，十九日洋兵至圆明园宫门，管园大臣文丰当门说止之。洋兵已去，而奸民乘隙起，文丰趣召守卫禁兵，一无在者，索马还内，投福海死。奸人乘时纵火，入宫劫掠，洋兵从之，火发三昼夜不熄。初，英使巴夏里已拘刑部，和议成，以礼释囚。于是巴夏里仍为统帅，陈兵仗至礼部，订约五十七条，予海关税三千六百万，英人亦抵偿圆明园银二十万。而王公覆奏未敢斥言，即文丰与主事惠丰同死于园，亦不称殉难，但言遭兵焚而已。宋几文宗晏驾热河。穆宗时国家益多故，未敢暇豫，园自是荒废，仍令宫监管守，兼设参将驻焉。光绪初，颐和园成，故园遂无复问者。今清华学校，其遗址也。清世宗为皇子，当花时迎圣祖至赐园，而高宗年十二，以皇孙侍左右，后乃增拓为圆明园。御制诗常夸乐之，然犹殷殷踵事之戒，勒记园石。

仁宣继世，日忧国贫，游豫不屡，文宗稍复园居。慈安后常有脱簪之谏，帝亦未尝不敬纳也。庚申之变，遂委榛莽。同治初双鹤斋尚存，若天地一家春，镂月开云台，朗吟阁诸胜，则皆不可访寻矣。天地一家春者，慈安后所居；镂月开云台，即所谓牡丹春也。又园未焚前一岁，相传上坐寝殿，见白发老者，自称园神，请辞而去。上梦中加神二品衔，明日至祠谕祀之。王湘绮《圆明园词》有句云："妖梦林神辞二品，"即指此也。果未一祺而遭毁，岂兴废固前定欤？同治八年，御史德泰，请按户亩鳞次捐输复修，而大臣以侈端将启，请旨切责谪戍。未行，忿悔自死。自此莫敢言园居者。光绪中，叶赫那拉氏移海军费八千万筑颐和，巨丽过畴曩，而不修故园，重违先朝戒也。

记三海（铁笛亭琐记）餐英居士

三海中有所谓围城者，承光殿即在其上，老梧数株，大可合抱，皆元时物。殿中祠胡神，目光凶射可怖，此佳胜之地，乃祟淫祀，弥复可惜。余凡两至其地，意皆属酒台，右转过仪鸾殿，又过紫光阁。阁中本藏前清勋旧画像，今则空橱立壁间，百无一存。庚子时敌兵阑入，撕裂而焚毁之，然其中有和珅像，虽毁之亦无惜。紫光阁前石路，宛宛入绿阴中，枯柳半偃，柯叶尚郁茂，摇荡半空之上。时方秋初，荷花半残，绿叶尚弥望。垂至酒台，则长桥虹偃。过桥始得路，阶级修广，可丈许，趣涵元殿路也。桥断，接以薄板，厚仅指许，稍践则动摇弗宁。桥南北立警察所四，昼夜持械防卫，非防盗也，防景帝自禁中逸出耳。殿中帘幔四垂，积尘盈寸。左右各有配殿，殿廊左转深黑，似西湖紫

云洞，皆灵石，叠为小山，上蔽萝薜，桐梧杂植，不辨柯叶。穿洞而出，石荦确如天然。而补桐书房，即背此山而构，开窗面水，颇幽阒，有山林意。其下水次作数亭，亭柱皆绛，想隔水望此亭，在万绿中出深红，足增无数画境矣。琼笔岛微有山居气象，寄石皆辇自艮岳，必在金之完颜亮时，彼元帝伧俗，不足以语此。最高有琼岛春阴碑，则乾隆手书也。承露盘绝小。小殿中仍祠胡神，座旁列四泥虎，神八手槎桠，怪状可笑。殿顶砖塔刻梵字，行人于宫墙外已望见之。五龙亭列峙水上，就金鳌玉蝀桥，观之了了。余竟未之到，以日暮匆匆归，三海中仅历其二，用待后游耳。初咸丰帝属意圆明园，数游燕其间，庚申为外兵焚毁。毅帝既亲政，奉东朝旨修圆明园，御史沈淮抗疏力争，以为糜费，姚百川继之，言三海在禁闼之下，便于宸游。毅帝召对，言曰："尔家独无老母耶？老母偶欲游适，亦人子分耳。今太后欲少修圆明园避暑，汝独不肯，何心安乎？"姚奏言三海佳，毅帝授与朱笔曰："汝细疏三海风物，果胜于圆明园否？"姚遂草草对答。时隆寒，皮袖口与笔为梗，毅帝为姚上袖口，令竟书。书竟，毅帝曰："吾即以汝书为凭信矣。"越日下诏修三海，圆明之役遂罢。呜呼！柏梁灾后宜春起，孰知颐和园之役，乃尽覆海军之费于其间，此又沈姚二公之所料乎？

圆明园记

黄凯钧

圆明园在挂甲屯之北，距畅春园里许。园内为门十八：南曰大宫门，曰左右门，曰东西夹门，曰东西如意门，曰福园门，曰西南门，曰水闸门，曰藻园门；东曰东楼门，曰铁门，曰明春门，曰蕊珠宫门，曰随墙门；正北曰北楼门。为闸三：西南为一空进水闸，东北为五空出水闸，为一空出水闸。大宫门五楹，门前左右朝门各五楹。其后东为宗人府，内阁、吏部、礼部、兵部、都察院、理藩院、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銮仪卫，东四旗各衙门。直房东夹道内为银库，又东北为南书房。东南为档案房。西为户部、刑部、工部、钦天监、内务府、光禄寺、通政司、大理寺、鸿胪寺、太常寺、御书处、上驷院、武备院，西四旗各衙门，直房西夹道之西南为造办处。又南为药房。大宫门内为出入贤良门，五楹门左右为直房，前跨石桥，度桥东西朝房各五楹。西南为茶膳房，再西为缮书房。东南为清茶房，为军机处。出入贤良门内，为正大光明殿七楹，东西配殿各五楹。后为寿山殿，东为洞明堂。正大光明殿东为勤政亲贤殿五楹，殿东为飞云轩、静鉴阁，其北为怀清芬，又北为秀木佳荫；转后为生秋庭阁，东为芳碧丛，后为保和、太和殿三楹；又后为富春楼，楼东为竹林清响。正大光明殿后曰前湖，湖北为圆明园殿五楹，后为奉三无私

殿七楹，又后为九州清晏殿七楹，东为天地一家春，西为乐安和；又西为清晖阁，阁前为露香斋。左为茹古堂，为松云楼，右为涵德书屋。富春楼北为御兰芬楼，后为纪恩堂，镂月开云，原名牡丹台；堂后有池，池西北方楼，为天然图画楼；北为朗吟阁，又北为竹口楼；东为五福堂五楹，堂后殿五楹，为竹深荷净；其东南为静知春事佳；又东渡河，为苏堤春晓。由五福堂渡河而北，山阜旋绕，内为碧桐书院，前宇正殿后照殿各五楹；其西岩石上为云岑亭书院，西为慈云普护，前殿南临后湖三楹，为欢喜佛场；其北楼三楹，上奉观音大士，下奉关壮缪，东偏为龙王殿，祀圆明园照福龙王。慈云普护之西，临湖有楼，上下各三楹，为上下天光，左右各有六方亭，后为平安院；西折而南，度桥为杏北村馆，西北为春雨轩，轩西为杏花村，村南为涧壑余清。春雨轩后，东为镜水斋，西北室为抑斋，又西为翠微堂。杏花村馆之西，度碧阑桥，为坦坦荡荡三楹，前为素心堂，后为光风霁月堂，东北为知鱼亭，又东北为萃景斋，西北为双佳斋。坦坦荡荡之南为茹古涵今五楹，南向，其后方殿为韶景轩，四面各五楹，轩东为茂育斋，西为竹香斋，又北为静通斋。茹古涵今之南为长春仙馆门三楹，正殿五楹，后为绿荫轩，西廊后为丽景轩。长春仙馆之西为含碧堂五楹，后为林虚桂静，左为古香斋，其东楹有阁，为抑斋，为墨池云，后为随安室。由长春仙馆西南门迤西为藻园，内为旷然堂五楹，堂后为贮清书屋，堂东池上为夕佳书屋，稍北为镜澜榭，东南为凝眺楼，为怀新馆，西北为湛碧轩，西南为湛清华。杏花村馆西北为万方安和，建宇池中，形如卍字。万方安和后度桥，折而东稍北，石洞之南为武陵春色池，北轩为壶中日月长，东为天然佳妙，南为洞天日月多佳景。武陵

春色之西为全璧堂，东南亭，为小隐楼迟堂。后由山口入，东为清秀亭，西为清会亭，北为桃花坞，西为清水濯缨室。又西稍北为桃源深处。坞东为绾春轩，东北为品诗堂。万方安和西南为山高水长楼，西向九楹，后拥连冈，前带河流，地势平衍，凡数顷。山高水长之北，度桥由山口入梵刹之区，为月地云居殿五楹，前殿方式，四面各五楹，后楼上下各七楹。东为法源楼，又东为静室，西度桥折而北为刘猛将军庙。月地云居之后，循山径入，为鸿慈永祐、安祐宫，前琉璃坊，坐南面额也，左右石华表各一，坊南及东西复有三坊环列。其南为月河桥，又东南为政孚殿三楹，西向宫门五楹，南向为安祐门，前白桥三坐，左右井亭各一。朝房各五楹，内重檐正殿九楹为安祐宫，内中龛敬奉圣祖仁皇帝御容，左龛敬奉世宗宪皇帝御容，右龛敬奉高宗纯皇帝御容。左右配殿各五楹，碑亭各一，燎亭各一。鸿慈永祐殿后垣，西北为紫碧山房，前宇为横云堂山房。东岩洞中为石帆室，东南为丰乐轩，北为霁华楼，迤东为景晖楼、横云堂。西池上为澄素楼，西北为引溪亭。东垣外径连冈三重，度桥而东，则汇芳书院也。内宇为抒藻轩，后为涵远斋，斋前西垣内为翠照楼。东垣内为倚云楼，又东为眉月轩，楼南稍东为随安室，又东敞宇三楹，为问津逾西桥，有石坊为断桥残雪。汇芳书房之南为日天琳宇，西前楼下之正宇也。其制有中前楼、中后楼上下各七楹，有西前楼、西后楼上下各七楹，前后楼间穿堂各三楹。中前楼南，有天桥，与楼相属。天楼东南重檐八方者为灯亭，西前楼南为东转角楼，又西稍南为西转角楼。中前楼之东垣，内八方亭为楞严坛，又东别院为瑞应宫，前为仁应殿，中为和感殿，后为晏安殿。日天琳宇迤东稍南，稻田弥望，河水周环，中有田字式殿，凡四门，东北

面皆有楼，北楼正宇为澹泊宁静，东为曙光楼。殿之东门外为翠扶楼，西门外别垣内宇，为多稼轩七楹。其东临稻畦者，前为观稼轩，后为怡情悦目，为稻香亭；又东稍北，为溪山不尽，为兰溪隐玉。多稼轩西池南为水精域，西偏为静香室，为招鹤磴池，后东北为寸碧，西北为引胜，正北为互妙楼，澹泊宁静。度河桥而西，为映水兰香，东南为钓鱼矶，北为印月池，又北为知耕织，为濯麟沼，西南为贵织山堂，祀蚕神。映水兰香东北为水木明瑟，其北稍西为文源阁，上下各六楹，阁西为柳浪闻莺；西北环池带河，为濂溪乐处，后为云香清胜，东为芰荷深处；折而东北为香雪廊，廊东为云霞舒卷楼，为临泉亭；其南为汇总春之庙，正殿为蕃育群芳，东北为香远益清楼，楼西为乐天和，为味真书屋，又西为池水共星月同明，庙东沿山径为普济桥。濂溪乐处迤北对河外稻塍者为多稼如云，前为芰荷香，东南为湛绿室，东北为鱼跃鸢飞，四面为门，各五楹；东为畅观轩，西南为铺翠环流，楼南传妙室。又南出山口为多子亭，其东禾畴弥望；河南北岸，仿农居村市者，曰北远山村。北岸石垣西为兰野，后为绘雨精舍，其西南为水村图；又西有楼，前后相属，前为皆春阁，后为稻凉楼。又西为涉趣楼，右为湛虚书屋，东北度桥折而西为湛虚翠轩；又西为耕云堂，为若帆阁；西南临河为西峰秀色，河西为小匡庐，东为含韵斋；又东为一堂和气；又东南为自得轩；后垣东为岚镜舫，西为花港观鱼，迤东，东西船坞各二；北岸为四宜书屋，安澜园之正宇也；东南为靡经馆，又东南为采芳洲，后为飞跸亭；东北为绿帷舫；西南为无边风月之阁，又西南为涵秋堂；北为烟月清真楼，楼西南为远秀山房，楼北度曲桥为染霞楼。四宜书屋之东，临池楼宇为方壶胜境，南建二坊，其北为口

鸾殿，为琼花楼；殿东为蕊珠宫，宫南船坞，西北为三潭印月；度桥为天宇空明，后为澄景堂，东为清旷楼，西为华照楼，澡身浴德。在福海西南隅，即澄宇榭正宇；南为含清晖，北为涵妙识，折而西向为静香馆，又西为解愠书屋，西南为旷然阁；北度河桥为望瀛洲，其北为深柳读书堂，为溪月松风、平湖秋月。在福海西北隅正宇西，为流水音；东北出山口，临河为花屿兰皋；折而东南度桥为两峰插云，又东南为山水乐，其北为君子轩，为藏密楼。蓬岛摇台。在福海中央殿前，东为畅襟楼，西为神州三岛，东偏为随安室，西偏为日月平安报好音，东南度桥为东岛，有亭为瀛海仙山；西北度桥为北岛，接秀山房。在福海东隅正宇后为琴趣轩，其北方楼为寻云，东南为澄练楼，楼后为怡然书屋，稍东佛室为安隐钟，南为揽翠亭、别有洞天。在接秀山房之南，依山临河，西曰纳翠楼，西南曰水木清华之阁，稍北为时赏斋，西为夹镜鸣琴，南为聚远楼，东为广育宫；前建坊，座后为凝祥殿，宫南为南屏晚钟；又东度桥，为西山，入画为山容水态，西为湖山在望，为佳山水，为洞里长春、涵虚朗鉴。在福海东，即雷峰夕照正宇，其北稍西为惠如春，又东北为寻云榭，又北为贻兰亭，为会心不远，其南为临众芳，为云锦墅，为菊秀松蕤，为万景大全、廓然大公。在平湖秋月之西前为双鹤斋，西为环秀山房，西北为规月楼，为临湖楼；东北为绮吟堂，又北为采芝径；径岩洞而西为峭蒨居，西为披云径，为启秀亭，为韵石淙，为芰荷深处；北垣门外，为天真可佳楼，西垣外为影山楼、坐石临流。在水木明瑟东南，澹泊宁静之东，曲院风荷。又在坐石临流东南，碧桐书院正东，其西佛楼，为洛伽胜境；其南跨池，东西桥九空，坊楔二，西为金鳌，东为玉蝀。金鳌西南河外室，

为四围佳丽、玉蛛东亭，为饮练长虹；又东南度桥，折而北，设城关，为宁和镇，其东南为东楼门，其北为同乐园；前后楼各五楹，前为清音阁，东为永日堂；中有南北长街，街西为抱朴草堂，街北度双桥，为舍卫城，前树坊楔三。城南面为多宝阁，内为山门正殿，为寿国寿民，后为仁慈殿，又后为普福宫；城北为最胜阁、洞天深处。在如意馆西，稍南前宇，乃诸皇子所居为四所、东西二街，南北一街，前为福园门。四所之西，为诸皇子肄业之所，前为垂天贶，中为中天景物，东宇为斯文在兹，后为后天不老。凡上所纪，仅其大概，脱漏之处，姑阙之以备考也。

北京游记汇钞

北海游记

游颐和园记

三贝子花园记

北京游记汇钞

北海游记

北海，三海之一也。入西安门，有金鳌玉蝀桥，桥北曰北海，南曰中海，瀛台以南曰南海，总名太液池。南北亘四里，东西二百余步，池水导玉泉山水潴成者。风景以北海最胜。中海为总统府，南海副总统居之，北海亦有政治会议在焉。向禁游览，入者须托辞访议员。余以四月十二日由汪波山君绍介往游。金鳌玉蝀桥，广二丈，长数百步，横亘太液池上，栏楯皆白石，饰以雕镂。桥洞凡九，铁栅蔽之。桥旁有额曰银潢作界。有联曰“玉宇琼楼天上下；方壶员峤水中央”。桥之两头，巨坊对峙，西曰“金鳌”，东曰“玉蝀”。明人董穀、查慎行有玉蝀诗题，无金鳌字，殆省文欤？莞史称御河桥，又名金海桥。吴长元以嘉庆间曾建金海桥于西苑，谓名金海较典切，余以为不如金鳌玉蝀佳也。渡桥至团城。团城位于桥之东，其状为高台，上有崇墉雉堞深列如城，而基址为正圆形，故曰团城。中为承光殿，四围花木台榭，境绝幽静。承光殿为元时仪天殿旧址，清康熙时重建者。今政治会议，即设其中。殿南有亭，中置玉瓮，花纹作鱼龙出没波涛状，皆凸起，雕镂绝工。瓮径可四尺，深三尺许，为元至元二年遗物。底刻清乾隆御制瓮

歌，字迹无损。某君为言：此瓮于某年得之一小肆，肆人用以贮蔬菜，售十二元，因购之，移置于此。按郑希文《玉瓮歌》有“呜呼隐见会有遇，委弃道院岁已多。冬蔬实腹泥没足，学士凭吊资吟哦”等语，则此瓮固在道院者也。亭外有古桧一，姿势奇古，相传金章宗偕李宸妃坐此待月。章宗以“二人土上坐”属对，妃应声曰：“一月日边明。”清高宗《古桧行》云：“徒闻金元饰栋宇，两人并坐传齐谐。”即指此也。由团城左入北海，有巨坊二：曰积翠，曰拥岚。有桥绝巨，石栏有损。更北至琼华岛，岛兀峙水中，多怪石。相传为宋艮狱之遗，自汴移来者，余臆度之。山下有一碑，书“昆仑”二字。石色净白，颇似石玉。又阁古楼后有一石，曰庆云　峰峦怪幻，是殆艮狱石耳。琼岛之名，始于金代，一名万寿山，一名大山子，清乾隆帝有碑纪之。然则颐和园中之万寿山，想当日臣僚窃取此名，以媚其上者，将无人知为琼华岛之本名矣。岛上有古殿，相传为辽太后梳妆阁，历金、元、明、清皆为禁苑，吾侪小民，不易至也。有庙曰永安寺，榱崩栋折，倾圮可怜。正觉殿后有铜亭，门窗皆铜质，覆玻璃瓦，颇极轮奂。壁面镌无数小佛，有铜质佛像，千手千眼，状甚狞恶。更前历阶数级，至岛之最高处，有白塔，下方而上圆，顶矗起，有金色之环罩之。下层有木门，上有符录形之字，其内当有宝物存焉。塔高十余丈，围八九尺，亦巨观也。山下有碑，记造塔事。曰：“有喇嘛僧瑙木汗者，请以佛教佐治，清雍正帝从其请，耗金钱五万二千余，建此白塔，为喇嘛诵经之所。”《鸿雪因缘》谓建于顺治八年者，误也。伫立塔下，纵目四顾，左为煤山，与塔竞高。今清帝所居宫殿，金碧檐瓦，前后毗接。恍如南方四月之黍田，黄云蔽地，连阡累陌然。前为

中海，遥见西式房屋，耸峙人云者，总统府也。其亭榭临水，林木葱蔚者，副总统府也。去琼华岛循海而西为悦心殿，空无所有。其内为庆霄楼，楼后下山，山石峻峭。有一方亭，石为梁柱，清乾隆帝题诗殆遍。更至阅古楼，楼凡五楹，梁木皆髹朱。其梯之制甚异，中立一柱，绕柱为级，旋转而登之。楼之三面，皆通廊，壁间砌石碑凡四百余方，大小宽广皆一律，世所传《御刊三希堂帖》是也。精搨全份，值银币百五十枚，其次亦五六十枚。有数人正从事于壁，入夜席地而居。人言是故宫旧役，清帝室总管，遂其专利者也。楼下有阅古楼颜额，无三希堂。楼后临水，景物绝佳。由此至分凉阁，阁门扃键，不可登。自阁而后滨海，筑长廊不知几何里，间以台榭，有漪澜堂、碧照楼、远帆阁、湖天浮玉亭诸胜。廊尽处为倚晴楼，楼下有广衢，小山峙于旁。山麓有碣曰“琼岛春阴”。为清乾隆帝御笔云。余等今日来游，正此天气也。由石碣而左，寻径上升，得一亭。壁间忽现一穴，俯而入，有两山洞。石骨硌砑，色苍黝，曲折十余丈，幽暗中时得一线天光，约略辨足下崎岖，殊饶幽致。北海中胜景，此其首屈一指。出洞经酣古堂，不数武，有仙人承露盘。仙人铜质，独立石上、手承一盘。不知建于何年，其金元遗迹欤？则必系四朝宫史，悲禾黍，叹沧桑，其兴亡之感，当视吾侪倍蓰。越延南薰亭，盘岚精舍，迤逦下山，至小昆丘而止。得康庄，广可并十骑。道旁老树垂垂，深赖庇荫。经一处，屋凡两进，四面为廊、中潴荷池，前后轩有两额曰空水澄鲜。曰春雨林塘可想见盛时景况。再进有额曰濠濮间。自此出门，已绕三角一周。又经静心斋，其右为抱素书屋。陆子兴氏，任民国总理时，尝寓此。门临海，与群华岛相对，天然胜境也。其内为镜清斋，

后为沁泉廊，西有枕峦亭，叠翠楼，东有奄画轩，建筑皆精致。更至西天梵境，益宏丽，门前一坊，矾石及玻璃砖为之，雕镂绝精，他处罕见。坊两俱有字，前曰华严界，后曰须弥春。由此至阐福寺，寺前有五亭，错列海滨，中曰龙泽，左曰澄祥，曰滋香，右曰涌瑞，曰浮翠，统称曰五龙亭。其间皆有桥可通。其北又有一亭，即贮快雪堂石刻之所。更进又一古刹，门前巨坊，题曰震旦香林，内殿甚广，以土石堆砌，作云山沧海状，高及屋顶。丹朱金碧之间，尚有数十神仙，现欢喜相，作羽衣舞。后殿一巨佛，背有千手眼，状亦庄严。殿前有碑，谓仿自真定天宁寺者。吾见北海诸古刹中，毗邱尼强半形骸不完，抛弃阶下，尘灰寸寸，不堪回首。因思民国改革，京师无烽燧之警，胡禁地反有禾黍之感？是必典守者失其责也。或为余言，是皆被毁于庚子之役，未能修复旧观。果尔，则清季帝后，皆不事娱乐乎？抑财力已无暇及此乎？亦衰亡朕兆之一也。又有一坊，上题现欢喜相及证功德水八字。自此向西，红墙遮蔽，近逼海滨，甚少余地，故无可流连，遂至后门而出。既归，因忆及北海中尚有先蚕坛，浴蚕河，染织局等，规制必佳，今未之见，其殆荒圮不可复辨欤？过故宫而唏嘘，今乃实验之矣。

游颐和园记

颐和园在京师西直门外，海甸之西北，近傍西山。其旧址建于纯庙，孝钦后退政，乃重加修葺，以为颐养之所。龙驭后，园久禁闭，非亲贵大臣，不得擅入。近岁外国人之旅京者多要求入览，外务部乃于月之逢五日发给门照，以为之券。并附给数纸于

本部各员司，至日人往照料。而凡旅京人士欲往瞻仰者，乃得假是券以附入焉。辛亥七月初五日，刘君永之于外务部友人处乞得门照六张，系为寓元通观同学诸君代索者，余为转达。乃邀周伯钧、赵显九、王鼎三、何正元、来玉如诸君同往，雇马车三辆，六人分乘。午前九钟，由元通观展轮，出西直门，过海甸，折而西，约二十余里，至园门，时已十一钟过矣。缴纳门照，守者导入焉。园门正南向，朱门兽环，森然宫禁也。门外数武有排楼一座，由左侧门入，桧柏参天。正中列石笏一只，高约五六尺，挺然峭立，古色斑斓，未知是何石质，得自何地，未易多见之物也。正殿为仁寿殿，殿七楹，墀高数尺，上列乌铜龙凤缸鼎十二具，东西各有偏殿。由殿侧入，牡丹台九层，甃石为道，上荫修木，数十武，见大湖，盖园内昆明湖之东北岸也。沿岸栏槛排列，各作凸凹状，与波光相吞吐。傍湖北行，过宫门数处，扁额有“日月澄辉”，“烟云献彩”，“丹楼映月”等字，皆未入览。又西行至乐寿堂，由玉澜门入，堂南向五楹，孝钦后之寝宫也。东偏殿曰舒华布实，西偏殿曰仁以山悦。堂前列乌铜鹿鹤缸瓶八具，杂莳花木。穿西廊北行，入小门，有方塘盈丈。北有宫宇曰云和庆韵，东行过邀月门，仍南出乐寿堂前门至湖边。沿湖数武入游廊，至是始见湖之正面，广袤数百顷，清波浩渺，与天无极。南望水光中有陆土凸出，祠宇耸叠，与岸迥绝。询之导者，知为龙王庙。遥望之如方壶圆峤，远隔海表，使人可望而不可接。祠东接以飞桥，如卧波长虹。桥东有亭巍然，悉在烟波缥缈之际。廊南近岸，悉砌石为栏。栏外芰荷索绕，花多残萎。廊北高障山峦，时近时远，盖为万寿山之东麓。廊傍山麓行，自东迤西，与山为起止，约长五六里。左挹湖光，右揽山翠，红栏绿柱，杂

映花阴，洵雅径也。西行过养云轩，为宫女住所，门有联云："天外是银河，烟波宛转；云中开翠幕，山雨霏微。"绕廊西行数百武，地势略平展。北有宫门屹然，兽环高耸，形势甚雄。盖已至排云殿，为园中各楼殿之最壮丽者也。

由外侧门入，至内宫门，有守者迎迓。正中南向为排云殿，殿七楹，阶高十五级，墀上列乌铜龙凤四具，鼎四具，墀下设乌铜缸六具。东偏殿曰芳晖，西偏殿曰紫霄，墀下东殿曰玉华，西殿曰云锦。殿后即崖壁，正中有台，巍然高出排云殿十余丈者，为德晖殿。德晖殿后，又高阁巍然曰佛香阁。阁后又高出十余丈，直据山顶，佛像如林，曰众香界。西侧略下为五芳阁，阁下为宝云阁，与佛香阁相配。东侧为转轮殿，亦佛香阁之配殿也，皆在崖壁之间。立排云殿墀，昂首北望，黄瓦绿甍，层叠间出，气象极为雄壮。守者导予等由西廊拾级上，约百余级，至平台。西折过小门，有石坊，为纯庙御笔。柱联曰："川岩独钟秀；天地不言功。"又"若霅溪山吴苑画；潇湘烟雨楚天云。"额曰"侧峰横岭尽来参"按此为北面柱联，南面失记。北上十余级至宝云阁，阁为铜造，高二丈余，广丈余，桌凳窗栏悉铜构。由阁西拾级登，径甚窄，上五芳阁，满地多碎璃片，盖阁最高，各窗牖玻璃被风击碎，而散入平地者也。下阁东南行，入山洞中，周回曲折，步步通行，蜷腰俯偻，行数十武出洞。至山腰，地甫平坦，而入佛香阁。阁高数丈，共三层，八方形，檐牙高耸，飞翠流丹。中有佛像三尊，面南立。众香界距阁后尚远数十步，予等至此，均力乏不能登，因而小息，凭槛俯眺。对面湖光，波平似镜，湖心龙王庙如掬土一抔，覆压水面。南望天宁寺塔，天宁寺在西直门外，与园相距约三十余里，远立云际，与玉泉山寺塔，玉泉山寺在园西，相距

数里。遥遥对峙，如双峰插天。西望玉泉诸山，奔赴而来，若群龙骧首。近视园内各殿宇，悉在烟雾迷离之际，模糊不可辨。坐移时，天风飒来，顿生凉爽，披襟当之，有飘飘然凌云之意。出阁门东行，至转轮殿，左右各有小亭一。出亭东南行，循径下，入山洞，深而窅。石溅流泉，步滑欲颠，其玲珑曲折相通，与西上者相似。出洞有方墀甚广，矗丰碑，高丈余，系乾隆十六年立。碑阳勒万寿山昆明湖六大字，碑阴泐记一篇，皆纯庙御笔。绕阶侧折而西，至德辉殿，由东廊下：出排云殿，守者煮茶以待，相与披襟小息。给门者洋五角，坐片时去。

出殿门仍由长廊西行，南经对鸥舫，鱼藻轩，清遥亭等水榭，各绕石栏。栏外悉有芰荷田田，残香犹馥。盖廊长数百楹，每廿四楹为一亭，方圆各状，随地而异。自东头秋风亭起，曰涵海，曰养春，曰金支，秀春等，皆各亭之名也。南临湖畔，亦水榭船房，络绎不绝，与廊亭相间。过清遥亭，至廊西头为秋月亭，额书山色湖光共一亭。至此廊尽山穷，已入园之极西，折而北，将另开生面矣。蜿迤南，长堤数里，以界湖址。旁植垂柳，一绿无际，越数十武，间以石桥，略仿杭州六桥之制。北面倚山，楼殿参差，与排云殿相配，曰画中游。因畏登降，未入览焉。湖边泊船室一只，前后七舱，额曰清宴舫，石底木篷，柱施白垩，略染水墨，作大理石形。远望之若一只楚石船舫，横卧水际，盖特制以眺览湖景，停而不动者也。舱有楼可登，西首三面皆玻璃窗，可蔽风雨。东首轩槛开敞，可挹凉爽。其顶牖四壁彩绘甚丽。守者献茶。坐移时，湖面有小舟掠波而来，翩若飞鸟，载日本一人，中国四、五人。一梢一桨，形态甚逸，至岸而泊。同行有欲乘舟至龙王庙者，继议改游山后乃止。给洋三角作茶资，出舱度岸

去。

上岸登山，北行，绕寄澜台，过石桥，为迎旭楼。再北有亭舍数处，未往游。复折而东北，过穿堂殿，斜门殿，小有天，清赏楼，澄怀阁数处。至此过山后，径斜上，至宿云岩。岩前半里许有白石长桥，过桥折而东，傍山麓行，砌石为道，尚平，数十武，见路旁有茅屋五楹。绘柱为竹形，远望之疑为竹屋然。盖北方少竹，偶睹其似，亦生逸趣。再东行有清和轩，为纯庙巡幸时休饮之所。今皆圮废，阶址犹存。至此行渐高，为后德庙。楼殿悉在岩际，侧有经塔石坊三、四座，半整半欹，已近荒废，与山顶众香界佛殿相映。盖至此已在佛香阁后，与山前诸寺，同为礼佛之场也。庙北山脚下为紫晖海，凿石为岸，有石桥、牌楼各一座。过庙东行数十武，多牡丹台，乔木蔽天，蓬蒿塞径。沿路尤多古松，时有蝉声，响彻林谷。俯视挹爽桥，涧深十丈，隐有流泉，山行之乐，若在峨眉诸峰，而忘其行宫之一部分也。度岭而下，隐见楼阁。折而南，为瞩新楼，盖已至谐趣园，为万寿山之东麓，而已距初入之仁寿殿不远矣。谐趣园为孝钦后消夏之所，别为一起落，稍较各处为曲折。正中有涵远堂，为园之正位。堂前横塘十余亩，环塘而列者，有澄爽斋、引镜、洗秋、知春、湛清等亭轩。多在水滨岩谷之际，缭以游廊，石桥宛曲可达。东廊有纯庙御笔石碑，刻寻诗径三字，七绝诗一首。诗有俚句不可诵。廊檐及各斋壁多悬管阁诸臣应制诗，似皆应制倡和之作，悉楷书，诗皆近体。各诗皆端丽有余，流动不足，盖为体制所限也。内以陆润庠、郑叔进、吴郁生为最多。至瞩新楼小憩啜茗，正中悬彩绘“寿”、“喜”二字，若绣者然，旁有鲁琪光对联一付。坐片时，给茶资洋三角。出楼绕池东南行，出园门数十

武，至德和园，为孝钦后听剧之所。正殿曰颐乐殿，殿后曰荣福阁，殿前数武为戏台，崇宏炫丽，烂彩夺目。两廊以馆阁诸老所书《圣寿无疆颂》为捍壁，每间约广丈余。盖甲辰孝钦后七旬万寿，即是园以宴近臣，两廊乃赐座也。台作长方形，宽三丈余，深倍之，楼三层，高出林际。登其上西望全园风景，历历在目，乃知万寿、玉泉诸山，悉自西山蜿蜒而来。园即截其余支，而为苑囿，因山建物，凿地成湖。玉泉山迩在咫尺，即引其泉以成巨浸。诚哉湖山之胜，甲于全京，而为宸游玩赏之区，中外人之旅京者，必欲入是以观览也。南望洋楼鳞次，红白相间，为禁卫军屯住之营盘。东面庖厨杂室，悉在眼底。观移时，同人多以未泛舟入湖为怅，询之导者，曰："日过晡，湖内各舟，已分泊西堤，不能东渡以载游人矣。"乃议由陆岸以诣龙王庙，为湖南之眺览。导者乃引余等下楼，出园门，仍至仁寿殿。仁寿殿于全园为最南，与园门最近，初入时系由殿侧门入，往北行。此时行而南，欲数十武，见有门如城卫，上署文昌阁。盖园四隅，各有门如城阙，此其东南隅之门也。出文昌阁不数武即湖岸，此为湖之东岸，与西岸柳堤相对。数百武至八凤亭，亦名廓如亭，岸旁有德宗御制石碑一道。又有乌铜水牛一只，乾隆乙亥年作以镇水者。沏有御笔铭语数十字，字为篆体。亭八方形，甚雄阔，内有纯庙御笔诗文。亭西度石桥，桥十七洞，约其百余武达龙王庙，亦名灵雨祠，已入湖心，四面环水，祠宇甚阔，犬闻人语出林而吠，亦别有风景。祠南面立，门外有牌楼四座，对向作井字形。楼南阶下，环绕残荷，水清而浅，游鱼可数。入祠内，人语四寂，林柯蔽日，俨有山林之趣。正楼曰月波，长五楹，楹联曰："一径竹阴云满地；半帘花影月笼纱。"由侧西拾级上，至正殿，颜曰涵虚堂。各殿门，

皆严闭，窗牖悉有垂帘遮护，禁人窥览，全园一切殿舍皆然。故所至各处，绕室行，未能一入窥览。且园境过宽，殿宇甚繁，迫于时间，均未久于流连。至是地时已过宴，行尤匆遽，绕祠一周，至涵虚堂而止。北望山半乐寿堂、排云殿各楼宇，斜阳返射，倒映湖波，金翠参差，彩丽夺目，如海市蜃楼，仙山蓬岛，使人目眩神迷，真画中妙境，非人间所有也。堂下凿石为洞，曰岚翠洞，方广盈丈，曲折可登。入内小坐，阴寒沁人。出洞傍湖东行，仍过桥绕岸入文昌阁，而至仁寿殿，时已六钟矣。给导者洋二元，又门者一元，出园门乘马车归寓。

按前清园囿，以圆明、颐和两园为最著。考圆明园创始于国初，雍、乾两朝重加修治，遂成巨囿。继经英、法联军入蹦京邑(守园者暗盗园中珍物，推衅外兵毁园以自盖)，斯园遂烬。而颐和园乃于同光之交而出现。察颐和园之起，全成于拉太后，本为退政颐养而作，土木之费，所耗亦颇不细。及兹入览，乃多乾隆手迹，似非拉太后时所特创。既览斯园后，日夜思得圆明园遗址而游之，以作比较。是岁八月之秒，特约数友人往清华学校参观，仍道经颐和园侧，折而东，不数里，见黄墙坍塌，宫门寂然，一望而知为已废宫禁也。询之御者曰："圆明园之废址也。"喜极，因入览，蓬蒿满地，瓦础无存。入宫门后，惟有四五故殿废基可指，因绕道正殿后，而至凤麟洲。洲右有石台，约高丈许，台上有露盘一具，盘已倾废，石柱犹存。乃登览，台以外断桥废柱，荒榛塞途，惧有孤兔，不敢深入。洲中遍长芦蒲，高没人顶，因风披拂，萧萧作声。虽晴天皓日之中，若风雨聚至，悲飒之状，令人不忍久闻。而蔽拂无底，不知下为水泽，且不能知其界际何在，其荒废至为可叹。斯台稍高，略可及远，乃见该

园东南平陆，西北倚山，颐和园内之佛香阁，黄瓦丹楹，俨在目前，仅一山峦之隔，盖此山即天寿山之东麓也。不片刻，有守门老监来云："自幼年入守此五十余年矣。"当目睹三朝兴废，言之慨然，不胜恸喟。因掖之登台，为余等指示故址。因曰：某某山石犖确之处，为洞天福地，纯宗消夏之所也。某废础之处，为清晖殿，纯宗议政之所也。最后为南京街，即纯宗南巡后所设，今皆废。因欲入观，急戒曰："内藏狐兔，不宜深入。"并为指点园境云：全园广袤约数十里，一时曷能周览。此外指说尚多，惜操北音，不能全悉。观移时，同人等皆颓然兴尽，不欲久留，因寻故迳，出门而去。比归寓，查《宸垣志略》，亦云："南北略狭，东西则宽四十里。"以余当日所见及而证，实无如是之阔，心颇疑之。及读王湘绮《圆明园词序》有云："册次入览，由盛及衰，惟见水滨铜犀，为纯宗手制，完好如故。"及余见八凤亭侧，有铜犀一只，上溯乾隆年号及铭语，与湘绮所云如一。合两园境地共计，其宽阔亦略与《宸垣志略》及守门老监所云相等。且两园相距，迩若比邻，即使重修，何能於初毁之圆明园外，另建新址？其为孝钦后亲政时，追思故物，侈意游观，乃割旧圆明园山水特佳处之一部分为之，借作娱养之所，毫无义疑。且其时虽号中兴，初经兵燹，财力之富，究较开国全盛有差，而其力亦只能及此。然力虽止此，以余等当日游观所及，俄而登山，俄而涉水，千楼万殿，复道重檐，穷六小时之力，亦只能粗览大略，记其名号而止。其未经览及者，尚不知凡几，亦云广矣。惟全园殿宇，悉取南向，雕楹刻桷，不出红绿两色，或似病其俗者。殊不知此专制政体，宫禁体制使然，原非寻常百姓所能同比。谓于各等园圃墅榭外，存此一体以为讨论建筑学者所参考，亦无不

可。嗟乎，秦代阿房，汉时建章未央，阿瞞铜雀，石氏金谷，陈后主之临春结绮，一经改步，片瓦无存。后之读史者只识其名，而莫由想像其制。今此园之能保存若干年而不至废坠涂地，亦仍难料。然前清孝钦后当国时之势力，聚天下之资财，供一人欲壑，此全国无二之大建筑成，可以想见专制时代之物力、财力。今国政已更，财产归公，不能由一人之支配，非无公园继长增高，然不过备各项研究及教育上之需用。目的既异，结构亦自不同，求再有营造如该园之土木，恐难重覩。故游览既迄，披寻旧记，志数语于此，以俟后之览者察焉。

三贝子花园记

京师红尘十丈，无幽静地，稍稍清净可供游览者，昔惟陶然亭，今有三贝子花园，二地景物迥殊，不可一例论也。余辛亥寓京两月，陶然亭欲游未果，三贝子花园曾一至焉。爰书所见，以志鸿爪。园在西直门外，初为三贝子别墅，故有是称。后为公园，任人入览。亦曰万牲园，以多畜动植物得名，今复改为农业试验场，然游者仍以三贝子花园称也。驱车往游，购券入，至动物园复购券。园中所畜动物，多四川、蒙古、印度、非洲产。纪其名曰鳄鱼，产美洲。曰虎纹狼，产印度。曰银狮，如狮而小，产美洲。曰虎，产印度。曰马鹿，似马而鹿也，产蒙古。曰红鹿，产美洲。曰四川猴，曰宁夏猴，曰广西猴，曰黑面猴，面黑色，曰蓝面猴，面蓝色，皆非洲产。曰大花猴，曰石猴，曰红面黑猴，曰东陵猴，曰小寿星，亦猴类也，名甚新，产四川。曰树猫，即野猫，栖于树上者也，产印度。曰毛绒，曰大

耳猫，耳特大。曰黑熊，曰貉，产奉天。曰羆，产奉天。曰箭猪，产广西。曰家兔，产直隶。曰金跳兔，产南美。曰洋鼠，曰小豹，印度产。曰豹，南美产。曰狮，非洲产。曰象，印度产。栏前悬一牌，曰象粪出售，未知何用。曰斑鹿，曰黑鹿，皆德国产。曰驼羊，曰绵羊，皆美洲产。曰旱獭，产奉天。曰灰鼠，产东陵。曰五色松鼠，产南美。曰五道眉鼠，曰花蹄羚羊，曰梅花鹿，更有跳鼠、地鼠、山鼠、洋鼠诸种。有小池畜日本鲲鱼，水浊，鱼未得见。禽类曰竹鸡曰白斑鸠，曰五彩斑鸠，产香港。曰旅顺斑鸠，曰花旗斑鸠，曰百灵，曰雀，印度产。曰山喜雀，曰松鸦，曰鹌鹑，澳洲产。曰戴胜鸟，曰画眉，曰交嘴鸟，曰乌鹃，曰红嘴鸦，嘴爪皆红如珊瑚。曰五彩鹦鹉，曰倒挂鹦鹉，曰大葵花，亦鹦鹉类也。曰白眉雀，曰黄胆雀，曰黄眉子，曰燕雀，曰黄鸟，曰猫头鹰，曰鸱曰小水鹤，曰珠顶红，曰太平鸟，曰长寿鸟，名色皆新。曰花八哥，曰白春鸟，曰鹞哥，曰秃鹫，猛禽也。又水禽畜河中，立桥上可观。然往来无定，或出没，未能细察，匆促观之，但志名目。欲别其性情，别其种类，非一日之力不可。出动物园，过梨、枣、桑、海棠各圃。梨则一圃皆梨，枣则一圃皆枣，凡数十圃，各树略备。至幽风堂酌茗小息。堂前临河，荷芰盛开，有船可驶。左，倚假山，树木蓊郁；右，清流绕之。循右往，更有屋数楹，回廊曲折，皆茶肆也。堂额曰幽风堂。一联云："云峦四起迎宸幄；水树千重绕御筵。"小坐片刻，循河行，桥数百步，至卍字楼，无风景可言。惟楼作卍字形，结构甚新。复过自在庄，至植物园。以日将西未暇入，复行过药圃，石榴圃，遥望有楼宇为番菜馆与咖啡馆。再行数十步至畅观楼，购券而登，人二百钱。楼三层，层三楹，中下层无甚陈设，三层多

列珍器，四壁悬螺钿屏、锈屏皆精绝。锈屏皆有款识，悬甚高，字细不能辨。又画屏四幅，为金陶陶女史手笔。左右二榻，各置一床，帐褥皆黄色，昔为孝钦幸园时住处。从左侧小门入，更上一层，豁然开朗，台也。俯视台下，树木亭榭，历历在目。楼前为池、为桥，正对桥左、右蹲兽各一，引泉从兽口喷出，亦喷水池之类也。时荷花盛开，溅荷叶如珠，复受日蒸气，散若雾。过桥穿深林，至鬯春堂。堂四周假山环之，人从石洞门入，则有回廊一带。堂门锁不得进，坐廊下，闻蝉声嘶嘶，时断时续。假山有篠箐绕之，映人衣襟皆碧。息片时，至照相馆，有全园风景出售。问其数曰：百枚问其值曰银三圆，不得选择，以费奢未购。时日已将暮，乃匆匆出园，尚未尽历也。归至旅邸，夜坐将睡，恐时易境迁，后日且忘有是游，随笔记之，不嫌烦琐也。

汉人不服满人表

胡蕴玉

朴庵搜罗二百六十年汉人不服满人事实，分年列表。既竣，作而叹曰：呜呼！我汉人之国之亡也，至于今已二百六十八年矣。然国虽亡，国民之心，终未尝一日或亡也。夫民心不亡，则虽夷其国都，迁其社稷，废其制度，戮其人民，而此耿耿不亡之心，足以光复疆土而有余。况乎以多数民族，伏处于少数民族之下，其亡也不过一时之胜败，而非帖尔服也。故二百六十年来，吾民族之屡败屡起，初未尝一日或息，而满人仍靦然居我上者，非满人能力，足以支配我汉族四万万人，实我少数汉人为之奔走先后，助桀为虐耳。呜呼！张宾执法石胡之朝，许衡定仪于蒙古之族，汉奸之罪，可胜诛耶？虽然，满人惯利以汉杀汉之手段，究竟能杀者汉人之身，而不能杀者汉人之心。心不死，则国即与之不死，虽谓二百六十八年，吾汉人之国未尝亡可也。世之读此表者，可以知吾汉族特立之性矣。

黄帝纪元四千三百六十一年（明永历十七年清康熙二年）

四月，帝崩于滇城。其臣郑经奉正朔如故。

黄帝纪元四千三百七十一年（明永历二十七年清康熙十二年）

十二月，吴三桂反正于云南。

黄帝纪元四千三百七十二年（明永历二十八年清康熙十三年）

正月，三桂奉崇祯三太子即位，改元周启。耿精忠、尚之信皆反正。

黄帝纪元四千三百七十六年（明永历三十二年清康熙十七年）

三月，三桂称帝，改元昭武，国号大周。八月，三桂殁，孙世璠立，改元洪化。

黄帝纪元四千三百八十一年（明永历三十七年清康熙二十二年）

台湾郑克塽降于清，明正朔亡。

黄帝纪元四千三百八十五年（明亡后五年清康熙二十七年）

武昌亲兵夏逢龙起兵据城，巡抚柯永升投井死。逢龙自号兵马大元帅。

黄帝纪元四千四百零一年（明亡后二十年清康熙四十二年）

湖南镇篁苗作乱。

黄帝纪元四千四百零四年（明亡后二十三年清康熙四十五年）

明人李天极改装长发，称文兴三年。

黄帝纪元四千四百十九年（明亡后三十八年清康熙六十年）

台湾民朱一贵据台湾，称中兴王，改元永和。

黄帝纪元四千四百二十七年（明亡后四十六年清雍正七年）

湖南靖州生员曾静以书致岳钟琪，说其举事，钟琪并其书交之，被杀。

黄帝纪元四千四百三十年（明亡后四十九年清雍正十年）

台湾大甲番作乱，云南土司刁兴国叛。

黄帝纪元四千四百三十一年（明亡后五十年清雍正十一年）

贵州黔苗起事。

事黄帝纪元四千四百三十三年（明亡后五十二年清雍正十三年）下月黔苗复起事。

黄帝纪元四千四百三十八年（明亡后五十七年清乾隆五年）
湖南广西瑶同起兵。
黄帝纪元四千四百五十二年（明亡后七十一年清乾隆十九年）
四川资州民陈昆起事。
黄帝纪元四千四百五十五年（明亡后七十四年清乾隆二十二年）
回酋和卓木叛。
黄帝纪元四千四百六十二年（明亡后八十一年清乾隆二十九年）
回酋乌什民作乱。
黄帝纪元四千四百七十二年（明亡后九十一年清乾隆三十九年）
兖州民王伦起义。
黄帝纪元四千四百七十九年（明亡后八十八年清乾隆四十六年）
兰州回教徒起事。
黄帝纪元四千四百八十二年（明亡后九十一年清乾隆四十九年）
甘肃回民张阿浑起事。
黄帝纪元四千四百八十五年（明亡后九十四年清乾隆五十二年）
台湾民林爽文起兵自立。
黄帝纪元四千四百九十一年（明亡后百年清乾隆五十八年）
白莲教徒刘之协等起事。
黄帝纪元四千四百九十三年（明亡后百二年清乾隆六十年）
贵州桐仁苗石柳脚起兵，湖南石三保应之。又镇篁苗吴半生、乾州苗吴八月等，同时並起，八月自称吴王。
黄帝纪元四千四百九十四年（明亡后百三年清嘉庆元年）
张正谟起兵湖北，王三槐起兵四川。
黄帝纪元四千四百九十五年（明亡后百四年清嘉庆二年）
襄阳黄之富，与白莲教首林齐之妻王氏，起兵四川，有众数万。

四川徐天德、太平王三槐、冷天录，亦起兵应之。

黄帝纪元四千四百九十七年（明亡后百六年清嘉庆四年）

江西会党起于广昌。

黄帝纪元四千四百九十八年（明亡后百七年清嘉庆五年）

蔡牵起于闽海。

黄帝纪元四千四百九十九年（明亡后百八年清嘉庆六年）

贵州石苗起事，十四寨及楚苗各寨响应。

黄帝纪元四千五百零一年（明亡后百十年清嘉庆八年）

蔡牵入浙闽，与米渍合。

黄帝纪元四千五百零二年（明亡后百十一年清嘉庆九年）

蔡牵攻杀清渊州总兵胡振声，旋与米渍合攻闽州。

黄帝纪元四千五百零三年（明亡后百十二年清嘉庆十年）

陈陕兵变，蒲大方因之起事，大败清将杨芳、杨遇春之兵于南山。

黄帝纪元四千五百十一年（明亡后百二十年清嘉庆十八年）

河南李文成，直隶林清，同时起义攻京师。

黄帝纪元四千五百十二年（明亡后百二十一年清嘉庆十九年）

明裔朱七里，同胡秉耀谋恢复，不成而死。

黄帝纪元四千五百念四年（明亡后百三十三年清道光六年）

回酋张格黄尔起事。

黄帝纪元四千五百二十九年（明亡后百三十八年清道光十一年）

永州锦田黄金龙起兵楚粤。

黄帝纪元四千五百三十年（明亡后百三十九年清道光十二年）

连州八排瑶起事。

黄帝纪元四千五百四十年（明亡后四十九年清道光百二十二年）

守备李沅发叛清起事。

黄帝纪元四千五百四十五年(明亡后百五十四年清道光二十七年)
八月，天王洪秀全起兵金田村。
黄帝纪元四千五百四十八年（明亡后百五十七年清道光三十年)
洪秀全尽克广西诸城。
黄帝纪元四千五百四十九年（太平天国元年清咸丰元年)
正月，天王洪秀全建号太平天国。
黄帝纪元四千五百五十一年（太平天国三年清咸丰三年)
二月，天王建都金陵。
黄帝纪元四千五百五十七年（太平天国九年清咸丰九年)
蓝大顺起兵云南。
黄帝纪元四千五百五十九年（太平天国十一年清咸丰十一年)
天王恢复中国十三省清咸丰帝出狩热河而崩。
黄帝纪元四千五百六十二年（太平天国十四年清同治三年)
蓝大顺死于周至。天王崩，子福瑱嗣位，太平天国亡。捻子大起于河南。
黄帝纪元四千五百六十五年（汉族再亡后三年清同治六年)
捻子败向回马化龙。起于金积堡。
黄帝纪元四千五百九十三年（汉族再亡后三十一年清光绪二十一年)
兴中会首领孙文谋起兵于广州，事泄不成。
黄帝纪元四千五百九十八年（汉族再亡后三十六年清光绪二十六年)
五月。湖南志士唐才常谋起兵于汉口，事泄被擒，死之。同时哥老会起于大通，孙文复应于惠州。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一年(汉族再亡后三十九年清光绪二十九年)

三月。广西良兵起，五月馀杭章炳麟著书，痛斥满州不可为君。四川邹容作革民军应之。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二年（汉族再亡后四十年清 光 绪 三 十年）

五月。广西兵变于柳州四方响应。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四年(汉族再亡后四十二年清光绪三十二年)

桐城吴樾炸五大臣于北京。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五年(汉族再亡后四十三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徐锡龄枪毙恩铭于安徽。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六年（汉族再亡后四十四年光绪三十四年）

熊成基谋起兵于安徽，不克而走。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八年（汉族再亡后四十六年 清 宣 统 二年）

汪兆铭谋炸摄政王于北京，未成被拘。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兴汉元年清宣统三年）

三月，温生材枪毙孚琦于广州。广州革命军起兵，不克。八月十九，黎元洪起义于湖北，克复武汉三镇。旬日间天下响应，建立中华民国。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清代野史 第八辑
作者=
页数=360
SS号=10114963
出版日期=